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 南非洲历险记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 内容提要

《南非洲历险记》英国和俄国两国天文学家组成了一个科学委员会，为了测定“米”制单位的精确度，来到了南非洲地区，进行测量演算。由于双方领导人各自的利益和嫉妒，导致合作终止。他们各执一摊，开始了艰险的工作历程。在荒凉的非洲内陆，他们受到了当地土著人的攻击，他们能逃脱吃人族的围捕，完成他们的使命吗？……

《黑印度》：“阿柏福伊尔”煤矿已经枯竭了，但它的老工头西蒙·福特及其家人坚守着这个死矿，他们一刻不停的寻找着新的矿源。工程师史塔尔先生收到了截然两种不同的信，他怀着好奇和疑虑来到“阿柏福伊尔”煤矿，等待他的是什么呢？……

## 南非洲历险记

# 南非洲历险记

[法]儒勒·凡尔纳 著

秦智玉译

## 第一章 在奥兰治河边

1854年2月27日，有两个人躺在奥兰治河边一棵高大的垂柳下，一边闲谈一边全神贯注地观察着河面。这条被荷兰殖民者称作格鲁特河，被土著霍顿督人称作加列普的奥兰治河，可以与非洲大陆的三大动脉：尼罗河、尼日尔河和赞比西河相提并论。像这三大河流一样，它也有自己的高水位、急流和瀑布。几位在奥兰治河部分流域很知名的旅行家：汤普森、亚历山大、波切尔，都相继赞叹其河水清澈，两岸风光绮丽。

奥兰治河在这一地段临近约克公爵山脉，呈现出一派壮丽的景观。那些无法攀越的岩石，巨大的石堆，被岁月无情矿化的粗大树干和未经殖民者的斧头开凿的难以进入的原始老林，在加列班山脉的环绕下，形成了一方无以比拟的壮观景色。河水在这里由于河床太窄受到挟制，河床也因此不能承受而突然塌陷，水流于是从400法尺的高处飞流直泻下来。瀑布的上流，是一挂简简单单的翻腾不止的水帘，被几块岩石探出垂饰着绿色枝条的脑袋划破了。在瀑布的下方，肉眼只能看到一潭汹涌的阴沉沉的水涡，一团浓重潮湿、被阳光的七色光柱划出道纹的水雾笼罩在上面。令人烦躁的哗哗水声从深潭中发出来，又被山谷扩大成了巨大的回响。

也许是一次探险中的偶然事件把这两个人领到了这片位于南部非洲的土地，其中一个却对眼前的自然美景漠然视之。这位心不在焉的旅行者，是一位布希曼人猎手，是这个在树林中过着游牧生活的骁勇民族的美男子：双目有神，动作灵敏。布希曼人这个名字，是荷兰语布希杰斯曼人英语化的结果，意思是“灌木丛人”，指那些在英国开普敦殖民区西北部游牧的流动部落。没有一个布希曼家庭是定居的。他们在奥兰治河和东部山地之间过着流浪生活，抢劫蛮横的殖民者们的农场，毁坏他们的收成，因为后者将他们赶进了那些只长石头不长植物的干旱地带。

这位布希曼汉子40岁左右，身材高大，显然有着强大的力气。即使在歇息的时候，他的身体仍旧摆出随时行动的架式。他动作干净利落、洒脱自如，显示出是个精力充沛的人，是在有名的“巴得圭尔”模子里铸造出来的，加拿大草原英雄式的人物，然而似乎比红极一时的库珀猎手少了点镇定，这一点可以从他在心跳加快时在面颊上一闪而过的红晕看出来。

这个布希曼人却不再是像他的同胞，古老的荫古瓦人那样的野人。作为霍顿督母亲和英国人父亲的混血儿子；他与外国人往来频繁，得到的比失去的多，而且流利地说着“母语”。他的衣着是半霍顿督半欧洲式的：红色法兰绒衬衫、大袖口上衣外套、羚羊皮短裤和野猫皮做成的绑腿。从他的脖子上挂下一个小包，里面放着一把刀和一支烟斗，头上扣着一顶羊皮圆帽，腰间扎了一条宽厚的兽皮腰带。在他裸露的手腕上，环绕着一些作工异常精巧的象牙圆环，肩上搭了一件长至膝头的“克鲁斯”，一种用虎皮裁制的带褶裥的大衣。一条土著狗正睡在他身边。布希曼人急促地吸着一支骨制烟斗，那样子让人毫不怀疑他的不耐烦。

“来，让我们静一静，莫库姆。”他的交谈者与他说道，“当您不打猎时，您可是真是最没耐心的男人！可是您明白吗，我尊敬的伙伴，我们对眼下的情况无能为力，我们等待的人迟早都会来到的，如果不是今天，那将是明天。”

布希曼人的同伴，一位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与前者形成了对比。他

沉着冷静的气质流露于一举一动中。关于他的出身，没有人会迟疑不定，他是英国人。他身上那套过于“资产阶级的”衣服，显示出还不习惯于出门远行。他看上去就像一个误入蛮荒地带的城市雇员，人们也许还会无意识地看一下他的一只耳朵上面是否夹了一支笔，就像出纳员、店员、会计，或者庞大的小职员一族中的其他职业身份。

实际上，这位年轻人根本就不是旅行者，而是一位杰出的学者：威廉·艾默里，是派驻开普敦天文台——一个长期以来真正为科学服务的有效机构——的天文学家。

置身于南部非洲这块距开普敦几百英里的阡无人迹的地方，学者也许有点不适应，他只能让自己艰难地容忍着同伴的急性子。

“艾默里先生，”猎人用漂亮的英语回答他，“我们在这个约人地点——奥兰治河摩尔各答瀑布下已经呆了八天了，然而长久以来我的家族中任何一个成员都未碰到类似的事情，在一个地点停留八天。您忘了我们是游牧民族，像这样呆着脚会发烫的。”

“我的莫库姆朋友，”天文学家又说道，“我们等待的人来自英国，因此完全可以给他们八天的宽限。要知道他们的汽船要穿越很长的洋面，沿奥兰治河溯流而上也会造成耽搁，总之，在这种事情中必然会碰到千万个困难。人家已经提醒我们要对南非的这次探险旅行作好一切思想准备，然后再来摩尔各答瀑布下等待我的同仁，剑桥天文台的埃弗雷特上校。这儿就是摩尔各答瀑布，我们确在指定的地点等待着。您还想怎样呢？我尊敬的布希曼人。”

猎人也许还真想做点别的，因为他的手在不安地抚摸着他的来复枪的扳手。这是一支使用圆锥形子弹、准确率高的优秀曼赖枪，它能击中900码之外的一只野猫或羚羊。可见布希曼人已经丢掉了同胞的芦苇箭筒和毒箭而改用欧式武器了。

“可是，艾默里先生，您真的一点都没有搞错吗？”莫库姆说道，“他们的确是跟您约定这个一月的月底在摩尔各答瀑布下碰头吗？”

“是的，我的朋友。”威廉·艾默里平静地答道，“这是格林威治天文台台长埃黎先生的信，它能证明我确实没弄错。”

布希曼人接过同伴递过来的信，作为一个几乎不懂书写奥秘的人，把它翻来覆去看着，然后又还给威廉·艾默里。

“请再说一遍这片涂黑的纸都说了些什么。”

年轻的学者，对任何事情都保持着与生俱来的耐性，重又开始了早已向他的猎人朋友重复了二十遍的叙述。去年年末，威廉·艾默里收到了一封信，告知埃弗雷特上校及一个国际科学委员会将抵达南非。关于这个委员会的计划和它为什么要来到非洲大陆的南端，艾默里也说不上来，因为埃黎先生在信中只字未提。他遵照接到的指示，忙着在拉塔库—霍顿督地区最北部的一个驿站，准备一些四轮运货车、食物等，总之是一个布希杰斯曼旅行队所必需的全部供应。然后，他慕名结识了土著猎人莫库姆，知道他曾经陪伴安德森在西非狩猎，还与勇敢的戴维·利文斯通共同首次探险恩加米湖和赞比西河各大瀑布，便授与了他这支探险队的指挥权。

接着便商妥了，对本地了如指掌的布希曼人领着威廉·艾默里来到奥兰治河边指定地点——摩尔各答瀑布下。科学委员会应当在此地与他们会合。这个委员会应该搭乘英国海军的奥古斯塔战舰，在非洲西海岸沃尔帕斯角附近抵达奥兰治河口，然后溯流而上直抵摩尔各答瀑布。威廉·艾默里和莫库

姆来时带了一辆四轮马车放在山谷下，因为摩尔各答瀑布使得几英里河段无法通航，而且假若在此之后客人们不愿再走奥兰治河及其支流的话，那辆马车将把他们和行李直接送到拉塔库。

叙述结束了，这一次布希曼人把它牢记在脑子中。他径直往前走到深渊旁边，泛着泡沫的河水正呼啦啦地冲进里面。天文学家跟随着他。这是个向前突出的地方，在这里可以俯瞰瀑布以下奥兰治河好几英里的远处。

在几分钟内，莫库姆和同伴注意地观察着 1/4 英里之外的河面，在那里河水开始重新平静下来。然而依旧没有一件物体、一艘轮船或一条独木舟使水流发生搅动。现在是午后三点，此时的一月正是北半球的七月，太阳几乎垂直照射着这片位于南纬 29° 的土地，直把荫处的空气都加热到了华氏 105°（相当于 40.55 ）。如果没有微微的西风稍微缓和一下，除了布希曼人，任何其他人都无法忍受这种酷暑。然而，年轻的学者凭借自己直浸到骨子和神经中的冷静气质，并没有感到非常难受。探及深潭顶部的浓密的树叶，使年轻人免遭了阳光的直接照射。没有一只鸟儿来打破这一天中最热时间的寂静，也没有一只动物敢冒险从荫凉的丛林底下走出来进到林中空地里。在这杳无人迹的地方，听不到一丝杂音，即使是瀑布的咆哮也未能完全填充这片宁静。

观察了十分钟后，莫库姆转向威廉·艾默里，一只大脚烦躁地踏打着地面。他那双锐利的眼睛没有发现任何迹象。

“如果您等的人不来了呢？”他向科学家问道。

“他们会来的，我勇敢的猎人。这是些守信用的人，他们像天文学家一样准确无误。而且，对他们有什么可指责的呢？信上说的是这个月底到达，今天是 27 号，在到达摩尔各答瀑布之前，他们仍有四天的时间。”

“可是，如果四天之后他们仍旧不出现呢？”

“好啊！我的打猎高手，这将是绝无仅有的锻炼我们耐心的机会，因为我们将等待下去，直到确认他们真的到不了的那一刻。”

“我的上帝！”布希曼人以他响亮的嗓子嚷道，“您将是期待加列普河水不再轰隆隆地冲进这个深潭的人。”

“不，猎人，不，”威廉·艾默里以他惯有的平静语气答道，“应该让理性支配我们的一切行动。然而我们所说的理性是：如果埃弗雷特上校和他的同行者，被艰难的旅行搞得精疲力尽，也许还缺吃少穿，迷失在这片荒僻的地区，没在会面地点见到我们，无论如何我们都该受到谴责。如果不幸的事情发生了，责任又一次落到我们身上。只要是责任要求的，我们就要坚守自己的位置。而且，在这里我们什么都不缺，四轮马车就在山谷下等着，为我们提供夜宿。食物也非常充足。这里壮丽的自然景观值得一看。能在这条无与伦比的河边，在这片美丽的丛林中度过几天，对我来说真是一种未有过的福分。至于您，莫库姆，您喜欢干些什么呢？树林中野禽丰富，而您的来复枪总是在为我们提供日常的野味。打猎去，我勇敢的猎人，去打几头黄鹿或水牛来消磨一下时间吧。去吧，我勇敢的布希曼人。在这段时间里，由我来守候那些迟到的人，至少，您的双脚不会有在地上生根的危险了。”

猎人觉得应该接受天文学家的建议，于是决定到附近的荆棘丛和矮树林中打打猎，消磨几个小时。狮子、鬣狗、豹子都不会使像他这样一个熟悉非洲丛林的“肉姆罗”感到为难。他向自己的猎狗汤普打个呼哨，这是卡拉哈里沙漠中的“萨耶”，巴拉巴斯人以前曾把这种狗训练成跑狗。聪明的动

物，好像同主人一样焦躁不安，一下子蹦起来，以欢快的叫声对主人的打算表示赞同。不一会儿，猎人和狗就消失在了环绕着瀑布的那片茂密丛林中。

威廉·艾默里独自在垂柳树下躺下，在高温导致的困意还未袭来之前，他突然考虑起自己目前的处境来。他正置身于仍然鲜为人知的奥兰治河边，远离人烟。他正在等候一些欧洲人，一些背井离乡冒险远征的同胞。然而，这次探险的目的是什么？它想在南非的沙漠中解决什么科学难题呢？它将在南纬 30° 的地方进行何种观测实验呢？这恰恰是尊敬的埃黎先生、格林威治天文台台长没有在信中讲明的地方。人们把他，艾默里，看作熟悉南半球气候的学者而向他请求协助，既然这涉及到一些科学工作，那么他的协助就是联合王国的同仁们所公认的。

年轻的天文学家想着这些事情，提出了一千个自己也不能解答的疑问，但是困意使他的眼皮变得沉重起来，他便沉沉入睡了。当他醒来时，太阳已经西沉，在燃烧的地平线上刻画出西边山地秀丽如画的轮廓。一阵饥肠辘辘提醒他晚饭时间到了，已经是晚上六点，该返回山谷中的四轮马车了。

恰在此时，一声枪响回荡在一片欧石南丛中。这是一片高 12—15 法尺，长成乔木状的欧石南，沿着山岭左侧山坡铺展下来。几乎同时，布希曼人和汤普出现在树林边。莫库姆拖着一只刚刚打死的动物。

“来来来！供给大师！”威廉·艾默里向他嚷道，“你为我们的晚饭带来了什么？”

“一只小羚羊，威廉先生。”猎人一边回答一边将一只双角向内弯成竖琴形的动物扔到地上。

这是羚羊的一种，倒是它“跳羊”的名字更为人们所普遍知道，在南部非洲所有地区都能经常遇到这种动物。猎获的这只是公羊，背上的毛是桂皮色的，覆盖在臀部的毛像丝一般柔滑，晶莹雪亮，腹部的毛夹杂着栗色的眼状斑点。它的肉味道鲜美，是用作晚餐的。

猎人和天文学家用一根棍子将小羚羊抬在肩上离开了瀑布。半小时后，他们到达了位于峡谷中的营地，两个布希曼车夫在那里看着四轮马车。



## 第二章 正式引见

在1月28、29、30日三天里，莫库姆和威廉·艾默里都没有离开过会面地点。当布希曼人在本能的驱使下不加区分地追猎着瀑布附近绿地中的野物和猛兽时，年轻的天文学家一直留神盯着河水。这一派洪荒的自然景观，令他陶醉，使他的心灵中充满了新的情感。他，与数字打交道的人，日夜俯伏在书册上的科学家，总是与望远镜的目镜束缚在一起，监视着天体在子午线上起落或计算掩星数据，如今却享受着这里的美妙时光。在山野中，在密林覆盖的山岭上，在杳无人烟的被摩尔各答瀑布水雾笼罩的山峰上。对他来说，领略此地几乎不为人知的空旷寂寞中的诗意，并在其中重新浸透他被数字思辨搞得疲惫不堪的精神，是一种快乐，他就这样排遣等待的烦恼，并修养身心。他的新处境也恰好说明了他持久不渝的耐性，而这是布希曼人所不具备的。因此，对于猎人的一味责难，科学家给予的总是丝毫不能使之平静下来的平静的回答。

1月31日，尊敬的埃黎先生信中讲明的最后一天来到了。假若提及的科学家们在这一天依旧不能到来，威廉·艾默里将不得不起程返国，这将令他十分难堪。这种延误也将无限期地延续下去，然而他怎能无限期地等待呢？

“威廉先生，”猎人说道，“为什么不去迎接他们呢？我们可能在路上碰见他们，只有一条道，就是这条河。如果他们真像您手中那封信所说，将从这条河逆流而上，我们肯定会碰见他们。”

“您的主意妙极了！莫库姆，”天文学家说道，“让我们赶到瀑布下游去迎接他们，然后从北边的山谷返回营地。但是请告诉我，尊敬的布希曼人，您熟悉奥兰治河的大部分流域吗？”

“是的，先生。我曾两次从沃尔帕斯角开始逆奥兰治河漂流，直到德兰士瓦边境线上哈特河与它会合的地方。”

“除了摩尔各答瀑布，其他河段都能通航吗？”

“恰如您所说，先生，但是我还要加一点，”布希曼人反驳说，“在旱季后期，奥兰治河口以上长达五、六英里的河段几乎是干涸的，以致河口形成了一个沙洲，海浪不断地涌撞上来，又被碎成了浪花。”

“这无关紧要，”天文学家答道，“因为我们那些欧洲人从海上登陆时，奥兰治河口已经通航了，没有任何理由会使他们耽搁，因此，他们会来的。”

布希曼人没说话，把来复枪挎上肩，向汤普打个呼哨，赶在同伴前头走上了一条羊肠小路。这条路在400法尺的地下接纳了瀑布的地下水。

现在是早上九点，两位探险家——真的可以这样称呼他们，沿着河的左岸向下走去。河边既没有河堤，也没有纤道可以提供平坦易走的道路，陡峭的两岸，被荆棘丛覆盖着，消失在一条树种繁多的绿色长廊中。波切尔谈及的那些开花的丝状寄生植物，在一棵棵树之间纠缠不清，在两位旅行者的面前张开了一张绿网。因此，布希曼人的斧头也没被闲搁着，无情砍断这些挡路的花环。威廉·艾默里尽情呼吸着林中沁人心脾的各种芳香，尤其是撒下无数花朵的樟脑树的香味。可幸的是，还有一些林中空地，几段裸露的河岸——岸边静静流动着其中有鱼儿游来游去的溪水，使得猎人和同伴能够更快地往西赶路。早上十一点半时，他们已经穿行了大约4英里的路程。

微风从西边吹过来，吹向再也听不到轰鸣声的瀑布的方向。相反，那喧哗声沿着河水向下游传播，还是能够被很清楚地分辨出来。

威廉·艾默里和猎人就在此处停下来，看到河流正直直地向二、三英里远的前方流去。河床在这里被深深地夹在两座高达 200 法尺的白垩质峭壁之间。

“就在这儿等待吧，也让我们休息一下，”天文学家说道，“我没有您的猎人的双腿，莫库姆师傅，较之于赶路，我更习惯于在星辰满天的苍穹中漫游。我们先休息一下。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河流二、三英里的地方，即使很少有汽船出现在最近的拐弯处，我们也不会错过它们的。”

年轻的天文学家斜靠在一棵高达四百法尺的大乾（植物）下面，从这里，他可以目及河面上很远的地方。猎人几乎不习惯于坐下，继续在岸上走来走上，汤普则惊起一群群的野鸟，却丝毫不能引起主人的注意。

刚刚等待了半个小时，威廉·艾默里发觉莫库姆呆在离他百步远的地方，显示出特别的注意力，难道他发现了他们正焦灼等待的汽船？

天文学家离开他的青苔座椅，向猎人所在的河边走去，一会儿就到了他身边。

“您看到什么东西了，莫库姆？”

“没有，我什么都没看到，威廉先生。但是，如果说我的耳朵对自然的声音已经习以为常的话，那么我好像听到下游有一种极少听到的杂音。”

说完这些，布希曼人要他的同伴保持安静，把耳朵贴在地上，全神贯注地听着。

几分钟后，猎人站起来，摇摇头，说：

“也许是我弄错了。我自以为听到的声音，只不过是风吹过树叶的声音或者河水流过岸边石头的声音。可是……”

猎人依旧注意地听着，可是什么都没听到。

“莫库姆，”威廉·艾默里说道，“如果刚才您自以为听到的声音是由汽艇的机器发出来的，在河的下游会听得更清楚。水能够比空气更快更准确地传播声音。”

“您说得对，威廉先生，有好几次我就这样抓住了河马在水上通过的声音。”

布希曼人双手紧紧抓着野藤和草团爬下陡峭的河岸去了，一直下到河水没及膝头的地方，然后弯下身去，将一只耳朵平放在水面上。注意地听了几分钟后，他嚷起来：

“是的，是的！我没弄错。声音就在下游几英里的地方，是用力拍打水的声音。这是一种持续在水下发出的单调的声音。”

“是螺旋桨的声音？”

“很可能，艾默里先生。这声音离我们不远了。”

威廉·艾默里知道猎人具有天生敏锐的感觉，无论是视觉、听觉还是嗅觉，因此不怀疑他的判断。猎人爬上河岸，两人决定就在原地等候，从这里可以很容易地监视奥兰治河的水流。

半个小时过去了，威廉·艾默里即使凭着他天生的平静，也觉得这种等待简直太长了。有多少次他以为看到了水面上一只驶动的小船的轮廓，可是每一次眼睛都欺骗了他。终于，布希曼人的一声欢呼使他的心剧烈跳动起来。

“烟！”莫库姆喊道。

威廉·艾默里顺着猎人指的方向望去，毫不费劲地看到就在河流的弯处飘展着一根轻盈的翎饰。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

小船快速驶来。很快，威廉·艾默里就看清了烟囱不断喷出的黑烟，搅混着白色的蒸气。显然，船员们正加足火力快速驶来，以便如期到达会面的地点。但汽船距摩尔各答瀑布大约仍有七英里。

已经正午了，等待的地方不利于汽船靠岸，天文学家决定返回瀑布脚下。他刚把打算告诉猎人，后者二话没说便走上了来时被开辟出来的那条路。威廉·艾默里跟在同伴后面，回头向河道拐弯的地方看了最后一眼，望见了飘扬在船尾的英国国旗。

回去的路非常顺利，一小时后，布希曼人和天文学家在距瀑布 1/4 英里的地方停了下来。河岸在此处形成一个半圆形的小河湾，在它齐岸深的河水中，汽船很容易停泊靠岸。

汽船应该不远了，因为它肯定比两位步行者前进得快。但是在岸边依旧不能看见它，因为遮蔽着两岸的高大树木向河面倾斜过去，阻挡了视线的延伸。然而，即使听不到蒸气的嘶嘶声，至少却能听到尖锐的汽笛声，它与持续不断的瀑布的轰鸣相比，显得异常突出。

汽笛声一直未中断。船员们试图以这种方式来告知他们已到达瀑布附近。这是在打招呼。

猎人鸣枪作答，枪声在河岸上变成了反复不断的回响。

汽船终于出现了。威廉·艾默里也被逆流而上的人们发觉了。

在天文学家的示意下，汽船转向小河湾，慢慢停泊下来。一条缆绳扔上来，被布希曼人抓住了，缠绕在一根树桩上。

很快，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轻快地跳到岸上，向天文学家走来。其他的人也开始陆续上岸。

威廉·艾默里立即迎上去，问道：

“请问可是埃弗雷特上校？”

“您是威廉·艾默里先生？”上校答道。

天文学家与其剑桥天文台的同仁相互致意握手。

“先生们，”埃弗雷特说道，“请允许我向你们介绍来自开普敦天文台的尊敬的威廉·艾默里。艾默里先生是前来摩尔各答瀑布迎接我们的。”

同船的四位乘客站在埃弗雷特上校旁边，一一向年轻的天文学家致意，并接受后者的致意。接着，上校以他英国式的冷静很正式地作起了介绍：

“艾默里先生，来自德文郡的约翰·马瑞阁下，您的同乡；我们的委员会中三位代表沙皇政府的俄国科学家：来自布洛科瓦天文台的马提厄·斯特吕克斯先生，来自赫尔辛基天文台的尼古拉·巴朗德尔先生，来自基辅天文台的米歇尔·佐恩先生。”

### 第三章 搬运

介绍完毕。威廉·艾默里开始忙碌起来。处在开普敦天文台普通天文工作者的位置上，他认为按等级自己是埃弗雷特上校的下属，既然后者是英国政府的代表，与马提厄·斯特吕克斯共同领导这个科学委员会。另外，他是把埃弗雷特看作一位卓著的科学家来认识的，因为归算星六和计算掩星使他变得很著名。这位四十岁的天文学家，是个冷静自若，有条不紊的人，过着每一小时都精确无误的生活。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是在预料之外的。他在一切事情上的准确性，决不亚于天体通过经线的精确度。可以说，他生命中的每一次行为都像精密時計一样准确。威廉·艾默里了解他这一点，所以从未怀疑过科学委员会将如期到达。

但是，年轻的天文学家期待着上校解释一下他来到南非所要完成的使命，然而埃弗雷特上校只字未讲，威廉·艾默里觉得不该主动去询问。也许谈论这个问题的钟点还未在上校的脑海中敲响。

威廉·艾默里还知道，约翰·马瑞阁下，富有的学者，詹姆斯·罗斯和洛德，艾尔金的竞争者，虽然还没有官方头衔，已通过自己的丰硕成果为英国增添了荣耀。科学已欠了他一大笔债，为建立一个巨大的反射镜他花掉了两万英镑，这个反射镜可与帕森镇的望远镜相匹敌，人们借助它刚刚确立了一些双星的数据。这是个顶多40岁的人，具有贵族气派，然而漠然的神情丝毫不表露他的性格。

对于三个俄国人，斯特吕克斯、巴朗德尔和佐恩先生，他们的名字对威廉·艾默里来说并不陌生，但就个人而言，年轻的天文学家并不认识他们。尼古拉·巴朗德尔和米歇尔·佐恩均对马提厄·斯特吕克斯显示出某种尊敬，一种由于成就平平而藉他的领导位置来保证得到的尊重。

威廉·艾默里唯一注意的是：两国科学家在数量上均等，三个英国人和三个俄国人。就连名为“女王与沙皇”号汽船上的船员，也共计十个人，其中五个来自英国，五个来自俄国。

“艾默里先生，”埃弗雷特上校说道，“一旦互相认识过了，我们现在就像共同漂过了从伦敦到沃尔帕斯角的那段行程一样彼此了解了。另外，对于您，我有一种特殊的器重，不仅来自于您这么年轻就已取得的成就，您还拥有正直的好名声。在我的申请下，英国政府指定您参加我们将在南部非洲进行的实验。”

威廉·艾默里欠一下身，表示感谢，认为他将告诉自己将这一科学委员会一直拉到南半球的动机是什么。然而埃弗雷特上校在这一点上仍未作任何解释。

“艾默里先生，”上校又说道，“我想知道准备工作是否已经就绪。”

“一切就绪，上校。按照尊敬的埃黎先生在信中给予我的建议，一个月前我离开开普敦到了拉塔库观测站。在那里我收集到了在非洲内地进行探测的一切必需材料，食物和马车，马匹和布希曼人。一支由一百个能够吃苦耐劳的男人组成的护卫队在拉塔库等着您，他将由一位有名的能干猎人带领——请允许我向您介绍布希曼人莫库姆。”

“布希曼人莫库姆！”埃弗雷特上校叫起来，他那冰冷的语气还是证实了这样的声调，“布希曼人莫库姆！他的名字我太熟悉了。”

“这是一个敏捷、顽强的非洲人的名字。”约翰·马瑞一边插了一句话，

一边转向猎人。这些欧洲人的阔架子丝毫未使猎人受窘。

“猎人莫库姆。”威廉·艾默里向他们介绍自己的同伴。

“布希曼人，您的名字在联合王国广为人知。”埃弗雷特上校说道，“您曾是安德森的朋友，戴维·利文斯通的向导——我与他之间的友谊令我很荣幸。英国通过我的口中向您传达谢意，我恭贺艾默里先生选择了您做探险队的领队。像您这样的猎人应当是喜爱武器的，我们有大批种类较全的武器，我请求您在其中选择中意的，我们知道好枪应当握在好枪手的手中。”

一丝满足的微笑浮上布希曼人的嘴角。他的工作被英国人看重，这也许令他感动，然而没有比埃弗雷特上校亲口提出来更能证实这种器重的。他于是非常客气地表示感谢，并在威廉·艾默里与欧洲人的谈话继续进行时，独自呆在另一边。

年轻的天文学家又完整地说了一遍由自己组织的这次探险的具体事项，埃弗雷特上校显得非常高兴，于是决定尽快地前往拉塔库城，因为探险队必须赶在雨季之后，即三月份的前几天起程。

“上校，请问您想如何前往那座城市？”威廉·艾默里问道。

“经由奥兰治河，因为它的支流居吕曼河流经拉塔库。”

“确实这样。”天文学家答道，“但是无论您的汽船多么先进、多么神速，都不能通过摩尔各答瀑布。”

“我们将绕过瀑布，艾默里先生。”上校反驳道，“我们将把小船搬运着绕过瀑布，到达上游后重新走水道。如果我没弄错的话，从这儿到拉塔库的一段水路对于吃水很浅的汽船来说是可以通行的。”

“也许，上校，”天文学家说道，“可是这艘汽船是如此重……”

“艾默里先生，”上校说道，“这艘船是利物浦里尔德造船公司的杰作，能够被逐个部件拆开，也能够很容易地被重新组装起来，一把舵栓、几个螺钉而已。您带了一个四轮马车到瀑布下？”

“是的，上校，”威廉·艾默里答道，“我们的营地离这儿不到一英里。”

“好。我将请布希曼人把马车开到泊船的地方，他们将把船的各部件连同蒸汽机一起拆下来装到船上，然后我们将直抵奥兰治河上游能够重新通航的地方。”

人们分头执行埃弗雷特上校的命令。布希曼人在答应了一点钟之前回来后就消失在丛林中了。汽船被很快地拆开了。船上的货物并不多，只有几箱物理仪器，一大批帕迪摩尔和爱丁堡制造的枪支、几桶烧酒、几桶干肉、几箱弹药、几件少得不能再少的行李，一些帐篷布及其如同从旅游用品商店里弄出来的用具，一只细心折叠好的马莱树胶小艇只占用了一块盖布的空间，还有一些日常用品，等等，等等，最后还有扇形机关枪，是一种很不完善的导弹，但是足以能够使胆敢靠近汽船的敌人望而却步。

所有这些物品都被放置在岸边。蒸汽机具有八匹马的推动力，被分成三部分：锅炉、沸腾器和螺旋桨，只需一个扳手就能把沸腾器从锅炉上拆下来。这些部分相继被拿走，汽船内部就变空了。

除了蒸汽机和燃料所占用的空间，船上其他空间被分成两部分：由船员使用的前室和由埃弗雷特上校及其同伴使用的后室。

转瞬间，舱壁被拆除了，箱子和床铺被搬走了，船被简化成了一个简单的空壳。

这个长 35 法尺的船壳，由三部分组成，就像利文斯通博士在第一次探险

赞比西河时使用的马—罗贝尔号汽船一样。船体用镀锌的钢铁制成，既轻便又结实。一些螺钉把船板装配在同一材料制成的船肋骨上，还能保证它们之间的紧密性和船的密封性。

威廉·艾默里对这项工作的简单迅速着实感到惊异。四轮马车在猎人及其两个布希曼人驾驶下到达后不到一小时，就可以开始往上装载拆开的汽船了。

这辆四轮马车是一种较原始的运输工具，车身构架在四个笨重的大轮子上，形成间隔为二十法尺的两个独立部分。从长度看，这是一辆真正的美国“轿车”。两根车轴看上去很刺眼，而且轴肩伸出车轮足有一法尺。这辆车被六头驯服的水牛拉着，每两头牛套在一起，它们对车夫手中的刺棒十分敏感。当四轮车满载着货物行驶时，只有这一类的反刍动物才能拉得动它。无论车夫有多灵巧，车都有可能不止一次地被陷进泥坑里。

“女王与沙皇”号的船员负责装车，以保证车身各部分保持平衡，因为海员们的灵活是尽人皆知的，装车对于这些勇敢的人来说只是一次游戏而已，汽船的大部件被直接放置在车轴上部四轮车最坚固的部位。那些较轻的或易损坏的箱子、桶、包裹都很容易地在大部件之间找到了搁放的地方。至于这些原本意义上的旅行者，步行四英里只不过是一次散步。

下午三点时，所有东西都装上了车，埃弗雷特上校示意起程上路。由威廉·艾默里带路，上校及其同伴走在前面，布希曼人、船员和车夫走得较慢，远远跟在后面。

这段路走得很轻松。导向奥兰治河上游的斜坡使行程变得容易甚至将之延长了很多。对于装载笨重的四轮车来说是件好事情，因为可以有更充足的时间保证到达目的地。

至于科学委员会的各位成员们，他们则轻快地攀登着山坡的背面。话语在他们之间渐渐多起来，但是没有人说起这次探险的目的。这些欧洲人非常欣赏眼前壮观的自然景色，这一片颇具原始美的大自然，就像曾经使年轻的天文学家着迷那样令他们陶醉，由于这里的自然美景，他们才没有对这次旅行产生反感。他们的欣赏是克制的，就像厌恶一切所谓“不合适”事物的英国人。摩尔各答瀑布赢得了他们赞赏的掌声，也许只是用指尖鼓掌，但也很有意义了。漠视并不完全是他们的座右铭。

而且，威廉·艾默里认为应该向客人们表示一下南部非洲的敬意。他是在自己家中，因此像所有过于热情的资产阶级一样，把他非洲公园的一草一木都介绍给客人们。

大约四点半时，他们绕过了摩尔各答瀑布，走上一片高原，看到奥兰治河的上游就展现在眼前，直到视线的尽头。他们在河边，等待四轮马车的到来。

四轮车在五点左右到达了山顶，它的行程终于结束了。埃弗雷特上校立即下令开始卸载，同时宣布第二天拂晓重新上路。

整晚都被用来做各种各样的工作。船体在不到一小时内就调整好了，螺旋桨被重新安装在原来的位置，金属隔板在前后室之间竖起来，燃料舱重新装好了，各种行李也按顺序搬到船上，一切都迅速地各就各位，再次证明了“女王与沙皇”号船员们的能干。这些英国人和俄国人都是经过挑选后上船的，是一些守纪律、能干、值得信任的人。

第二天，二月一日，一大早汽船就在等着乘客们登船了。黑烟已经旋转

着从烟囱里冒出来，夹杂着机车在机械师发动开船时喷出的一团团白色蒸气。蒸汽机压力很高，无冷凝器，每动一下活塞都要喷出蒸气来。锅炉配有一安装巧妙的沸腾器，受热面积大，不需半个小时就满足所需用的蒸气。他们储备了大量本地盛产的乌木和愈疮木，用这些珍贵的木材把火烧得旺旺的。

六点钟，埃弗雷特上校下令出发，乘客和船员登上“女王与沙皇”号。深谙这条河道的布希曼人随着一起上船，让两个布希曼人把四轮马车弄到拉塔库。

汽船松开缆绳的时刻，埃弗雷特上校向天文学家问道，“顺便问一下，艾默里先生，您知道我们此行的目的吗？”

“我一无所知，上校。”

“很简单，艾默里先生，我们是来南非测量子午线长度的。”

## 第四章 关于“米”

可以肯定，一种全球通用，永恒不变，其本质就能提供严密计量的度量单位一直存在于人类的头脑中。因此，无论地球上发生了什么样的突变，都应当准确地发现这一度量单位。相信前人也是这样认为的，然而他们缺乏以足够的近似法进行这种实验的方法和仪器。

得到一个永恒度量单位的最好方法，就是把它转移到地球扁球体上，因为地球的圆周可以被看作是永恒不变的，由此就能精确地测量出这个圆周的全长或一部分。

古人们曾试图确定这个度量单位。据与亚里士多德同时代的一些科学家所说，他曾把斯塔德或者塞索斯特立时代的埃及古泰看作从地球极点到赤道之间长度的十分之一。生活在古希腊普托雷梅时代（公元前一世纪）的埃拉托斯特纳曾用较近似的方式沿尼罗河测量出塞耶纳和亚历山大之间的经线长度。波西多尼厄斯和普多雷梅也同样没能给予他们所进行的大地测量实验以充分的准确度。之后的一些科学家均未能有所突破。

是皮卡尔首次在法国开始调整测量 1 纬度经线长度的方法。1669 年，他确定了巴黎和亚眠之间的距离，认为每一度经线的长度是 57060 图瓦兹。

皮卡尔的测量在 1683 年和 1718 年分别被多米尼克、卡西尼和拉伊尔继续延伸到敦刻尔克和高利乌尔。1739 年，弗朗索瓦·卡西尼和拉卡伊又在敦刻尔克和佩皮尼扬之间测量了一次。最后，这条经线的测量被梅尚一直延伸到了西班牙的巴塞罗那。然而梅尚死了，死于这样一个如此令人疲惫不堪的科学操作。直到 1807 年才由阿拉果和比奥在法国恢复了这一测量。两位科学家将之延续到了巴利阿里群岛（西班牙），这条经线弧于是从敦刻尔克伸展到了福尔门特岛，中间被北纬 45° 线切断，恰处于极点和赤道之间，在这种情况下计算经线的 1/4 长度，就不必考虑地球的扁率了。这次测量在法国得出每一度经线弧的平均长度是 57025 图瓦兹。

可以看出，直到那时还专门是一些法国科学家从事这一棘手的测定。同样地，在 1790 年，制宪会议在塔列朗的建议下，决定由科学院负责为所有的长度和重量设想出永恒的度量衡制度。当时，署有博尔达、拉格朗热、拉普拉斯、蒙热、孔多塞这些名人名字的报告建议：将 1/4 经线长度的十万分之一作为通用长度单位，将蒸馏水的重量作为衡量一切物体重量的标准，采用十进制作为度量衡的进位制度。

后来，地球上的不同地方都进行了测定平均每度经线弧长度的实验，因为地球不是扁球体，而是椭球体，众多的实验都应该给出相对于极点的扁率。

1736 年，莫波尔蒂、克来芳、加谬和勒莫尼埃及瑞典人塞勒赛斯在北极圈附近的拉普兰地区测得一度经线弧的长度是 57419 图瓦兹。

1745 年，拉孔达明、布戈尔和戈丹在西班牙人胡安与安东尼奥·弗罗阿的帮助下，在秘鲁测定的数值是 56737 图瓦兹。

1752 年，拉卡伊在好望角测定的数值是 57037 图瓦兹。

1754 年，麦尔神甫们和勃斯科韦测出罗马和里米尼之间的经线弧长度是 56973 图瓦兹。

1762 年和 1763 年，波卡利亚在意大利皮埃蒙特地区测定的数值是 57468 图瓦兹。

1768 年，天文学家梅森和迪克逊在北美马里兰州与宾西法尼亚州边缘地



区测定每一度经线弧长度是 56888 图瓦兹。

之后，在 19 世纪，众多条经线都得到了测量：在孟加拉湾、东印度群岛、皮埃蒙特、芬兰、库尔朗德（拉脱维亚境内）、汉诺威、东普鲁士、丹麦等其他地区。然而英国人和俄国人没有像其他民族那样积极进行这一棘手的测定实验，他们所从事的最重要的一次是 1784 年由总参谋长罗伊进行的，目的是要把法国人的测量与英国人的测量联结起来。

从以上关于众多测定的叙述可以得出，平均每一度经线弧的长度大约在 57100 图瓦兹上下，相当于法国的 25 古里，将这一数值乘以 360 可以得到地球圆周的周长是 9000 古里。

但是，从上面得出的各种数字，即地球上不同地区得出的测定，并不绝对吻合，然而，从平均值 57000 可以演绎出“米”的数值，即 1/4 经线长度的十万分之一，即 0.513074，亦即 3 法尺 11296/1000 法分。

事实上，这一数字有点太不据说服力了。新近的演算，以 1/299.15 地球扁率代替了人们以往接受的 1/344，得到的 1/4 经线长 </ZSBJ07200310\_0023\_0/ZSBJ>\*度不再是一千万米，而是 10000856 米。856 米的误差对于如此长的长度是微不足道的。然而，精确地说，“米”就像它被接受的那样，并不能确切地反映 1/4 经线长度的十万分之一，还存在一个大约为 1/50 法分的误差。

但是，就这样被确定的“米”却不能为所有文明国家所接受。比利时、西班牙、皮埃蒙特、希腊、荷兰、赤道共和国、新格拉纳达共和国、哥斯达黎加等西班牙前殖民地几乎是马上接受了。虽然米制与其他“制”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但是英国一直不肯接受它。

也许，假若没有发生标志着 18 世纪结束的那些政治纠纷的话，这一体制早已被联合王国的人民所接受了。当 1790 年 5 月 8 日制宪会议发布政令时，英国皇家协会的科学家被邀请加入到法国科学家的行列。为了“米”的测定，还要决定是否应当建立在有规律走动的简单的钟摆的长度之上，还是把地球上某个大圆周的一部分作为长度单位。那些事件阻碍了设想的团结。

直到 1854 年，英国政府早已感到米制的优越性，而且看到一些科学家和商人成立团体宣传这一改革，这才决定接受它。

但是，英国政府打算直到其亲自进行的大地测量实验为每一度经线弧确定了一个更为精确的长度时，才将这一秘密决定公之于众。当时，在这一问题上，英国政府认为能够与也正倾向于接受米制的俄国政府团结合作。

于是，一个由三位英国科学家和三位俄国科学家组成的科学委员会在两国科协最杰出的成员中组建起来了。我们已经看到，英国的三位是埃弗雷特上校、约翰·马瑞阁下和威廉·艾默里，俄国的则是马提厄·斯特吕克斯、尼古拉·巴朗德尔和米歇尔·佐恩三位先生。

科学委员会在伦敦集合，决定首先在南半球进行测量实验，然后马上在北半球重新测定一次，再将两次实验综合起来，希望能推演出一个满足计划中全部条件的精确数值。

他们有待于在英国位于南半球的各领地：开普敦殖民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中选择一个实验地点。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位于欧洲的对等点上，科学委员会必须经过一段漫长的行程才能到达。而且那里的毛利人和澳大利亚人长期与他们的入侵者处于战争状态，将可能使实验的进行变得十分困难。相反，开普敦殖民地具有真正的优越条件：1. 它与俄国欧洲部分的某些地区处在相

同的经度，在南半球测定了子午线的某段长度之后，可以返回沙俄境内秘密地测量同一子午线的另一段长度。2. 到达英国南半球领地的旅程相对较短。3. 最后、这些英、俄科学家们认为这是一个检验法国天文学家拉卡伊的成果的绝好机会。他们可以在与之相同的地方进行实验，以便核对一下他在好望角测定的 57037 图瓦兹是否准确。

于是，选在开普敦进行这项大地测量实验就这样决定了。两国政府赞同英俄委员会的这一决定，并拨给大笔经费。全部三角测量仪器都是双份制作的。天文学家威廉·艾默里被邀请负责探险前的准备工作。皇家海军的奥古斯塔号战舰接到命令负责把委员会的成员及随从人员送到奥兰治河口。

在科学问题方面，还应当加上激励这些科学家为共同使命团结合作的民族自尊心问题。事实上，问题就是要在数字测算方面越过法国，在一个几乎不为人知的未开化地区，准确地推翻更为闻名的法国科学家们业已取得的成果。因此，为了得到一个有利于科学进步，同时也使祖国荣耀的结果，英俄委员会的成员们已准备为此牺牲一切，甚至牺牲生命。

这就是 1854 年 1 月底，天文学家威廉·艾默里出现在摩尔各答瀑布下、奥兰治河边的原因。

## 第五章 霍顿督小镇

船在河上行驶得很快。雨季依旧按时来到了。然而，旅客们呆在舒适的船舱内，这种在雨季里很寻常的倾盆大雨没有使他们感觉有丝毫的不适。“女王与沙皇”号急速行驶着，既没有碰到急流，也未遇到河谷，而水流是不足以使它的行进速度放慢的。

奥兰治河两岸总是呈现出一派迷人的景观。一片片树种繁多的森林在两岸绵延不断，是一方青翠的鸟的乐园。到处可见一丛丛特有的树种，其木材是淡红色带大理石纹的，其亮蓝色的叶子和淡黄色的硕大花朵造成了一种奇特的效果。有一种树，树皮是黑色的，还有一种树，叶子是暗色的、四季常“青”的。有几片丛林一直伸展到河两岸几英里的远处，与那里覆盖成荫的垂柳树联结起来。时而有一片片广阔的田地突然呈现出来。这是一些被无以计数的药西瓜所覆盖的平原，其间夹杂着一丛丛“甜荆棘”，一种产蜜的蝶螈生活其中。从这些“甜荆棘”丛中飞出一群群歌声甜美被开普敦殖民称为“甜莺”的鸟儿。

布希曼人向约翰·马瑞阁下——飞禽走兽的大收藏家，指出这个飞鸟的世界能够提供各种鸟类。因此，一种亲近感在两人之间建立起来。莫库姆的这位高贵的朋友，兑现了埃弗雷特上校的诺言，送给他一支优秀的远程来复枪。布希曼人成了这件漂亮武器的持有者，甬提有多满足了。

两位猎人相处得不错。作为一位杰出的科学家，约翰·马瑞阁下被看作是旧喀里多尼亚的猎狐能手之一。他怀着兴趣和羡慕倾听布希曼人的故事。当布希曼人将树下的几个野兽指给他时，他的双眼便发起亮来。那边有一群群的长颈鹿。这边有几头高六法尺的水牛，头上武装着带螺圈纹的黑色双角。远处，一些凶猛的牛羚长着马的尾巴。再远处，有一群群“卡马”（黄鹿的一种），眼睛火亮亮的，双角形成颇具威胁力的三角状。在茂密的丛林中，就像在裸露的原野上，到处可见无以计数、遍布南非的各种羚羊：杂交岩羚羊、大羚羊、羚羊、灌木丛山羊、跳羊等等。诱惑一个猎人的打猎本性的野物难道不是比比皆是吗？在苏格兰低地猎狐又怎能与一个卡明斯、一个安德森或一个鲍德温在非洲的打猎成果相提并论呢？

面对眼前这些丰富的飞禽走兽，约翰·马瑞的同伴们却没有像他那样如此激动。威廉·艾默里注意地观察着他的同事们，企图从他们冷淡的外表下猜到点什么。埃弗雷特上校和马提厄·斯特吕克斯年龄相仿，两人都是沉稳、克制和形式主义的，讲话速度缓慢，每天早晨，他们都像直到前天晚上还不曾相互认识。不要指望某种亲近关系会在这两位重要人物之间建立起来。两个冷若冰霜、毫无关联的人最终也能互相接受，然而两位皆身居高位的科学家却永远做不到。

尼古拉·巴朗德尔，55岁，属于从未年轻过也永远不会老的那种人。这位来自赫尔辛基的天文学家，总是沉浸在他的演算中，可以说是一台组织极好的机器，但不仅仅是一台机器，而是一种算盘和万能计算器。作为英法委员会的计算员，这位科学家只是那些能够心算五位数乘法的天才之一罢了。

米歇尔·佐恩，年轻、热情、性格温和，与威廉·艾默里很相像。他讨人喜欢的好品质却不能妨碍他成为一位成就巨大的天文学家 and 一位大器早成的知名人士。他个人关于模糊不清的仙女星座的重大发现和在他领导下的基辅天文台在这方面的成就，在欧洲科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他的成绩无可争

议，而且他虚怀若谷，任何时候都能主动退让。

威廉，艾默里和迈克尔·佐恩成了好朋友，相同的志趣、相同的理想将他们团结在一起。更多的时候是他们俩在交谈。埃弗雷特上校和马提厄·斯特吕克斯则是在互相冷冷地观察着对方，巴朗德尔在忙着开他的立方根，对河边的美丽景物视而不见，而约翰·马瑞阁下和布希曼人却在制订着一系列猎物大屠杀的计划。

在奥兰治河上游的这段旅程没有碰到任何意外。有时，夹在蜿蜒河道两边的陡峭花岗岩河岸好像将所有的出路都堵死了。还经常有一些绿色小岛横在水中，使航道难以确定。然而布希曼人从不犹豫，“女王与沙皇”号总能找到有利的通道，或者跳出峭壁围成的“竞技场”。舵手也没有一次因为听从了莫库姆的指示而后悔。

汽船在四天中行过了摩尔各答瀑布和居吕曼河之间 240 英里的路程。居吕曼河是奥兰治河的支流，溯流而上可直达拉塔库——埃弗雷特上校的这次远征应该到达的地方。奥兰治河在距摩尔各答瀑布 30 古里的上游形成了弯道，改变了其东西向的基本流向，呈东南流向深入到开普敦殖民地北部一角，在此地又成为东北流向而直到 300 英里之外，德兰士瓦共和国境内的一片绿色地带。

二月五日清晨，“女王与沙皇”号在瓢泼大雨中到达了霍顿督村庄卡拉尔沃特——居吕曼河汇入奥兰治河的地方。但埃弗雷特上校不愿耽误一分一秒，汽船迅速驶过了布希曼人的小木屋，在螺旋桨的推动下，开始沿着居吕曼河逆河而上。这条河水流速急，就像“女王与沙皇”号的旅客们所看到的，要归因于它的一个特性。事实上，居吕曼河在其上游发源地河面很宽，然而流向下游时由于阳光照射蒸发，河水逐渐减少。但是在雨季时，流量增加，又加上一条地下支流——莫希那河的水，于是变得水深流急。汽船因此加足火力，以每小时 3 英里的速度溯流而上。

在这段航行中，布希曼人把河水中的许多河马指给人们看。这些被开普敦的荷兰人称作“海牛”的，是一种笨重的厚皮动物，长 8—10 法尺，几乎没有进攻性。汽船的鸣笛和螺旋桨绳梯吓着了它们，对它们来说，汽船是一种陌生的、应当防备的怪物。实际上，船上的大批武器就能使它们很难靠近。约翰·马瑞阁下很想在这些肉乎乎的大块头儿身上一试自己的爆破性子弹。但是布希曼人向他肯定，在北部的河流中河马到处可见，约翰·马瑞阁下于是决定等待更好的时机。

汽船花 50 个小时走完了居吕曼河口和拉塔库之间 150 英里的航程，二月七日下午三点到达了目的地。

当汽船在河边停稳后，一个五十岁年纪，表情严肃然而面色和善的人出现在岸边，向威廉·艾默里伸出手。天文学家于是向他的旅伴们介绍道：

“来自于伦敦教会的尊敬的托马斯·戴尔牧师拉塔库传教会的会长。”

这些欧洲人向托马斯·戴尔牧师致意，后者也向他们表示欢迎，并开始为他们忙碌起来。

拉塔库城，确切地说是拉塔库小镇，是开普敦最北的一个传教会。它分为老拉塔库和新拉塔库。老拉塔库，即“女王与沙皇”号刚刚到达的地方，目前几乎已经废弃了，本世纪初还居住着 12000 人，然而已全部移居到东北部地区去了。这个破败不堪的城市已经被新拉塔库取而代之。新城就建立在不远的地方，从前曾是一片金合欢覆盖的平原。

欧洲人在牧师的领导下来到了新拉塔库。这里有四十几片居民房，住着五、六千属于庞大的贝专纳部落的居民。

1840年，戴维·利文斯通博士就是在这个小城里住了三个月，之后，他从刚果洛昂达海湾起程开始了第一次沿赞比西河的旅行。他穿过了整个中部非洲，直到莫桑比克海岸的吉勒玛那港。

到达新拉塔库之后，埃弗雷特上校把一封利文斯通博士的信交给教会会长。博士在信中将英俄委员会介绍给他的非洲朋友。托马斯·戴尔很高兴地读完信，又把它还给埃弗雷特上校，说它将对他们的探险旅行有用，因为戴维·利文斯通的名字在非洲的这片地区广为人知且颇受赞誉。

委员会的成员们住在传教士的住处，这是些恰当地建在山丘上的小屋，被一道无法通过的篱笆像防御工事一样围起来。欧洲人住在这里比住在贝专纳人那里舒服得多，这并非因为他们的房屋不洁净。相反，他们房屋的地面是光滑的泥土，丝毫不起灰尘，屋顶用长长的茅草覆成，不透雨水。然而说到底，毕竟只是些茅屋，仅有一个圆形的洞，只能容一个人出入。在这些茅屋里，生活是公共的，与贝专纳人的直接接触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

部落首领就住在拉塔库，是一个叫木里巴罕的，自认为应该到欧洲人这边来尽点义务。木里巴罕长得还算英俊，既没有深黑的肤色，也没有厚唇扁鼻，圆圆的脸庞下部却没有像霍顿督人的脸那样缩进去。首领穿了一件缝制得十分巧妙的兽皮大衣，披了一件土语称作“皮考热”的罩衫，头上戴着无边皮帽，脚上穿着牛皮凉鞋，肘部环绕着象牙圆环，耳朵下摇荡着长约4法寸的铜片——一种耳环，也是护身符。从他的圆帽顶上飘下一根羚羊的尾巴。在他猎棒的顶端有一团黑色的鸵鸟绒毛。贝专纳首领从头到脚都涂抹了一层厚厚的赭石，使人们无法辨认他身体皮肤的本来颜色。大腿上几处永远无法消除的伤痕显示出他杀死的敌人的数量。

首领，至少是和马提厄·斯特吕克斯本人一样严肃的，走近欧洲人，依次与他们行碰鼻子礼。俄国人做得很认真，英国人却有些不情愿。然而，依照非洲人的风俗，这是对欧洲人表示好客的庄重表示。

礼仪完毕，木里巴罕一句话未说便走开了。

“现在我们已经被贝专纳人接受了，”埃弗雷特上校说道，“一天、一小时都不能浪费，开始我们的工作吧。”

一天、一小时都没有被浪费。然而，一次探险的组织工作却有那么多烦琐的小事需要费心，委员会没能在三月初之前——埃弗雷特上校指定的日期，作好出发的准备。这时，雨季刚刚结束，存储在褶皱层地层中的水是沙漠旅行者的宝贵资源。

起程时间被定在三月二日，这一天，探险队在莫库姆的领导下准备上路。欧洲人向拉塔库的传教士们告别，于早上七点离开了小镇。

“我们去哪儿？上校。”威廉·艾默里在探险队经过了城里的最后一个茅屋后问道。

“径直往前，艾默里先生。”上校答道，“直到我们找到一个建立基础底边的合适地点。”

八点钟时，探险队已经走过了那些环绕小镇，被矮灌木丛覆盖着的低丘。很快，沙漠及其所能导致的危险、疲劳和意外，展现在旅行者们的脚下。

## 第六章 相互认识

护卫队由 100 个人组成，处在布希曼人的领导下。这些土著人都是些勤劳的布希曼人，极少发怒，极少争吵，非常能够吃苦耐劳。在传教士到来之前，这些布希曼人都是些说谎骗人、冷漠无情的人，只知杀人抢劫，常常趁他们的敌人睡觉时将之杀死。传教士们部分地改变了这些野蛮的习俗，然而这些土著人多多少少还保持着他们抢农场、偷牲畜的习性。

十辆布希曼人曾经弄到摩尔各答瀑布下的那种四轮马车，构成探险队的流动工具。其中两辆类似于某种流动房屋，比较舒适，是给欧洲人作为夜晚住宿用的。埃弗雷特上校及其同伴们就有了这样一个住所跟随左右：本头建成的，地板是干的，屋顶是不透水的篷布，还配有各种床铺和洗漱用具。这样到达营地时就省去了搭帐篷的时间，因为帐篷已经是搭起来的。

这两辆车中的一辆供埃弗雷特上校及其两个同胞约翰·马瑞阁下和威廉·艾默里使用。三位俄国人马提厄·斯特吕克斯、尼古拉·巴朗德尔和米歇尔·佐恩住在另一辆里面。还有两辆车形式与前两辆相同，分别属于“女王与沙皇”号船组中的五个英国人和五个俄国人。

当然，汽船的船壳和蒸汽机也被拆下来装在其中一辆马车上，也将随旅行者们一起穿过非洲沙漠。在这片内陆地区湖泊众多，有一些就位于科学委员会所选择的路线上，这样汽船就能发挥很大作用。

其他的四轮车运载仪器、食物、旅行者的行李、武器、弹药、三角测量工具，例如测量底边所使用的轻便铁塔、标杆、反射镜、三角架等，最后，是护卫队 100 个人的物品。布希曼人的食物主要是一些干肉条。他们将羔羊肉、水牛肉或大象肉切成长条，然后置于阳光下晒干或用文火烤干，可以用这种形式将它们保存整整几个月。这种制作方法可以节约用盐，因此，在缺少这种有用矿物质的地区被广泛应用。至于面包，布希曼人用各种植物果实和块根代替：花生仁、某些日中花的鳞茎、当地无花果、栗子，或者被称作“卡菲尔面包”的泽米髓质。这些食物是从植物中取得的，应当在路上不断采摘补给。至于肉食，护卫队的猎人们异常灵巧地使用他们的芦荟弓箭和长矛，在树林中、平原上猎取野兽，为探险队供给肉食。

产于开普敦本地的六头牛，长腿高肩，顶着巨大的犄角，分别被用水牛皮鞍辔套在六辆车上。这些沉重的车辆，原始造车技术的样品，被六头牛拉着，如果不是迅速地，也可以是稳稳当当地，被笨重的大轮子拖着往前移动，既不畏惧陡坡，也不担心泥坑。

旅行者的坐骑是一些黑色或淡灰色的西班牙小马，一种从南美地区引入开普敦的温顺、勇敢、颇受人喜爱的牲口。在这群四足动物中还有六头“咕瓦嘎”，是一种细腿圆胖的驴子，其大叫声让人想起狗叫。进行测量实验时需要一些局部流动，这些“咕瓦嘎”负责将仪器和工具驮到四轮车无法到达的地方。

唯独布希曼人例外，他优雅灵巧地跨上一匹令行家约翰·马瑞阁下欣羡不已的漂亮的四足动物。这是一匹斑马，浑身布满棕色的横条纹，英俊无比。这匹斑马从马蹄至马鬃高四法尺，从嘴部到尾部长七法尺，多疑而易惊，在莫库姆之前，还从未有人令它饱受被奴役之苦。

几只还未完全驯化的野狗，有时被不恰当地叫作“女猎人的狗”，奔跑在探险队的两侧。它们的体形和长长的耳朵让人想起欧洲的短毛垂耳猎犬。

这就是即将深入非洲沙漠的探险队的全部。六头牛在车夫的驾御下静静地往前走着，肋部不时要被车夫的刺棒戳一下。队伍就这样沿着丘陵有秩序地向前行进，真是一种奇怪的场景。

探险，在离开拉塔库之后，将被引向何处？

“径直往前。”埃弗雷特上校已经说过。

事实上，上校和马提厄·斯特吕克斯在此时都不能顺着一个确定的方向前进。在他们开始三角测量实验之前，首先要找到一块广阔平坦的原野，以便建立第一个“角”的底边，这个三角网络应该覆盖南部非洲一片横跨许多纬度的广阔地区。

埃弗雷特上校向布希曼人讲明要做的事情。以一位对科学术语习以为常的学者的泰然自若，上校对布希曼人讲起角、邻角、底边、经线长度、天顶距离等等。布希曼人任他说了几分钟，不耐烦地打断了他：

“上校，我一点都不要听您的角，您的底边，您的经线。我甚至都无法理解您将在非洲沙漠里做些什么。但是，无论如何这是您的事。您想要我做什么呢？一片广阔漂亮的平原，非常笔直，非常平整？好，我去为您找这个。”

在莫库姆的命令下，刚刚转过拉塔库丘陵的探险队，开始向西南方走去。这一方向位于小镇的南方，也就是被居吕曼河灌溉的平原地区。布希曼人希望在这条河流域找到对上校的计划有利的平原。

从这一天开始，猎人就养成了走在探险队前头的习惯。约翰·马瑞阁下骑着一匹好马，不离猎人左右，还不时以一声响亮的枪声告知同伴们自己又认识了一种非洲野物。上校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心事中，任凭马驮着自己往前走。他在考虑这次探险的前途，在这样荒蛮的地方领导这样一次探险实在是太难了。马提厄·斯特吕克斯，时而骑在马上，时而坐在车中，总是望着路边的自然景观，极少开口说话。至于尼古拉·巴朗德尔，他是人们可以成为的最糟糕的骑手，多数时候他都在行走，或者将自己关在车里面，深深地沉浸于高等数学的遐想中。

如果说威廉·艾默里和米歇尔·佐恩夜间都呆在各自的“专车”里，那么至少在白天探险队行进时他们又可以见面了。两个年轻人的友谊日益加深，旅程中发生的事件更加深了这种友谊。在白天的路上，他们并驾齐驱，交谈着，争论着。他们两人常常会从探险队中分离出来，有时走在队伍的侧翼，有时赶在队伍前面几英里——当一望无际的平原展现在眼前时。他们是自由的，就像迷失在这片蛮荒的自然界里。他们无所不谈，唯独不谈科学，他们早已把数字和问题，计算和观察全部抛到了脑后，他们不再是天文学家，也不再是凝神观察布满星辰的苍穹的人，却是两个开小差的学生，幸福地穿过茂密的森林，跑过无垠的原野，呼吸着沁人心脾的芬芳空气。他们笑着，像普通人那样笑着，而不像那些使他们的团体更习惯于彗星和其他扁球体星球的严肃人。如果说他们从未嘲笑过科学，但是想到那些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严肃学者，他们有时会微笑，然而这丝毫没有恶意。他们是两个优秀的自然人，外向、可爱、忠诚，与他们的两位与其说呆板不如说僵硬的领导——埃弗雷特上校和马提厄·斯特吕克斯，形成了特殊的对比。

无疑地，这两位科学家经常会成为两个年轻人评论的话题。威廉·艾默里在朋友米歇尔·佐恩的影响下，开始学着认识他们。

“是的，”米歇尔·佐恩说道，“乘坐‘奥古斯塔’在海上航行时，我仔细观察过他们。很不幸，我不得不承认这两个人互相嫉妒。如果说埃弗雷

特上校看上去像探险队的总领导，马提厄·斯特吕克斯也丝毫不比他差，俄国政府很清楚地确定了他的领导位置。我们的两位领导一个比一个专横。另外，我再向您说一遍，他们之间存在着科学家的嫉妒，一切嫉妒中最糟糕的嫉妒。”

“也是最没有理由的一种，”威廉·艾默里答道，“因为我们都是在探索领域工作的人，我们中的每个人都能从我们的共同努力中受益。但是如果您的意见是正确的，我就有理由相信它们。我亲爱的佐恩，对于我们的探险，这是一种令人伤心的情况。因为我们必须有绝对的合作精神才能使这样一次如此棘手的实验取得成功。”

“也许，”米歇尔·佐恩说道，“我担心这种合作不存在。请判断一下咱们的不安。如果实验的每一个细节的选择、计算方法、观测站位置、数字的核对，都要导致一场新的争论的话！或许是我看错了，或许是我预料到将会有一些争吵——当需要核对我们的双份记录，在里面写入一些能使我们准确到千分之四百图瓦兹的观测时。”

“您让我害怕，我亲爱的佐恩。”威廉·艾默里说道，“为了这样一项事业到如此远的地方来冒险，却因缺乏协作精神而失败了，这太令人难受了。愿上帝保佑您的担心不会成为现实。”

“我也希望，威廉。”年轻的俄国天文学家说道，“但是我再重复一遍，在旅途中我参加了几次科学方法的讨论，证实埃弗雷特上校及其对手都固执得无法形容。总之，我觉察到了一种悲惨的嫉妒。”

“但是，这两位先生从不分开。”威廉·艾默里依据观察说道，“我们也未撞见过其中的一个少了另一个，他们是不可分的，就像我们俩一样不可分。”

“是的，”米歇尔·佐恩说道，“只要是在白天，他们从不分开然而两人交流的话语从来不到十句。他们在互相监视，互相窥伺如果其中的一个不能将另一个消除了，我们将会可在可悲的条件下工作。”

“按您的意见，”威廉有点迟疑地问道，“您希望这两位科学家中的哪一位应该……”

“我亲爱的威廉，”米歇尔·佐恩十分坦诚地说道，“我忠诚地接受他们当中任何一位能够正确树立权威的人作领导。在这个科学问题上，我不抱任何偏见，任何民族自尊心。马提厄·斯特吕克斯与埃弗雷特上校都是很杰出的人，他们互相匹敌。英国和俄国应当同等地从他们的工作成果中得益。这些工作是否由一个英国人来领导还是由一个俄国人来领导都无关紧要。您不同意我的看法吗？”

“绝对同意，我亲爱的佐恩。”威廉·艾默里说道，“因此不要让一些愚蠢的偏见使我们分心，我们两人都要尽个人所能为共同利益服务。也许我们能够转移一下两位对手可能要发生的冲撞。另外，您的同胞尼古拉·巴朗德尔……”

“他！”米歇尔·佐恩笑道，“他什么也不会看见，什么也不会听到，什么也不会明白。只要能计算他就可以为戴奥德罗的利益而计算。他不是俄国人，不是英国人，不是普鲁士人，也不是中国人，他甚至不是个尘世中人，他是尼古拉·巴朗德尔。这就是全部。”

“关于我的同胞约翰·马瑞阁下，我说不了这么多。”威廉·艾默里说道，“他是个典型的英国人，但也是个果敢的猎人。较之于参加一个科学法



讨论，他却能更容易地去跟踪一只长颈鹿或一头大象。我亲爱的佐恩，看来只能靠我们两人来缓和两位领导之间的频繁摩擦了。没必要再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会永远坦率地、忠诚地团结在一起了。”

“永远，不论发生了什么事！”米歇尔·佐恩一边说着，一边把手伸向他的朋友威廉。

探险队在布希曼人的带领下继续向西南方向进发。三月四日中午，他们到达了从拉塔库一直绵延至此的丘陵脚下的广阔地带。猎人没有搞错，他已经把探险队伍领向了平原。但是这片起伏的平原不能用来进行三角测量的最初工作。因此队伍不能停止前进。莫库姆重新走到坐骑和四轮车的前头，而约翰·马瑞阁下、威廉·艾默里和米歇尔·佐恩却插到更前面去了。

下午，整个队伍都到达了一个被流动牧民居住着的驿站，牧场的财富能使这些“乡下人”在某些地方定居几个月。埃弗雷特上校及其同伴在这里受到了一个荷兰移民的热情接待。这是一个大家庭的首脑，对于向探险队提供的服务，却不愿收取任何形式的补偿。这个农场主属于那种勇敢、朴实和勤劳的人，聪明地使唤着手中微薄的资本，养殖黄牛、奶牛和山羊，很快便发财致富了。当农场被开发殆尽时，农场主就像一位旧时代的族长，去找寻新的源泉——肥沃的牧场，并在更有利的条件下构筑营地。

农场主指明了一片符合埃弗雷特上校条件的广阔平原，它位于15英里之外，面积广阔，地面平整，应该非常适合地面测量实验。

第二天，三月五日，探险队拂晓就出发了，整个早晨都在赶路，没有一次意外事件来丰富一下这种单调乏味的散步，若不是约翰·马瑞阁下放了一枪，在1200米之外击中了一只奇怪的动物：这只动物长着牛的口鼻，长长的白色尾巴，额部武装着尖利的犄角。这是一只牛羚，即野牛，它在被击中后倒地时发生了一声低沉的咆哮。

布希曼人惊叹不已。这只野牛在如此远的距离外被准确击中，立即倒地而亡。这只高约五法尺的动物为他们的伙食提供了数量可观的美味肉食。以至于牛羚被特别推荐给探险队的猎人们。

快到正午时，农场主指的地点到达了。这是一片向北方无限延伸的草地，地面没有一点起伏。不能想象会有一块比这里更适宜底边测量的平地了。于是，布希曼人在查看了一下之后走到埃弗雷特上校跟前，说道：

“这就是要找的平原，上校。”

## 第七章 三角形底边

我们知道，委员会将要进行的大地测量是一项以获取一段经线弧长度为目的的三角测量工作。然而，从数学精确度的角度来看，把一段段金属直尺首尾相连接起来测量横跨一纬度或几纬度经线弧的长度，是完全不可行的。而且没有任何一块土地能够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地点完整地平铺在方圆几百公里内，使人们得以有效地进行这种棘手的实验。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可以使用一种更精确的方法：把穿过经线的土地分成若干个“空中”三角形，这样，测量就相对容易多了。

这些三角形是借助精密仪器得到的：经纬仪或复测经纬仪，自然或人工标志，例如钟楼塔楼、路灯、标杆等。每一个标志都能形成一个“空中”三角形，其角度可以用上述仪器测量出来。实际上，随便一个物体——白天的钟楼，夜晚的路灯，都能被一个优秀的观测者借助十字丝准确无误地测定。像这样得到的三角形，其底边往往长达几英里。就是用这种方法，阿拉果将西班牙巴伦西亚海岸和巴利阿里群岛用一个巨大的三角形联接起来，其中一条边长达 82555 图瓦兹。

现在，按照一条几何学原理，任何一个三角形，只要知道了其中一条边长度和两个角的度数，就可以被全部知道，因为根据已知条件就可求得另外两条边的长度和第三个角的度数。因此，以一个已知三角形的一条边作为一个新三角形的底边，然后再测知与这条底边相邻的角的度数，这样就能连续不断地建立新的三角形，直到要测量的经线弧的终点。用这种方法，就能知道这个三角形系列中的所有直线的长度，再通过一系列的三角计算，就可以很容易地确定经过这个三角形系列两个终点之间经线弧的长度。

刚才已说过只要知道了一个三角形的一条边和两个角，就能全部知道这个三角形。角的度数可以准确地用经纬仪或复测经纬仪测知，但是，第一条边——整个方案的基础，必须异常精确地直接在地面上测得，这就是整个三角测量中最棘手的工作。

当德朗布尔与梅尚测量敦刻尔克和巴塞罗那之间的经线时，他们把塞纳—马恩省内、从莫兰到李尔圣路上的一条直线距离作为三角测量的基础底边。这条底边长 12150 米，为了测知它花了不止 45 天。两位科学家是如何得到一个精确度的呢？这就是埃弗雷特上校和马提厄·斯特吕克斯的实验将要告诉人们的，他们将采用与前两位法国科学家同样的方式。我们将会看到他们的操作应该达到多高的准确度。

大地测量的初步工作是在三月五日那天开始的，布希曼人感到十分惊奇，因为他们对此一窍不通。把一段段六法尺长的大尺子接起来量地，对莫库姆来说是一个科学家的玩笑。无论如何，他已经尽了责任，人家要他找到一片平整的平原，他找到了。

对于底边的直接测量，这块地方选得非常好。平原被稀疏的干草皮覆盖着，平整、清楚地向地平线尽头延伸着。当初莫兰路上的测量者们肯定没有如此幸运。平原的南端，一脉起伏的丘陵构成卡拉哈里沙漠的南端，向北去却是没有尽头的，东部是渐渐消逝的低缓的山坡，属于拉塔库高原。

平原的西部，地势继续下降，变成了水汪汪的沼泽，这片停滞的死水是居吕曼河各支流的水源。

“埃弗雷特上校，”马提厄·斯特吕克斯说道，“经过观察，我认为一

旦基础底边建立了，我们就可以在这片平坦的草地上确立经线的终点。”

“我同您想的一样，斯特吕克斯先生。”埃弗雷特上校答道，“一旦我们确定了这里的确切经度，就要在地图上再确认一下，如果这条经线弧经过的地带不会碰到不可逾越的障碍阻止大地测量的话。”

“我想不会的。”俄国天文学家说道。

“我们会知道的。”英国天文学家说道，“我们先在此测量基础底边，既然它适合这项操作，然后再决定是否可以把它与经线弧将要跨越的一系列三角形联接起来。”

这样决定之后，他们打算立即开始进行基础底边测量。这项工作会持续很长时间，因为委员会的成员们想以严密的精确度来完成它。他们要准确地击败法国莫兰的大地测量，那次测量做得如此完美，以至后来在佩皮尼扬附近——三角测量的南端，测量一条新的基础底边以检验那些三角演算时，只在 330000 图瓦兹长的距离中发现了直接测量值与计算值之间 11 法寸的误差。

建立营地的命令一下达，一个围有防护栅栏、布希曼式的小村庄开始临时出现在平原上。四轮车被排列成了真正的房子，这个小镇分为英国区和俄国区，各区上空分别飘扬着本国国旗。小镇的中部是一个公共广场。在四轮车围成的一个圆圈外头，车夫们在放牧马和水牛，夜晚便将它们赶进圆圈内，以便躲避那些在南部非洲内陆频繁出没的贪婪野兽。

莫库姆则负责组织打猎供给小镇食物。约翰·马瑞阁下不必参加基础底边测量，多是为搞食物忙碌。因此，珍惜存肉，每天向探险队供应新鲜野味肉是件重要的事情。幸而莫库姆能干勤快，他的同伴们也很机灵，所以野味从没缺过。营地周围方圆好几英里的平原和山地都是他们打猎的去处，时刻都回荡着欧式武器的鸣响。

三月六日，大地测量实验开始了。委员会中两位最年轻的科学家负责最初的工作。

“上路吧，老兄，”米歇尔·佐恩快活地向威廉·艾默里说道，“愿精确之神帮助我们！”

第一项工作是要在地面上最平整的部分划出一道直线。地形为这条直角边确立了东南—西北走向。直线的笔直度是借助树立在地上的一个个小木桩取样的，这些小木桩间隔很小，形成同样多的标杆。米歇尔·佐恩用十字丝镜检查 and 确认标杆的放置是否准确。

这条直线要庄大约九英里内进行测量，这是天文学家们打算为它规定的假定长度。每个小木桩的顶部都装有一个水准标尺，可以使金属尺的放置变得很容易。这项工作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成功地完成。两位年轻人做得一丝不苟。

接下去就是要把直接测量第一个三角形底边的尺子首尾相连接起来，这项工作看起来也许很简单，相反却需要极大的细心，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三角测量的成功与否。

这就是为摆放直尺所进行的准备工作，后面将有所描述。

三月十日上午，一些木头底座循着被抬起的直线的方向在地面上被做好了。这些底座有 12 个，通过底部建立在三个铁螺钉上，只有几法寸的间隙，可防止它们松动并使之保持不变的位置。

在这些底座上非常巧妙地摆放一些小木块，用以支撑尺子和把尺子固定

在小框架里面。这些小框架固定尺子的方向，但不妨碍它们的热胀冷缩，这在实验中是必须考虑的。

当 12 个底座都被固定好而且顶部都被盖上小木块之后，埃弗雷特上校和马提厄·斯特吕克斯负责在上面摆放尺子，两位年轻人也参加了这项难度最大的工作。尼古拉·巴朗德尔则手握铅笔，随时准备在双份笔记上记录下告诉他的数值。

一共使用六把尺子，其长度被提前绝对准确地规定好了，而且与法国图瓦兹——大地测量中通常被使用的长度单位——比较过这些尺子每把长两图瓦兹，宽 6 法分，厚 1 法分，用白金制成，这种金属在通常情况下不会变质，任何冷热情况下都不会发生氧化。但是要考虑在不同温度下，这些尺子会发生热胀冷缩。因此他们想到为每一把尺子装备一下金属温度计，这种温度计建立在各种金属在高温下膨胀程度不同的原理之上。这就是为什么每把尺子上面都放了一把稍短的铜尺子。铜尺的末端安有一个游标，能够准确地指出尺子的相对延长，由此就能推断出白金的绝对延长。另外，游标的变化能够被如此精确地计算出来，以至白金尺无论发生多小的膨胀也都能够被计算出来。由此可以明白这种实验的精确度有多高。游标还配有显微镜，能够准确到 0.025 图瓦兹。

尺子被首尾相接摆放在小木块上，然而彼此都没有触及，因为要避免任何短暂的接触所造成的碰撞。埃弗雷特上校和马提厄·斯特吕克斯亲自在小块上摆好了第一把尺子。大约 100 图瓦兹之外的第一个小木桩之上建有一个水准标尺，由于尺子的两端都装有恰好垂直位于尺子中轴线上的铁尖头，这样就能够很容易地把尺子准确地摆放在要求的方向上。艾默里和佐恩一直跟在后面，现在又俯伏在地上，检查尺子的两个尖头是否位于水准标尺的中点上。这样就可以保证尺子被摆在正确的方向上。

“现在，”埃弗雷特上校说道，“应当借助一条与第一把尺子末端垂直相切的线来准确地决定实验的出发点。任何一座山都不会在这条线上发生明显作用，因此能够在地上精确地标出基础底边的顶端。”

“是的，”斯特吕克斯说道，“但条件是我们要考虑到线在接触点上的  $\frac{1}{2}$  厚度。”

“我也是这样想的。”埃弗雷特上校说。

出发点被准确地固定好了，工作继续进行。但是仅仅把尺子准确地放在基础底边的直线方向还不够，还应当考虑到它相对于地平线的倾斜度。

“我认为我们不能奢望将尺子置于完全水平的位置。”埃弗雷特上校说道。

“我也认为不能，”斯特吕克斯说道，“只要用一把水平仪测量出每把尺子与地平线形成的角度，然后从测定的长度中推算出真实长度。”

两位科学家达成了一致。于是开始用特制水平仪测量尺子与地平线的角度。这种水平仪是由一个活动照准仪、一个合页放置在一把木角尺上做成的。一个游标通过其刻度与一把标有十度弧、以每 5 分为单位的尺子刻度的重合来指出倾斜角。

尺子的角度被测量出来，并且结果得到确认。正当巴朗德尔准备把结果记录下来时，斯特吕克斯建议把水平仪翻转过来，再读出两个弧度的差数，这个差数就是要求测定的倾斜角，这样工作就得到了检验。俄国科学家的建议在诸如此类的实验中都被采纳至此，两个重点都已被观测过了：尺子相对

于基础底边的方向及其与水平面形成的角度。这两个数字结果被记录在两份不同的笔记上，并分别在空白处签署了委员会成员的名字。

还要做两项同样重要的观测才能结束与第一把尺子有关的工作：它随温度的变化和它所测量的准确性。

至于它随温度的变化，可以很容易地通过它与铜尺长度差别的比较被标示出来。显微镜被斯特吕克斯和埃弗雷特上校相继观察一次，能够标出白金尺变化的绝对数值，这个数值被记录在两份笔记上，以待在 16 情况下进行推算。当巴朗德尔拿到被测定数值后，所有的人立即再核对一遍。

现在需要标出实际测得的长度。为了得到这个结果，必须在第一把尺子之后、在小木块上放置第二把尺子，两把尺子之间有个小间隔。第二把尺子以同样的方式放置好了——在他们认真地检查过两把尺子的四个铁尖头是否在水准标尺的中点上排成一条直线之后。

只剩下测量两把尺子之间间隔的距离了。在第一把尺子末端没有被铜尺覆盖的部位，有一小片白金滑片在滑槽中异常轻微地滑动。埃弗雷特上校拨动滑片使之与第二把尺子接触。由于滑片的刻度精确到 0.010 图瓦兹，而且位于滑槽一边，配有显微镜的游标可以准确到 0.100，因此可以精确地算出故意留在两把尺子之间的间隔。数值很快被记录在两份笔记上，而且马上被重新核对一下。

在佐恩的建议下，他们采取了有利于测得更加精确数值的另一个谨慎步骤。在阳光照射下，白金尺被铜尺覆盖的部分受热相对较慢。为了防止这种温度变化的差别，他们在高出尺子几法寸的地方盖了一个小顶棚，并不会妨碍观测。只是在早晨和下午，当阳光斜着照进顶棚下落到尺子上时，他们便从侧面张开顶棚挡住阳光。

这种操作被耐心、细致地进行了一个多月。当四把白金尺相继被放好，它们的方向、角度、膨胀和真实长度都被核对过，科学家们拿掉第一把尺子及其底座和支架，在第四把尺子后面以同样的规则重新开始工作。虽然科学家们技巧都很娴熟，但这些操作仍需要很长时间。他们每天只能测量 220—230 图瓦兹，尤其是当天气不好、强风会破坏仪器的稳定性时，他们只好中断实验。

每天下午，当由于光线不足而无法阅读游标卡尺之前三刻钟，科学家们就谨慎地中止工作，留待第二天早晨重新开始。标有“1 号”的尺子具有临时作用，用以在地上标出它会到达的一点，科学家们在这一点上挖个洞，插进一个顶部装有铅板的木桩。1 号尺的角度、温度变化和方向部被测过之后，就把它放回固定的地方，并记下用 4 号尺测定的延长距离，然后借助一根与 1 号尺顶端垂直相切的线，在木桩顶部的板上作一个记号。在这一点上，两条相交成直角的直线（其中一条与垂直底边方向相同）被小心划出来。铅板被盖上木头圆帽，洞被重新堵上，木桩被埋在地上直到第二天。这样，在夜间任何事情都不会将仪器搞乱，从而不必从头开始实验。

第二天、拿去盖板，借助一条端点落在两条垂直线交点上的垂直线把第一把尺子放在与昨天相同的地方。

这就是他们在持续 38 天里在这块平整的平原上进行的一系列实验。所有数字都做成两份记录，并得到所有成员的检查、核对和确认。

埃弗雷特上校及其俄国同仁之间几乎未发生过争论。游标尺上显示出的 0.400 图瓦兹的数字有时会使两人交流几句客气而生硬的话语。但是成员们

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大家必须服从多数人的意见。

只有一个问题在两位对手之间产生了明显的分歧，约翰·马瑞阁下不得进行调解。这就是关于第一个三角形底边长度的问题。很明显，底边越长，三角形的顶点角越开阔，也就更容易测量。然而，长度不可能无限延长下去，埃弗雷特上校建议底边长六千图瓦兹，几乎是莫兰路上底边的长度。斯特吕克斯想将之延长到 1 万图瓦兹，因为地面是允许的。

在这个问题上，埃弗雷特上校显得毫不妥协，斯特吕克斯看上去同样不愿让步。彼此列举过尚合情理的论据之后，成员们开始表态了。民族问题一触即发。两位科学家也不再是科学家，而是一位英国代表和一位俄国代表。幸亏一个持续好几天的坏天气打断了争论，科学家们的头脑冷静下来，最后多数决定，底边长度为大约 8 千图瓦兹，这样恰好不偏不倚。

总之，实验进行得很好、很精确。至于其高度的准确性，在北半球同一经线上进行的另一次实验将会使之得到检验。

最后，直接测出的底边的长度是 8037.65 图瓦兹，在此之上，将会建立一系列横跨南部非洲数纬度范围的三角形。

## 第八章 经度 24°

底边的测量共进行了 38 天，始于 3 月 6 日，结束于 4 月 13 日。一刻也不能浪费，探险队的两位领导决定马上开始建立三角形系列。

首先要测定被测经线弧出发点的纬度。通过纬度的差别可以知道被测经线弧所跨的纬度数。

4 月 14 日，以确定此地经度的最精密的观测开始了。在此之前的晚上，当测量基础底边的工作中止之后，艾默里和佐恩已经借助复测经纬仪得到了很多星辰的高度。两位年轻人观察得如此准确，以至于每两次之间的间隔只有两秒钟，这些间隔多半是由大气层形状变化导致的不同折射造成的。

从这些如此细致地重复多遍的观测中，他们用足够精确的近似法推算出了经线弧南端的纬度：南纬 27.951789°。

纬度测知了，他们开始计算经度，并把这一点确定在一张比例尺很大的南部非洲地图上。这张地图再现了这一地区最新的地理发现，利文斯通、安德森、马札尔、鲍德温、瓦扬、波切尔、列支敦士登等旅行家和博物学家的行程。他们需要在地图上选择一段位于两个观测站之间，横跨好几纬度的经线弧。我们知道，经线弧越长，在确定纬度数时，测量中可能出现错误的影响就会更微弱。从敦刻尔克经巴黎到达福尔门特拉的经线弧横跨了近 10 纬度，确切地说是 9°56'。

然而，在英俄共同进行的三角测量实验中，经线的选择要极其谨慎。一定不能碰到一些自然障碍，例如无法越过的大山，阻挡观测者前进的大面积水域。幸运的是，南部非洲的这块土地看起来是如此完美地适合这种实验。地面的起伏率非常小，数量很少的水流都很容易通过。他们会遇到危险，但不是障碍。

南非的这块土地被卡拉哈里沙漠占据着。卡拉哈里沙漠从奥兰治河一直扩展到恩加米湖，位于南纬 20°—29° 之间，西部始于大西洋岸，东部直到东经 25° 附近。1849 年，利文斯通博士就是沿着沙漠东部边缘的这条经线探险，直到恩加米湖和赞比西河各大瀑布。至于沙漠本身，确切地说与名字毫不相符。这里不是撒哈拉沙漠，就像人们试图想象的那样干燥多沙、缺少植被、无法通过。卡拉哈里沙漠中生长着大量植物，地面覆盖着丰富的草场，还有一片浓密的矮树丛和高大的树林。飞禽野兽在此大量繁殖。一些常驻部落和巴卡拉哈里人居住在这里，布希曼游牧部落也经常出没于此。但是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沙漠中均缺水，纵横沙漠的众多河流的河床都是干涸的，土地干燥是在这个地区进行探测的真正障碍。不过现在雨季刚结束，人们可以使用保存在水沼、池塘和水溪中的大量不动水。

这些都是猎人莫库姆提供的有关资料。他多次出入卡拉哈里，或者为了打猎，或者为某次地质勘探作随从向导。埃弗雷特上校和斯特吕克斯部认为这片广阔的地区具备进行一次准确的三角测量实验的有利条件。

现在他们需要选择一条经线进行测量。能否将这条经线取在基础底边的一个端点上，这样就不必再借助一系列的辅助三角形将基础底边在卡拉沙漠中的另一点连接起来。

对这种情况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和讨论之后，他们认为基础底边的南端可以作为经线出发点。这条经线位于东经 24°，它穿过一片至少 7 纬度的地区，从南纬 20° 到南纬 27°，不会遇到任何自然障碍，至少在地图上没有显示。

只是在北部它要经过恩加米湖的东半部，但这丝毫不会构成无法逾越的障碍，因为当阿拉果将西班牙海岸与巴利阿里群岛连接起来时，经历过更大的困难。

要测量的一段经线弧就选定在东经  $24^{\circ}$  上。在北半球沙俄境内，他们将会很容易地测量这条经线上另一段弧的长度。

实验马上开始了，天文学家们忙着选择第一个三角形的顶点应当到达的地点，这个三角形将以直接测量过的基础底边作为底边。

第一个三角形顶点选择在经线的右方。这是一棵孤立于大约 10 英里之外的大树。从基础底边的东南端和西北端都能清楚地看到它（埃弗雷特上校在基础底边两端各放了一个支柱）。树顶是尖的，可以很准确地测得树的高度。

天文学家们首先开始测量这棵树与基础底边东南端形成的角度。这个角度是借助大地测量实验用的波尔达复测经纬仪测知的。经纬仪的两个光轴准确地地位于其盘面上，一个光轴对准基础底边的西北端点，另一个光轴对准位于东北方向的孤树。两个光轴通过其间隔指示以上两点的角距。没必要再说明这部制作十分精良的仪器能够使观测者们最大限度地减少观测错误。实际上，通过重复法，在重复多次的情况下，这些错误就互相补偿，互相抵消了。至于保证仪器正规摆放的游标尺、水平仪和垂直线，它们丝毫没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委员会备有四部复测经纬仪，两部用于大地测量观测，例如测量角度，另外两部的度盘是垂直的，能够借助人工水平线测得天顶距离，因此甚至能在一夜间利用近似法计算出某一点的纬度。在这次大规模的三角测量实验中，不仅需要获得大地三角形角的度数，还要测量星辰的子午高度，亦即每一观测点的纬度。

这项工作从 4 月 14 日开始。当埃弗雷特上校、佐恩、巴朗德尔计算基础底边东南端与孤树形成的角度时，斯特吕克斯、艾默里和马瑞阁下则在西北端点测量它与同一棵树形成的角度。

就在同时，营地被撤掉了，牛被套在辕上，探险队伍在莫库姆的领导下，向作为歇脚地的第一个观测点走去。两头“卡马”及其驾御者负责运送仪器，陪伴着观测者们。

天气比较晴朗，适合实验操作。他们已经决定，如若大气状况影响位置的测定，他们将在夜间借用委员会配备的反光镜或电灯进行观测。

在这一天中，两个角被测定了，结果在经过细心核对后被记录在两份笔记上。夜晚来临时，天文学家们与探险队在用作标杆的孤树下集合。

这是一棵巨大的波巴布树，树干粗达 80 多法尺。正长岩颜色的树皮赋予它一种奇特的外观。它的果实呈卵形，果肉白色，其浓密的枝叶中居住着无数喜食这种果实的松鼠。在这个“巨人”的脚下，整个探险队都有可以歇脚的地方。饭菜由一位随船而来的厨师负责准备，这位厨师从不会受“无米之炊”的难为。猎手们在附近猎获了若干只羚羊。很快，烤肉的香味弥漫在空气中，勾起了观测者们本不需要刺激的食欲。

吃过一顿补养饭之后，天文学家们都各自进“专车”休息去了，莫库姆则在营地周围布置岗哨。用波巴布树枝点燃的大火整夜都燃烧着，使得寻着血肉味前来的野兽不得不敬而远之。

然而刚睡了两个小时，佐恩和艾默里就起来了。他们的工作还没有结束。他们要通过观察星辰高度来计算这个观测点的纬度。两人不顾白天的疲劳，在天文望远镜前开始了工作。鬣狗的狂笑、狮子的怒吼正回响在黑沉沉的原



野上。两人精确地测出了天顶经过第一个观测点移动到第二个观测点的行程。

## 第九章 “克拉勒”

4月25日，大地测量工作继续进行。波巴布树观测点与基础底边两端形成的角度都被准确测出了。这一测定确定了第一个三角形。又有两个观测点被选定在经线的左右两侧，其中一个是位于平原上6英里外，一座很显眼的小丘，另一个是设置在大约7英里之外的指向柱。

三角测量工作就这样毫无阻碍地持续进行了一个月。5月15日，在建立了七大地三角形之后，观测者们向北推进了1纬度。

在这一阶段的操作中，埃弗雷特上校和斯特吕克斯彼此很少接触。人们看到在分配任务和检查测量时，两位科学家都是分开的。每天，两人各自在相距几英里的观测点进行操作，这一距离能够保证不发生一切关于自尊的争吵。夜晚来临时，两人又各自返回营地，钻进自己的“住处”。两人之间也曾就观测点的选择发生过多次争论，然而这种选择是由大家共同决定的，因此并未导致严重的争吵。佐恩和艾默里于是希望在两位对手一直保持距离的情况下，大地测量工作能够顺利进行下去，中间不会爆发令人遗憾的事情。

5月15日，如前面所讲，观测者们已经从经线南端向北推进了1纬度之后，正好处在拉塔库的纬度上，这个非洲小镇就位于观测点以东35英里之处。

一片广阔的“克拉勒”新近在此地建立起来。这是一个公认的歇脚地，在马瑞阁下的请求下，他们决定在这里休整几天。佐恩和艾默里决定利用这段时间获取一些太阳高度。巴朗德尔则就标杆水平面的不同，对测量值进行归算，以把这些测量值放到海平面上。至于马瑞阁下，他要从科学观测中脱出身来休息一下，用他的猎枪研究研究这个地区的野物。

南部非洲土著人所称的“克拉勒”是一种流动村庄，是从一个草场迁向另一个草场的流动小镇。这是一个由30处住所组成的围场，居住着数百人。

英俄探险队到达的这个“克拉勒”是一片广大的茅屋居民区，围绕在居吕曼河一条支流的两岸。这些茅屋用不透水的灯心草席子和木头柱子搭成，看上去像低矮的蜂箱。入口被一块毛皮盖上，人必须跪下用膝盖爬进爬出。从这唯一的出入口，旋转出一团呛人的炊烟。除了布希曼人和霍顿督人，对其他任何人来说这种茅屋的可居住性都非常可疑。

探险队的到来，使得整个村子都活动起来。每户人家门口拴着的狗都狂吠不止。村子里的战士们手拿斧头和大棒，在铜盾牌的掩护下首当其冲。他们大约有二百人，显示出这个“克拉勒”的重要性。这里至少有60—80个房屋，被长达五、六法尺的带刺的龙舌兰围起来，可以免遭猛兽的进攻。

但是当莫库姆对他们的一位首领说过几句话后，这些土著人的备战阵势立即解除了。探险队被准许在同一条河边他们的栅栏附近扎营。这些布希曼人甚至没有与探险队争论位于他们之间的这片长达几英里的草场。探险队的马、牛和其他食草动物部可以在这里得到充足的喂养，而不会对流动小镇造成任何影响。

在莫库姆的命令和指挥下，营地很快按照惯常方式被组织好了。四轮车环绕在营地周围，每个人都忙着自己该做的事情。

约翰·马瑞阁下让他的同伴们去计算和观测，自己则一小时也不耽搁，马上与莫库姆一起出发了。英国猎人跨上他的普通坐骑，莫库姆跨上自己的斑马。三只狗蹦蹦跳跳着跟随前后。马瑞阁下和莫库姆每人带有一只卡宾猎枪，

使用爆炸性子弹，这充分显示了两人要向本地的野兽发起进攻的愿望。

两位猎人向位于东北方向距离“克拉勒”几英里的一片林地走去。他们一边并肩骑行一边谈话。

“莫库姆师傅，”马瑞阁下说道，“我希望现在您要信守在摩尔各答瀑布对我的许诺，把我领到世界上猎物最多的地方。但是您知道我来到南部非洲不是为了打野兔子或追狐狸的，这在我们苏格兰的高地多得是。在一小时内，我要击倒……”

“一小时内！”莫库姆说道，“请阁下允许我说这有点心急了，首先必须有耐心。而我只在打猎时有耐心，在打猎时我会弥补一生中所有的不耐烦。看来，约翰阁下不知道，猎大野物是一门科学，需要细致地了解打猎的地方，知晓动物的习性，研究它们的行踪，然后要与它们周旋几小时以促使它们向下风处靠近。您知道吗？千万不可发生不台时宜的叫嚷，不可迈出弄出声音的步子，不可传递泄露秘密的眼神。我会花几天时间去监视一只水牛，经过36小时的诡计和耐心等待后，我猎到了动物，而我不认为这浪费时间。”

“很好，我的朋友。”马瑞阁下说道，“我会具有您所要求的一切耐心。但是不要忘了这次休整只有三、四天，我们一分钟都不能浪费。”

“这值得考虑。”莫库姆以如此平静的口吻说话，以致威廉·艾默里将要重新认识他这位奥兰治河上的旅伴，“这值得考虑，约翰阁下，我们不必选择，击杀任何出现的动物。羚羊或黄鹿，牛羚或小羚羊，全都适合于匆忙的猎人！”

“羚羊或小羚羊！”马瑞阁下嚷道，“作为开始，我不要求在非洲土地上弄到全部猎物，但是我勇敢的布希曼人，您想送我什么呢？”

莫库姆以一种异样的表情看着他的同伴，用一种嘲讽的口气说道：

“当阁下宣布满意时，我将无话可说了。我认为有人因为更无关紧要的事而让我错过了一对犀牛或一双大象。”

“猎人，”马瑞阁下反驳道，“我将去您领我去的地方，我将去打您让我打的猎物，好，继续往前走，不要在这些无用的话上浪费时间。”

两匹马开始奔跑起来，载着两位猎人向树林快速驰去。他们穿过的这片平原的地势向东北方向缓缓上升。平原上散布着无数的灌木丛，正值开花季节，从树上流下一种粘稠、透明、芬芳的树脂，殖民者们用它做成治疗伤口的制剂。在这些布局优美的树丛中，冒出一些“恩瓦那”，一种埃及无花果树，其光秃秃的树干高达三、四十法尺，顶着一顶绿色“太阳伞”。在繁茂的枝叶中，无数爱吵闹的鸚鵡咕哒叫着，忙着啄食这些略带酸味的无花果。更远处，金合欢树垂挂着黄色的花串儿，“银树”摇动着丝一般的叶丛，芦苇的鲜红长穗让人想起海底的珊瑚丛。长着淡蓝色叶子的迷人的孤挺花装饰着这块很适合马快跑的土地。离开“克拉勒”后不到半小时，马瑞阁下和莫库姆就已到达了树林边上。这是一个高大的金台欢树群，覆盖了方圆几英里的地方。无数棵树混杂地生长在一起，枝叶纠缠不清，使阳光无法照射到树下被荆棘和杂草阻塞的地面上。然而莫库姆的斑马和马瑞阁下的坐骑并不畏惧在这片浓密的穹窿下冒险，它们在间隔不规则的枝干中开出了一条道路。林中时而会有一块空地，猎人们便停下来观察周围的矮树丛。

应该说这第一天对约翰阁下十分不利，他和同伴莫库姆白白穿过了一大片森林，却没有碰到一只非洲野物。约翰阁下不止一次地想到了他在苏格兰平原上放的一次哑枪。也许是由于临近“克拉勒”，多疑的野物才远离了此

地。莫库姆则显得不惊不恼，对他来说，这次打猎不能成为打猎，只是穿过森林的一次快跑。

大约下午六点时，应该考虑返回营地了。约翰·马瑞阁下异常恼火，不愿承认这种结果，因为一个优秀的猎手永远不会空手而归。他决心打下第一只猎物，无论是一只鸟还是一只四足动物，是小野物还是猛兽，只要是经过他的射程之内的。

命运似乎优待他。当两人距“克拉勒”不到3英里时，一只被称作“勒比斯吕白斯特里斯”的非洲啮齿类动物，一句话，一只野兔子，从离约翰阁下150步远的一丛灌木中蹿了出来。约翰阁下毫不迟疑，将卡宾枪的一颗子弹射向无辜的小东西。

莫库姆发出了一声怒吼。竟然用一颗爆炸子弹去打一只小兔子！然而英国猎人衷情于他的啮齿动物，策马奔向野兔应当倒地的地方。

白跑这么快！没有一点兔子的痕迹，除了地上有点血，连一根兔毛都没有。约翰阁下在灌木丛下，在草丛中寻找，猎狗也徒然地在荆棘中搜索。

“可是我的确击中它了！”约翰阁下嚷道。

“击得太中了！”莫库姆静静地说道，“一只野兔被爆炸子弹击中后，它若能剩下一点皮毛，这就让人惊讶了！”

实际上，野兔已被炸成了粉末。尊敬的阁下只剩下扫兴了，骑上马，一句话没再说，返回营地去了。

第二天，莫库姆预想约翰阁下会向自己提出一些新的打猎建议。然而英国人的自尊遭受了太大的打击，不愿见到莫库姆。他好像忘记了所有的狩猎计划，只是忙着核对仪器、作观测。然后，在休息时，他参观布希曼人的“克拉勒”，看男人们练习射箭，或者观看“高哈”表演：将动物肠线张在弓上做成的乐器，艺人吹动一根鸵鸟毛使之发出颤音；女人们则一边忙着家务，一边吸食“吗多酷阿内”——一种有损健康的大麻。多数土著人都享受着这种消遣。据某些旅行者观察，吸入这种大麻可以增强体力却伤害人的意志。实际上，这里的许多布希曼人看上去已被“吗多酷阿内”麻醉得很迟钝了。

第二天，5月17日，一大早，马瑞阁下就被耳边响着的一句话叫醒了：

“阁下，我认为今天我们会有好运气。只是不要再用野战榴弹炮打兔子了。”

约翰阁下听到这一嘲讽的建议没有发火，说随时都能出发。在其他人醒来之前，两位猎人已经朝营地的左方向走出了几英里。这次，约翰阁下带了一支普通枪，一支优秀的F·戈尔德武枪，比起可怕的卡宾枪，它确实更适合于猎黄鹿或羚羊。在平原上的确不会遇到厚皮动物或肉食动物。但是约翰阁下的心中总怀着兔子的“爆炸”那一次，因此宁肯用沙弹去射杀一只狮子，也不愿在运动史上再来那么史无前例的一枪。

这一天，就像莫库姆预言的那样，好运气惠顾了两位猎人。他们猎到了一对“阿里斯毕克”——一种非常罕见、不易射杀的羚羊。

这是两只可爱的动物，高4法尺，分岔的长长的双角优雅地向内弯成土耳其弯形大刀的形状。鼻尖细瘦，鼻翼扁平，黑色的蹄子，浓密柔软的毛，耳朵窄而尖。肚皮和面部的毛白得如雪，与背部弯曲浓密的黑色长毛形成了对照。一些猎人会对这样的“猎绩”感到自豪，因为“阿里斯毕克”曾是德尔果尔戈、瓦尔贝尔、长明斯·鲍德温的缺憾。这种动物也是南半球野兽中最令人赞叹的典型动物之一。

但是让英国猎人心跳的是莫库姆在一片茂密的矮林边上向他指出的一些动物足迹，就在一个被大戟丛环抱的深塘附近。大戟丛的表面繁星满天似的布满了天蓝色的水百合花冠。

“如果明天一大早阁下想来这里潜伏狩猎，我建议您这次千万别忘了带上卡宾枪。”莫库姆说道。

“谁让您这样说的？莫库姆。”马瑞阁下问道。

“是您在潮湿的地面上看见的这些刚刚留下的脚印。”

“什么！这些大印子是动物的足迹？那么说，踩出这些足迹的脚其周长得有半图瓦兹。”

“很简单，”莫库姆说道，“这表明留下这些脚印的动物肩部至少高9法尺。”

“一头大象！”约翰阁下叫起来。

“是的，阁下，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是一头完全长成年的雄象。”

“那就明天见，布希曼人。”

“明天见，阁下。”

两位猎人回到了营地。两只“阿里斯毕克”是驮在约翰阁下的马背上运回来的。这两头极少被猎获的羚羊引来了整个探险队的赞叹。大家都向约翰表示祝贺，也许严肃的斯特吕克斯要除外，因为关于动物，他只知道大熊（星座）、天龙（星座）、半人马（星座）、飞马（星座）和其他天上的动物星座。

第二天早上四点钟，两位猎人朋友已经在树林中静等象群的出现。他们一动不动地坐在各自的马背上，猎狗就呆在旁边。两人通过一些新的足迹识别出大象将成群地来池塘边饮水。他们都带上了有膛线的，使用爆炸子弹的卡宾枪。在树林中静静地潜伏观察了大约半个小时之后，两人发现在距池塘50步远的地方晃动着一个巨大的黑影。

约翰阁下抓起枪，但是莫库姆抓住他的手，示意他要沉住气。

很快，更庞大的阴影出现了。他们听到树丛被无法抵挡的力量分开了，树木喀啦直响，被折断的荆棘在地上被踩得劈啪直响，一阵剧烈的喘吸声从林中经过。这就是象群。六只庞大的动物，几乎与它们的印度同类一样高大，慢慢地向池塘边踱来。

天渐渐亮了，约翰阁下因此能够欣赏一下这些强壮的动物。其中一只硕大的雄象尤其吸引他的注意，它那凸起的宽额在两只垂至胸膛的大耳朵之间展开来，它庞大的躯体好像被早晨的微光放大了。这只大象不断地把长鼻子伸到树丛上面，还用它顶端弯曲的长牙把粗壮的树干敲得咣咣直响。也许它预感到了危险。

这时，莫库姆俯到约翰阁下的耳边，说道，“您看那一只怎么样？”

约翰阁下表示同意。

“好，”莫库姆说道，“我们把它从队伍中分离出来。”

这时，象群到达了池塘边，海绵质的脚踏进了软软的淤泥中。它们用鼻子汲水喝，当水到达嗓子时，发出咕噜咕噜的回响。那只巨大的雄象焦躁不安地向周围张望，大声地吸气，企图嗅出点可疑的异味。

突然，莫库姆发出一声奇异的大叫。三只猎狗立即狂吠起来，窜出树丛奔向象群。同时，莫库姆在向同伴说了“呆着别动”之后，策马奔驰穿过丛林，企图挡住那只雄象的退路。

然而，这只出色的动物并不急于逃避。约翰阁下把手指放在扳机上观察着它。雄象用鼻子拍打着树木，狂乱地摇着尾巴，它不再显得焦灼，而是愤怒。直到这时，它才觉察到敌人。此时，它看到了敌人，向他猛扑过去。

马瑞阁下就候在离雄象 60 步远的地方，他等待它走到距他 40 步的地方，朝它的肋部开了一枪。但是马的移动影响了射击的准确，子弹只穿过了雄象的柔软皮肉，没有碰到足够的阻力以发生爆炸。

愤怒的大象加快了步伐，但也只是快跑，而谈不上奔跑，然而这种快跑足以超过一匹马。

约翰阁下的坐骑不等主人将它控制住，直立起来，奔出了灌木丛。雄象紧随其后，两只耳朵竖起来，鼻子中发出的轰响好似吹响的号角。英国猎人和马一起冲了出来，他用有力的双腿紧紧夹住马腹，试图从枪膛中射出一颗子弹。

这时，雄象赶上了他。这儿已经是平原，离开了树林边缘。约翰阁下用马刺划破了马的肋部，马狂奔着，两只狗跟在它的蹄下，一边吠着一边上气不接下气地奔逃。雄象就在身后一步之遥，约翰阁下感觉到了它大声地喘息，并听到了象鼻击打空气发出的呼哨。每一刻他都觉得自己要被这活套马索从马鞍上揪走了。

突然，马的后躯支持不住了。象鼻落下来击中了马的臀部，马痛苦地发出一声长嘶，偏闪一下冲到一边。这一偏闪将约翰阁下从必死的命运中挽救出来。雄象被高速产生的惯性带出去，超过了他们。但是它的长鼻扫过地面，卷起一只猎狗将它在空中剧烈地摇动着。

约翰阁下别无退路，只有返回树林。马的直觉也是驮着他往那里奔去，很快，它便以不可思议的冲力冲过了树林边缘。

雄象控制住自己，掉头重新追赶，一边摇晃着那只可怜的猎狗。在急速冲进树林时，雄象把猎狗的脑袋撞碎在一棵无花果树上。马冲入一片浓密的、被刺藤纠缠不清的树林后停住了。

约翰阁下身上被划破了，沾满血迹，但是一刻都没有丧失冷静。他转过身，将卡宾枪抵在肩上，透过藤萝向大象瞄准。子弹射到雄象的一根骨头上，爆炸了。雄象踉跄着，几乎在同时，一颗从树林边缘射来的子弹击中了它的左肋部。雄象跪倒在地上，旁边是一个半掩在草丛中的小池塘，它用长鼻汲出水来，开始清洗伤口，同时发出哀怨的叫声。

这时，莫库姆出现了，嚷道，“它是我们的，它是我们的！”

实际上，这只庞然大物已受到致命的伤害。它悲哀地呻吟着，呼吸声噓作响，尾巴只能无力地摆动。它用长鼻汲出被它的血染红的塘水，向旁边的矮树林洒下一阵红色的雨。很快，它便无力地倒下去，就这样死了。这时，约翰阁下从荆棘丛中出来了，身体半裸着，他的一身打猎服只剩下一些破布片了。但他认为自己用性命换取了一个运动家的胜利。

“了不起的动物！布希曼人。”他一边观察着大象的尸体一边叫道，“了不起的动物！然而对于猎人的小猎袋来说，这有点太重了。”

“好吧，阁下。”莫库姆说道，“我们就地把它分割了，只带走有用的部分。瞧，大自然拥有多么美丽的象牙，每支至少重 25 英镑，每英镑象牙值 5 先令，这可是个不小的数目。”

莫库姆一边说着一边开始分割动物尸体。他用斧子割下象牙，然后只是割下了象脚和象鼻，这是他准备带回去与委员会的成员们共同享用的“精

华”。干这活儿花了莫库姆不少时间，直到中午他们才返回营地。

莫库姆用非洲方法烤制象脚：把它们埋进一个预先加热的洞里，就如同放进一个用炽热的煤加热的烤炉里那样。

这顿美味佳肴受到了名符其实的称赞，甚至连漠然的巴朗德尔也没例外。对于约翰阁下，他则赢得了所有科学家们的恭维。

## 第十章 急流

在布希曼人的“克拉勒”里，埃弗雷特上校和斯特吕克斯一直像两个陌路人。纬度的观测没有需要他们的协助便完成了。若不是由于“科学原因”不得不碰一下头，两人从不见面。

出发前一天，埃弗雷特上校只是寄给斯特吕克斯一张“P.P.C.”卡片，然后从俄国科学家那儿收到了一张格式相同的卡片。

5月19日，探险队撤掉整个营地，重新上路朝北方进发。第八个三角形位于经线的左侧，顶点被恰如其分地选择在六英里之外的一个山顶上，这个三角形底边的邻角也已被测量过了。现在只需到达这个新的观测点，以便重新开始大地测量实验。

从5月19日到29日，他们所在的地方通过两个新三角形与经线连接起来。他们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以得到一个精确的数值。操作如愿进行着，直到此时也没有出现很大的困难。天气对白天的观测十分有利，地面也没有出现任何不可逾越的障碍。甚至由于地面太平坦了，不能完全适合角度的测量。这是一片绿色的“荒漠”，溪水在一排排的“卡雷鸟”之间纵横流淌。“卡雷鸟”是一种长得像柳树的树木，布希曼人用它的枝条制作弓箭。地面散布着风化分解的岩石碎片，夹杂着泥沙与含铁的土质，在某些地方显示出干旱的征兆。人类的踪迹在这些地方消失了，植被主要由某些最能耐干旱的粘液质植物组成。然而在这整整儿英里范围内却找不到任何高地作为天然观测点，因此需要竖起指示柱或高10—12米的支柱作为标杆。这样将会浪费一些时间，还会放慢三角测量的进度。但是总而言之，这项操作难度不大。“女王与沙皇”号的船员被指定于这项工作，他们很轻松地履行自己的任务。这些人受过很好的教育，操作迅速，若不是一些民族自尊问题常常在他们之间引起不睦，人们将只会颂扬他们的机灵能干。

实际上，不可原谅的嫉妒心使两位领导埃弗雷特上校和斯特吕克斯产生分裂的同时，有时还会在这些船员之间激起敌对。佐恩和艾默里动用他们全部的智慧 and 谨慎来制止这种令人不快的倾向，但是他们不可能总是成功。半粗野人的争吵能够转化成令人遗憾的冒犯，埃弗雷特上校和斯特吕克斯于是进行干预，但只会使事情激化，两人永远都站在自己的同胞这一边，即使他们是错误的一方，也要进行偏袒。争吵从下属升级到领导层，并“在群众中逐步发展壮大”，佐恩如是说。离开拉塔库1个月以来，只有在两位年轻人之间还依旧保持着对事业的成功如此必要的和睦。马瑞阁下和巴朗德尔两人原本只关心自己的事情，一个沉浸在演算中，一个迷恋打猎，也开始参与到这些内部争论中来。

某一天，争论是如此激烈，斯特吕克斯向埃弗雷特上校说道：

“先生，对这些来自布洛科瓦天文台的天文学家们还是谦虚一点吧，是他们的天文望远镜确认天王星的面是正圆的。”

埃弗雷特答道，他们这些有幸来自剑桥天文台的天文学家有权力再骄傲一点，因为他们的天文望远镜确认仙女星座属于不规则星云。

斯特吕克斯把人身攻击进一步升级，说布勒科瓦天文台望远镜的14法寸物镜能够使人们看得见十三等星。埃弗雷特上校激烈反驳道，剑桥天文台望远镜的物镜也是14法寸的，在1862年1月31日晚上，它发现了使天狼星发生摄动的神秘卫星。



当科学家们已说出这种人身攻击的话语时，人们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再也不可能有所靠近了。

幸好，至少到现在争论只涉及与大地测量实验无关的话题或事实。有时，用经纬仪或复测经线仪进行测定时会有一些争论，但远不至于把工作搞乱了。相反，这种争论会使准确性更加严格。至于观测点的选择，到现在为止还未出现分歧。

5月30日，适合观测的明朗天气突然变了。人们可以准确地预测一场伴随着倾盆大雨的风暴即将在整个地区降临。天空布满了可怕的乌云，几条没有雷鸣伴着的闪电出现在气团中。然而水蒸气的冷凝并未发生在高层空气中，干燥的土地没有接到一滴水。只是在好几天里，天空被细雨密布着。这场不合时宜的大雾只会阻碍实验。标杆的顶端在一英里之外就看不到了。

然而委员会不想浪费时间，决定在夜间点起灯继续工作。只是在莫库姆的建议下，他们要小心为观测者们的安全着想。因为在夜晚，猛兽受电灯光的吸引而来，排列在观测点周围。观测者们听着豺狼尖锐的嚎叫，鬣狗嘶哑的冷笑，不仅想起了醉酒的黑人怪异的笑声。

刚开始在夜间工作时，置身于一个恐怖的大叫的动物圈内——有时还会有一声气壮山河的吼叫通报一只狮子的来临——，天文学家们不能完全专注于工作了。测量的速度放慢了，甚至不够准确了。这些注视着科学家们的眼睛火亮亮的，穿透了沉沉的夜幕，令他们感到不安。在这种情况下，要测得电灯顶点之间的距离和它们的视角，需要极大的镇定和不可动摇的自持。委员会的成员们并不缺乏这些优点。几天之后，他们就恢复了机智，在野兽的包围下进行操作也同样干净利落，就如同在天文台静静的大厅里一样。另外，在每个观测点，他们都安排了几个猎人。若干只胆大的鬣狗倒在欧洲人的子弹下。甬提马瑞阁下觉得这样进行三角测量有“多可爱”了！他眼睛盯着天文望远镜目镜的同时，手中还握着戈尔德武枪，并不止一次在进行天顶观测时开枪射击。

大地测量实验没有被恶劣的天气打断，其准确度也没有受到丝毫影响。经线的测量定期向北方推进。

从5月30日到6月17日，没有一桩值得叙述的事件发生在大地测量工作的进行中。一些新的三角形借助人工观测点被建立起来。埃弗雷特上校和斯特吕克斯预计，如果没有自然障碍阻挡实验者的前进，他们将在6月底完成又一度经线弧的测量。

6月17日，奥兰治河一条较宽的支流挡住了去路。委员会的成员们要通过这条河流不会有困难，他们各有一条橡皮艇，正是用来横渡这种不太宽的河流和湖泊。但是四轮车和探险队的物资不能这样被运过去，需要在河流上游或下游找到一个可涉水而过的地方。

最后，他们不顾斯特吕克斯的建议，决定队伍中的欧洲人带上仪器乘小艇过河，其他人则在莫库姆的带领下，去下游几英里处他所认识的一个可涉水而过的地方。

奥兰治河的这条支流在此地宽半英里，在它湍急的水流中，岩石和插进淤泥中的树干的脑袋时隐时现，对于一个脆弱的小船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斯特吕克斯就这点提出了建议，但是面对同伴们都要去冒的危险，他不愿显出退缩的样子，表示赞同大家的意见。

只有巴朗德尔必须和探险队的其他人一起去下游，这并非因为尊敬的计

算家怀有一丝畏惧感——他太专注于自己的世界，根本不会预感到某种危险，而是因为他的存在对于实验的进行不是必不可少的，他可以一连一、两天离开他的同伴而毫无妨害。另外，小船太小，只能容下数量有限的人，最好是一次就将人、仪器和一些食品运到对岸。必须是有经验的船员来驾驶橡皮艇，巴朗德尔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了船组中的一个英国人，后者在目前情况下比卡自赫尔辛基的尊敬的天文学家更有用处。

决定好在河的北岸会面之后，探险队伍在莫库姆的带领下向、河下游走去，很快，最后几辆四轮车便消失在远方了。埃弗雷特上校、斯特吕克斯、艾默里、佐恩、马瑞阁下、两名水手和一个深谙河道航行的布希曼人还呆在河边。

土著人把这条河叫作诺苏波河，雨季中形成的细小支流使它的水涨了很多。

“一条很美的河。”佐恩向艾默里说道。水手们则正在准备小艇。

“美极了，但是不容易通过。”艾默里说道，“这些急流都是些短命然而享尽生命的河流。再过几星期干季来临时，也许就只能在河床上残留一点仅供旅行队解渴的水了。它急急地往前奔流，然而很快就干涸了。这就是物质的、精神的自然界的规律。但是我们不能在哲学问题上浪费时间。小船已经准备好了，我将高兴地看到它如何在这条急流上行驶。”

橡皮艇已被张开，并被固定在内部支架上，几分钟内，它便被扔进河里去了。小艇在河岸底下等待旅行者们上船，这段河岸是河流在一片玫瑰色花岗岩高地上切出来的缓坡。河岸在这里向河中伸出的尖端使水流产生漩涡，之后，河水便安静下来，无声地冲洗着水草蔓生于其中的芦苇。大家很容易就登上了船。仪器被放置在铺了草的船底，不会受到碰撞。“乘客”们坐在不妨碍水手们划桨的地方，布希曼人在船尾掌舵。

这个土著人是探险队的“福尔洛贝尔”，即“开路者”。莫库姆是把他作为具有丰富非洲急流航行实践能力的人推荐给探险队的。土著人懂几句英语，他要求“乘客”们在穿越诺苏波河时要保持安静。

缆绳被解开了，船桨很快将小艇推出了安静的漩涡区，小艇于是开始感觉到在一百码之外重又变成急流的水流的作用。福尔洛贝尔向两位水手下的司令部被准确执行了。他们时而需要抬起船桨以避免半侵入水中的木桩，时而需要用力推开逆流形成的漩涡。当水流冲力太强时，他们便在控制住小船的同时任其顺水漂流。土著人手握舵柄，眼神专注，头纹丝不动，就这样避开渡河时的一切危险。这些欧洲人怀着一种茫然的担忧注视着这种情势。他们觉得自己被无可抵挡、汹涌强大的水流带走了。埃弗雷特上校和斯特吕克斯一言不发地互相看着对方。约翰·马瑞阁下将形影不离的来复枪搁在腿间，观察着一群群翅膀掠着诺苏波河水面飞行的鸟儿。两位年轻的天文学家则毫不担忧、毫不保留地欣赏着飞速后退的两岸风光。

很快，小船到达了真正的急流区，要想到达水流较平静的对岸，必须迂回地通过这段急流。两名水手在布希曼人的命令下，更加强有力地压住船桨，然而无论他们怎样努力，小船在无力抵抗的冲力驱使下还是恢复到了与河岸平行的方向，并向河下游漂去。

舵不再对它起任何作用，甚至船桨也无法使之改变航向。形势变得十分危急，因为如若与岩石或树干发生碰撞，小艇必然会被打翻。

乘客们感觉到了危险，但是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

福尔洛贝尔半蹲半立，观察着小船的流向。他无法在水面上阻上小船的速度，因为其速度与水的流速相同，这使得舵不再具有任何作用，前方 200 码处，一种由石头和树木堆聚成的危险小岛，从河床探出在水面上。躲开它是不可能的。不一会儿，小船就会触到它被撕成碎片。

撞击很快就发生了，但是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剧烈。小船倾斜了一下，有几品脱的河水流了进来。然而乘客们依旧保持在自己的位置上，他们在看着前方。小船撞到的黑色岩石发生了位移，在汹涌翻腾的水流中晃动着。

被撞的岩石是一只硕大的河马，被水流冲到小岛之后，却不敢冒险穿过急流到达河彼岸或此岸。感到被小船撞了之后，它抬起头，并在水面上摆动，用一双呆滞的小眼睛向周围张望。这只巨大的厚皮动物长 6 法尺，坚硬、棕色、无毛，嘴张开，露出极其发达的上门牙和尖牙。被撞之后，它立即扑向小艇，疯狂地咬了一口，然而它的牙齿险些被撕碎。

但是约翰·马瑞阁下在此，镇定的头脑没有抛弃他。他静静地将来复枪抵到肩部，朝着河马的耳边就开了枪。河马却依旧不松口，摇晃着小艇好似一只狗对付一只兔子。来复枪立即被重新装上子弹，又击中了河马的头部。这一枪是致命的，这个肉乎乎的大块头在作了垂死挣扎后立即随水流走了。小船重又被推到小岛旁。

没等乘客们反应过来，小船被冲歪了，像陀螺一样打着转，歪歪斜斜地恢复了与水流相同的方向。河流在下游数百码的远处突然发生转弯，水流被中断，小艇在此徘徊了 20 秒钟。一阵剧烈的撞击使小艇停住了，乘客们被安然无恙地扔到了对岸。这之前他们已经被拖出了两英里的范围。

## 第十一章 找到巴朗德尔

大地测量工作继续进行。他们又相继建立了两个观测点，与河这边的最后一个观测点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新的三角形。这项操作进行得很顺利，但是天文学家们必须提防在这一地区出没骚扰的蛇，这是些剧毒的树眼镜蛇，长 10—12 法尺，具有致命的伤害性。

渡过诺苏波急流后过了四天，6 月 21 日，观测者们来到了片绿林地带，不过这里的矮树林不会影响三角测量工作。在地平面上，总能看到一些彼此相距几英里的小山丘，非常适宜建立支柱或路标。这是一片明显低于一般水平线的下陷地带，因而肥沃而潮湿。威廉·艾默里在这里认出了成千上万棵霍顿督无花果树，其果实深受布希曼人的喜爱。平原宽阔地延展于矮树丛之间，散发着一股芳香，这芳香来自一种类似于秋水仙的植物的无数鳞状根。一个长二、三法寸的黄色果实置于根部之上，将芬芳弥漫于空气之中。这就是南部非洲的土著孩子尤其爱吃的“锯锯玛玛琅蒂”。附近有溪水沿着微弱的坡势流淌，人们在这里又发现了一片片的药西瓜，边缘密布着在英国移植十分成功的薄荷。

虽然肥沃而适合大力发展农业，这片极其炎热的地区却极少为游牧部落光顾。人们在这里看不到一丝土著人的踪迹，没有克拉勒，甚至没有营火。然而这里水量充足，在许多地方形成溪流、池塘，几个较大的泻湖和两、三条急流流向奥兰治河各条支流的河流。

这一天，科学家们组织暂时休息以等待探险队到来。莫库姆定好的期限就要满了，如果他没有计算错的话，在诺苏波河下游涉水过河之后，应该今天到达。

这一天过去了，然而仍然没有看见一个布希曼人。他们是否遇到了使他们无法如期到来的困难？约翰·马瑞阁下认为，诺苏波河在这一季节水量依旧很丰富，不能涉水而过，莫库姆也许只好继续往南走以找到一个可涉水而过的地方。这种原因确实还说得过去。上个季节大量的降雨肯定会造成河流罕见的涨水。

天文学家们等待着。然而直到 6 月 22 日那天结束时仍然没有看见莫库姆的任何人到来，埃弗雷特上校显得十分焦急。当探险物资开始缺乏时，他将不能继续往北推进了。这种耽搁延续下去，会破坏实验的成功。

这时，斯特吕克斯提醒大家，他曾建议把河这边的最后一个观测点与那边的两个观测点连接起来后与探险队的其他人一起走，如果当时他的建议被采纳，现在就不会陷入困境，假若三角测量的命运受到这种耽搁的连累，责任要由认为应该……的人来负，等等……总之，俄国人……等等。

如同人们想的，埃弗雷特上校对同仁的这种影射提出抗议，说当初的决定是由大家共同作出的。约翰·马瑞阁下参与进来，请求立即结束这种无益的争论，事实就是这样，一切的指责都不能改变现状。于是他们决定，如果第二天布希曼人的队伍仍不能回到欧洲人身边，福尔洛贝尔将带领毛遂自荐的艾默里和佐恩沿西南方向去寻找。在此期间，埃弗雷特上校和同仁们呆在营地，等他们三人回来后再作决定。

这样决定后，两位对手在这一天的其他时间里彼此都避而不见。约翰阁下则把他的时间用来在临近的矮林中打猎。然而他没有见到地面野物，至于飞禽，其可食用性不太令人满意。相反地，这位常常既是猎人的博物学家还

是有理由满足的。两只引人注目的鸟儿落在了他的枪子下。一只是鹧鸪，长13法寸、跗骨很短，背部是深灰色的，爪子和喙是红色的，优美的飞羽略带点棕色。另一只鸟是约翰阁下以漂亮的一枪击落的，这只鸟属于猛禽类，是南部非洲所特有的一种隼，颈部红色，尾巴白色，正因外形美丽而常为人们所乐道。福尔洛贝尔灵巧地脱去两只鸟的羽毛，而使其皮肤保持完好无损。

6月23日这天，他们等待了几小时后仍见不到队伍的影子，两位年轻人决定上路了，这时远处一阵狗叫声打断了他们的行程。很快，在营地左方一丛芦荟的拐角处，他们看到猎人莫库姆骑着斑马飞奔而来。

莫库姆赶在队伍的前头到达了欧洲人面前。

“勇敢的猎人到了！”马瑞阁下欢快地叫道，“真的，我们都对您不抱希望了！若见不到您我会永远得不到安慰的！当您不在时，好像连猎物都离我而去了。让我来杯苏格兰威士忌庆祝您的归来！”

对尊敬的约翰阁下一席热情友好的话语，莫库姆一言不发，他盯着每一个欧洲人，把他们挨个数了一遍，脸上显出焦灼的神情。

埃弗雷特上校立即觉察到了，他走到刚从马上落地的猎人面前问道：

“莫库姆，您在找谁？”

“巴朗德尔先生。”

“他没有跟着探险队，没有和你们在一起？”埃弗雷特上校又问道。

“他不见了，我本希望在营地中见到他。他迷路了。”

听过莫库姆的最后几句话，斯特吕克斯快步走上前来，惊呼：

“尼古拉·巴朗德尔失踪了！一位托付给您的科学家，一位由您负责的天文学家，您却没有把他带回来！知道吗？猎人，您要对他负责，不能只说句‘尼古拉·巴朗德尔先生失踪了’就够了！”

俄国天文学家的一席话烧热了猎人的耳朵。要知道，除了打猎，莫库姆任何时候都没有理由保持耐心。他以愤激的声音答道：

“啊？！俄罗斯的占星家先生，难道您不想掂量一下您的话语吗？难道要我负责照看您那位连他自己都不会照看自己的朋友吗？您责怪我，您错了，听见了吗？如果巴朗德尔先生丢了，是他自己的错。每一次看见他远离队伍把自己埋在数字里头，我都要警告他，把他弄回来。但是前天天黑的时候，他不见了。我找了多次都没找到。如果您能够的话，就更加机灵些，既然您那么懂得侍弄天文望远镜，把眼光放到了天边，那就努力去找到您的朋友吧！”

斯特吕克斯被气得张口结舌，一句话说不出来。若不是约翰阁下过来安慰，暴躁的猎人也许会这样继续说下去。幸好对于俄国科学家来说，他和布希曼人的争吵算是停止了，然而怀着一种毫无根据的影射，他突然转向了毫无准备的埃弗雷特上校：

“无论如何，”这位布洛科瓦的天文学家生硬地说道，“我不想把我不幸的朋友丢在沙漠中，我所要做的，就是要竭尽全力找到他。如果是马瑞阁下或艾默里先生就这样被发现失踪了，我想埃弗雷特上校会毫不犹豫地中止大地测量实验而去援救同胞。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对一个俄国科学家所做的要少于对一个英国科学家所做的。”

埃弗雷特上校受到这样的质询，再也不能保持他惯常的镇静了：

“马提厄·斯特吕克斯先生，”他两臂交插在胸前，目光直盯到对方的眼睛里，“您是要下定决心毫无理由地侮辱我吗？您把我们英国人看作什么

人了？在一个人道主义问题上，我们有怀疑自己感情的权利吗？是什么使您想到我们不会去救助这个笨拙的计算人？”

“先生……”俄国人针对用于尼古拉·巴朗德尔的形容词进行回击。

“是的，笨拙的。”埃弗雷特上校答道，清晰地发出这个修饰语的每一个音节，“对于您刚才如此轻率，我还要加上一句，如果我们的实验因为这件事情而失败了，责任要由俄国人来负，而不是由英国人！”

“上校，”斯特吕克斯叫道，双眼发出炯炯的光，“您这话……”

“我的话都是经过字斟句酌的，先生。这样说定了，我们就从现在开始中止全部工作直到找到您的计算人。您准备好出发了吗？”

“我甚至在您还没有对我说一句话之前就已经准备好了。”斯特吕克斯尖刻地答道。

说毕，两位对手各自向自己的车走去，因为探险队刚刚到达陪伴在埃弗雷特上校身边的马瑞阁下禁不住说道：“幸好那蠢货没有带着双份的测量记录一起失踪。”

“这也是我所想到的。”上校简单地答道。

两个英国人向莫库姆询问情况。猎人说，尼古拉·巴朗德尔已经消失两天了，他们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在距营地 12 英里的地方看他走在队伍的边上。一旦发现巴朗德尔消失了，他便马上去找，因此迟到了。但是没有找到，他于是想知道这位计算家是否与他的同伴们在一起。然而巴朗德尔现在依然毫无踪影，莫库姆建议去东北部的绿林地带寻找，并补充说，若想活着找到尼古拉·巴朗德尔先生，一小时都不能耽搁。

的确需要赶紧寻找。俄国学者在一片野兽出没地带已经游荡了两天了。他一直活在数字世界里，对现实世界一无所知，他不是个能自行脱摆困境的人。在一个别的任何人都会找到食物的地方，他却肯定会被饿死。重要的是尽早去救助他。

1 点钟时，埃弗雷特上校、斯特吕克斯、马瑞阁下和两位年轻天文学家在莫库姆的带领下离开了营地。所有的人都骑着快马，甚至连斯特吕克斯都滑稽地紧紧趴在他的马背上，他在齿缝间低声埋怨着这个令自己如此遭罪的巴朗德尔。他的同伴们——严肃的而且认为应该严肃的人，不愿看到布洛科瓦的天文学家在马上这些令人开心的姿态。他的坐骑可是头急性子，爱动嘴的牲畜。

离开前，莫库姆请求福尔洛贝尔把他的狗供给自己。这只狗敏锐、聪明、乖巧，善长到处搜索，深得莫库姆的喜欢。狗嗅了嗅巴朗德尔的一顶帽子，在主人一声特殊呼哨的激励下，向东北方冲去。他们立即跟上，很快便消失在一片浓密矮林的边缘。

整整一天里，埃弗雷特上校和同伴们跟着狗来回奔跑。聪明的动物非常明白人们想要它做什么，但是它依旧未能发觉迷路科学家的踪迹，没有一条小径可以有把握地一直走下去。它努力地想嗅出土地中的异样气味，但是往前跑了一段路，马上又返回来，一无所获。

科学家们则不放过一切办法来显示他们在这片荒凉地带的存在：他们呼喊、放枪，希望巴朗德尔能够听到，无论他现在是漫不经心的还是全神贯注的。营地周围方圆 5 英里内都这样被寻找过了，夜晚来时只好停止，第二天一大早接着开始搜寻。

在夜间，欧洲人露宿在一丛树木下，莫库姆细心地使一团木头燃起的火

维持不熄。一阵野兽的吼叫传来，猛兽的出没使他们更加为巴朗德尔担心。这个不幸的人，又累又饿，被寒夜冻僵了，完全暴露于遍布这一地带的鬣狗的进攻之下。还能指望救活他吗？这是大家共同关注的。这个可怜人的同仁们，一连几小时地讨论着，制订计划，想方设法直至找到他。英国人在这种情况下显示出来的尽心尽力令斯特吕克斯都感动了。他们决定，无论是死是活都要找俄国科学家，大地测量实验因此被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度过了一个如同几个世纪一样漫长的夜晚之后，白天来临了。马很快备好，他们继续去更远的地方寻找。狗在前面带路，人紧随其后。

向东北方向前进时，埃弗雷特上校等人经过了一片非常潮湿的地带，这里水流增多，能够很容易地趟过去，但要避开水中的鳄鱼。约翰阁下是第一次看到这种鳄鱼。这是些形体庞大的爬行动物，个别的长达 25—30 法尺。在河面上或湖面上很难逃脱这些贪婪的可怕动物的进攻。莫库姆不想费时间与这些蜥蜴纠缠，绕行避开了，并止住了正要开枪射击的马瑞阁下。当看到这种巨物出现在高草丛里时，马开始奔跑起来，很快摆脱了它的追赶。在那些河流溢水而积成的大池塘里面，可以看到一打打的鳄鱼，脑袋探出来搁在水面上，像狗一样吞食着它们的猎物，或者以发达的下颚一下子将猎物逮住。

寻找队伍并不抱很大的希望，继续前进，时而钻到茂密的很难搜索的矮林中，时而涉足于平地上，纵横交错的河网中，他们察看地面，找出最没有价值的痕迹，这里有一段被折断的一人多高的树枝，那里有一丛刚踏过的草，再远处有一个被擦掉一半的无法辨认的印记。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向寻找者们指点出可怜的巴朗德尔的行踪。

到此，他们已经向营地的北方行进了十几英里，猎人建议返回西南方向重新寻找。这时，狗突然显得烦躁不安。它一边叫着，一边疯狂地摇着尾巴，跑出几步远之后，把鼻子贴在土上，呼吸把路边的干草都吹跑了。它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像被一种奇异的气味所吸引了。

“上校，”莫库姆喊道，“我们的狗闻到东西了。哈！聪明的家伙，它找到野物——对不起，找到我们追寻的科学家的踪迹了。让它去！让它去！”

“是的，”约翰阁下接过他的猎人朋友的话说，“它正在路上，听，它哼哼哈哈地叫着，好像在自言自语，又像在努力作出判断。如果这狗能带我们找到尼古拉·巴朗德尔过夜的地方，我赏它 50 英镑。”

斯特吕克斯没有反击人们谈论他的同胞的这种方式，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他。每个人都准备着随时奔向狗要去的地方——一旦它找准了道路。

这没有多少时间。狗响亮地叫了一声，蹦到一丛荆棘下，消失在树林深处。

马无法穿过这片错综复杂的树林，埃弗雷特等人只好寻着远去的狗叫声绕过树林。某种希望在激励着人们。毫无疑问，狗已寻到了迷路的科学家的踪迹，如果它没有搞错这条路径，应该能够径直到达目标。

唯一面临的问题是：尼古拉·巴朗德尔是死还是活？

现在是上午 11 点。已经有大约 20 分钟没听到狗叫声了，是由于狗走得太远了还是由于它迷失方向了！走在前面的莫库姆和约翰阁下十分焦急，他们不知应当把其他人引向何方，这时，狗叫声又从西南部大约半英里之外传来，而不是从树林之外传来的。马立即就被驱使着向那边驰去。

寻找队伍很快到达了一段沼泽地带，他们能够清楚地听到狗叫声，但是看不见它。一片片高 12—15 法尺的芦苇密密地铺满了地面。

他们从马上下到地面，把马拴在一棵树上，寻着狗叫声钻进芦苇丛。

很快他们便穿过了这张紧密的、极不利于行走的网。一片广阔的、覆盖着水和水生植物的空间展现在眼前。在地面最低洼处，一个长、宽半英里的泻湖铺展着一方淡蓝色的水。

狗停驻在岸边淤泥上，疯狂地叫着。

“他在那儿，在那儿！”莫库姆叫道。

的确，在 300 步之外一个类似半岛的突出地带，坐着一具木墩，纹丝不动。尼古拉·巴朗德尔坐在那里，看不到什么也听不见什么，手握铅笔，膝盖上放着小本子，也许是在计算！

他的朋友们差点惊叫起来。在他身后 20 步远的地方，一群鳄鱼脑袋探出水面正窥伺着他。然而他对此一无所知。这些贪婪的动物一点点靠近，眨眼间就能把他拖走。

“快！”莫库姆低声说道，“我不明白这些鳄鱼在扑向他之前还要等待什么。”

“也许在等他腐臭。”马瑞阁下禁不住答道，让人以为这些鳄鱼们从不爱吃新鲜的肉。

莫库姆和马瑞阁下吩咐其他人在原地等待，他们两人绕过泻湖，企图从一个狭窄地段到达巴朗德尔身边。

还没等两人走出 200 步，巴朗德尔身后的鳄鱼们已经离开深水，开始爬上陆地，径直向猎物爬来。

科学家依旧一无所知，眼睛不离开小本子，手还在划写着数字。

“眼睛看准，保持冷静，不然他就完了！”莫库姆在约翰阁下的身边小声说道。

两人都跪在地上，分别瞄准爬在最前面的鳄鱼开枪了。随着两声枪响，两只巨物的脊柱被打碎了，栽到水中去了，其他的很快消失到了湖面下。

枪声终于使巴朗德尔抬起了脑袋，他认出了同伴们，便向他们跑过来，手中还摇动着小本子：

“我找到了！我找到了！”

“您找到什么了？巴朗德尔先生。”约翰阁下问他。

“詹姆斯·沃拉斯顿对数表的第 103 个有个小数错误！”

是的，这可敬的人，他发现了这个错误！他发现了一个对数错误！他有权得到詹姆斯·沃拉斯顿许诺的 100 英镑！这就是来自赫尔辛基天文台的著名天文学家如何度过这孤独的四天的！



## 第十二章 合约翰阁下口味的观测点

俄国计算家最终被找到了。当人们问起他是如何度过那四天的，他说不上来。他曾经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危险吗？这不很可能。当人们向他讲起鳄鱼事件时，他不愿相信，把这件事当作一个玩笑。他感到过饿吗？不大可能。他吃的是数字，而且吃得那样好，竟然在对数表中发现了一个错误！

在同事们面前，斯特吕克斯考虑到民族自尊，不想对巴朗德尔有任何指责。然而人们有理由充分相信，在私下里他肯定严厉警告过天文学家，要求他以后不要再沉溺于他的对数研究。实验重新开始了。在几天里，工作进行得很适时，天气明朗，无论对测量角度还是对测量天顶距离都非常有利。三角形网络中又增加了新的三角形，它们的角度数都通过许多观测得到了严格确定。

6月28日，天文学家们已经取得了第15个三角形的底边。根据估算，这个三角形应当包括第二个和第三个纬度之间的一段经线。只要再建立一个作为其顶点的观测点，然后测得两个邻角就可以完成这个三角形。

这时出现了一个自然问题。这个地区遍布一望无际的矮林，根本不适于建立标志。它那比较明显的由南向北的坡势，并不合适使支柱的设置，而是使它的可见性变得很困难。

唯一一点可以用来建立标志的，位于很远的地方。这是一座高12—13法尺的山，处在西北方30英里处。在这些条件下，第15个三角形各边的长度就超过了两万图瓦兹，这是在三角测量中有时会发生的将一般长度延长4倍的情况。这是英俄委员会的成员们至今未达到过的长度。

讨论成熟后，天文学家们决定在这一高度上设置一个电灯，并决定暂停休息直至这个标志建立。埃弗雷特上校、艾默里和佐恩在三名水手和两个布希曼人的陪伴下，由福尔洛贝尔带路，负责前往新观测点，以建立一个用来进行夜间操作的发光标志，由于距离太远，为了能够以足够的准确度进行操作，他们不能轻易在白天进行观测。

队伍带着食品，由骡子驮着仪器器械，于6月28日早晨出发上路。埃弗雷特上校只希望在第二天到达山脚下。只要登山时碰到一些困难，灯标最早就只能在29—30日夜间建立。留在营地中的观测者因此不可能在至少36小时之前看到第15个三角形的发光顶点。

埃弗雷特上校不在时，斯特吕克斯和巴朗德尔专心做他们日常的事情。约翰阁下和布希曼人在营地周围打猎，猎到了几只在南部非洲地区种类繁多的羚羊类动物。

约翰阁下甚至在他的狩猎战绩中有一只“强攻”下的长颈鹿。这是只漂亮的动物，在北部地区极少见到，但在南部平原地带非常普遍。猎长颈鹿被内行人看作一项“美好的运动”。约翰阁下和布希曼人碰到一群长颈鹿，有20只。两人只能呆在500码外，不能靠近这些极易受惊的动物。这时，一只雌长颈鹿从队伍中分离出来，两位猎人决心攻下它。雌长颈鹿小步跑着，任由猎人们追赶，但是当猎人的马明显靠近它时，它便飞速逃去了，猎人们不得不追出两英里多。最后，约翰阁下用来复枪击中了它，使它肋部着地倒下了。这是只很棒很典型的长颈鹿。就像罗马人说的，长着“马的脖颈，牛的腿脚，骆驼的头部”，它的毛色是淡红色夹带白色斑点。这头不同寻常的反刍类动物，从脚底到覆裹着皮毛的小犄角顶部的高度不低于11法尺。

这天晚上，两位俄国天文学家测得了几个星辰的正确高度，用以确定营地的纬度。

6月29日这一天的白天平静过去了。他们急切地等待着在这一夜看见第15个三角形的顶点。夜晚来临了，这是一个月黑无星、干燥无雾、非常有利于测定一个远方标志的夜晚。

初步准备都做好了。复测经纬仪的镜片在白天就对准了山顶，在由于太远而不能用肉眼看到山顶的情况下，它应该迅速地瞄准灯标。

29—30日夜间，斯特吕克斯、巴朗德尔和约翰阁下轮流守候在仪器的目镜前，然而依然望不到山顶，没有一丝灯光在其顶点闪耀。

观测者们由此判断，他们在登山时碰到了较严重的困难，未能在下午到达山尖。他们于是把观测推迟到第二天晚上，毫不怀疑发光标志将在第二天白天被安置好。

然而令他们吃惊的是，6月30日下午两点，埃弗雷特上校等人出人意料地重新出现在营地。

“是你们，上校！”约翰阁下叫道。

“是我们，约翰阁下。”

“山不易到达？”

“正相反，很容易到达。但是被看得很严，所以我们回来寻求增援。”

“啊！土著人？”

“是的，长着狮鬃的四足土著人，还吞掉了我们一只马！”

上校用几句话告诉同仁们，直到山脚下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那座山只有西南边的一座山梁可以通过。然而，就在他们到达山梁时，一群狮子已经建好了它们的“克拉勒”——用福尔洛贝尔的话说。埃弗雷特上校徒然地想使这些可怕的动物搬走，在他们的一只马被一只雄狮一脚踢碎腰子之后、武装不足的他们只好撤退。

这段讲述只能令约翰阁下和布希曼人感到振奋。这座“狮山”是一个期待征服的观测点，是一个对大地测量工作的继续进行绝对必需的观测点。

这个与最可怕的猫科动物较量的好机会不可不利用，探险行动立即被组织好了。

所有欧洲人，平和的巴朗德尔也不例外，都想参加这次行动。但是必须留几个人在营地测量新三角形的邻角。埃弗雷特上校明白，自己在这场对监督操作是必需的，于是自愿留下来陪伴两位俄国科学家。另外，任何理由都不可能阻止约翰阁下。被派去猛攻大山的支队由这些人组成：约翰阁下、艾默里、佐恩（在这三个人的请求下，两位领导才放弃了共同前往的念头）。不推诿责任的布希曼人以及二个土著人——莫库姆很了解他们的勇气和镇定。

支队中的三个欧洲人与他们的同事们握过手之后，他们在下午四点左右离开营地，钻入丛林，向大山方向赶去。他们快马加鞭，到晚上九点时已经穿过了30英里路程。

距大山还有2英里，他们下马组织夜宿，但是没有燃起篝火，因为莫库姆不想吸引他们决定在白天进攻的猛兽的注意，也不愿招致夜间被袭。

这天夜里，狮吼声几乎一直在回荡，这些可怕的食肉动物在黑夜走出洞穴，开始寻找食物。没有一个人想睡觉，甚至连一小时都不愿睡。莫库姆借此向他们提出其经验证明非常珍贵的建议：

“先生们，”他以平静的口气说道，“如果埃弗雷特上校没有搞错，我

们明天就要和一群长着黑鬃的狮子打交道，这都是些最凶猛最危险的动物，我们一定要当心自己。我建议你们要避免这些动物的第一次扑跃，它们一下能跃出16—20步远。第一次进攻失败了，它们很少会来第二次。我是凭经验这样说的。天一亮它们就会返回洞穴，我们将在那时进攻它们。

“然而它们会防御的，而且非常顽强。我可以对你们说，早晨的狮子在饱食之后不及平时凶猛，也许就会不及平时勇敢，这是个关于胃的问题。还有个关于地点的问题，因为在人类经常骚扰的地方，它们会比较胆小，但是在这里，荒野地带，它们会具备野物的全部凶猛。先生们，我还要向你们建议，开枪之前要估测好距离。让狮子尽量靠近，瞄准后再开枪，要徒手瞄准。再补充一点，我们将把马留在后方，这些动物看见狮子会受惊，无益于骑手的安全。我们将在‘地面作战’，我希望你不会丧失冷静。”

布希曼人的同伴们静静地听着他的叮嘱。莫库姆又变成了打猎时那个耐心的人。他知道事情将会很严峻。因为如果说狮子一般不会去进攻经过它而未去骚扰它的人，那么至少当意识到被进攻时，它的狂怒会冲至云霄。这是一种可怕的动物，自然赋予了它跳跃的灵巧、撕碎的力量和可怕的怒火。因此，布希曼人要求欧洲人要保持冷静，尤其是有时会让莽动支配了自己的约翰阁下。莫库姆对他说道：

“向一只狮子开枪，要向对一只小山鹑开枪那样，丝毫没必要激动。就这些。”

的确，就这些。但是如果未经受过战争训练，谁能够回答将会在一头狮子面前保持冷静呢？

凌晨四点，猎人们把马结实拴在浓密的灌木丛中，离开了休息的地方。天还没有亮，在东方的雾气中浮着一点淡红色。夜色很浓。

布希曼人要同伴们检查一下武器。他和约翰阁下每人带了只上栓的卡宾枪，只要在弹膛里面轻擦一下铜壳子弹以试试猎枪弹是否运行正常。佐恩和艾默里各配有带着复线的来复枪，他们换掉了被夜晚的潮湿损害的发爆剂。三个土著人则带着他们使用自如的芦荟弓箭。实际上，已经有不止一只狮子倒在他们的箭下。

六位猎手组成了一只紧密团结的队伍，向那条隘路走去——前天夜里两位年轻人已经认出了它的周围。大家都一言不发，在树干间穿行着，就像红色游击队行进在他们的树林中。

队伍很快到达了隘路的隘口，一条羊肠小道仿佛是从两座花岗岩峭壁中凿出来的，通向山梁最前面的山坡。大约在这条羊肠小道的中途，有一段宽阔的陷落地带，群狮占据的洞穴就位于这里。

布希曼人作了以下安排：他、马瑞阁下和一个土著人悄悄爬上隘路的山梁顶部，以望就此到达洞穴附近，把那些可怕的猛兽从洞中赶出来，将它们赶到隘路的底部，潜伏在那里的两个年轻的欧洲人和两个布希曼人将用枪弹和弓箭迎接它们。

此地对这一行动非常有利。一棵巨大的无花果树耸立于周围的矮林中，它那错综复杂的枝枝杈杈提供了一个狮子不会到达的保险位置。因为人们知道，这些动物并不具备他们的猫科类“同胞”爬树的天赋。位于某种高度的猎人可以避免它们的扑跃，却能在有利的条件下向它们射击。

最艰难的行动由莫库姆、约翰阁下和一个土著人去执行。对于艾默里提出的建议，莫库姆回答说，他不能做别的，并坚持计划不能有任何改变。两

位年轻人只好让步了。

天开始亮了。在阳光的照射下，山尖像火炬一样亮起来。莫库姆看到四个同伴在无花果树枝上安顿好之后，便下令出发。他、约翰阁下和布希曼人很快攀上了隘路右边峭壁上的一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

三位果敢的猎人就这样前进了 50 多步，时而会停下来观察一下这条狭窄的羊肠小路，莫库姆不怀疑群狮在夜出寻食之后已经返回洞窟，也许正在里面吞食猎物，也许要休息，甚至也许能够在它们睡觉时来个突然袭击，迅速将它们解决掉。

通过隘口的入口后又过了一刻钟，莫库姆等人来到了洞窟前，他们趴到地上观察着洞窟。

这是个较宽敞的洞穴，现在还无法估计它的深度。一些动物残骸和一堆堆枯骨掩在洞口。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这儿就是埃弗雷特所指的群狮的大本营。

但是与莫库姆的想法相反，洞穴这时好像是空的。莫库姆带好枪，滑落到地面，爬到洞口边。

迅速往洞内看了一眼，他发现洞是空的。

这一出人意料的情况使他立即改变了计划，马上把两个同伴叫到身边来。

“约翰阁下，”莫库姆说道，“我们的猎物还没有返回洞穴来，但是它们很快就会出现。我认为我们应当呆在它们的阵地上，较之于和同伙共同包围，不如先让敌人包围自己，特别是在阵地的关口有救援部队时。阁下是怎么想的？”

“和您想的一样，布希曼人。我在您的命令之下、我服从您。”

莫库姆、约翰阁下和土著人进到洞里。这是个深深的洞窟，地上散布着枯骨和血肉。在证实了它确实空着之后，他们便急忙费力地弄来一些大石块，将它们一块块垒在洞门，把洞口堵住了。他们又抬来一些覆盖着这段隘路的树枝和干荆棘，塞住石块之间的缝隙。

这件工作只需要几分钟，因为洞窟的入口相对较窄。然后，猎人们便躲在透着枪眼的堡垒后面等待着。

他们没有等多久。约 5 点 1 刻时，一只雄狮和两只雌狮出现在离洞口 100 步远的地方。这是些形体高大的动物。雄狮摇动着它的黑鬣，用可怕的尾巴扫着地面，就像猫摆弄耗子一样摇摆着叨在齿间的一整只羚羊。这只沉重的巨兽难以承担它强有力的尾巴，虽然口里叨着沉重的猎物，脑袋依旧能够轻松地摆动。两只雌狮子，披着黄色的毛，蹦跳在它的身边。

尊敬的约翰阁下承认，自己的心在剧烈跳动。他的眼睛瞪得溜圆，额头皱起来，感到了一种混合着惊讶与担忧的恐惧，然而这很快就过去了，他迅速恢复了冷静。至于他身边的两位同伴，他们像平时一样平静。

这时，雄狮和雌狮都感到了危险。看到被堵死的洞口，它们在不到 60 步之外停住了。雄狮发出一声嘶哑的吼叫，在两只雌狮的跟随下，跳到了右边的一丛荆棘中，差不多就在猎人们刚到达时所在地点的上方。透过树枝，他们可以分明地看清这些动物，黄色的肋部，竖起的耳朵和闪光的眼睛。

“小山鹑来了，”约翰阁下在布希曼人耳边说道，“一人一只。”

“不行，”莫库姆低声答道，“还没有全到，枪声会吓跑了其他的。”

“布希曼人，您有把握在这样的距离下射中吗？”

“能，莫库姆。”

“好，瞄准雄狮的左肋部，扎破它的心脏。”

布希曼人拉开弓，透过荆棘全神贯注地瞄准，箭呼啸而出。雄狮爆发出一声吼叫，跳跃起来，接着倒在距洞口30步远的地方。它呆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人们可以看到它尖利的牙齿清楚地显示在被血染红的下唇上。

“好样的，布希曼人！”莫库姆说道。

这时，两只雌狮离开灌木丛，扑到雄狮身上，在它们可怕的吼叫声中，又有两只雄狮，其中有一只黄色爪子的老雄狮在另一只雌狮的跟随下出现在隘路的拐弯处。可怕的盛怒之下，它们的黑鬃竖了起来，使它们显得巨大无比，形体似乎比平时增大了一倍。伴随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剧烈吼声，它们扑跃过来了。

“卡宾枪！”莫库姆喊道，“向它们射击，既然它们不想等待了。”

两声枪响。一只雄狮被布希曼人的爆炸子弹击中腰根部，毙命倒地。另一只被约翰阁下打碎了爪子的雄狮，向堡垒扑来。愤怒的雌狮们跟随着它。这些可怕的动物想攻下洞穴入口，此时如果没有一颗子弹将它们止住，它们必胜无疑。

布希曼人、约翰阁下和土著人退到洞穴深处。枪支被重新装好子弹。如果幸运，也许一两枪就能使这些野兽倒地不动，这时，一种始料不及的情况使三位猎人的处境变得可怕起来。

突然，一团浓雾弥漫了洞穴。一个填弹塞落到干荆棘上，将它们点燃了。很快，一片火苗借着风势在人和动物之间伸展开来。狮子们后退了。猎人们也不能继续呆在洞里——如果不想在几秒钟内被窒息的话。

这是一个极危险的处境，不能犹豫。

“出去！出去！”莫库姆喊着，他已经开始感到呼吸困难了。

很快，干荆棘被枪托分开了，堡垒的大石头被推掉了，三位半窒息的猎人冲到外面的滚滚浓烟中。

土著人和约翰阁下还没来得及定一下神，就双双被打倒在地了。前者是被依然强健的雌狮用脑袋顶翻的，后者则被一记尾巴掀翻的。土著人被正中胸部，躺倒在地再也动不得。约翰阁下以为自己腿被打断了，双膝跪倒在了地上。恰在雌狮转身扑向他时，布希曼人的一颗子弹击中了它的骨头，子弹在它的体内爆炸了。

这时，佐恩、艾默里和两个布希曼人出现在隘路拐弯处，非常适时地参加战斗来了。两只雄狮和一只雌狮已经死在致命的枪弹和箭头之下。幸存的两只雌狮和爪子被约翰阁下击碎的雄狮依然令人生畏。这时，被稳稳操纵在手中的来复枪开始发挥作用了。又一只雌狮在头部和肋部各中了一枪后倒下了。那只雄狮和最后一只雌狮奇迹般一跃而起，跳过年轻人的头顶，消失在隘路的拐弯处，最后一次接受了两枪和两箭的致意。

约翰阁下发出一声欢呼。狮子们被征服了，四具尸体横陈在地上。

人们赶忙跑向约翰阁下。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他能够站起来了。幸运得很，他的腿没有骨折。被狮子用脑袋掀翻在地的土著人，只是被强大的推力震昏了，几分钟便苏醒了。一小时后，他们重又来到了拴马的矮林，没有看到逃跑的狮子夫妇。

莫库姆对约翰阁下说道，“嗨！尊敬的阁下对咱们的非洲小山鹑满意吗？”

“满意，”约翰阁下一边揉着被挫伤的腿说道，“满意！然而它们的尾巴真厉害，我尊敬的布希曼人，那是什么样的尾巴啊！”

### 第十三章 在大火帮助下

这时，埃弗雷特上校等人自然是焦急地等待着这场展开于大山脚下的战斗的结果。如果猎人们胜利了，发光标杆将会出现在这天夜里。人们可以想像三位科学家是怀着怎样急切的心情度过这一天的。他们已经把仪器准备好了，并将它们对准了山尖，以便能在镜片视野内捕捉到无论多么微弱的光。这缕微光会出现吗？

埃弗雷特上校和斯特吕克斯没有感到一刻的安宁。只有巴朗德尔，无时无刻不沉迷在他的计算中，忘记了某种危险正威胁着他远处的同仁们。人们不能责怪他这种古怪的自私，可以用数学家布瓦尔的话这样说他：“只有在生命停止时他方能停止计算。”或许甚至可以说，只有当巴朗德尔停止计算时他方能终止生命。

但是应该说，在这种不安的心情下，两位科学家担心朋友们安危的同时，也同样多地想到了大地测量实验能否顺利完成。朋友们冒的危险，他们都亲身经历过，它们属于战斗科学。然而其结局令他们担忧。一个他们无法克服的自然障碍会最终停止他们的工作，至少也会使之拖延下去。在这一漫长的白天中，两位天文学家的焦的心情是很容易被理解的。

夜晚终于来到了。埃弗雷特上校和斯特吕克斯轮流候在天文望远镜的目镜前观察，每半小时替换一次。在黑暗中他们一言不发，非常准时地互相接替。谁会首先看到那个被如此急切等待的发光标杆呢？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过去了。午夜过去了，没有任何东西出现在黑暗的山顶上。

最后，在两点三刻时，巴朗德尔冷静地站起身，简单地说道：“标杆！”

好运宠幸埃弗雷特上校，这令他的俄国同仁斯特吕克斯感到气恼，他应该亲自观察到灯标的出现的。但他克制住了自己，没说一句话。

他们于是开始进行一丝不苟的测定，经过反复观测，得出角度数为  $73^{\circ} 58' 42''$ 。这个数值被精确到了千分之一秒，因此是以绝对的准确性测定的。

第二天，7月2日拂晓，营地就被撤除了。埃弗雷特上校想尽早与同伴们会合，他急于知道征服狮山是否使他们付出了太高的代价。四轮车队在福尔洛贝尔的带领下上路了。中午，委员会的全部成员相聚了，没有一个人缺席。征服者们讲述着在与狮子的战斗中发生的各种事件，他们受到了热烈的祝贺。

这天早上，约翰阁下、佐恩和艾默里已经从山预测得了位于经线西部几英里之外一个新观测点的角距离。因此实验能够继续按时进行。他们同时还测得了几个星辰的天顶距离，算出了山顶的纬度，由此尼古拉·巴朗德尔推断出，他们已经最近的一组三角测量中取得了又一段跨1纬度的经线弧。总之，自从建立基础底边以来，他们已经演绎出了两纬度。

他们立即投入继续工作中。实验是在令人满意的条件下进行的，应当希望不会有任何自然的障碍将阻止工作的全部完成。在5个星期中，天空状况对观测非常有利，有点起伏不平的地形很适宜建立标杆。在莫库姆的领导下，营地总会被按时组建起来，食物也不缺乏。探险队的猎人们，以约翰阁下为首，从未间断供应。尊敬的英国人不准备再计算倒在其枪弹之下的羚羊或水牛了。一切尽如人意。总体健康状况令人满意。地层中的水还没有成为稀有

之物。最后，令同伴们高兴的是，埃弗雷特。上校和斯特吕克斯之间的争论看起来有所缓和。每个人比得是干劲，人们已经能够预见到这项事业的最终成功了，这时，一个局部性困难突然冒出来妨碍了观测的进行，而且重新引发了民族敌对。

这一天是8月11日，在这之前一天，探险队就已经行进在一片绿林地区，其树林和矮丛不间断地绵延下去。11日早晨，四轮车队来到了一片广阔高大的密林前面。其边缘也许已经伸展到了地平线的那一边。没有什么比这些绿色群体更让人肃然起敬的了，它们在地面上拉开了一张高100法尺的帘幕。没有一种描绘能够给予这些组成一片非洲森林的美丽树木一个确切的概念。各种不同树种在这里混杂生长。有用于造船业的珍贵树木“固昂达”、“毛索科索”和“莫科姆度”，纯黑的木质被掩盖在树皮下的树干粗大的乌木树，纤维如铁般坚硬的“波依尼亚”，开桔黄色花的“布希那哈”，长着淡白色树干、顶着深红色枝叶、其效果难以描绘的美丽的“霍德布拉”，还有成千上万的愈疮木，其中一些粗达15法尺。一种宏壮、动人的声音从深林中传出来，使人想起海浪拍打沙质海岸的声音。这是风穿过厚重的枝叶后在森林边缘作出的反应。

对埃弗雷特上校向他提出的一个问题，莫库姆答道：“这是罗乌玛森林。”

“从东至西有多宽？”

“45英里。”

“从南至北有多深？”

“大约10英里。”

“我们将如何通过这片浓密的森林。”“我们无法穿行而过，里面没有路。只有一个办法，要么从东边，要么从西边绕过去。”

探险队的两位领导听到布希曼人如此肯定的回答，感到非常为难。他们显然不可能在这片地形绝对平坦的森林中设置标杆。至于绕过去，也就是说要离开经线的一边或另一边2—25英里，这就要大大增加三角测量的工作量，也许要在三角形系列中增设十几个辅助三角形。

一个实实在在的困难，一道自然障碍就这样产生了。问题很重要且很难解决。一旦营地在距森林边缘半英里的一丛巨大的树荫下建好了，天文学家们便召集会议，以作出决定。穿过广阔的密林进行三角测量的提议立即被排除了，显然，他们不能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操作。还剩下从左边或右边绕过障碍的建议，既然经线是从森林中部穿过，因此无论从哪边绕，距离几乎是相同的。

委员会成员们于是要对如何绕过屏障作出定论。至于从西边还是从东边绕，都无关紧要。然而就是在这个毫无意义的问题上，埃弗雷特上校和斯特吕克斯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两位曾经自我克制过一段时间的对手，在这个问题上重新找到了他们的新仇旧恨，这仇恨从潜伏状态过度到明显状态，最后转化成一场严重的争吵。同事们徒然地企图进行调解，两位领导什么话都不想听。英国人坚持走右边，这条路线靠近戴维·利文斯通第一次探险赞比西河各大瀑布时所取的道路，这至少还算一个理由，因为这一地区更为人们所知，更为人们所出没，具备某些有利条件。至于俄国人，他建议走左边，但显然是为了抵制上校的意见。假若上校选定的是左边，他将会坚持走右边。

争吵已达到了很过分的程度，人们能够预见到分裂将在委员会成员之间



到来。

佐恩、艾默里、约翰阁下和巴朗德尔感到无能为力，离开了会场，留下两位领导作决定。两人的固执是其他人最为担心的，即使在此地被中止的工作要不得不通过两组倾斜的三角形方能继续下去。

这一天过去了，对立的双方未有任何接近。

第二天，8月12日，约翰阁下预料到两个固执的人仍然不会达成妥协，于是去找布希曼人，建议一起去周围打猎。两位天文学家也许会在这段时间里走向合作。无论如何，一块新鲜的野味肉不会遭到不屑。

莫库姆随时都是准备好的，向猎狗托普打声呼哨。两个人便在距营地几英里的丛林中和森林边缘打猎，一边搜寻猎物一边谈话。

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中止大地测量工作的事件上。

“我们已经在罗乌玛森林边缘驻扎了有段时间了。”莫库姆说道，“我们的两位领导都不愿作出一点让步，请阁下允许我这样打比方：一个往左边拉，一个往右边拽，就像两头牛不往一块儿使劲，这样机器转不起来。”

“这是一件令人不快的情况。”约翰阁下答道，“我担心这样顽固会导致整体分裂。这涉及到科学的利益，天文学家的这种竞争对我来说有些无所谓。非洲这片猎物丰富的地区足以使我消遣，我将手握猎枪在原野上追捕猎物，直到那两个对手达成一致。”

“但是这一次，阁下认为他们能在这一点上达成一致吗？我可不抱希望，就像我跟您说过的，这种暂停会无休止地拖延下去。”

“我也对此感到害怕，莫库姆。”约翰阁下说道，“我们的两位领导在这样一个毫无意义的、不幸的问题上争吵，我们却无法科学地解决。两人都是正确的，也都是错误的。埃弗雷特上校已清楚地宣布不会让步，斯特吕克斯也发誓要和上校的自命不凡对抗到底。这两位科学家也许从属于一个科学论据，然而永远不会同意在单纯的自尊问题上作出某些让步。从工作利益考虑，这确实令人遗憾。让我们的经线切断这片森林吧！”

“当关系到这种实验时，森林应当见鬼去！可是，”布希曼人反驳道，“这些科学家有多么奇怪的念头，来这里测量土地的长和宽。就这样一尺、一寸地量完之后，他们会变得更先进吗？对我来说，阁下，我宁愿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我所居住的地球，我认为当知道了它的确切体积时，就是把它缩小了。也许我能活100年，但我永远不会接受你们这些实验的用途，永远不，约翰阁下。”

约翰阁下禁不住微笑了。这个话题时常会在他和猎人之间得到争论。这个不懂自然的孩子，自由自在奔跑在树林中、平原上的人，围捕野兽的勇猛的猎人，显然不了解三角测量所具有的科学意义。约翰阁下有时会在这个问题上紧逼莫库姆，然而布希曼人会用一些被一个真实的自然哲学所印证的论据来回答他。半科学家半猎人的约翰阁下很欣赏他阐述问题时的那种不正规雄辩术的魅力。

约翰阁下和莫库姆就这样一边聊天一边追逐平原上的猎物。有岩兔，还有一种新发现的啮齿类动物“吉奥斯尔”，是被奥吉利以“格拉福斯居·爱里根”的名字得到确认的。另外还有一些叫声尖锐的鸽子鸟和一群羽毛为灰色、黄色和黑色的小山鹑。但是应该说只有约翰阁下一人承担这次打猎，布希曼人几乎不开枪。他似乎在担忧两位天文学家的敌对必定会损害这次探险的成功。较之于对约翰阁下的影响，“森林事件”肯定更使他烦恼。如此丰富的

猎物却只能引起他茫然的注意力。反映在一位猎人身上，这可是事态严重的迹象。

实际上，一个模糊的念头纠缠着布希曼人的思想，慢慢地，这个念头在它脑海中清楚地形成了。约翰阁下听见他自言自语，自问自答，就见他把枪闲搁在一边，对眼前经过的飞禽走兽漠不关心，静呆着一动不动，就像巴朗德尔曾经沉醉于寻找对数错误那样专心想自己的事情。但是约翰阁下尊重这种思想状态，不想将他从深深的忧虑状态中拉出来。

在这一天中，莫库姆有两三次靠近约翰阁下问道：“阁下认为埃弗雷特上校和斯特吕克斯不可能达成一致吗？”

对于这个问题，约翰阁下一成不变地回答，他觉得很难达成一致，英国人和俄国人的分裂令人担忧。

下午，在距营地还有几英里时，莫库姆最后一次问起同样的问题，得到了同样的回答。他说道：“嗨，阁下请放心，我找到使两位科学家都满意的解决办法了！”

“真的？我尊敬的猎人。”约翰阁下有点吃惊地说道。

“真的！约翰阁下。在明天之前，埃弗雷特上校和斯特吕克斯就没有什么可争吵的了，如果风向有利的话。”

“您想说什么？莫库姆。”

“我明白自己。”

“好！那就去做吧，莫库姆。您将会对欧洲学术界作出贡献，您的名字将被写进科学史册中。”

“对我来说这太荣誉了，约翰阁下。”布希曼人答道。也许正在反复思考他的计划，他不再说话了。

约翰阁下尊重这种缄默，不要求同伴作任何解释。但是他显然不能猜到同伴企图以何种方式来协调两个固执的人。他们正可笑地危害着这项事业的成功。

两位猎人在晚上五点左右返回到营地。问题没有丝毫进展，英国人与俄国人各自的姿态甚至有所激化。佐恩和艾默里不断进行调解，然而没有任何结果。两位对手多次互相质问，彼此表达出令人遗憾的影射，现在已经使任何改善变得不可能了。人们甚至担心这种激烈的争吵会走向挑衅。三角测量的未来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损害，除非科学家为了各自的利益分开来继续工作下去。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分裂会随即而至，这样的前景尤其令两个年轻人感到伤心，他们彼此已经非常习惯，相互的好感把他们亲密地联结起来。

约翰阁下了解两个年轻人，很明白他们伤心的原因。也许他能够转告一下布希曼人的话，让他们放心，但即使对莫库姆有信心，他也不想给两位年轻的朋友造成空欢喜。因此他决定一直等到明天，直到猎人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这天晚上，莫库姆依旧忙他的日常事务。他按照惯例组织卫队为营地站岗，监督四轮车的摆放，采取一切措施保证探险队的安全。

约翰阁下不得不认为猎人已经忘记了自己的诺言。在去休息之前，他打算至少要试探一下埃弗雷特上校对斯特吕克斯的态度。上校浑身上下都显得不可动摇，并说在斯特吕克斯不让步的情况下，英国人和俄国人将会分裂——鉴于一些甚至连一位同仁都无法忍受的事情。

听了这话，约翰阁下非常担忧，只能睡了。由于白天打猎很疲劳，他很

快便睡着了。

大约晚上 11 点时，约翰阁下被蓦然惊醒了。土著人中发生了异常的骚动，他们在营地中往来穿梭。

约翰阁下马上起床，发现同伴们都起来了。

森林着火了。

多么壮观的景象啊！在这个黑暗的夜晚，在黑色的天幕下，火幔似乎直升到了天顶。不一会儿，大火就在几英里宽的范围内蔓延开了。

约翰阁下看着身边一动不动的莫库姆，然而后者没有回答他的目光。约翰阁下明白了，大火将会在这片百年老林中为科学家们开出一条路。

从南边吹来的风有助于莫库姆的计划。空气像从鼓风机里吹出来的，急速流动着，使大火更旺，并使炽热的火海中充满了氧气。风吹旺了火苗，吹起了一些燃烧物：树枝和炽热的火炭，并把它们吹到远处，落在灌木丛中，那里立刻变成了新的大火中心。火场不断扩大，又不断凹陷下去。一股强烈的热空气直扑到了营地，被烧枯的木头堆积在黑暗的枝叶下，劈哩啪啦响着。在一片片的火苗中，一些更为灿烂的火光会突然产生明亮的火花。这是那些含树脂的树木像火炬一样被点燃了。各种森林树种由于性质不同，燃烧时发出各种实实在在的声音：火枪射击声，劈啪声，清晰的爆裂声。一些坚硬的老树干发出像炸弹爆炸的巨响。天空反射着这场壮观的大火。炽红色的云也像着了火，似乎火灾已经蔓延到了苍穹高处。在滚滚浓烟中，一束束的火星布满了黑色的苍穹。

动物的吼叫声、尖叫声在燃烧的森林各处响着。一团团黑影，一群群惊慌失措的野兽向各个方向逃窜，一些黑色的巨大的幽灵被自己可怕的吼声暴露于逃跑的动物群中。一种难以克制的不安将这些鬣狗、水牛、狮子和大象一直拖向黑暗的地平线的最边缘。

大火烧了整整一夜，直到第二天夜晚，它依旧燃烧着。8 月 14 日早晨，一片被大火掠光的广阔空间出现了，树林在几英里的宽度内都可以通行了。他们已经为经线开辟出了道路，这一次，猎人莫库姆的大胆举动挽救了三角测量实验的前程。

## 第十四章 宣战

工作在这一天被恢复了。一切争论借口都消失了。埃弗雷特上校和斯特吕克斯都不能原谅对方，但还是一起重新开始了大地测量操作。

在这个由大火开辟出来的宽阔缺口左前方大约5英里处，耸立着一个非常明显的小丘。它的至高点可以作为标杆，被用作新三角形的顶点。它与前一个观测点形成的角得到测量后，第二天，整个探险队穿过火灾后的森林继续往前推进。

这是一条铺满木炭的道路。地面依然是滚烫的，冒烟的树桩到处都是，空气中升腾着一股充满水雾的热蒸气。在许多地方都可见到被烧的尸体，这都是些在藏身处遭火袭击而最终未能逃出愤怒的火海的动物。在某些地方旋转的黑烟显示出局部火源依旧存在着。人们甚至可以相信，大火没有熄灭，它会借着风势以一种新的力量重新燃起，而最终吞掉整个森林。

这是科学委员会加快前行步伐的原因。假若被大火围困住，探险队就要被毁掉了。他们急于穿过这片旁侧依然在燃烧的火场。莫库姆于是鼓舞四轮车夫的热情。快到中午时，他们在一个已被用复测经纬仪测过的小山丘脚下建立了营地。

这座小丘顶部的石堆好像是被人的双手堆砌起来的。这好似一个石棚，一个德洛伊教祭石的集合，一位考古学家在此地见到它会非常惊讶。一个锥形砂岩在顶端俯视着整座原始建筑。这很可能是座非洲祭台。

两位年轻的天文学家和约翰阁下想参观一下这座奇怪的建筑。在莫库姆的陪同下，他们沿小丘的山坡爬到了顶部的平台。

参观者们离石棚只有20步远的时候，一个一直藏在一块地基石后面的人出现了一会儿，然后连滚带爬地跑下山丘去了，很快逃进了一片被大火放过的浓密丛林中。

布希曼人只在瞬间看见了这个人，然而这足以使他辨认此人：

“马可罗人！”他喊道。随即快速去追。

约翰阁下在本能驱使下跟随着他的猎人朋友。两人在树林中搜寻，但没有发现那个土著人。后者已经到达了森林，他认识林中最细小的路径，即使是最灵巧的追击者也不可能赶上他。

埃弗雷特上校一旦被告知此事后，便把布希曼人叫来，就这一问题向他询问：这个土著人是什么人，他在这里干什么，为什么还要去追他。

“是个马可罗人，上校。”莫库姆答道，“一个出没于赞比西河各支流的北方部落的土著人。这是个敌人，不仅是我们布希曼人的敌人，也是所有在南部非洲中部冒险的旅行者们所惧怕的敌人。这人曾经窥伺过我们，也许我们有理由为没能捉住他感到遗憾。”

“但是，布希曼人，”埃弗雷特上校又说道，“对这样一群盗贼，我们有什么可害怕的？难道我们的人数不足以抵挡他们？”

“目前来看，还行。但是，”布希曼人反驳道，“这些掠夺者部落在北部更为常见，在那里将很难逃过他们。如果我们看到的这个马可罗是个间谍——我觉得这不必怀疑——他肯定会在途中数百次地抢劫我们。当他们都到来的时候，上校，我认为您全部的三角形都将毫无价值了。”

埃弗雷特上校对这次撞见非常不快。他知道布希曼人不是夸大危险的人，他必须为观测考虑。土著人的意图不能只是可疑的。他突然出现，又立

即逃掉，说明他是在进行间谍活动时被当场捉住了。看来，英俄委员会的出现不可能不被迅速地告知北部部落。总之，问题是无药可救的，他们只能决定更严格地为探险队的前进作侦察，三角测量工作也要继续进行。

8月17日，又一纬度的经线弧被测得了。经严格观测后得出的经度准确到确定到达的地点，天文学家们已测得了经线弧上3度的长度，为此，他们自从建立南部的基础底边以来总共建立了22个三角形。

在地图上进行核对时，他们发现距离经线东北部的科洛班小镇只有100多英里了。天文学家们召开会议，决定去这个村子中休息几天，也许他们能在那里收集到几条来自欧洲的新闻。自从6个月前离开奥兰治河边以来，他们就置身于南部非洲这些荒僻地带，与文明世界失去了联系。科洛班是比较重要的小镇，传教士的主要活动地，他们或许能够在那里将已断掉的与欧洲的联系重新联结起来。探险队伍也可以消除疲劳、恢复体力，还能够部分地更新供应。

充当最近一次观测标杆的是一块不可动摇的石头，它也被当作刚结束的第一部分大地测量工作的终点。休整完毕后，大地测量工作将从这个固定的标杆重新开始。它的经度位置也已经被准确地测定了。埃弗雷特上校对这个标志非常放心，下令出发，整个探险队于是向科洛班走去。

他们于8月22日到达小镇，途中没有遇到任何情况。科洛班镇是一个印第安人的茅屋村落，由一个传教士机构控制着。这个村子在某些地图上也叫作利图巴路巴，以前叫作勒普劳雷。1843年，戴维·利文斯通博士就是在这里居住了数月，因而熟悉贝专纳人的习俗，在这一地区，贝专纳人被专门叫作巴库安人。

教士们非常热情地接待委员会的成员们，把本地的所有资源都供他们使用。人们依旧能见到利文斯通的房子，还是猎人鲍德温参观它时的样子：被毁坏了，被洗劫了。因为布希曼人在1852年入侵时并没把它放在眼里。

天文学家们刚在牧师们的房子中安顿下来，就开始打听欧洲的消息，然而神甫未能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六个月来，教会没有收到任何邮件。但是几日之内人们将等来一位送报纸和邮件的土著人，近来他曾出现在赞比西河上游沿岸。据他所讲，这次邮件的到达最迟不会超过一星期。这正是天文学家们打算用来休息的时间，他们将“无所事事”地度过这一星期，而巴朗德尔则要检查所有的计算。

至于不合群的斯特吕克斯，他从不与英国同事们来往，一个人呆在一边。艾默里和佐恩充分利用他们的时间在科洛班附近散步。最真诚的友谊把这两个年轻人联系在一起，他们不相信会有任何事件会打碎这种建立在精神与心灵的好感之上的亲密关系。

8月30日，人们焦急等待的送信人到了。这个土著人来自位于赞比西河口上的城市吉尔米那。七月初，一艘来自毛里求斯岛，经营树胶和象牙的商船在本地区的东海岸登陆。放下了送信人为科洛班的教士们带来的这些邮件。这些邮件已经有两个多月了，因为土著人信使用了两个多星期才从赞比西河口上溯到这里。

这一天，发生了应当被详细叙述的事件。因为它的后果严重威胁到了这次科学探险的前程。

信使一到，教父便把一捆欧洲报纸交到埃弗雷特上校手中。这几期报纸大部分来自“时代报”、“每日新闻”和“论坛报”。报中的新闻，就像人

们所判断的，在当时情况下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委员会的成员们在教会的大厅中集合。埃弗雷特上校将那捆报纸解开，拿起一张 1854 年 5 月 13 日的“每日新闻”，准备为同事们阅读。

然而，一看到报纸上头篇文章的题目，他的面部表情便突然改变了，他皱起了眉头，报纸在手中抖动。很快，上校又控制了自己，重新恢复了惯常的平静。

约翰阁下起身站在埃弗雷特上校旁边：

“您从报纸上知道什么了？”他问。

“重大的新闻，先生们。”埃弗雷特上校答道，“我要向你们传达重大的新闻！”

上校手里一直拿着那张“每日新闻”报。其他人都在盯着他，没有误解他的态度，他们焦急地等待他开口说话。

上校站起身。令大家感到异常惊奇的是，尤其令斯特吕克斯感到惊讶的是，上校走向了他：

“在传达报上的新闻之前，先生，我想向您提一条建议。”

“我洗耳恭听。”俄国天文学家答道。

埃弗雷特上校以严肃的口气对他说道：“斯特吕克斯先生，直到现在，一些与其说是科学的，不如说是个人之间的竞争使我们产生了分歧，使我们很难在这项为了共同利益而从事的事业中共同合作。我认为这一事态只能归因于这样的情况：即我们两人同时处在探险队的首位。这种处境使我们之间产生了无休止的对抗。任何一项事业，无论如何只能有一个首领。您不是这样认为吗？”

斯特吕克斯低了一下头，表示同意。

“斯特吕克斯先生，”埃弗雷特接着说，“由于一些新的情况，令我们两人都感到痛苦的局面就要改变了。然而，从前——请允许我这样对您说——我非常欣赏您，这种欣赏完全符合您在科学界所占据的地位。我请求您相信我对我们之间所发生的一切所感到的遗憾。”

埃弗雷特上校说这一席话时显得很庄重，甚至有一种特殊的自豪。在这些堂堂正正说出来的自愿致歉的话语中，人们感觉不到丝毫贬低的意思。

无论是斯特吕克斯还是他的同事们，都不知道埃弗雷特上校想说些什么，他们猜不透使他这样做的原因。也许俄国天文学家不想就此发表与他的同仁相同的理由，他正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立即完全个人怨恨，然而他克服了自己的反感，这样说道：

“上校，我想和您一样，我们之间那些我不愿寻求根源的敌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损害我们共同担负的科学事业。我同样对您怀有与您的才华相符的欣赏，只要是需要我的，我会在今后使我个人在我们的关系中消失。但是刚才您谈道，一些情况将会给我们彼此的处境带来变化，我不明白……”

“您会明白的，斯特吕克斯先生。”埃弗雷特上校不无伤心地答道，“但是这之前，请把手递给我。”

“请。”斯特吕克斯没能掩饰自己微微的犹豫。

两位天文学家握了一下手，不再说一句话。

“结束了！”约翰阁下嚷道，“你们现在是朋友了！”

“不，约翰阁下！”埃弗雷特上校说道，一边松开俄国天文学家的手，“以后我们就是敌人了！被一道鸿沟隔开的敌人，甚至在科学的土地上都不

应该再相见的敌人！”

然后，他转向大家：“先生们，英国和俄国宣战了，这是带来这一消息的英国、俄国和法国报纸。”

的确，1854年的战争此时已经开始了。英国人与法国人及土耳其人联合起来，在塞瓦斯托波尔港口前与俄国人作战。中东问题在黑海中用大炮进行谈判。

埃弗雷特上校的最后几句话简直就是个晴天霹雳。英国人与俄国人心中的感受都非常强烈，他们的民族感情达到了罕见的高度。他们蓦地站起身，“战争爆发了”，一句话就足够了。他们不再是朋友、同事，不再是为完成一项科学事业而团结在一起的科学家。他们是已经开始互相打量的敌人。民族间的战斗对人类的心灵具有多大的影响啊！

一个本能的动作使这些欧洲人彼此疏远了，连巴朗德尔也受到了这种共同的影响。也许只有艾默里和佐恩依然还用伤感多于敌意的目光互相看一眼，为没有能在埃弗雷特上校传达新闻之前握一下手感到遗憾。

没有人说一句话。在互相告别后，英国人和俄国人各自走开了。

这种新局面——两部人的分裂，将会使大地测量工作的继续进行变得更加困难，但不会使之中断。每个人，为国家利益着想，都想继续进行已开始的实验。但是，测量应当在两条不同的经线上分别进行。斯特吕克斯和埃弗雷特上校之间的一次会晤使具体事宜得到了解决，会晤结果决定，俄国人继续在原来的经线上操作；至于英国人，在把共同完成的工作作为成果使用的同时，他们要在西边60—80英里之外选择另一条经线，然后用一系列辅助三角形把它与第一条经线联结在一起，他们将在这些条件下继续他们的三角测量，一直到达南纬20°。

一切问题都在两位科学家之间解决了，没有激起任何喧嚷。他们的个人敌对在更高的民族敌对面前消失了，两个人都没有向对方说一句难听的话，都最大限度地将自己控制在礼仪范围内。

他们决定将探险队伍分成两组，每组都有自己的物资设备。汽船让俄国人有幸得到了，显然它是不能被分开的。

布希曼人对英国人，尤其是对约翰阁下非常留恋，留下来为英国探险队带队。福尔洛贝尔，同样很能干的人物，成为俄国探险队的带队人。两支队伍各自保留自己的仪器和双份记录中的一份，分裂前最后一次的测量结果都记录在里面。

8月31日，原科学委员会的成员们分手了。英国人首先出发，以便将最近的观测点与他们的经线联结起来。谢过教父们的热情接待之后，他们于早上八点离开了科洛班。

在英国人出发前几分钟，一位传教士走进佐恩的房间时，看见艾默里正与这位昔日的朋友，如今是敌人——按照他们的陛下女王与沙皇的意愿——握手！

## 第十五章 又推进 1 纬度

分开之后，英国天文学家们继续进行大地测量工作，他们的工作会更加繁重，然而实验本身不能因此受到损害。他们将把同样的准确性、严密性付诸于新经线的测量，会同样一丝不苟地作核对工作。只是工作由三个人分担，进行的速度放慢了，人也会更加劳累，但他们都不是怕吃苦的人，俄国人将要做到的事情，他们也能在新经线上做到，必要时，民族自尊心将在这项漫长而艰苦的工作中给他们以支持。三位操作者现在需要承担六个人的工作，每时每刻，他们都必须把全部思想投注在工作上。威廉·艾默里必须更少地沉醉于他的梦想，约翰阁下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研究手中的武器和南部非洲的野兽了。

三位科学家很快确定了一项每人分担一部分工作的新计划。约翰阁下和上校负责天顶观测与大地测量观测，艾默里则代替了巴朗德尔的计算工作。观测点的选择、标杆的放置由大家共同决定，再也不用担心三个人之间会产生意见分歧。勇敢的莫库姆，像以前一样依旧是探险队的猎人和向导，六名英国水手，曾经构成“女王与沙皇”号船组的一半成员，现在自然是跟着他们的英国领导。尽管汽船被留给俄国人使用了，但是足以用来穿过小河流的橡皮艇，是属于他们的物资设备。至于四轮车，它们是按照承载的食物的性质被分配的。两支探险队的供给，甚至起居设备都是有保证的。至于由布希曼人领导的那支土著人支队，他们被分成数量相同的两部分，他们的态度没有掩饰对分裂的不满，也许在整体安全这一点上，他们是正确的。这些布希曼人不得不远离他们熟悉的地区，远离他们习惯出没的草场与河流，而来到一个不幸为仇视南方非洲人的流浪部落往来穿梭的北方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分散他们的力量是不合适的。最后，莫库姆和福尔洛贝尔帮忙，他们才同意探险队分成两支，不过，他们要在同一地区、彼此相距较近的地方工作——这是最触动这些布希曼人的理由。

8月31日，埃弗雷特上校的队伍离开科洛班，向在最近的一次测量中当作标杆的石棚走去。他们返回失过火的森林，到达了小丘。实验在9月2日重新开始。一个巨大的三角形，其顶点将被设立在竖起于一个土岗之上的支柱上，会使观测者们在旧经线的西部立即向北推进10—12英里。

6天之后，即9月8日，一系列的辅助三角形被完成了，与同事们意见一致的埃弗雷特上校在地图上核对过之后，选择了一条他们将一直测算到南纬 $20^{\circ}$ 之外的新经线。这条经线位于旧经线西部 $1^{\circ}$ 之外、即东经 $23^{\circ}$ 。因而英国人工作的地方距俄国人只不过60英里、但是这一距离足以能够避免两组三角形发生交叉。在这些条件下，两组人在进行三角测量时就不可能相遇，因此，标杆的选择也不可能成为一次争吵或也许是令人遗憾的冲突的起因。

英国观测者在9月份经过的地区土地肥沃，地面起伏不平，人迹稀少，有利于探险队的行进。天空万里无云，明朗无雾。观测进行得很顺利。极少见到大片的森林，只有广泛分布的矮林、大面积的草场，到处耸立的土岗子很适宜在白天或夜晚建立标杆，并且有利于仪器的正常使用。同时，这里又是自然物产丰富的地区。许多野花都以它们浓郁的芳香引来大群的金龟子，尤其是一种与欧洲的蜜蜂极像的蜜蜂，它们在岩石缝隙或树干裂痕中产下白色、稀薄味道鲜美的蜜。某些高大的动物有时会在夜晚大着胆子来到营地周围，有长颈鹿、各种羚羊、几只猛兽、鬣狗或犀牛，也有大象。但是约翰阁



下不愿再被它们分散精力了，他的手在侍弄天文望远镜，而不是猎枪。

在这种情况下，由莫库姆和几个土著人负责供应肉食，但是人们能够相信，他们的枪声会令尊敬的约翰阁下的脉搏剧烈跳动起来。在莫库姆的枪口下，倒下两三只高大的草地水牛，这些贝特茹安纳的波克罗克罗从鼻尖到尾巴氏4米，从蹄到肩部高2米，黑色的皮肤闪着淡蓝色的光泽。这些令人生畏的动物长着短小有力的四肢，小脑袋，充满野性的眼睛。凶狠的前额上顶着粗壮的黑色犄角。这种新鲜的野味肉丰富了探险队的日常伙食。

土著人用北部印第安人惯用的方法，把这些犀牛肉加工成干肉饼，能够使它们长朗保存下去。欧洲人颇有兴趣地跟着学习这种烹饪方法，然而一开始他们显得有些勉强。犀牛肉被切成片并在阳光下被晒干后，被塞紧在鞣过的皮革里面，然后用连枷用力抽打，使它们变成几乎摸不出来的碎片，粉碎的血肉粉末，再把这些肉粉装在动物皮口袋中、压实、接着放进沸滚的犀牛油脂中润一润。应该承认，非洲厨师们在这种有些脂质的佃脂中添加了精细的骨髓和几只小灌木的浆果，这种浆果的糖分似乎与动物肉中所含氮分不相调合。最后，把沾了油的肉粉口袋混放在一起拍打，捣磨，等到冷却时便会做出像石头一样坚硬的肉渣饼。

做完之后，莫库姆请求天文学家们品尝他的民族佳肴干肉饼。欧洲人向他的恳求让步了，前几口让人觉得很不舒服，然而很快他们便习惯了这种非洲香肠，显得非常爱吃。的确，这是一种很滋补的食物，很适应这样一个深入陌生地带、缺乏新鲜食物的探险队的需要。这种高营养的物质易于携带，几乎不会变质，极小的肉饼里包含着大量的营养物质。在莫库姆的努力下，干肉饼的储存达到了数百镑，保证了以后的需要。

时间这样一天天过去了，有时夜晚时间也用来进行观测。威廉·艾默里总在想着他的朋友米歇尔·佐恩，痛借那突如其来的厄运瞬间斩断了他们亲密的友谊。是的，他想念佐恩，广袤荒野的自然使他的心中充满了各种感受，然而他不知向谁诉说这些感受。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计算中，以一个巴朗德尔的顽强躲进数字堆里面。时间就这样一小时，一小时过去了。埃弗雷特上校，他还是那个相同的人，那个性情冷漠，只对三角测量倾注热情的人。至于约翰阁下，他坦率地为自己的半自由状况惋惜，但他尽力防止自己抱怨。

然而好运气会时常使他得到补偿。即使他不再有时间去矮林或附近地区打猎，但在某些情况下，那些动物却“请”他过去一下，试图要打断他的观测。在这种情况下，猎人和科学家不再是一个人，约翰阁下觉得自己处于正当防卫状态。就这样，9月12日那天，他在附近与一头老犀牛发生了严重遭遇。这是一次“价码较高”的遭遇，就像人们将会看到的。

一段时间以来，这只动物一直不怀好意地在探险队边缘转来转去。这只硕大的“吁居佬”——布希曼人送给这种动物的名字，长14法尺，高6英尺，黑色的毛皮没有它的亚洲同类粗糙。莫库姆已经认出它是只危险的动物，因为黑色的野兽比白色的同类更灵活、更好斗，它们甚至会无端地进攻人类或其他动物。

那天约翰阁下在莫库姆陪同下前去距观测点6英里之外的一处高地，埃弗雷特上校想在这块高地上建立一个标杆。怀着某种预感，约翰阁下带了一只使用锥形子弹的来复枪，不是一只普通猎枪。即使已经有两天没注意到那只老犀牛了，约翰阁下也不想手无寸铁地穿过一片陌生地带。莫库姆等人曾经打过那只厚皮动物，然而没有击中，这只巨物依旧不可能放弃它的企图。

约翰阁下不为自己的谨慎行为感到遗憾。他和同伴一路无事到达了指定的高处，并一直爬上了最陡峭的顶点，这时，在这座丘陵底下一丛矮小稀疏的荆棘中，“吁居佬”突然出现了。约翰阁下从来没有这么近地观测过它。这的确是一只可怕的动物，两只小眼睛闪闪发光，两只顶端稍稍向后弯曲的直直的犄角，长度大约都是两法尺，一前一后牢固地植于瘦骨鳞峒的大鼻头上部，形成令人畏惧的武器。

布希曼人首先注意到这隐藏在半英里之外的一丛孔香连木里面。

“约翰阁下，”他立即说道，“您的好运气来了！‘吁居佬’！”

“犀牛！”约翰阁下嚷道，眼睛兴奋地闪着光。

“是的，约翰阁下。就像您看到的，这是一只漂亮的动物，但是它好像随时都准备切断我们的退路。这‘吁居佬’为何这样热烈地与我们作对呢？我也说不上来，因为他只是一只食草兽。但无论如何它就在下边，应该把它弄走！”

“它能一直爬上来吗？”约翰阁下问道。

“不会的，阁下。它四肢粗短，攀不了这么陡的坡。因此它在等待！”

“好，让它等着！当我们检查完了这个观测点，就去弄掉这个令人讨厌的邻居。”

两人重新开始刚才被中断的工作，他们仔细地确定了小丘的最高方位，选出了竖立指向标的地点。还有一些比较突出的高地处于西北方，能够提供建立三角形的最有利条件。

工作完成了，约翰阁下转向布希曼人：“您想何时出发？”

“我听阁下的。”

“那犀牛一直在等着我们？”

“一直。”

“下山！不管那动物有多强大，我的来复枪射出一颗子弹就能制服它。”

“一颗子弹！”莫库姆嚷道，“阁下不知道什么是‘吁居佬’吧？这些畜牲生命力强着呢，从没见过一只犀牛会在一颗子弹下倒地，不管枪瞄得有多准。”

“唔！因为没用锥形子弹！”

“无论是锥的还是圆的，您的前几枪肯定不会击垮这样的动物！”

“好，我勇敢的莫库姆。”约翰阁下被他猎人的自尊占据了头脑，“我会让您看看我们的欧式武器能做到什么，既然您有所怀疑。”

说毕，约翰阁下拿起来复枪，只要觉得距离适当，他便开始射击。

“还有一句话，阁下。”莫库姆有些愠怒，用手止住了同伴，“阁下同意与我打个赌吗？”

“为什么不？我尊敬的猎人。”

“我不富，但我自愿为阁下的第一枪赌1英镑。”

“说定了！”约翰阁下立即说道，“如果犀牛在我第一枪射出后没能倒地，1英镑就是您的。”

“说话算数？”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两位猎人沿着陡峭的山坡下了小丘，很快到达了距“吁居佬”

500法尺远的地方，那畜牲依然一动不动地呆着。形势对约翰阁下十分有利，他可以任意瞄准。尊敬的英国人甚至觉得情况太有利了，就要在开枪

时，他以为可以允许布希曼人收回赌博，问道：

“还是要赌的？”

“还要！”莫库姆静静地答道。

犀牛像一支靶子一样静止不动。约翰阁下可以任意选择合适的位置打击它，以便能够让它立即毙命。他决定向犀牛的口鼻部开枪，猎人的自尊使他过分激动起来，他极其仔细地瞄准，武器本身的准确性也能帮助他。

枪响了，但是子弹没有击中犀牛的皮肉，却触到了它的一只犄角，将那只角的顶端化作碎片飞掉了。犀牛似乎都没有感觉到震功。

“这一枪不算，”莫库姆说道，“因为阁下没有碰到它的皮肉。”

“什么！”约翰阁下有点恼火，“这一枪算，我输掉 1 英镑了，我和您赌最后一次，若不成就加倍赌！”

“随您的便，阁下，但是您输定了！”

“咱们走着瞧吧！”

子弹重新上膛。约翰阁下瞄准犀牛的腰部开了第二枪。然而子弹射到了层层叠合的角皮上，尽管它的穿透力很强，还是被弹落到了地上。

“两英镑！”莫库姆说道。

“您要了？”约翰阁下问。

“当然。”

这一次，约翰阁下的怒火开始往上冲了。他振作起全部冷静，瞄准了犀牛的前额。子弹正中，然而却像射到金属板上一样蹦了起来。

“4 英镑！”莫库姆静静地说。

“再赌 4 英镑！”约翰阁下被激怒了。

这一次，子弹穿过了犀牛的腰部，使它暴跳起来，但没有倒地毙命，而是无言状地狂怒着冲出了荆棘丛，把植物都踏坏了。

“我认为它还在抖动，约翰阁下。”莫库姆简单地说道。

约翰阁下再也控制不了自己了，完全丧失了冷静。他把欠莫库姆的 8 英镑赌在了第五枪上，然而打偏了，他于是再成倍地赌，再成倍地赌，直打到第九枪，那生命力如此强的厚皮动物心脏被子弹穿破了，倒在地上无法再起来。

尊敬的阁下欢呼起来，他的赌注，他的沮丧，全被抛到了脑后，单单还记得一件事：他杀死了犀牛。

但是，就像他后来与伦敦猎人俱乐部的同仁们讲的那样：“这可是一只昂贵的牲畜！”

的确，这使他足足花掉了 36 英镑。布希曼人凭借他惯常的冷静得了一笔可观的收入。

## 第十六章 各种事件

截至9月末，天文学家们又向北推进了1纬度，借助32个三角形测出的这段经线已经横跨4纬度。任务已经完成了一半。三位科学家对工作投注了极大的热情，但是人数减少到三个之后，他们有时感到如此疲劳，以至不得不停止工作休整几天。酷热实在让人难以忍受，这里的10月份相当于北半球的4月份，在这南纬24°的地区，正肆虐着阿尔及利亚的高温，在白天，午后的几个小时已经不能工作，因此，三角测量工作有些被耽搁，这尤其使布希曼人感到不安。以下是为什么：

在北部距最近测定的这个观测点数百英里处，经线切过一个特殊地区，用土著人的话说是一个“卡鲁”，意指位于开普敦殖民区罗热沃尔德山脉脚下的一片地区。在湿季，这片地区到处呈现出一片茂盛的景象。雨后几天内，地面被铺上一层浓厚的绿色，四处开满了鲜花，植被在短时间内冒出地面，草场眼看着变得日益浓密，一条条的河流形成了，一群群的羚羊从高地跑下来占据了这些临时草坪。但是自然界的这种奇怪的力量持续时间极短，不到一个月，最多6个星期过后，土地中的全部水分就被阳光抽干了，以蒸气的形式消失在空气中。泥土硬结，扼杀了植物萌芽，植被在几天内消失了，动物逃离这块变得无法生存的地区，沙漠从不久前还是一片富饶茂盛的地区扩展开来。

这就是埃弗雷特上校在到达恩加米湖畔毗邻的真正的沙漠之前应当穿过的卡鲁。人们可以想见，在极度的干热将生命的源泉汲干之前，布希曼人必须在这片非凡的地带所要考虑的利害关系。因此，他将自己的建议告知了埃弗雷特上校，后者非常明白，答应会给予相应的考虑，加快工作进度，但必须不妨害工作的准确性。角度的测量不可能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也不是任何时候都是简单易行的，只有在某些适合观测的大气状况下才能观测得准确。因此，尽管布希曼人一再催促，实验的进程并没有明显加快。他看得很清楚，当他们到达卡鲁时，那富饶的地区很可能早已在毒热的阳光下消失了。

直到三角测量的不断推进把天文学家们带到了卡鲁的边界上，他们凝望着呈现在眼前的壮丽的自然景观，感到陶醉了。探险中的任何机遇都没有使他们到达过比这更美丽的地方。虽然气温很高，河流却能在此维持着一种经常的清爽。成千上万的动物在这些草场中找到了取之不尽的食物。到处密布着碧绿的丛林。这片广阔的土地就像一个搬来的英格兰公园，只是缺少了那些煤汽灯。

埃弗雷特上校对这些自然美景显得漠不关心，但是约翰阁下，尤其是威廉·艾默里，强烈地感觉到了这片失落在非洲沙漠中的土地散发出来的诗情画意。年轻的科学家多么为可怜的佐恩，为他们之间原本可以互相交流的开心的知心话感到惋惜啊！佐恩如果在肯定也会对眼前的景色有强烈的感受，在两次观测的闲暇间，他们两人会尽情地把自己心里话都说出来。

探险队行走在这景色优美的地方。一群群的鸟儿鸣叫着，飞翔着，使草地和树林充满了生机。探险队的猎人们多次猎到一对对的“克朗”——南部非洲平原上一种特殊的大鸨，还有一些“迪克普斯”——一种肉从味鲜美深受喜爱的野禽。其他各种飞禽也想吸引欧洲人的注意，但它们都不具备可食性。在河边上，或者在鸟儿的翅膀迅速掠过的水面上，几只大鸟正拼命追赶那些企图从它们的沙巢中窃取鸟卵的贪馋的小嘴乌鸦。各种鸟儿为这片唯独

没有人迹的地方带来了生命力：白颈的蓝鹤，像一团火在稀稀落落的矮林下散步的红色火烈鸟，白鹭、杓鹬、沙锥，常常栖息在水牛的鬃甲之上的“卡拉”，鹁鸟，似乎是从某座刻有象形文字的古埃及方尖碑上飞出来的白鹤，一列列行走着的鸚鵡。然而在这里诸多鸟类中，最令人感到惊奇的是那些灵巧的织布鸟，它们暗绿色的、用灯心草或细草枝织作的巢，像巨大的梨子悬挂在垂柳树上。艾默里把它们当作一种新型物产，摘了一两个，听到这些所谓的“果实”像麻雀一样啁啾鸣叫，他惊奇不已。像以往来非洲旅行的人，他如果相信这一地区的某些树长着生产活鸟的果实，那难道不是可以原谅的吗？

是的，这片卡鲁有一派迷人的景观，还为反刍动物的生存提供了各种有利条件。这里遍布着羚羊、驼鹿、岩羚、蹄脚尖尖的牛羚，还有卡马，在阿里斯看来，它们看上去就像全是由三角形组成的。对于猎人俱乐部一名倍受器重的成员，这里有多么丰富的野禽啊，意味着多少次的枪响啊！这对约翰阁下的诱惑太强烈了，他从埃弗雷特上校那儿得到了两天假，然后以非凡的方式把自己弄得疲惫不堪。但是，他和布希曼人朋友合作，取得了许多成功，而且还有艾默里以业务爱好者的身份跟着他们。多少次巧妙的射击应当被载入他的狩猎小册子中，又有多少猎获物将会被带回去陈列在他在苏格兰高地的城堡中！在两天的假期中，他把大地测量、三角测量、经线测量全抛到了九霄云外！谁能相信，这双如此灵活地使用枪支的手，曾经侍弄过经纬仪的精细镜片！谁能想到，这双瞄准跑跳着的羚羊的敏锐眼睛，曾透过繁星点缀的夜空，追寻着某颗 13 等星。是的，在那兴高采烈的两天中，约翰阁下只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猎人，让人担心天文学家的影子一去不复现了！

在其他应当被记入约翰阁下打猎成就录的事件中，有一件后果出人意外的，应该被提及，他使得布希曼人不能保证科学探险的未来。这件事只能证实敏锐的布希曼猎人向埃弗雷特上校说起过的担心。

这是在 10 月 15 日。两天里，约翰阁下完全把自己交给了急切的打猎本能。一群 20 多只的反刍动物出现在探险队伍有正前方大约两英里处，莫库姆认出它们属于一种漂亮的羚羊，名为奥立克斯，因为很难被擒获，尤其被非洲猎人们所看重。

很快，布希曼人向约翰阁下指出一次好机会，竭力劝他一定要利用。同时告诉他，这些奥立克斯很难被攻下，它们的速度超过了最快的马的速度；当著名的卡明地那玛克瓦地区狩猎时，即使骑上最神速的马，也未能追上它们。而在他本人的狩猎生涯中，只猎到过四只这种绝妙的羚羊。

没必要这样过度刺激尊敬的英国人，他宣布随时准备扑向这些奥立克斯。他骑上自己最好的马，带上自己最好的枪，领上自己最好的猎狗，迫不急待地走在耐心的布希曼人前头，向接近一片广阔平原的矮林驰去，他们注意到在那里有羚羊出现。

两小时后，两人将马停住了。莫库姆藏在一丛无花果树后面，把上风处几百步外一群正在吃草的羚羊指给同伙。这些多疑的动物此时还没有发觉他们，正悠闲地吃着青草。但是有一只羚羊似乎独自呆在一边，布希曼人让约翰阁下注意这只羚羊，并说道：

“这是只放哨的羚羊，也许是只老奸巨滑的家伙，为群体安全站岗。只要察觉到最小的危险，它便发出某种叫声，羊群于是由它须头撒开蹄子急速逃走。因此只能在适当的距离开枪，第一枪就要把它击倒。”

约翰阁下只是点头同意，找个好位置观察羊群。

羚羊们继续毫不怀疑地吃着草，它们的守护者嗅到了一阵旋风带过来的可疑气味，不断地仰起带角的前额，显示出某些不安的迹象。但是它距离猎人们太远，他们不能准确地向它射击。如果迫使羊群奔跑起来，在这片广阔的易于跑动的平原上，这是不应该考虑的。羊群也许会走近矮林，在这种情况下，约翰阁下和布希曼人就能在附近有利的条件下瞄准其中一只奥利克斯。

机遇似乎要惠顾两位猎人。渐渐地，在老羚羊的带领下，羊群在向树林靠近。大概它们感觉这片暴露的平原不安全，于是想藏到矮林中浓密的枝叶下。当看清它们的意图已经很明显时，布希曼人请同伴像他那样从马背下到地上。马被拴在一棵无花果树下，脑袋用布包起来，既能保证它们不会出声、又能防止它们乱动。在猎狗的跟随下，莫库姆和约翰阁下钻到荆棘丛中，沿着长满蔓生植物的树林边缘往前走着，想到由几棵树构成的边角上，那里离羊群不足 300 步。

两位猎人隐蔽在那里，犹如在潜伏着。猎枪上膛，他们等待着。

从他们呆着的地方，可以观察那些奥利克斯，甚至可以细致地欣赏这群优雅的动物。雄性的和雌性的几乎没什么区别，即使通过几只极少见的天生就很古怪的也很难分辨出它们，雌性羚羊武装得比雄性羚羊更令人可畏，她们戴着顶端向后弯曲、优雅细长的双角。没有一种动物比这种奥利克斯羚羊更加迷人，也没有一种动物能够呈现出分布如此讲究的黑色系列。一束须毛飘在喉下，颈上的长毛是直的，粗粗的尾巴直拖到地上。

这时，由 20 几只组成的羚羊群在向树林靠近后，停止不动了。它们的守卫者显然是想促使它们离开平原，它穿行在高高的草丛中，努力使它们密集在一起，就像一只牧羊犬在对付托交它看护的绵羊。然而这些羚羊在草地上嬉戏着，一点都没有要离开这片丰美的草场的意思，它们反抗着，蹦跳着逃开了，重又开始在几步远的地方吃起草来。

这个伎俩令莫库姆感到惊奇，他让约翰阁下看，但不能给出解释。他无法明白这只老羚羊的执拗，不明白它为什么想要把羊群带到树林中。

情况就这样延续着，毫不改变。约翰阁下不耐烦地抚弄着来复枪的枪机盘，时而想开枪，时而要往前动，莫库姆只能十分困难地控制住他。

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不能预想还会有多长时间就这样过去，这时，一只很可能与约翰阁下一样不耐烦的猎狗，响亮地叫了一声，冲向平原。

愤怒的布希曼人真想给这该死的畜牲来一颗铅弹！然而羚羊群早已以无以比拟的速度飞快逃掉了，约翰阁下明白任何马都不可能追上它们。很快，那些奥利克斯就会成为在高的草丛中跳跃的黑点。

但是，令布希曼人感到十分惊奇的是，老羚羊没有下逃跑的指令，与这些反刍动物的习惯相反的是，这个奇特的守护者仍旧呆在原地，丝毫不想随它的被守护者们一起逃跑。其他的羚羊跑掉后，它甚至试图藏进草丛中，也许还想到矮林这边来。

“这是件奇怪的事情，”布希曼人说道，“这只老奥利克斯是怎么了？它的举动真古怪！它受伤了还是年老体衰了？”

“我们会知道的！”约翰阁下答道，奔向老羚羊，随时准备开枪射击。

奥利克斯看见猎人来了，愈加将自己缩进草丛中，人们只能看到它长达 4 英尺的犄角用锐利的角尖俯瞰着平原的绿色表面。它甚至不试着逃跑，藏

起来了。约翰阁下很容易地靠近了这只奇异的动物，当只有 100 步远的时候，他细心地瞄准，开了枪。枪声响了，子弹显然击中了奥利克斯的头部，因为它刚刚还竖着的犄角现在陷进草丛下面去了。

约翰阁下和莫库姆撒腿迅速跑过去，布希曼人手中还拎着一把猎刀，如果羚羊没有被打死，他就要将它开膛破肚。

然而这一预防措施毫无用处。奥利克斯已经死了，死得很彻底，以至约翰阁下揪着犄角去拽它时，只拿起了一副空空的松弛的皮囊，完全没有骨骼！

“以圣帕特里克的的名义！也只有我才会撞见这种事！”他以如此滑稽的口气喊道，能让除莫库姆之外的所有人都会大笑起来。

但是莫库姆没有笑，他抿紧了双唇，眉头皱起来，眼睛眨动着，显示出严重的不安。他双臂交叉着，不断转头向前后左右张望。

突然，一件物品触动了他的目光，一个装饰着红色阿拉伯式图案的小皮口袋躺在地上。布希曼人立即把它捡起来，仔细地查看着。

“这是什么？”约翰阁下问道。

“马可罗罗的口袋。”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因为使这个口袋的人刚才匆忙逃跑时丢下了它。”

“马可罗罗呢？”

“请阁下别见怪，”布希曼人气愤他攥紧了拳头，“马可罗罗就藏在这个奥利克斯皮囊里面，刚才您是对他开的枪！”

还没等约翰阁下来得及表示自己的惊讶，莫库姆发现大约 500 步远的地方草丛中一阵摇动，立即朝这一方向开了一枪。然后两人上气不接下气地奔向可疑的地方。

但那里空无一人，从草丛的窸窣声可以看出刚才有个活物经过这里。马可罗罗消失了，不要打算在这一直延伸到地平线尽头的广阔平原上去追踪他。

两位猎人于是往回返，对这件确实应当引起他们不安的事情感到非常担心。一个马可罗罗出现在失火森林的石棚里，刚才又藏身于猎奥利克斯常用的伪装用具里面，这显示出他的确坚持要紧紧尾随埃弗雷特上校的队伍穿过些荒无人烟的地带。一个属于马可罗罗抢劫部落的土著人像这样窥伺这些欧洲人及其随行队伍，这不是没有动机的。后者越往北部前进，被这些沙漠盗贼进攻的危险就会增大。

约翰阁下和莫库姆返回了营地。尊敬的阁下沮丧极了，禁不住对他的朋友威廉·艾默里说道：“真的，我亲爱的威廉，我的运气不好！我想猎杀的第一只奥利克斯，在我触到它之前就已经死了！”

## 第十七章 沙漠制造者

“奥利克斯事件”发生后，布希曼人与埃弗雷特上校进行了一次长谈。依照莫库姆建立在有说服力的事实基础上的见解，小小的探险队伍正受到跟踪、窥伺，因而正受到威胁。他认为，如果说马可罗罗人还没有发起进攻，是因为把探险队伍继续往北部引，到达他们的抢劫帮惯常出没的地区，对他们有利。

面对眼前的困难，是否应该往回走？是否要不得不中断已经进行到目前的一系列出色的工作？自然界没能做到的事，一些非洲土著人将会做到吗？他们会阻碍英国科学家完成科学任务吗？这是有必要解决的严肃问题。

埃弗雷特上校请布希曼人尽他所知提供关于马可罗罗人的情况。下面是布希曼人所说的大体情况。

马可罗罗人属于大贝专纳部落，是北上赤道的人们遇见的最后一批贝专纳人。1850年，戴维·利文斯通于首次赞比西河之旅期间，在塞斯海克，马可罗罗人彼时的大首领塞比杜安内的住处受到了接见。这位土著首领是个可怕的军人，曾于1824年威胁到开普敦的边境地区。他天资聪颖，逐渐具有了对非洲中部各分散部落的极度影响力，并最终使他们成为一支紧密团结、有统治地位的队伍。1853年，即去年，这位土著人首领死在利文斯通的怀中，其后塞肯雷杜继承了他的位置。

塞肯雷杜首先对经常出入赞比西河流域的欧洲人显示出比较强烈的好感，利文斯通博士个人对此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但是著名的旅行家一旦离去，非洲国王的姿态发生了显著变化，不仅外国人，而且尤其是邻近的土著人都遭到了塞肯雷杜及其部落中军人的欺压，紧接着随欺压而来的是在广大范围内进行的抢劫。马可罗罗人主要在恩加米湖和赞比西河上游之间的地区四处搜索。没有比一个人数很少的探险队穿过这一地区更冒险的事了，尤其是当这个探险队被他们发觉、等待时，在前面很可能会遭受到某种灾难。

这就是布希曼人向埃弗雷特上校作的简要叙述。他补充说，他认为应该说全部真实情况，并说他将服从上校的命令，如果探险队决定继续前进，他将不会后退。

埃弗雷特上校与两位同事，约翰阁下和威廉·艾默里召开了会议，决定大地测量工作依旧继续进行下去。将近 $5/8$ 的经线弧长度已得到测定，无论发生什么，这些英国人都要为自己、为国家负责，不能放弃实验。

决定作出后，三角形系列继续往前延伸。10月27日，科学委员会垂直切过了南回归线，11月3日，在完成了第41个三角形之后，他们通过天顶观测得出，又一纬度的经线弧被测知了。

在一个月里，他们充满热情地进行着三角测量工作，没有遇到自然障碍。在这片美丽的，又如此起伏不平的地区，只有一些可通过的溪流，而没有大河流，天文学家们操作得既快又好。莫库姆时刻保持警惕，留心在队伍的前头或两边作侦察，禁止猎人们走得太远。然而，似乎不会有危险即刻出现威胁到小小的探险队伍，猎人的担忧很可能不会实现了，至少，在11月份，任何劫匪都未曾露面，他们也没有再找到那个从森林石棚开始就一直不懈地跟踪探险队的土著人。

虽然看上去暂时远离危险，但是莫库姆多次在手下的布希曼人中发觉出迟疑不决的迹象。他未能向他们隐瞒那两次事件，他们在等待着与马可罗罗



人的必然相遇。马可罗罗人和布希曼人是两个敌对部落，彼此毫不留情，被征服者不要指望从征服者那里得到丝毫的怜悯。自从宣战以来，原护队的人数减少了一半，令目前的小小探险队中的土著人感到害怕。这些布希曼人已经远离奥兰治河边达 300 英里，而且至少还要被向北拖出 200 英里，这一前景使他们有所思虑。在雇佣他们加入探险队之前，莫库姆丝毫未向他们隐瞒旅途的漫长和艰难，他们无疑都是些不怕与这样一次探险必然相伴的劳累的人。但是自从在劳累中又加上了可能与顽强的敌人发生冲突的危险，这样的情况改变了他们的情绪。他们由此产生的懊悔、抱怨、勉强，莫库姆装作看不见、听不到，却使他对科学委员会的前程更加不安。

12 月 2 日白天发生的一件事情，更刺激了这些迷信的布希曼人的坏情绪，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他们对上司的反抗。

自从那天前夜，一直晴朗的天气突然阴暗下来，在酷暑的作用下，大气中充满了水气，指示出很高的电压。人们已经能预见到一场暴风雨的到来，在这种气候下，暴风雨几乎总是会以无比的强度形成的。

在 12 月 2 日早上，天空布满了外观阴森可怖的云彩，对此一个气象学家是不会搞错的，这是像大团棉花那样堆积成的积云，云团有的是深灰色，有的却是淡黄色，呈现出各种不同的颜色。太阳是灰白色的，空气静止，高温令人窒息，从前天夜里就已被仪器显示出的气压下降已经停止了，在这沉重的大气下，树叶一动都不动。

天文学家观察到了这种天空状况，但他们认为不应该停止工作。这时，艾默里、两名水手、四个土著人和一辆四轮车，正向经线东部 2 英里之外的地方赶去，想在那里设置一个用来作为一个三角形顶点的指示标。艾默里正忙着在一个小丘的顶点支起一根标杆，这时，一阵急速的水气在一股强大的冷空气影响下冷凝，迅速发展起来。顷刻间，一阵密集的雹子猛然投到地面上。一种极少见到的现象。这些雹子发着光，天上好像在下着无数滴灼热的金属。被打击的地面射出火花，一束束的光冲向运载物资的四轮车的各个金属部位。

很快，雹子下得很大了，成了名符其实的扔石块，人不可能毫无危险地暴露其中。如果知道利文斯通博士在科洛班时，在相同的天气情况下，看到房子的玻璃被击碎，马和羚羊被砸死，人们就不会对这种强烈的现象感到惊奇。

艾默里立即放弃了工作，叫来手下人，想在四轮车中找到一个在暴风雨天气中比树下较为安全的地方。但是他刚从小丘顶上下来，就有一道闪电亮起来，随即是一声响雷，使大气热起来。

艾默里被打翻在地，仿佛死了。两名水手一阵眼花，赶快跑向他。很幸运，年轻人被雷电赦免了。通过某些雷击情况所表现出来的无法的作用之一，流体在他周围滑动，用一个电层将他包起来，流体的通过是借助艾默里手中的圆规的铁尖引起融合而“适当地”表现出来的。

年轻人被水手们扶起来，很快就苏醒了。但他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遭雷击最重的受害者。在小丘上竖起的标杆旁边，两个土著人躺在地上已经没命了，彼此隔着 20 步远。其中一个生命系统已经完全被雷电的机械作用毁坏了，在完好无损的衣服下是一具像煤一样黑的尸体。另一个头颅被大气流星击中，突然死去了。

就这样，有三个——两个土著人和威廉·艾默里刚刚同时遭到了同一道

带三条火舌的雷电的冲击。这是罕见的现象，但有时会见到，这种一道闪电的三等分，其角间距常常是巨大的。

两个布希曼人先是被同伴的死吓呆了，接着不顾水手的喊叫，冒着由于其快速奔跑会使身后的空气变得稀薄而遭雷击的危险，飞奔逃走了。他们什么也不想听，只想尽快地跑回营地。两名水手把艾默里抬进四轮车，又放好了两个土著人的尸体之后，这才躲起来，可是他们都被石雨般砸下的雹子挫伤了。暴风雨强烈地轰隆了大约三刻钟，然后开始变得稀疏。雹子停了，四轮车驶向回营地的路。

两名土著人的死讯已经提前到达了，在这些布希曼人的头脑中造成了一种可悲的效果，从这些他们一无所知的三角测量中，感觉到一种迷信性质的恐惧。他们聚集在一起秘密地交谈，其中有几个比其他人更气馁的，宣布再也不往前走了。这一反抗的开端有可能会发展到严重的规模。莫库姆必须施加他的全部影响才能阻止这次叛乱，埃弗雷特上校不得不出面干预，向这些可怜的人许诺给予额外薪金，以挽留住他们继续为自己服务，重新达成一致不无困难，遭到了某些抵制，探险队的前景受到了严重危害。的确，在这样的沙漠中，远离城镇，没有护卫队保护，没有车夫驾车，委员会的成员将会怎样呢？这次困难最终还是被避免了，在埋葬了两个土著人尸体并收起帐篷之后，探险队向曾有两个人死在上面的小山丘走去。

艾默里在连续几天中都能感觉到曾遭受的剧烈冲击，曾经拿圆规的左手在一段时间里感觉似乎麻痹了，但最后这种不舒服还是消失了，年轻的天文学家能够重新开始工作了。

在之后的 18 天中，直到 12 月 20 日，任何事件都没有出现在探险队的行进过程中，马可罗罗没有出现，莫库姆虽然仍很怀疑，也开始放心了。离沙漠地区只有 50 多英里了，这片卡鲁到现在为止，依旧是那块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都无与伦比的美丽的土地，植物依旧被地面流水保养着。在这片富饶的多猎物的地区，丰美的草场直没到役畜的前胸，他们应当放心，无论是人还是牲畜在到达沙漠之前都不会缺少食物。但那些直翅目昆虫不能算在内，它们对南部非洲的农业设施总是构成一种时间更长的威胁。

12 月 20 日晚上，营地在太阳落山之前组建好了。三位英国人和布希曼人坐在一棵树下，让自己从白天的疲劳中休息过来，同时谈论着将来的计划。来自北部的风渐渐吹起，使空气有些凉爽天文学家已经说好了，今天晚上要测取一些星辰高度，以准确计算出此地的纬度。天空没有一丝云彩，月亮已接近朔月了，各星座将是闪闪发光的，因此这些微妙的天顶观测不会可能在最有利的情况下进行。因此，埃弗雷特上校和约翰阁下非常失望，这时，大约八点，威廉·艾默里站起身指着北方说：

“地平线被掩盖着，我担心今天夜晚不像我们希望的那样顺利。”

“是的，”约翰阁下说道，“大云团明显地上来了，还伴随着凉风，云很快就会占据天空。”

“是一场新的暴风雨在酝酿吗？”上校问。

“我们正处于热带地区，这是令人担心的，我认为今天晚上的观测只能碰运气了。”艾默里回答道。

“您认为呢？莫库姆。”埃弗雷特上校问。

布希曼人仔细地观察着北方，云团的范围被划定在一个长长的曲线内，界限如此清晰，就像是用圆规划出来的。它在地平线上划出的发展区域有 3

—4 英里。这团微黑的云像一团烟雾，呈现出令布希曼人吃惊的奇特外观。有时，太阳的余辉以淡红的反射光照亮了云团，然而这种反射更像硬团而不是气团形成的。

“奇怪的云！”莫库姆说道，没有进一步解释。

几分钟后，一个布希曼人跑来告诉莫库姆，马、牛和别的牲畜显得烦躁不安，在草地跑来跑去，不愿进营地的围墙。

“好吧，那就让它们在外头过夜。”莫库姆答道。

“可是还有野兽呢？”

“哎呀！野兽马上就会忙得顾不上注意它们了！”

土著人回去了。埃弗雷特上校过去请莫库姆解释一下这奇怪的回答。但是莫库姆站在几步之外，完全沉浸于对这种现象的沉思中，他显然是在揣想其性质。

云团迅速过来了，人们可以看出它有多低，它距地面的高度肯定不超过几百法尺。在凉风的呼哨声中，混杂着一种“可怕的微响”，如果这两个词可以放在一起使用的话，这种微响好像是从云团中发出来的。

这时，在云团的上部，一大群黑点出现在苍白的天边。这些点上下飞舞着，钻进黑色的云团中，马上又退出来。可以看出它们有成千上万只。

“哎，这些黑点是什么？”约翰阁下问。

“是鸟。”布希曼人答道，“这是些秃鹫、鹰、隼。它们随着这团云远道而来，只有当云消失了或分散开来，它们才会放弃。”

“那这团云呢？”

“这不是云。”莫库姆把手指向已经侵占了1/4天空的黑团，“这是一团活云，一团蝗虫云。”

猎人没有弄错。欧洲人将会看到一次可怕的、不幸的却经常发生的蝗虫入侵，它们能在一夜之间将一个丰饶的地区变成一个孤零零的干燥地带。就这样来到的上百万只蝗虫，属于飞蝗类，即博物学家指的“格利里·德瓦斯塔托利”，一些旅行家难道没有见到过这种在4法尺的高处覆盖了长50英里范围的蝗虫吗？

“是的，”布希曼人又说道，“这团活云对于庄稼来说是个可怕的灾难，但愿它们就呆在天上，别来危及我们！”

“可是我们在这里什么都没有，”埃弗雷特上校说道，“既没有播种的田地，也没有属于我们的草场！我们对这些昆虫害怕什么？”

“没什么可怕的，如果它们只是从我们头顶上经过的话，”布希曼人答道，“但如果它们向我们要经过的地区俯冲下来，树木的树叶全无，草地寸草不留。您忘了，上校，即使我们的食物是有保证的，但是马、牛、骡子的食物就不复存在了，在这片被毁坏的草场中，它们会变成啥样子呢？”

布希曼人的同伴们沉默了几分钟，看着那热闹的人群在眼前不断扩大。那微弱的响声加重了，然而被鹰、隼的叫声压倒了。那些秃鹫、鹰、隼等冲向这块取之不尽的云彩，成千上万地吞食着这些昆虫。

“您认为他们会扑向这块地区吗？”艾默里问莫库姆。

“我担心，”猎人说道，“北风会把它们径直带向这里。太阳已经落山了，夜晚的凉风会加重这些昆虫的翅膀，然后它们会扑向树木、丛林、草地，然后……”

布希曼人没有把话说完，这时，他的预言就被付诸实施了。顷刻间，巨

大的云团经过天顶，向地面冲下来。只见营地周围一团麋集的深暗群体，直扩展到地平线尽头，甚至连营地也被一点点淹没了，四轮车、帐篷全部消失在这场活冰雹下。蝗群高一法尺，这些英国人的膝盖以下都被没在蝗层中，每一脚都能踩死数百只，然而对于如此庞大的数量，这又能算得什么？

然而，不是没有消灭这些昆虫的工具。鹰、隼等鸟吵哑地叫着，扑向它们，贪婪地吞食着它们。在蝗群底下，蛇也被如此美味的猎物吸引出来，大量地吞咽着。马、牛、骡、狗也都尽享一番，满足感无以言表。平原上的野禽、野兽、狮子、鬣狗、大象、犀牛狼吞虎咽地把一斗斗蝗虫装进胃里。还有布希曼人，也是这些“空中虾”的爱好者，把它们当作天赐的食物吃着！但是蝗群的庞大数目不畏惧这些消灭者，甚至它们之间也在彼此吞食着。

在布希曼人的一再请求下，三个英国人不能不品尝一下这种从天而降的食品。他们加上盐、胡椒和醋煮了几千只蝗虫，这些都是他们精心挑选出来的比较年幼的，颜色是绿色，而不是淡黄的，因此吃起来比老的好吃，有几只长达4法寸。这些年幼的飞蝗像墨水笔管一样肥硕，长15—20法分，还没有产卵，被喜食者看作美味佳肴。煮了半个小时之后，布希曼人为三个英国人端来一盘诱人的蝗虫。它们已经被摘去了头、脚爪和羽翅，完全像海虾，吃起来鲜美，约翰阁下吃了几百只，命令手下人继续大量地做。他只顾埋头吃了！

夜晚来临了，大家都回去睡觉。然而四轮车也没有免遭侵占，要打死这么多进入的蝗虫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条件下睡觉很不舒服。既然天空明朗，星座在天上闪耀，三个天文学家整夜都在测取星辰的高度，这样肯定比将自己脖子以下都掩入蝗虫被里好多了。而且，当平原上回荡着奔向蝗虫的野兽的吼叫时，三个欧洲人怎么能够感到一点困意呢！

第二天，太阳从明亮的地平线下冒出来，开始在预示着一个炎热天气的鲜亮天空中刻划它的昼行弧。阳光很快使温度升高了，在准备重新起飞，把破坏带向别处的蝗群中，发出低沉的微微响动。早晨八点左右，一叶巨大的帆在空中展开，一时遮住了太阳的光辉。整个地区都阴暗下来，人们会以为黑夜又来临了。然后，一阵凉风吹过，巨大的云团开始动起来，在两个小时中，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噪音，云团从陷入黑暗中的营地上空经过，最后在西方地平线上消失了。

当光明重新出现时，人们看到布希曼人的预言完全成为了现实。树上叶片全无，地上寸草未留。一切都作为乌有了。土地露出淡黄色的土，光秃秃的树枝只剩下一个皱巴巴的轮廓。随着眼前如此快的变化，冬天继夏天来到了这里成了沙漠，而不再是那片丰饶的地区。

人们可以把证实奥斯曼利斯抢劫本性的一句谚语用在这些蝗虫身上：“土耳其人经过的地方不再长草！”那些蝗虫袭击过的地方也不再长草了！

## 第十八章 沙漠

现在铺展于旅行者脚下的实际上是一片沙漠，12月25日，在测得了又一纬度经线，完成了第48个三角形之后，埃弗雷特等人来到了卡鲁的北部边缘，在这片干枯地区与他们刚经过的那块土地之间，他们找不到丝毫的区别。

探险队使用的动物，饱受草场缺乏之苦。水也同样缺乏，池塘里的最后一滴水也干了，土地是由泥土和非常不利于植被生长的沙子混合而成的，雨季积下的雨水渗进沙层中，很快从这些覆盖着大量砂岩、不能保存任何一粒液体分子的地层中消失了。

这就是利文斯通博士在探险中所不止一次穿过的干燥地区之一。不仅土地，连空气都是如此干燥，以至暴露于空气中的铁质物品都不会生锈。依照科学家博士的叙述，皱巴巴的树叶萎靡不振，含羞草的叶子在白天也像在晚上一样紧紧合着，金龟子躺在地面，几秒钟后就断气了。把温度计的圆头插入地下3法寸，中午时，水银柱指示到了134华氏度。

这就是曾经出现在那位著名的旅行家面前的南部非洲的某些地区，这就是现在展示在英国天文学家面前的位于卡鲁边缘和恩加米湖之间的一块陆地。他们十分疲劳，痛苦不堪，特别是因为缺水。这种艰苦的形势对家畜有更显著的影响，稀少、干枯、蒙尘的草几乎不能用来喂养它们。这片广阔的地区只所以是沙漠，不仅仅由于干燥，还因为几乎没有活物来此冒险。鸟儿已经逃过了赞比西河，想在那里找到树木花草，野兽也不会胆敢走进这片不能提供任何生命资源的地方。在1月份的前15天中，探险队的猎人们几乎只隐约瞥见了两、三只连续几星期内不喝水的羚羊，其中有看上去像曾使约翰阁下那样强烈地感到沮丧的奥利克斯，尤其是几只卡马，它们长着温柔的眼睛，穿着灰色的、杂有赫石斑点的衣裙，这是些不伤人的动物，其肉质得到很高的评价，较之于丰饶地区的草场，它们似乎更喜欢干燥的平原。

然而，走在火热的太阳底下，穿过不含一粒水气的空气，在没有一丝风和高温的日日夜夜中进行大地测量，天文学家们明显地感到疲乏。他们储备的水盛放在被酷暑加热的桶里，在逐渐减少，他们已经不得不限制使用了，这种限制使他们非常难受。但是他们热情高涨，鼓足干劲，战胜了疲劳与艰难，不放过大量而细致的工作中的任何一个细节。1月25日，经线的第七部分，又一纬度的长度被借助9个新三角形计算出来了，这时三角形总数已达57个。

天文学家们只剩下一段沙漠需要穿过，按照布希曼人的建议，他们应该在1月底之前到达恩加米湖畔。上校和他的同事能够为自己担保，坚持到底。

但是探险队中的布希曼人没有受过这种酷热的锻炼，作为被雇佣的人，他们的利益不与探险的科学利益相混同。这些很不情愿继续前进的土著人很难经受路途的考验，对水的缺乏尤其敏感。几乎由于饥渴而衰弱的役畜不得不被落在后面，人们担心它们的数量会一天天增加。抱怨、指责伴随疲劳在增加，莫库姆的角色非常难作，他的影响力下降了。

很显然，缺水马上会成为无法克服的困难，他们必须停止向北前进，要么往回走，要么向经线的右方走——这样可能会碰见俄国探险队，以到达如利文斯通的旅程所示，分布在较湿润地区的小镇。

2月15日，布希曼人向埃弗雷特上校报告了不断增多的困难，而他对此作出的努力都是徒劳的。车夫已经开始违背他的命令了，每天早晨，营帐撤

掉时，都会有多数土著人加入反抗命令的场面。应该承认，这些不幸的人，被酷热制服了，被干渴消耗光了，让人看了同情。另外，牛、马只靠短小的干草不足以吃饱，一滴水未喝，它们也不愿再走了。

埃弗雷特上校完全了解情况，然而对自己苛刻，他同样对别人也是严厉的。他不想因为任何理由而中断三角测量实验，并且宣布，即使是独自一人，他也会继续往前走。他的两位同事与他意见相同，他们准备随上校走到他愿意去的任何远处。

布希曼人作了重新努力，征到了几个愿意继续跟他前进一段路程的土著人。根据他的估计，探险队距恩加米湖只有5—6天的路程了。在那里，牛、马会重新找到新鲜的草场和阴翳的树林，人也会拥有一片淡水降暑解渴。莫库姆对主要几个布希曼人强调指出这些理由，并向他们证明，要想得到补给，最近的路就是往北走。的确，投向西部，只能是盲目地走；往后走，只能重返荒凉的卡鲁，那里的河水肯定干涸了。终于，土著人在如此多的理由和请求下让步了，几近筋疲力尽的探险队继续向恩加米湖前进。

非常幸运的是，在这片广阔的平原中，三角测量实验借助标杆或支柱进行得非常顺利。为了节省时间，天文学家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借助电灯的光，他们取得了符合最严格的测定的非常清楚的角度。

工作协调一致，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三角形系列在逐步增加。

1月16日，探险队刹那间可以相信他们如此吝啬节约的水可以大量地得到补偿了。

一个宽约两英里的大湖刚刚出现在地平线上。

人们可以明白这个消息是多么受欢迎。整个探险队迅速地向着指示的方向走去，走向一片广阔的在阳光下闪耀的水面。

他们在下午5点左右到达泻湖。有几匹马挣断牵引，从车夫手中摆脱出来，跳跃着冲向它们如此渴望的水，它们嗅着它，呼吸着它，不一会儿就把前胸以下都没在水中去了。

但是那些马很快就上岸了，却没能用这些液体解渴，当布希曼人到达时，却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湖浸透着咸盐的水，他们不能用来降暑解渴。

失望，人们可以说，失望是巨大的。没有比落空的希望更残酷的了！莫库姆认为不能放弃引导土著人向盐水湖对岸进发。对探险队的前程来说很幸运的是，他们已经靠近恩加米湖和赞比西河的支流，在这一地区的每处都能找到饮用水。全体的解渴依赖于继续往前走。如果大地测量工作不会耽搁，探险队将在四天内到达恩加米湖畔。

他们重新上路了。埃弗雷特上校利用地面情况，建立起一些不需要频繁设置标杆的大三角形。因为他们多是一些晴朗的夜晚进行操作，灯火标志十分清晰，他们能够用经纬仪或复测经纬仪极其准确地进行测定。这既能节省时间又能减少疲劳，但是应当承认，无论是对于这些被科学热情鼓舞着的勇敢的科学家，还是对于那些在可怕气候下被极渴压倒的土著人，还是对于探险队使用的牲畜，都应该是到达恩加米湖的时候了。没有人能够在相同的情况下再支撑着行走15天。

1月21日，平坦的地面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开始变得高低不平。早上10点左右，一座高500—600法尺的小山脉出现在西北部大约15英里处。这就是斯科尔泽夫山。

布希曼人仔细地观察着这里的情况，察看了较长一段时间后，他把手伸

向北方：

“恩加米湖在那儿！”

“恩加米！恩加米！”土著人嚷着，伴随着吵闹的讲解声。

布希曼人想继续往前，跑完到达湖圈之前的 15 英里。但是猎人最终把他们制止住了，提醒他们在这片被马可罗罗人侵扰的地区，一定不要溃乱。

但是埃弗雷特上校想加速到达恩加米湖，决定用一个三角形将目前的观测点与斯科尔泽夫山脉联结起来。山脉的顶峰是一个尖尖的山峰，可以被准确地对准，很适宜观测。因而没必要等待黑夜，也就没必要提前派出一支水手和土著人支队去斯科尔泽夫山脉顶峰固定一个灯火标志。

仪器被架起来了，这之前最后一个三角形的顶点角度已在南部被测定，在这里又被重新更准确地测量了一次。

莫库姆急不可待地想到达恩加米湖，只让人建了一个临时营地。他非常希望夜晚之前到达如此被渴望的湖泊，但不忽视任何一项习惯性预防措施，派几个骑马人在周围巡视。他谨慎地点灯照亮左右的矮林。然而，自从那次去狩猎奥利克斯以来，他们再没有见到马可罗罗的任何踪迹，以探险队作为目标的间谍活动似乎已被放弃了。但是多疑的布希曼人仍想严阵以待，以防万一。

当莫库姆站岗警戒时，天文学家们在忙于建立新三角形。按照艾默里的测定，这个三角形将到达南纬 20° 附近，他们在非洲测量的这段经线将在这一纬度找到终点而终止。在恩加米湖对岸再进行几次实验，他们很可能就会完成经线的第八部分。然后，借助一个在地面上直接测量的底边核对计算，这项伟大的事业就被完成了。可以明白多么高涨的热情在支持着这些即将完成任务的果敢的人。

在这段时间里，俄国人的工作进行得怎样呢？国际委员会的成员们分离后的六个月里，斯特吕克斯、巴朗德尔、佐恩，他们此时在何处呢？他们是否像英国同仁们那样经受了同样的严峻的劳累？他们是否也曾苦于小缺乏和这种气候难以忍受的炎热？在他们明显接近戴维·利文斯通旅游路线的行程中，那些地区是否个很干燥？也许吧，因为从科洛班开始，还有别的村落和小镇，例如斯科夸内、斯科斯贡等其他离经线右方不远的村镇，俄国探险队可以去那里得到补给。但是他们难道没有担心，在这样比较富饶，因此会不断受到劫掠者袭击的地区，斯特吕克斯的小小队伍不是有点太暴露了吗？从马可罗罗人似乎放弃了对英国探险队的追踪这一情况，是否应该得出他们转而扑向了俄国探险者的踪迹呢？

埃弗雷特上校总是专注于工作，不去想也不愿去想这些事情。但是约翰阁下和艾默里会常常谈起他们的老同事的命运。命运能使他们再相聚吗？俄国人会取得事业成功吗？他们在非洲的这一地带同时，分别建立三角形系列进行观测，得出的两个结果会是一致的吗？艾默里还想到了他的朋友，后者的不在令他感到如此惋惜，他知道佐恩也永远不会忘记他的。

这时，角距离的测量已经开始了。为了得到朝向观测点的角度，需要建立两个标杆，其中一个就是斯科尔泽夫的锥形顶峰。

至于位于经线左方的另一个标杆，他们选择了位于 4 英里之外的一个尖尖的山丘，它的方向是由复测经纬仪的镜片给出的。

已经说过，斯科尔泽夫山脉还在相对较远的前方，但天文学家们没有别的选择，这座孤峰是这一地区的唯一至高点。无论在北部、西部还是不能看

到的恩加米湖对岸，再也找不到别的山岗。但是这种远距离将迫使观测者们要沿着经线右侧大大地往前行进，经过深思熟虑后，他们认为可以以别样方式进行。他们借复测经纬仪的第二个镜片细心地瞄准孤峰，两个镜片的间距给出斯科尔泽夫山脉和山丘的角距离，因此也就给出了观测点形成的角度数。为了得到一个更准确的近似值，埃弗雷特上校不断改变镜片在刻度盘上的位置，重复进行了20次，这样他把可能出现的阅读误差分成了20份，以得到一个绝对严密的角距离。

不管土著人们多么不耐烦，无动于衷的上校以他从剑桥天文台带来的细致精神做完了各种观测。1月21日的一整天就这样过去了，直到五点左右天黑时，刻度盘的阅读变得很困难了，上校才停止了观测。

“下命令吧，莫库姆。”他对布希曼人说。

“天不早了，上校。”莫库姆答道，“我很遗憾您在夜晚来临之前没能完成工作，我们本来打算把营地拖运到湖边的！”

“但是，谁阻止我们出发呢？15英里的路，即使是在黑夜，也不会阻住我们，道路是笔直的，又是平原，我们不必担心会迷路。”

“是的……的确……”布希曼人答道，好像在思考，“也许我们可以冒冒险，虽然我更喜欢在白天走过邻近恩加米湖的这块地区。我们的人只有一个劲要往前走到达淡水湖。我们马上走，上校。”

“只要您愿意时，莫库姆！”上校答道。

这个决定得到一致通过后，牛被套上车，骑手们跨上马，仪器被重新放进车中。晚上七点，布希曼人下令出发，被干渴激励着的探险队，径直向恩加米湖走去。

由于其侦察员的某种本性，布希曼人请求三个欧洲人都带上武器，配好弹药，他自己则带好约翰阁下赠给他的来复枪，他的子弹盒中也装满了子弹。

他们出发了，夜晚黑沉沉的，厚厚的云层盖住了星星，雾从靠近地面的大气层中散出来。莫库姆天生具有很强的视力，不断观察着队伍的两侧和前方。布希曼人同约翰阁下说的几句话证实他本人对这一地区也没有很大的把握，因此约翰阁下准备随时应付一切事变。

探险队向北方行进了3小时，然而他们感到了疲惫不堪的状态，走得不快，时常还要停下来等待落后的人。他们只能以每小时3英里的速度前进，将近晚上10点时，距离恩加米湖还有6英里。牲畜暂时停下来了，在这令人窒息的夜里几乎不能呼吸，在这样如此干燥的空气中，最明显的大气湿度下也不能找到一丝潮湿的迹象。

很快，无论布希曼人如何明确建议，队伍也不再是一个紧密的核心了，人和动物被拉成了一条长线。几头力气殆尽的牛倒在路上，几个从马上摔下来的勉强能够拖拖拉拉往前走，他们会很容易地被极少数量的土著人攻克。忧心忡忡的莫库姆不辞劳苦，连喊带拽，从一个人走到另一个人，努力地想把队伍重新组织起来，然而没能做到，在他不注意时，已经少了若干个手下人。

晚上11点，走在前面的四轮车离斯科尔泽夫山脉只有3英里了。虽然夜黑，这座孤峰还是能够清楚地辨认出来，它像一座巨大的金字塔耸立在黑暗之中，黑夜使它的真实体积变大，海拔增高如果莫库姆没有弄错，恩加米湖就在斯科尔泽夫山脉后面，因此需要绕过山脉，取最短的路到达广阔的淡水湖边。



布希曼人走在前头，陪着 3 位欧洲人，正当他准备侧向左边时，这时一阵清晰而遥远的枪声使他停住了。

三位英国人紧紧抓住坐骑，惶惶不安地听着。在一个土著人只使用长矛与弓箭的地方，这种枪应当会引起他们混合着焦虑的惊讶。

“怎么回事？”上校问道。

“枪声！”约翰阁下答道。

“枪声！”上校叫道，“在什么方向？”

这个问题是给莫库姆的，他答道：“这几声枪响是从斯科尔泽夫顶峰打出的，你们看，上面的黑暗被照亮了！那儿打起来了！是马可罗罗人，也许在进攻一些欧洲人。”

“欧洲人！”艾默里说道。

“是的，威廉先生。”莫库姆答道，“这些杂乱的枪声只能是欧式武器产生的，我补充一点，是一些很准的武器。”

“那么这些欧洲人是？……”

但埃弗雷特上校打断了他，喊道：“不管这些欧洲人是谁，应该去援助他们！”

“是的，是的，快去吧！”艾默里重复说道，心痛苦地缩紧了。

开始向大山进发之前，布希曼人想最后一次重新聚集有可能会被强盗意外包围的队伍。然而当他转向后边时，发现队伍已经分散了，马匹停下来了，四轮车被丢在一边，几个黑影在平原游荡，已经向南方去了。

“懦夫！”莫库姆喊道，“这些被干渴和疲劳压倒的人为了逃跑什么都不顾了！”

然后，他转向英国人和他们勇敢的水手，“我们继续前进！”

欧洲人和猎人拉过还能有点力气快跑的马，立即向北方驰去。

20 分钟后，他们已经能够很清晰地听到马可罗罗人的叫嚷声，现在还不能估计他们的数量。这些土著人强盗显然已经攻取了斯科尔泽夫山峰，山顶上有火光，隐约可以见到一群群的人在山峰两侧立着。

埃弗雷特上校等人很快到达了围攻队伍的后部，他们丢开疲惫不堪的坐骑，大吼一声，被围困的人肯定听见了。他们向土著人群中打出了第一枪，马可罗罗人听到这些速射武器打出的声音，以为被大部队包围了。这一袭击使他们措手不及，在没有来得及使用弓箭和长矛之前，他们就后退了。

埃弗雷特上校、约翰阁下、威廉·艾默里、布希曼人和水手继续不停地装弹、射击，冲进了强盗的队伍。已经有大约 15 具尸体铺在了地上。

马可罗罗人散开了，欧洲人冲进缺口，推翻近前的土著人，后者又爬起来退向山坡。

10 分钟内，他们就到达了黑暗中的顶峰，被围困者担心伤到突然到来的救援者，因此已经停止了射击。

这些被围困者是俄国人！斯特吕克斯、巴朗德尔、佐恩，还有他们 5 名水手，但是探险队中的土著人只剩下忠诚的福尔洛贝尔了。这些可耻的布希曼人也是在危险时刻抛弃了他们。

斯特吕克斯在埃弗雷特上校出现的同时，从斯科尔泽夫顶峰的一堵小墙上冲下来：

“你们，英国先生们！”来自布洛科瓦的天文学家叫道。

“是我们，俄国先生们。”上校以严肃的口吻说道，“但是现在，既没

有俄国人，也没有英国人，只有团结自卫的欧洲人！”

## 第十九章 测量或死亡

一声欢呼对埃弗雷特上校的话表示同意。面对马可罗罗人，在共同的困难面前，俄国人和英国人忘记了战争，只能团结起来共同自卫。形势压倒一切，英俄委员会在敌人面前比任何时候都强大，更紧密地重新建立起来了。艾默里和佐恩拥抱在一起，其他的欧洲人互相握过手之后，新的联盟形成了。

英国人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解渴，俄国人的营房里不缺少从湖中汲取的淡水。然后，欧洲人们在斯科尔泽夫山顶上一个放弃的防御工事的掩蔽所里面谈论着自从科洛班分离以来所发生的一切。这时，水手们则监视着暂时中止进攻的马可罗罗人。

首先，俄国人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座距他们的经线左方如此遥远的山峰上？这与把英国人投向右方的理由是相同的。几乎处于两条经线之间的斯科尔泽夫山脉，是唯一一处可以用来在恩加米湖边建立观测点的高地。于是，两支深入同一平原的敌人对探险队很自然地在这座唯一可以为观测所用的山上相聚了。的确，英国人和俄国人的经线分别在两处相距较远的点上到达湖泊，这需要操作者们用大地测量法将恩加米湖的北岸和南岸接起来。

然后，斯特吕克斯较详细地讲述了一下他们刚完成的实验。从科洛班开始，他们的三角测量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命运分配给他们的第一条线穿过一片富饶、起伏的地区，这片地区为建立三角形系列提供了一切便利条件。俄国天文学家和英国人一样饱受高温之苦，但没有缺水。大量的河流使那一地区保持着有益的潮湿，可以说，牛、马一直漫步于一片广阔的草地上，穿过一片片到处分布着森林与矮丛的草场，至于野兽，他们便在晚间点炭火，使它们远离营地，途中遇到的土著人都是些村镇中的定居部落，利文斯通博士曾受到的热情接待。在这样的旅途中，布希曼人没有任何理由抱怨。2月20日，俄国人到达了斯科尔泽夫山，在此驻扎了36小时，这时三四百马可罗罗人出现在平原上。被吓坏的布希曼人立即放弃岗位，把俄国人丢给了敌人。马可罗罗人开始抢劫停在山脚下的四轮车，幸亏仪器已经被运到山上的防御工事里了。另外，汽船到现在也是完好无损的，因为俄国人在强盗到来之前就把它组装好了，现在泊放在恩加米湖的一个小水湾中，在这里，山坡陡峭地下到湖泊右岸，因此无法到达。但是斯科尔泽夫南边的山坡是可以通行的，马可罗罗人在刚才发起的进攻中，若不是英国人及时赶到，他们可能会直攻到防御工事。

这就是斯特吕克斯的简短叙述。埃弗雷特上校也让他了解了他们在北上途中发生的事件，勘探中的痛苦与疲惫，布希曼人的反抗，他们不得不要克服的困难和障碍。由此他得出，自科洛班起程以来，俄国人比英国人幸运。

2月21日、22日两晚都没有发生事情，布希曼人和水手们在防御工事的墙角下站岗。马可罗罗人没有重新发起进攻，但是山脚下燃着的火证实了这帮强盗一直露宿在这里，丝毫未放弃他们的计划。

2月22日早上，天亮时，他们从掩避所中下来观察平原，朝阳几乎一下就照亮了这片伸向地平线的广阔土地，向南边望去，是淡黄的沙漠及其晒枯的草地干燥的景象。山脚下是呈圆形的营地，四五百土著人麇集在里面。他们的火依旧燃着，几块野味肉在灼热的炭火上烤着，很显然，马可罗罗人不想放弃这块地方，即使探险队和宝贵的物品：物资、四轮车、马、牛、食物全部落进了他们手中。也许这些掠夺物还不能使他们满足，他们想在杀死欧

洲人之后，夺取上校等人所使用的如此可怕的武器。

俄、英科学家们在察看了土著人的营地后，与布希曼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必须作出最后决议。但这个决议有赖于某种形势的协助，首先，应该取得斯科尔泽夫山脉正确的形势。

天文学家们已经知道，这座大山的南部俯瞰着广阔的、直延伸到卡鲁的平原，东部和西部，是沙漠以其最小直径延伸过来的部分。向西边看，月光只在地平线上抓住一些丘陵的隐约轮廓，这些丘陵处在马可罗罗人的肥沃地区的边缘，那里有他们的首都之一，马可多，大约位于恩加米湖东北部 100 英里处。

相反，斯科尔泽夫山脉在北部俯视着一片完全不同的地区，与南部的干燥地区形成了鲜明对照！水、树木、草地、永久的湿润维持着土地的这一头浓发。在至少方圆 100 英里的范围内，恩加米湖展开了它正在冉冉升起的太阳下活跃起来的美丽水面。湖的长与地球纬线平行，宽是南北向的，不超过三四十英里。湖的北岸地区呈现出缓缓的斜坡，有树林、草地、河流及赞比西河、利亚比河各支流，景观丰富多彩。再往北至少 80 英里，一系列小山脉以它优美的轮廓将这一切环抱起来。这美丽的地方真是沙漠中的绿洲啊！这片土地被得到很好的灌溉，一道液体静脉网络使它永远显示出生机，赞比西河，这条伟大的河，以它的各条支流滋养着这片神奇的草本！它是南部非洲的大动脉，既是欧洲的多瑙河，又是南美的亚马逊河！

这就是展现在欧洲人眼前的全景。斯科尔泽夫山脉就耸立在湖泊的岸上，斯特吕克斯说过，其北部山坡笔直地下到湖水中，山坡是如此陡峭，水手们不能从这里上下，通过一个狭窄的一点一点下降的斜坡，他们才到达了湖面上汽船泊放的地方。水的供应得到了保障，只要食物供得上，这支小小的驻军就能坚守在防御工事后面。

在这片荒漠中，在山顶上，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防御工事吧？他们向莫库姆请教，后者作为戴维·利文斯通的向导曾参观过这里，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以前经常有象牙商和乌木商来到恩加米湖周围地区。“象牙”，是来自于大象或犀牛。乌木则是人肉，是奴隶贩子们买卖的活人。整个赞比西河地区仍然受到这些贩卖黑奴的卑鄙外国人的毒害。内部的战争、侵袭、抢劫获得大批俘虏。这些俘虏被当作奴隶卖掉。然而确切地说，恩加米湖的这条岸是西部商人们的经过地点。斯科尔泽夫山脉以前是探险营地的中心，在取道赞比西河直达河口之前，他们先在此休息一下。商人们因此加强了这个防御工事，以保护他们自己和奴隶免遭抢劫，因为土著奴隶甚至会被刚把他们卖掉的人重新抢去再卖掉，这并不少见。

这就是这座防御工事的来由，但是现在它已经被废弃了。探险队的路线发生了变化，恩加米湖边不再有他们来到，斯科尔泽夫山也不必再去保卫他们，山顶的城墙一块石、一块石地消失了。这座防御工事只剩下一堵切成扇形的围墙，弓朝向南方，弦朝向北方。围墙的中部筑有一个防御棱堡，上面凿有枪眼，一个十塔置于顶部，其轮廓曾被埃弗雷特上校当作经纬仪镜片的标杆。即使防御工事已被毁坏了，但仍旧为欧洲人提供了一个安全的躲避场所。躲在这些用厚厚的砂岩砌成的城墙后面，又配有速射枪，只要食物和弹药不匮乏，他们就能坚持与马可罗罗人对抗到底，也许还能完成大地测量实验。

埃弗雷特上校等人有充足的弹药，因为盛弹药的箱子放在运载蒸汽船的四轮车上，人们知道，这辆四轮车还没有被马可罗罗人抢走。

食物就是另一回事了，困难就在这里。装运食物的四轮车也没免遭劫掠，聚集在这里的 18 个人已经有两天没什么可吃饱的了。即 3 个英国天文学家，3 个俄国天文学家，10 个“女王与沙皇”号的水手，布希曼人和福尔洛贝尔。

埃弗雷特上校和斯特吕克斯进行了一次仔细的盘存，正式证实了这一点。

盘存结束了，早饭也吃过了——一次非常简单的早饭——天文学家们和布希曼人聚集到防御棱堡里面，水手们则在防御工事的围墙周围做好警戒。

他们讨论着这一十分严重的食物缺乏情况，真不知如何来补救这种肯定的缺乏，若不是布希曼人突然提出了以下建议：

“先生们，你们为食物缺乏担忧，可说真的，我看不出有什么令你们着急的。我们只有两天的食物了，是吗？有谁强迫我们在这个防御工事里呆两天吗？我们不能明天，甚至今天就离开吗？有人阻拦我们吗？马可罗罗人？据我所知，他们可不会在恩加米湖水上跑？就用那条汽船，我负责在几小时内把你们运到湖的北岸！”

听了这个建议，科学家们你看我，我看你，然后又看着布希曼人。真的，这个看起来如此平常的主意却没有出现在他们的头脑中。

的确，这主意他们没想到。这主意也只有那些果敢的人们能想得到，他们在这样一次值得记忆的探险中，表现得像彻底的科学的英雄。

约翰阁下首先说话了：“可是，我勇敢的莫库姆，我们还没有完成实验呢。”

“什么实验？”

“经线测量！”

“您认为马可罗罗人会关心您的经线吗？”

“他们可能不关心，”约翰阁下又说，“可是我们关心，我们这些人，我们不能丢下这项未完成的事业。你们不这样看吗？我亲爱的同事们。”

“我们是这样的。”埃弗雷特上校作为每个人共同感情的代言人，以大家名义答道：“我们不会放弃经线测量的！只要我们有一人活着，他就要把眼睛去看目镜，三角测量就要继续进行。只要是需要的，我们会观测，一只手握枪，另一只手操作仪器，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坚持到最后一刻了。”

“英国好样的！俄国好样的！”这些精力充沛的科学家们喊道，他们把科学利益置于一切危险之上。

布希曼人看着他的朋友们，没有回答，他明白了。

他们就这样说定了，大地测量依旧继续进行。可是这些地方困难，恩加米湖这道障碍，合适的观测点的选择，难道不会使工作变得不可行吗？”

这个问题是向斯特吕克斯提出的，这位俄国天文学家两天来一直占据着斯科尔泽夫山的顶峰，他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先生们，工作是困难的，细致的，它需要耐心和热情，但它并不是不可做的，需要做什么呢？用大地测量法将斯科尔泽夫山脉与湖泊北岸的某个观测点连起来。但是，这个观测点存在吗？是的，存在。我已经在地平线上选择了一个可以作标杆的山峰。它耸立在湖泊的西北部，因此这条三角形的边斜着横切过恩加米湖。”

“那么，”埃弗雷特上校说道，“如果这一点是存在的，困难又在何处呢？”

“困难就在斯科尔泽夫山峰与那山峰的距离。”斯特吕克斯答道。

“这段距离有多长？”埃弗雷特上校问，“至少 120 英里。”

“我们望远镜能穿过这段距离。”

“但需要在那山峰上点一盏标志灯。”

“我们去点。”

“还需要去那儿？”

“我们去。”

“那么在这段时间中，还要抵抗马可罗罗人！”

“我们抵抗！”

“先生们，”布希曼人说道，“我置于你们的命令之下，我将去做你们要求我做的……”

就这样，这段决定科学工作命运的谈话就以忠诚的猎人的一番话告结束了。科学家们团结在同一思想周围，决心必要时献出生命。他们走出防御工事，来观察大湖北岸地区。

斯特吕克斯指出他选择的山峰，这是沃尔吉利亚山峰，一个在远方几乎看不清的锥形峰。它的高度极大，虽然距离遥远，但是一个置于其上的强烈的电灯标志可以在配有放大目镜的经纬仪镜片的视野中看到，但是需要把这个灯标带到离斯科尔泽夫山脉 100 多英里的地方，还要把它升高到山脉顶峰。这是真正的，但不是不可克服的困难，斯科尔泽夫山与沃尔吉利亚山形成的角度，与这之前一个观测点形成的角度很可能将结束经线测量，因为沃尔吉利山峰应当位于南纬  $20^{\circ}$  附近。人们于是明白了这项工作，全部的重要性和天文学家们努力克服各种困难的热情。

首先应当建立发光标志。这将需要在一个陌生的地区穿过 100 英里。佐恩和艾默里毛遂自荐，被接受了。福尔洛贝尔同意陪伴他们同去，他们希望立即出发。

他们要使用汽船吗？不，他们要把它留给同事们用，后者或许在完成观测之后需要尽快离开，以更快地逃避马可罗罗人的追赶。为了渡过恩加米湖，建造一个既轻便又结实的桦树小船就行了，土著人能在几小时内就可做成。莫库姆和福尔洛贝尔下到湖岸上，那儿生长着一些矮桦树，他们很快就完成了工作。

晚上 10 点，小船被装上了仪器、电器、一些食物、武器和弹药。天文学家们说定在恩加米湖北岸，布希曼人和福尔洛贝尔都知道的一个小湾前相聚。另外，一旦灯标被看到并被测过之后，埃弗雷特上校便在斯科尔泽夫山顶点燃标志灯，以便佐恩和艾默里能够知道他们的处境。

辞过同事们之后，佐恩和艾默里离开防御工事，下到小船中。福尔洛贝尔、一名俄国水手、一名英国水手已经在他们之前上船了。

夜黑沉沉的。缆绳被解开了，脆弱的小船在短桨的推动下，静静地穿过恩加米湖黑暗的水面，向前驶去。

## 第二十章 坚守斯科尔泽夫顶峰 8 天

看着两位年轻的同事远去了，天文学家们的心不由得缩紧了，在即将穿过的 100 英里的陌生地带，有多少疲劳、危险在等着两个勇敢的年轻人啊！但是布希曼人向朋友们夸奖福尔洛贝尔的机敏和勇敢，请他们放心。另外，可以想象马可罗罗人正忙于围攻斯科尔泽夫山峰，不会去恩加米湖北岸地区搜索。总之，莫库姆的直觉没有欺骗自己，他认为埃弗雷特上校等人在防御工事中比在北边路上的年轻天文学家遭受的危险更大。

这天夜里，水手和布希曼人轮流值班放哨，实际上，黑暗对山下土著人的敌对措施有利，但是这些“爬行动物”——猎人这样称呼他们——还不敢进攻斯科尔泽夫山峰的山坡。也许他们在等待增援，以便能从各个方向攻占大山，解除被围困者的抵抗手段。

猎人的推测没有错，天亮时，埃弗雷特上校看到马可罗罗人的数量有了显著增加，他们布局灵巧的营地包围着斯科尔泽夫山脚，想从平原上逃跑是完全不可能的，幸亏恩加米湖水面不在他们的看守之下，在必要时，如果没有意外情况，从湖面上撤退总是可行的。

然而问题不在于逃跑。这些欧洲人据守着一个科学岗位，一个他们根本不打算放弃的光荣的岗位。在这一点上，一个完美的融洽关系在他们中失而复得，从前导致埃弗雷特上校和斯特吕克斯不和的个人纠纷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此时使英、俄两国投入战斗的战争也不再是问题了。在这一问题上没有产生任何影射。两位科学家向着同一目标前进，两个人都希望得到对两个民族都同样有益的科学成果、完成自己的科学使命。

标志灯在沃尔吉利亚峰点起之前，两位科学家忙着测量一个三角形的角度，这项操作在于用两个镜片对准这之前英国人路线上的最后两个观测点。操作没有困难，结果由巴朗德尔记录下来。测量完毕，他们决定在之后的几天晚上，进行多次星辰观测，以取得斯科尔泽夫山峰的准确纬度数。

有一个重要问题也要首先作出决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要请来莫库姆给出意见。问题是，佐恩和艾默里最短能在多长时间内到达恩加米湖北岸，其主峰将用来作为最后一个三角形支点的山脉。

布希曼人估计至少需要 5 天才能到达目的地。实际上，那是一段 100 多英里的路程，福尔洛贝尔的队伍步行前进，再考虑到在一个河流纵横的地区会出现的困难，5 天甚至是一段很短的时间。

他们接受最多 6 天的意见，并在这一基础上制订食物“管理条例”。

食物储存非常有限。在能够通过打猎获得补给机会之前，他们就把一部分食物让给福尔洛贝尔的小支队，运到防御工事中的食物因此又减少了。按照正常定量，只能供每个人满足两天的需要。这些食物包括几磅饼干、罐头的肉和干肉饼。埃弗雷特上校与同事们意见一致，决定把日常定量减少到 1/3。这样，他们就能够等到第六天——他们日夜守候的灯光在地平线上出现的时候。四位科学家、六名水手和一个布希曼人，总共 11 人，他们肯定会苦于食物的不足，但他们不把这种痛苦放在眼里。

“况且，这儿不禁止打猎呀！”约翰阁下对布希曼人说道。

布希曼人怀疑地摇摇头，他认为在这孤零零的山上很难有什么野物。但这并不能成为把枪束之高阁的理由。于是就这样决定了，而他们的同事们则正忙于推算记录在巴朗德尔双份笔记上的数值，约翰阁下在莫库姆的陪伴下

离开防御工事的围墙，想去确切地认识一下斯科尔泽夫山峰。

马可罗罗人静悄悄地驻扎在山脚下。好像丝毫不急于发起进攻。也许他们的意图是以饥饿来征服被困者。

对斯科尔泽夫山的财产清点很快完成了。防御工事占据的那块地方，面积至多也不过 1/4 平方英里。地面覆盖着较浓密的草木，一片片的砾石夹杂其中。时而会有一丛丛的矮荆棘，其中包括一部分葛兰。还有红色的欧石南，花枝长长的杜鹃花，构成了山上的植物区系。在山坡上由突出地表的岩石构成的峭壁的角落下面，生长着一丛丛高 10 法尺的刺灌木，开放着白色花串儿，像茉莉花一样芬芳，布希曼人不知道这种植物的名字。至于野兽，在搜查了 1 个小时之后，约翰阁下还需要继续寻找即使是最小的野物。这时，几只长着深色羽毛、红色鸟喙的小鸟从几丛灌木中飞出来。第一枪之后，这群鸟儿就肯定是一去不复返了，看来不能指望靠猎物来供给。

“我们总还能从湖水中捞鱼。”约翰阁下站在斯科尔泽夫山北面山坡上，凝视着美丽广阔的湖面。

“既没网，也没杆，徒手弄鱼，”布希曼人说道，“这就像要徒手捉住飞翔的鸟儿。不过我们不要失望，阁下知道机遇到现在都在为我们服务，我相信它会继续为我们服务的。”

“机遇！”约翰阁下反驳道，“当上帝想刺激机遇到来时，他就是我认识的人类最忠诚的供应者！没有更可靠的代理人，没有更聪明的管家！机遇把我们带到了俄国朋友身边，机遇把他们带到了我们想来的地方，它也会渐渐把我们带向想达到的目标！”

“它会给我们吃的？”布希曼人问道。

“它肯定会给我们吃的，莫库姆朋友。”约翰阁下答道，“它正在做着，它只会尽义务的！”

尊敬的阁下的话必定是让人放心的。但是，布希曼人思量着机遇是个要求主人也要对它尽点责的仆人，因此他决定在需要时帮助机遇。

2月25日这天，围攻者和被围困者彼此的形势都未发生任何变化。马可罗罗人呆在他们的营房中，牛群和羊群呆在最靠近斯科尔泽夫山峰的地方，地下水渗透使那里维持着草场。抢到的四轮车被拉进营房里去了，相聚到部落中的妇女和儿童，正忙着做日常的活儿。时而会有个首领——从他华丽的皮衣可以看出来，爬到山坡上，努力想找出一条可以最完全地通向山顶的小径。但是来复枪射出的一颗子弹迅速使他又回到了平地上。马可罗罗人使用他们的战争号子回答枪声，射出几支伤不到人的箭，挥动着长矛，然后一切又归于平静。

2月26日这天，那些土著人进行了一次比较重要的尝试，其中的50多个人从三个方向向山上攀登。整个守卫队都在防御工事围墙脚下守着，装弹、射击都如此迅速的欧式武器在马可罗罗人的队伍中造成了某种破坏，五、六个抢劫者被打死，剩下的打退堂鼓了。但即使被围困者能够迅速射击，在数量上还是被超过了。假若数百个马可罗罗人同时猛扑上来，将很难从各个方向抵挡他们。约翰阁下建议保护防御工事前方，在这里安置构成汽船主要武器装备的机关枪。这是一个很好的防御方式。全部困难在于如何将那沉重的机械从一层层垂直分布，极难攀登的岩石下搬上来。然而，“女王与沙皇”号的船员们是如此灵巧、敏捷，甚至可以说是胆大，26日这天，他们把令人生畏的机关枪装在了筑有雉堞的围墙的一个射击孔上。它的25个炮筒呈扇形



分布，火力能够覆盖整个防御工事前沿。土著人们将很快见识这枚致命导弹的威力，25年后，文明民族将把这种武器引入他们的战斗装备。

当土著人不向斯科尔泽夫山峰采取行动时，天文学家们每天上都要计算星辰高度。明朗的天空、干燥的空气很适合观测。他们得出斯科尔泽夫山峰的经度是  $19^{\circ} 37' 18''.265$ ，这个数值被精确到千分之一秒，已经不可能达到更精确的程度了。这个结果使他们确信距离北部端点只有不足  $1/2$  纬度的经线了，因此，他们准备将其顶点支放在沃吉利山峰的三角形将结束三角形网络。

2月26日晚至27日天亮，马可罗罗人没有重新发起进攻。27日这天对守卫队来说显得十分漫长。如果形势对5天前出发的福尔洛贝尔等人有利，他们可能会在今天到达沃尔吉利亚山。因此，在这天晚上必须极其仔细地观察地平线，标志灯的光可能会在那里出现。埃弗雷特上校和斯特吕克斯已经在那里出现。埃弗雷特上校和斯特吕克斯已经把仪器对准了山峰，并把山峰框在物镜镜头内。在黑暗的夜晚，在没有基准点的情况下寻找目标是非常困难的，上面的防御措施简化了这一寻找。如果灯光出现在沃尔吉利亚山峰，马上就能看到，其角度也会被立即测定。

在这一天，约翰阁下徒劳地在灌木丛和高草丛中搜索，他没有发现一只可食用或差不多可食用的动物。巢中的鸟儿受到惊扰，已经到岸边的丛林中寻找更安全的住处去了。尊敬的猎人很恼火，因为他打猎可不是为找乐子，他是“为自己”工作，万一如果这个拉丁洞能够适用于一个英国人的话，约翰阁下天生一个茁壮的胃口， $1/3$ 的定量无法让他吃饱，饥饿真的令他痛苦。他的同事们能够更容易地忍受这种节制，或者因为他们的胃没有约翰阁下的胃急切，或者是以巴朗德尔为榜样，能够以一两个二次方程式代替传统牛排。至于布希曼人和水手们，他们像尊敬的约翰阁下一样感到饥饿。微薄的食物储存见底了，还有一天，全部食物都将被吃光，如果福尔洛贝尔等人在行进中有所耽搁，防御工事中的守卫队将迅速陷入绝境。

整个27日晚上到28日白天，他们都在观察黑暗寂静而纯粹，尤其对天文学家们有利，但是地平线一直迷失在浓浓的黑暗中，没有一丝光亮显示出来，物镜镜头内什么都没有出现。

不过，给予佐恩和艾默里的最长期限几乎还未到期，他们只能重新鼓起耐心，等待着。

2月28日这天，斯科尔泽夫的守卫队吃下了最后一块肉和饼干。但是这些勇敢的科学家们的希望没有减弱，即使是以草充饥，他们也决不在工作完成之前离开这里。

2月28日晚上到3月1日白天仍没有任何结果，有一两次，观测者们认为发现了标志灯的灯光，但是一经检查，那光线只不过是地平线上一颗被浓雾笼罩的星辰。

3月1日，他们一整天没吃东西。很可能是由于习惯了几天来的严重食物不足，埃弗雷特等人比预想的更容易忍受这种绝对的食物缺乏，但是，上帝没有来帮助他们，第二天留给他们的也是残酷的折磨。

这一天，上帝大概也未能使他们满意。没有一只野物来吸引约翰阁下放一枪，但是守卫队没有权力挑剔，总算多少吃了点恢复元气的东西。

约翰阁下和莫库姆饱受饥饿折磨，眼神惶惑不安，在斯科尔泽夫山顶游荡。一种顽固的饥饿使他们的肠胃一阵阵巨痛，他们难道只得去吃这些踏于

脚底的青草吗？像埃弗雷特上校说的。

“如果我们有食草动物的胃！”可怜的约翰阁下想，“那我们就能从这草地上得到多少可吃的啊！没有动物，也没有鸟！”

约翰阁下一边自语着，一边把目光投向脚下那广阔的湖面。“女王与沙皇”号的船员们曾试图捉几条鱼，可是一无所获，至于在静静的水面上飞来飞去的小鸟，他们根本无法靠近。

这时，约翰阁下和他的朋友没有感到很累，却停下不走了，在一座高 5—6 法尺的土丘下的草地上躺下来。一阵沉沉的困意——不如说是一阵麻木，侵入了他们的大脑。在这种压力下，他们的眼皮不由自己地合上了。渐渐地，他们陷入了真正的麻木状态，他们感觉到的空乏正在毁灭他们。此外，这种麻木能够暂时中止他们剧烈的疼痛，他们于是听之任之了。

这种麻木持续了多长时间，布希曼人和约翰阁下都说不上来。但一小时之后，约翰阁下被一阵阵令他很不舒服的刺痒弄醒了，他抖抖身体，努力地想重新入睡，然而刺痒继续扰着他，最后被弄得不耐烦了，他睁开了眼。

一群群的白蚁在他的衣服上爬动，他的脸上、手上也被爬满了。这一昆虫入侵使他一下站起来，就好似身上的一根弹簧被抻直了，这突然的移动惊醒了躺在他身边的布希曼人。令约翰阁下大吃一惊的是，莫库姆不但没有赶走这些昆虫，反而抓起一把塞进嘴中贪婪地嚼起来。

“啊！吃！莫库姆！”约翰阁下嚷着。这贪吃相让他觉得恶心。

“吃！吃啊！像我这样！”猎人答道，不停嘴地吃着，“吃，这是布希曼人的大米！……”

莫库姆刚才说出了这些昆虫的土著名字。布希曼人很乐意吃这些分为黑、白两种的蚂蚁，他们认为白蚁的质量最高。从食物的观点看，这种昆虫的唯一缺点就是必须大量吞食。非洲人习惯上把这种蚂蚁与金合欢树胶混合起来吃，这样就能得到一种营养丰富的食品。但是斯科尔泽夫山上没有金合欢树胶，莫库姆只要吃“白煮”大米就满足了。

约翰阁下虽然有些反感，但是看到莫库姆吃得很满足，饥饿感更加重了，他决定模仿莫库姆。成千上万的蚂蚁从两人刚才靠着睡觉的土丘下它们巨大的洞中爬出来。约翰阁下抓了一把放到嘴边，真的，一点也没有使他反感，他品出了一种可口的酸酸的味道，他的胃抽痛渐渐平息了。

但是莫库姆没有忘记他的难友们，他跑向防御工事，把整个守卫队都带来了。水手们毫不犹豫地扑向这种奇物的食物，上校、斯特吕克斯和巴朗德尔也许有些犹豫，但约翰阁下的榜样使他们下了决心，可怜的被饥饿折磨得半死的科学家们，至少可以借吞食大量的白蚁聊以充饥。

一件意外的事情为埃弗雷特上校及其朋友送来了更结实的食物。为了储备这些昆虫，莫库姆想从一边捣毁蚁穴。已经说过，这是个锥形土丘，周用有更小的锥形丘环绕在它的下面。猎人用斧子朝土丘砍了好几下，这时，一种奇特的声音吸引了他的注意，好像有一阵呼噜声从蚁穴里产生出来。布希曼人停下手中的活儿，倾听着，他的朋友们则一言不发地看着他。猎人又砍了几斧头，他们听到了更清晰的呼噜声。

布希曼人搓着双手，一句话也没说，眼睛里闪着垂涎的光。他重新开始用斧头砍击土丘，想打开一个宽大约 1 法尺的坑。蚂蚁四散逃跑，但猎人不管它们，让水手们把它们堵进口袋里。

突然，一只奇怪的动物出现在洞口，这里一只四足动物，长着长长的唇，

小嘴巴，可伸长的舌头，直直的耳朵，短短的四肢和长而尖的尾巴。灰色透红的长毛覆盖着它平平的身体，腿上武装着巨大的脚爪。

莫库姆在这奇怪动物的唇部只生硬地击了一下，它便死去了。

“我们的烤肉，先生们。”布希曼人说，“它让自己久等了，但它的味道不会因此变坏的，快，点火，拿根通条作签子。我们要吃晚饭。就像我们从没吃过晚饭！”

布希曼人没有多说。他迅速地剥掉了动物的皮，这是一只土豚，大食蚁兽的一种，荷兰人称它们为“地猪”。它们在南部非洲非常普通，除此之外，蚁穴中再没有更强大的敌人了。这种食蚁兽能毁掉成群的昆虫，当它不能进入它们窄窄的通道时，它便将可伸长的、粘糊糊的舌头伸进去，把那些蚂蚁黄油面包片全钓出来。

烤肉很快做熟了，也许还缺少几根签子，但是饥饿的人们已经急不可待了！野物被吃掉了一半，它的肉结实而有益于健康，虽然稍微有点浸透着甲酸，但是大家公认它非常鲜美。多么及时的一顿晚餐啊！它以新的力量在坚强的欧洲人心中注入了新的勇气 and 希望。

确实，他们需要把希望植于心中，因为这天晚上，仍没有一丝光出现在黑沉沉的沃尔吉利亚山上。

## 第二十一章 好吧，勒克斯！

福尔洛贝尔和他的小支队已经走了9天了，什么事件放慢了他们的行程呢？是否有强盗或动物横在他们面前或不可逾越的障碍？他们为什么耽搁？是否就当由此推断佐恩和艾默里已经彻底停止了前进？难道不能认为他们已经最终无望了？

被监禁在斯科尔泽夫山上防御工事中的天文学家们怀着担心、忧虑，经受着希望与失望的交替。他们的同事、朋友已经离开9天了。

有5天中，最多在7天中，他们就应该到达目的地了。他们是积极、勇敢、被科学英雄主义鼓舞着的人，伟大事业的成功取决于他们能否出现在沃尔吉利亚山上，他们知道这一点，不会有丝毫的疏忽，耽搁不能归咎于他们。因此，如果在他们离开9天后，标志灯依然没有在沃尔吉利亚山顶亮起来，那是因为他们已经死了或者成了游牧部落的俘虏？

这就是形成于埃弗雷特上校及其同事头脑中的令人气馁的想法，令人痛苦的假设。他们是多么焦急地等待着太阳消失在地平线上，以便能够开始夜晚的观测！他们为此投入了多少的细心啊！他们全部的希望都维系在这应该能够抓住远方亮光的目镜上！他们全部的生命都集中在一个镜片的窄窄镜头中！3月3日这天，他们游走在斯科尔泽夫的山坡上，彼此几乎不说一句话，一个唯的念头支配着他们。他们感到痛苦，从来没有这样痛苦过。没有，无论是沙漠的酷热，在热带阳光下的跋涉，还是干渴的折磨，都没有将他们压弯到这种程度！

这一天，最后几片食蚁兽的肉被吞下去了，防御工事中的守卫队落魄到了只能靠从蚁穴中取得的食物充饥的地步。

夜晚来到了，一个没有月光、平静深沉、尤其适宜观测的夜晚……但是，没有一丝亮光显示出沃尔吉利亚的顶点。直到朝阳出现，互相替换的埃弗雷特上校和斯特吕克斯还在监视着地平线，什么都没有出现，阳光很快使任何观测都不可能了！

至于山下的土著人，没有什么可担心的。马可罗罗人似乎决心以饥饿征服被围困者。事实上，他们必定会成功。3月4日这天，饥饿重新折磨着斯科尔泽夫的囚犯，可怜的欧洲人，只能靠嚼着生长在山坡上岩石间葛兰的鳞状茎来减轻焦虑。

囚犯！不！埃弗雷特上校及其同伴们不是囚犯！汽船一直泊放在小湾中，能够随意地载着他们，从湖面驶向一片肥沃的田野，那里既不缺野物，也不缺水果，还不缺豆科植物！好多次他们都在争论着这样的问题：是否应该派布希曼人到北岸为守卫队打点猎物回来。但是，除了这一行动会被土著人发现之外，汽船也会有危险，因此，在马可罗罗人其他部落攻打恩加米湖北岸时，全体的安全也会面临着危险。这个建议于是被否决了。大家要么一起逃走要么呆在一起，至于在完成大地测量实验之前放弃斯科尔泽夫山，那更是不能考虑的。只要所有成功的机会没有枯竭，他们就应该等待，这是个耐心问题，他们会有耐心的！

这一天，埃弗雷特上校对聚集在周围的同伴们说道：“当阿拉果、比奥和罗德里戈决定把经线测量从敦刻尔克延长到伊维萨岛时，他们几乎处在与我们现在相同的境地。当时需要用一条边长超过120英里的三角形把海岛与西班牙海岸连接起来。天文学家罗德里戈就呆在岛上的山中，在那里燃着长

明灯，而其他的法国科学家们就生活在 100 多英里之外，拉帕尔马沙漠中的帐篷里。在 60 个夜晚中，阿拉果和比奥期待着他们要测定其方向的标志灯的出现！他们最终失望了，决定放弃观测，这时，就在第 61 天晚上，一个只有在静止不动时才不致与一个 16 等星混淆的亮点出现在物镜视野中。61 天的等待啊！先生们，法国天文学家为一个重要科学利益所做到的，英国和俄国天文学家能做不到吗？”

全体科学家的回答是一声肯定的欢呼，但是他们本应该这样回答埃弗雷特上校：无论是比奥还是阿拉果，他们在拉帕尔马沙漠长期逗留期间，都没有遭饥饿的煎熬！

这天白天，驻扎在斯科尔泽夫山脚下的马可罗人显得异常骚动不安，这样的来来往往不会不引起布希曼人的担心，那么夜晚来临时，他们是想向山上重新发起进攻呢？还是准备撤掉营房？莫库姆注意地观察过之后，认为从这种骚动中看出了故意。马可罗人在准备武器，来这里与他们相聚的妇女和儿童则离开营地，在几个向导的带领下，沿着恩加米湖附近地区返回东部地区。围攻者们可能打算在从他们的首都马可多方向最终撤走之前，最后一次试着攻下堡垒。

布希曼人把观察结果传达给埃弗雷特上校。他们决定在夜间实行更严密的监视，把所有武器都置于待发状态，围攻者人数众多，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以数百之众扑向斯科尔泽夫山各山坡，防御工事的围墙多处被毁，能轻易让一伙土著人通过。因此埃弗雷特上校应该谨慎地采取一些防范措施，在不得不撤退的情况下放弃他们的大地测量点。汽船要随时准备待命出航，一名水手——“女王与沙皇”号的机械师接到命令，点燃蒸汽炉并保持紧张状态，为必要的逃跑作好准备。但他必须等到太阳落山后，以防备向土著人暴露了汽船在水上的存在。

晚饭有白蚁和葛兰根，对于一些即将投入战斗的人，这真是些悲惨的食物！然而他们决心已定，他们能战胜一切虚弱，勇敢地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

晚上六点左右，夜晚在这个热带地区以特有的快速降临了，机械师爬下斯科尔泽夫山坡去加热汽船的蒸汽炉，不用说，埃弗雷特上校只在最后的绝境，不可能再继续坚守防御工事时刻，他才会考虑逃跑。他很不高兴放弃观测点，尤其是在夜间，因为艾默里和佐恩的标志灯随时都可能会在沃尔吉利亚山上点燃。

其他水手被部署在围墙脚下，并被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突破口。武器都已经准备好了，机关枪也装满了子弹，弹药供给充足。机关枪可怕的炮筒穿过炮眼伸出在外面。

他们已经等待了许多个小时。埃弗雷特上校和俄国天文学家守在狭窄的主塔里面，轮流不断地观察着被框进物镜视野中的山峰，地平线上依然是黑沉沉的，南边天空顶上却有漂亮的星辰在闪闪发光，没有一丝风吹动大气，大自然这种深深的寂静是庄严肃穆的。

这时，布希曼人坐在一块突出的岩石上，听着平原上响起的嘈杂声。渐渐地，声音变得更清楚了，莫库姆的判断没错，马可罗人正准备对斯科尔泽夫山发起最后的进攻。

直到 10 点，进攻者还没有开始行动。他们将火熄灭了，营地和平原都模糊在黑暗中。蓦地，布希曼人瞥见一些黑影在山坡上移动，进攻者距防御工事下的平台已不足 100 法尺了。

“有情况！有情况！”莫库姆喊道。

守卫队立即出了防御工事，守住南面，开始向进攻者射击，马可罗罗人则以战争号子作出回应，他们不顾山上的连续排射，继续往上爬，借着枪火的亮光，可以发现密密麻麻的土著人，他们数量如此众多，以至于任何抵抗似乎都是不可能的了。射向人群中的子弹，每颗必中，造成了一场恐怖的屠杀，成群的马可罗罗人倒下了，迭放在一起，直滚到山底。在瞬间的枪声间断中，被围攻者听到了他们野兽一样的吼声。他们排成一行行，急于往上冲，没有时间来得及射出一支箭，但仍想到达斯科尔泽夫山顶峰。

埃弗雷特上校身先士卒，他的同伴们勇敢地跟着他，巴朗德尔也不例外，也许还是第一次开枪。约翰阁下时而在这块岩石，时而又转移到另一块岩石，一会儿跪着，一会儿躺着，与众不同，他的来复枪由于不断快速射击变热了，已经烫伤了他的手。至于布希曼人，在这场血淋淋的战斗中，他重新变成了那个耐心、大胆、自信的猎人。

然而，被围困者的英勇、射击的准确、武器的精良都丝毫无法抵挡源源而来的敌人。一个土著人死了，20个人来补替他，对于10个欧洲人来说，这实在太多了，战斗了半个小时之后，埃弗雷特上校明白他们被包围了。

的确，成群的围攻者不仅从斯科尔泽夫南坡，而且从两侧不断涌上来，一些尸体被另一些活人当成了脚梯，还有些活人把死人当作盾牌挡住身体往上攀登。借助猛烈急速的枪火看到的这一切，阴森而可怖。人们感觉到，从这样的敌人那里，没有任何宽恕可期待的。这些凶残的抢劫者发起的进攻，是猛兽的进攻，甚至比非洲最野蛮的兽类都要凶残。显然，他们称得上是这片大陆上所缺乏的老虎。

10点半，第一批土著人到达了斯科尔泽夫山顶平台，在他们的武器不允许的情况下，被围困者不能进行肉搏战，因此必须在围墙后找一个紧急掩护处。值得庆幸的是，守卫队没有遭到任何损失，因为马可罗罗人没有使用弓箭和长矛。

“撤！”上校的声音压过了战斗的纷乱嘈杂。

进行了最后一次射击之后，被围攻者随着上校撤到了防御工事的城墙后面。

几声可怕的喊叫对他们的撤退表示欢呼，土著人即刻出现在中部的缺口处，企图往上攀登。

突然，人们听到了一阵可怕的声音，像放电时发出的撕裂声，使枪声骤然增加了。这是约翰阁下一边自语着一边开始操作机关枪了。成扇形分布的25门炮筒，垂直覆盖了挤满土著人的平台上100多法尺的范围。被一个自动体系不断射出的子弹像冰雹一样落向进攻者，一阵全面扫射很快清除了一片。在这可怕的导弹的射击声中，首先响起了一阵吼叫，很快又被压下去了，接着一支支箭被射出来。但没有对被围困者造成任何伤害。

“这宝贝干得好极了！”布希曼人走近约翰阁下，冷静地说道，“如果您玩累了……”

这时，机关枪停了。因为马可罗罗人要寻找一个躲避枪淋弹雨的地方，已经消失了。他们丢下盖满尸体的平台，跑到了防御工事侧面。

在这战斗的间隙里，埃弗雷特上校和斯特吕克斯在干什么呢？他们已经返回了主塔内的工作岗位，眼睛贴近复测经纬仪的镜片，他们在黑暗中观察着沃尔吉利亚山峰。无论是喊声还是危险都不能惊动他们！他们心境平和，

目光清澈，头脑异常冷静。轮流守候在物镜前，以他们在天文台的圆屋顶下工作时所具有的准确无误看着，观察着。这时，马可罗罗人的吼叫在短暂的停歇后又响起，告诉他们战斗又打响了。而两位科学家则轮流守卫在宝贵的仪器旁边。

战斗刚刚重新开始，一群群土著人出现在各个缺口处，发出致命的叫喊，机关枪已经不足以击中他们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被一步一步守卫着的缺口前，战斗又持续了半个小时，被围困者在火力掩护下，只受了点长矛枪头的擦伤。双方的顽强都没有减弱，怒火却在这短兵相接的战斗中增长。

就在这时，11点半左右，在最稠密的混战中，在咯嗒嗒的射击中，马提厄·斯特吕克斯出现在埃弗雷特上校身边，他目光明亮而惊惶，一支箭刚穿入他的帽子，还在头顶上颤微微抖动：

“标志灯！标志灯！”

“哦！”埃弗雷特上校答道，刚刚又装好了一枪子弹。

“没错！标志灯！”

“你看了！”

“对！”

听了这话，上校把来复枪中的子弹打光，发出一声胜利的欢呼，向主塔奔去，身后跟着他大无畏的同仁。

上校跪倒在镜片旁边，压制着心跳，看着。啊！他全部的生命都在此刻投注在这“一看”上了！是的，标志灯在十字丝中间闪耀着！是的，灯光在沃尔吉利亚山上闪耀着！是的，最后的一个三角形终于找到支点了！

两位科学家在战斗的喧嚣中操作着，这是多么绝妙的场面啊！人多势重的土著人已经攻下了围墙，约翰阁下和布希曼人一步一步与他们争着地盘，他们则对子弹报之以箭、长矛、斧砍。这时，埃弗雷特上校和斯特吕克斯轮流俯在仪器上，连续观测着，他们增加了重复次数，以改正阅读误差，沉重的巴朗德尔则在笔记上写下他们的观测结果。箭不止一次擦过他们的头顶，在主塔的内墙上被折断了。他们一直对准沃尔吉利亚山上的标志灯，然后用放大镜检验游标卡尺的指示，其中一个不停地核对另一个人得出的结果。

“还有一项观测，”斯特吕克斯说着，把镜片在刻度盘上滑动。

最后，土著人扔进的一块巨石从巴朗德尔手中打飞了记录本，掀翻并打碎了复测经纬仪。

但是观测完成了！标志灯的角度用千分之一秒的近似法测算出来了！

现在，应该逃跑了，应该保全这些光荣而伟大的工作成果。土著人已经进了掩蔽所，倾刻间就能出现在主塔上。埃弗雷特上校和两位同事重新拿起武器，巴朗德尔捡起宝贵的记录，从一个缺口处逃跑了。他们的伙伴们在战斗，有一个受了轻伤，准备掩护逃跑。

就在他们从北边山坡下山时，斯特吕克斯喊道：“我们的信号！”

是的，应该用一个发光信号回答两位年轻天文学家的标志灯，在大地测量实验的最后，艾默里和佐恩要瞄准斯科尔泽夫顶峰，也许，他们正在占据的山顶焦急地等待着将要出现的火光。

“再坚持一会儿！”埃弗雷特上校喊道。

当同伴们以超人的毅力又一次将马可罗罗人击退时，他返回了主塔。

主塔是用一个复杂的木架结构建成的，一点火星就能使它燃起来，上校用一根导火线点燃了它。木头立即劈劈啪啪地烧起来，上校冲出来，回到同

伴身边。

几分钟后，在一阵从斯科尔泽夫山峰高处落下的箭雨和尸雨中，欧洲人攀下山坡，同时也把机关枪搬到面前，因为他们不想丢下它，又一次以致命的排射击退土著人之后，他们到了汽船上。

机械师遵照上校的命令，一直使汽船保持在压力状态。缆绳解开了，螺旋桨转起来了，“女王与沙皇”号在黑暗的湖面上迅速向前驶去。

很快，汽船驶出了很远，船上的人能够看到斯科尔泽夫山顶峰了，熊熊燃烧的主塔像灯塔一样闪耀着，会很容易将强烈的光线一直传递到沃尔吉利亚峰。

英国人和俄国人以一声高呼向巨大的火炬致意，它的光辉以一个广阔的大圆打破了夜的黑暗。

无论是艾默里还是佐恩，都将不会抱怨了！

他们出示了一颗星星，朋友们用一颗太阳回应！



## 第二十二章 尼古拉·巴朗德尔发怒了

天亮时，汽船在大湖北岸靠岸了，这里毫不存在土著人的踪影，早已做好射击准备的埃弗雷特上校等人，把他们的来复枪放下来。“女王与沙皇”号停泊在凹于两堵岩石之间的小湾里。

布希曼人、约翰阁下和一名水手去附近打猎。这里没有人烟，没有马可波罗人的踪迹，但是让饥饿的队伍感到庆幸的是，野物很多。在高的草丛中和矮林下，有一群群的羚羊。另外，恩加米岸边有众多的野鸭类水鸟出没。猎人们带着丰富的食物回来了，埃弗雷特上校和朋友们因此能够恢复体力了，他们以后再也不会没有这些可口的美味肉了。

从3月5日早晨开始，他们就驻扎在恩加米湖畔一条河边的大柳树下，与福尔洛贝尔说定的见面地点就在这凹成一个小湾的岸边，埃弗雷特上校和斯特吕克斯就在这里等待他们的同事，后者很可能在最好的条件下返回，因此会比去的时候快。在经受了那么多的疲劳之后，没有人会对这种等待有所报怨。巴朗德尔利用这段时间计算最后一组大地测量的结果。莫库姆和约翰阁下来要通过打猎放松一下，他们像两个疯子一样，出没在这片多猎物、富饶、灌溉良好的地区，尊敬的阁下很乐意为不列颠政府买下这块土地。

三天后，3月8日，几声枪响指出福尔洛贝尔的队伍到了。艾默里、佐恩、两名水手和布希曼人健康回来了，他们还带回了完好无损的经纬仪——英俄委员会目前拥有的唯一一件仪器。

既然年轻的科学家及他们的同伴已经回来，不用说大家没少夸奖他们。他们也向大家简要叙述了一下往返经过。去的路上困难重重，他们在到达山区之前的那片漫长的树林中迷失了两天，由于没有方位标，他们只能凭着圆规的模糊指示往前走。若没有聪明的向导，他们永远都不会到达沃尔吉利亚山，福尔洛贝尔时时处处都显出智慧与忠诚。攀登山峰时非常艰难，他们因为这种延误饱受痛苦与焦急不比斯科尔泽夫山上的同事们少。最后他们终于登上了沃尔吉利亚主峰，3月4日这天，他们安好了电灯，当天晚上到5日白天，电灯光被强有力的反射镜加强了，第一次在山顶上亮起来。于是，斯科尔泽夫山的观测者们几乎在它出现的同时就看到了它。

佐恩和艾默里也同样很容易地看到了主塔着火时斯科尔泽夫主峰闪耀的浓烈火光，他们已经用经纬仪测出了其角度，于是完成了以沃尔吉利亚峰为顶点的三角形的测量。

“这座山峰的纬度也测定了吗？”埃弗雷特上校问。

“是的，上校，通过精确的星辰观测。”年轻的天文学家答道。“这座山峰位于……”

“南纬  $19^{\circ} 37' 35''.337$ ，近似到  $337/1000$  秒，”威廉艾默里说道。

“好极了，先生们，”上校说道，“因此可以说我们的任务完成了。我们借助了63个三角形测完了横跨  $8^{\circ}$  多的经纬弧，当我们的实验结果被计算出来之后，我们会准确地知道  $1^{\circ}$  经线弧的长度，因此也就会知道，在地球椭球体的这一部分‘米’的长度。”“乌拉！乌拉！”英国人和俄国人欢呼着，体会到了同一种感情。

“现在，”上校又补充道，“我们要做的就是沿赞比西河顺流而下抵达印度洋，您不这样认为吗？斯特吕克斯先生。”“我也这样认为，上校。”布洛科瓦的天文学家答道，“但是我认为，我们的实验应当得到精确的检验，

因此我建议 在东部延续三角形系列直到找到一个有利于直接测量新底边的地方，唯独存在于这条底边计算得出的长度与在地面上直接测量得出的长度之间的一致才会向我们指出因当归于我们大地测量实验的可靠程度。”

斯特吕克斯的建议被毫无争议地接受了，对从第一条底边开始的一系列三角形工作的检验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他们决定在东部建立一连串的辅助三角形，直到其中一个三角形底边能够用白金尺直接从地面上测得。将要顺赞比西河支流而下的汽船应当去著名的维多利亚瀑布下等候天文学家们。

一切就这样安排好了，四名水手上了“女王与沙皇”号，其他人在布希曼人的带领下于 3 月 6 日迎着升起的太阳上路了。一些观测点已在西侧选好了，角度也测过了，在这片适宜设置标杆的地区，他们能够希望轻松地建立辅助三角形系列。布希曼人曾经十分灵巧地制服了一匹咕瓦嘎，一种长着棕色和白色马鬃，淡红色的背上长着横条纹的野马。不管这马愿意不愿意，布希曼人把它当驮重牲畜用，用它驮载他们曾用汽船救出的行李、经纬仪，及用来测量底边的尺子和支架。

他们行进得较快，工作几乎没有给他们造成耽搁。这些面积不大的辅助三角形很容易在这起伏不平的地区找到支点。天气很好，没必要再借用夜间观测。旅行者们几乎能够一直被掩护在密布的树林中，气温保持在可忍受的度数，溪流和池塘维持着大气的湿度。在这种作用下，一些蒸气升腾到空中，使阳光变得柔和了。

另外，打猎能够满足探险队的所有需要。土著人已经不再是问题了，那些强盗很可能已经游牧到恩加米湖南部更远的地方去了。

至于斯特吕克斯和埃弗雷特上校两人的关系，已经不会再导致任何争论了，似乎个人竞争已被忘却了。显然，两位科学家之间不存在真正的亲密感，但是也不该向他们要求更多了。

在 3 月 6 日—27 日的 21 天中，没有发生一件值得叙述的事件。他们首先在寻找一个适合建立底边的地方，但是所经地区没有提供。对于这项操作，需要有一片方圆数英里的平整广阔的土地，恰恰是那些非常有利于设置标杆的地面起伏和突起会妨碍底边的直接测量。因此，他们将沿着赞比西河的主要支流之一——科贝河右岸一直往东北方向前进，以避免马可罗罗人的主要城市马可多。

也许，他们能够希望会顺利走完返回的行程，大自然也不再将障碍或物质困难投放在天文学家们的脚步面前，苦难时期不会重来了。因为埃弗雷特和他的同伴们经过的是一片相对较熟悉的地区，他们很快就会见到利文斯通博士曾参观过的赞比西河沿岸的城镇和村庄。他们于是不无理由地认为，他们的任务中艰难的部分已经完成了。也许他们没有弄错，但是一件后果更为严重的事情，差一点毫无挽回地毁掉了整个探险的成果。

事件的主人公是尼古拉·巴朗德尔，或者更确切的说，他认为自己是这一事件的受害者。

人们知道，顽强的、但是迷糊的计算家，总是沉浸在他的数字里，有时会任由自己远离了同伴们。在一块平原地带，这种习惯不会有大的危险，人们能够很快跟上缺席者的踪迹。但是在一片树木覆盖的地区，巴朗德尔的这种心不在焉具有严重的后果，因此，斯特吕克斯和布希曼人就此叮嘱了他 1000 次。巴朗德尔答应遵循他们的建议，同时对这种过分的小心感到十分惊奇。高尚的人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心不在焉。

然而，就在3月27日这天，斯特吕克斯和布希曼人已经有好多个小时没有看见巴朗德尔了。队伍穿过一片地势低矮、树木非常繁茂、完全挡住了地平线的地区，这种情况下，永远不可能保持队伍紧密靠拢，因为很难发现一个迷失在林中的人的踪迹。但是尼古拉·巴朗德尔既不看也不想，一手拿铅笔，一手拿记录簿走在队伍的左侧，而且很快便消失了。

下午四点时，他们发现巴朗德尔不在了，可以想像斯特吕克斯及其同伴多么焦急，鳄鱼事件的记忆仍然会出现在他们的头脑中。在所有的人中，漫不经心的计算家可能是唯一已经忘了它的人！

小小的队伍中充满了焦急不安，只要巴朗德尔不返回，他们就不可能继续往前走。

他们呼喊，徒劳。布希曼人和水手分散在1/4英里范围内，在灌木丛、树林和高草丛中搜寻，鸣枪，都毫无发现，尼古拉没有再出现。

每个人都感到了极大的焦虑，但是应该说，在斯特吕克斯的忧虑中还加入了对自己倒霉同事的恼恨。由于尼古拉·巴朗德尔造成的类似事件已经是第二次发生了。的确，如果埃弗雷特上校责备斯特吕克斯，后者肯定会不知作何回答。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作出的决定是，在树林中驻扎，进行最仔细的搜寻，以找到计算家。

埃弗雷特上校和同伴们正准备在一片较为广阔的林中空地上作暂时休息时，一声叫喊——一声没了人腔的叫喊，在林中左方数百步之外响起来，几乎同时，巴朗德尔出现了，他拼命跑来，光着脑袋，头发竖起来，衣服被剥掉了一半，几片破布盖在腰间。

可怜的人回到了朋友们身边，后者则向他问个不休，然而这个可怜的人，眼睛直瞪瞪地，瞳孔扩大，鼻孔压扁了，阻塞了断断续续、不完整的呼吸。他说不出话来，想回答却冒不出一句话。

发生了什么事情？巴朗德尔为什么会迷失，他的惊恐万状为什么如此强烈地显示出最不容置疑的迹像！他们不能想像。

几乎是不可理解的话语终于从巴朗德尔的喉咙里发出来了：“笔记簿！笔记簿！”

天文学家们听到这几个字同时打了个冷颤，他们明白了！那两本记录簿，记录着全部大地测量实验结果的记录簿，不见了！巴朗德尔没有带着记录簿回来！丢失了？被人偷了？这毫不重要？笔记不在了，一切都要重做，一切都要重新开始！

同伴们，被吓得目瞪口呆——此时可用来形容他们的字眼——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寂然无声，然而斯特吕克斯的怒火终于爆发了，他不能克制住自己。他是怎样地对待这可怜的人啊！又用怎样的话语来打击他啊！他毫不担心地以俄国政府的全部怒火来威胁他，说即使不是在鞭子下丧生，他也要被永远地流放西伯利亚！

对于这一切，巴朗德尔只是不停地上下点头。他好像同意所有这些判决，他好像在说他应该受到这种判决，这种判决对他太轻了。

“然而他是被人偷了！”埃弗雷特上校终于说话了。

“这无关紧要！”斯特吕克斯怒吼道，“这混蛋为什么要一个人走远？为什么不呆在我们旁边？我们已经叮嘱他多少次了！”

“是这样，”约翰阁下答道，“但是总该弄清楚记录簿是被他丢失了，

还是被人偷了。有人偷了你？巴朗德尔先生，”他转向被疲劳击垮的可怜的人，“有人偷了你？”

巴朗德尔表示肯定。

“谁偷了你？……”约翰阁下又说道，“土著人？马可罗罗人？”

巴朗德尔表示否定。

“欧洲人？白人？”约翰阁下又问。

“不是，”巴朗德尔用哽住的声音答道。

“到底是谁！”斯特吕克斯吼道，同时把攥紧的拳头伸向可怜人的脸。

“不！”巴朗德尔答道，“不是土著人……也不是白人……是狒佛/真的，若不是这件事有着如此严重的后果，埃弗雷特上校及其同伴们肯定会被这一招逗得放声大笑了！巴朗德尔被猴子偷了！”

布希曼人对朋友们说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据他所知，旅行队多次遭到这些“沙克玛”——长着猪脑袋的狒狒的抢劫。在推洲森林中，人们会成群地遇到这种动物。计算家被拦路抢劫了，还进行了搏斗，被撒成了破片的衣服可以作证，然而这无论如何都不能为他辩解，如果他好好呆着，这种事不会发生，科学委员会的记录簿也不会被丢失。这一无可挽回的损失令多少的危险、痛苦、牺牲变得毫无价值！

“事实是，”埃弗雷特上校说道，“我们本来没必要只为了一个蠢货跑到非洲内陆来测量经线！……”

他没有说完。这个可怜的人已被自己压垮了。暴躁的斯特吕克斯不停的把最不堪入耳的称号毫不吝惜地抛向他——再去攻击这可怜的人又有什么用呢？

这时，应当考虑要做什么，布希曼人想到了。这一损失唯独没有那样直接强烈地触动他，在这种情况下，他保持着冷静。应该承认这些欧洲人，无一例外颓丧极了。

“先生们，”布希曼人说，“我理解你们的失望，可是时间宝贵，不能浪费。有人偷了巴朗德尔先生的记录簿，他被一伙狒狒抢了。”

那好，我们立即去追小偷，这些沙克玛很注意抢来的物品！然而记录簿是不能吃的，如果我们找到了小偷，就能找到记录簿厂这主意很好，布希曼人点燃了……道希望的光，不能让它熄灭。

巴朗德尔听到这个建议，又恢复了生气，另一个人在他身上显露出来。他披着盖在他身上的衣服碎片，接受了……个水手的外套另一个水手的帽子，宣布准备带领同伴们去犯罪现场！

这天晚上，他们按照计算家指示的方向改变了道路，径直向西边走去。

这天晚上和第二天都没有好结果。在许多地方，布希曼人和福尔洛贝尔通过留在地上和树皮上的痕迹，认出刚刚有狒狒经过。巴朗德尔肯定，当时有十几只这种动物，他们马上确定已经找到了那群狒狒的行踪，于是把自己掩藏起来极其谨慎地走着，因为狒狒是精明而灵巧的动物，不容易靠近。布希曼人打算只有在突然袭击的情况下才能成功。

第二天，早上8点左右，走在队伍前头的一名俄国水手发现了，如果不是抢劫巴朗德尔的小偷，至少也是小偷的一位同志。他小心翼翼地朝着队伍走回来。

布希曼人要求暂停前进，决心一切服从的欧洲人等待他的指示。布希曼人请他们呆在原地，带上约翰阁下和福尔洛贝尔，小心地将自己隐蔽在树丛

中或荆棘丛中，向水手刚才搜查过的那片树林走。

他们很快发现了刚才看到的那只狒狒，几乎同时又看到另外十几只在树间蹦来跳去。布希曼人和两个同伴躲在树干后全神贯注地观察着它们。

像莫库姆所说，这的确是一群沙克玛。身上披着暗绿色的毛，耳朵和脸是黑色的，长长的尾巴总在不停地动着，扫着地面。这种强壮的动物，力量强大，上下颌发达，脚爪尖锐，甚至会令野兽畏惧。沙克玛是真正偷农作物的人，麦田和玉米地中的大盗，是布尔人的危险动物，频繁破坏他们的住宅。前面的这一群，一边玩耍一边喊叫，从形态上看，就像一些身材长得很糟糕的大狗。它们当中的任何一只都未察觉猎人们在观察它们。

但是，偷巴朗德尔的狒狒在这一群中吗？这是有待确定的重要一点。然而怀疑是不可能的了。因为这时福尔洛贝尔把其中的一只指给同伴们，这一只的身上还包着从巴朗德尔的衣服上撕下的一块布片。

啊！约翰阁下的心中重又充满了希望！他毫不怀疑这只猴子就带着偷来的记录簿！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夺回来，为此，要极其谨慎地行动。一次错误的行动，就会使它们穿过树林逃跑了，再也不可能见到它们。

“守在这里，”莫库姆对福尔洛贝尔说道：“我和阁下回去找同伴们，想办法包围它们。您可一定要盯住这群偷作物的家伙！”福尔洛贝尔继续呆在规定的地方，布希曼人和约翰阁下回去找埃弗雷特上校。

包围那群狒狒，这的确是能够抓住罪犯的唯一手段。欧洲人被分成两个支队，一支由斯特吕克斯、艾默里、佐恩和三个水手组成，他们去会合福尔洛贝尔，在他周围展开一个半圆。另一支包括莫库姆、约翰阁下、上校、巴朗德尔和其他三名水手，他们从左侧绕过去，反扑猴群。

遵照布希曼人的吩咐，他们极其谨慎地前进。武器已经准备好，他们讲定，那只身上有破布片的沙克玛是全体射击的目标。

巴朗德尔走在莫库姆身边，人们很难计算他的热情有多高。莫库姆留神看住他，担心怒火会使他干出蠢事来。的确，可敬的天文学家已经不能克制自己了，对他来说，这是个生死问题。

他们在半小时内走过一段呈半圆形的路线，其中多次停歇。布希曼人认为反攻的时刻到了，他的同伴们彼此间隔 20 步远，静悄悄地行进着，没有人说一句话，没有一下冒险动作，也没有弄出树枝的喀啦声，好像一支巴维尼的队伍匍匐在战线上。

猎人突然停住了，同伴们也立即停住了，他们把手指放在扳机上，准备射击。

他们看着那群沙克玛了。这些动物好像嗅出了什么，保持着戒备。其中有一只形体高大，正是偷记录簿那只，显示出毫不怀疑的担忧。巴朗德尔认出了那光天化日下的拦路抢劫者。只是这只猴子好像没把记录簿带在身上，至少人们没有看到。

“它真像个无赖！”科学家小声说道。

这只焦虑不安的大猴子好像在向它的同伴们发出信号。几只母猴，肩膀上攀着小猴子，聚集成一组，公猴则在她们周围走来走去。

猎人们继续靠近。每个人都认出了小偷，已经很准确地瞄准了，就在此时，一个不经意的移动使巴朗德尔手中的枪射出了一颗子弹。

“该死！”约翰阁下嚷道，开了一枪。

何等的效应啊？有 10 声枪响作出了回答。3 只猴子倒地毙命，其他的一

跃而起，像生了翅一样飞过布希曼人及其同伴的头顶。

只有一只沙克玛还呆在原地：是那只小偷。不但没逃路，它反而扑向一棵无花果树的树干，以杂技演员的灵巧爬上去，消失在枝叶间。

“它把记录簿藏在那儿了！”布希曼人喊道，他没有搞错。

这时，人们担心的沙克玛为了逃跑会连续不断从一棵树跳上另一棵树。莫库姆冷静地瞄准它，开枪了，猴子腿上受伤，从一根根树枝间摔落下来，一只手中拿着从一根树杈上取下的记录簿。看到这里，巴朗德尔像岩羚羊一样蹦起来，冲向沙克玛，一场搏斗开始了。

多么激烈的搏斗啊！怒火强烈刺激着计算家。在猴子的叫声中混入了巴朗德尔吼叫。多么不调和的喊叫在他们扭打时发了出来！人们再也分不清哪是猴子的声音，哪是数学家的声音！他们不能向沙克玛开枪，唯恐会伤了天文学家。

“开枪，向他们俩开枪！”大怒的斯特吕克斯喊道，若不是他的枪里没了子弹，这激怒的俄国人也许真的会那样做了。

搏斗继续着。巴朗德尔时而在上，时而在下，试图掐死对手，他的肩膀在流血，是沙克玛用爪子抓破的。最后，布希曼人手握斧头，抓住一个好机会，向猴子的脑袋砍了一斧，把它杀死了。

同伴们把昏厥的巴朗德尔扶起来，后者两手还紧紧地把刚刚失而复得的记录簿抓在胸前。猴子的尸体被抬回营地，晚饭，宴会的宾客们很懂得被偷的同事的心情，为了食欲，更为了报仇，大嚼“小偷”的肉，因为其肉鲜美。

## 第二十三章 赞比西瀑布

巴朗德尔伤势不重，布希曼人极擅长地用一些草按摩他的肩部，赫尔辛基的天文学家能够重新上路了，胜利支持着他。但是这种热情很快就低落下去，他马上又变成了那个只生活在数字世界中的专注的科学家，一份记录簿由他拿着，为谨慎起见，另一份里面有全部计算的副本，他应该交给艾默里保管，——巴朗德尔很乐意这样做。

工作继续进行，三角测量进展得既快又好，现在只需要找到一个有利于建立底边的平原了。

4月1日，队伍需要穿过一片广大的沼泽地带，行程有些延误。在这潮湿的平原上，众多的池塘一片连着一片，塘水散发出一股恶臭。埃弗雷特上校和同伴们加速进行三角形建立，急于离开这片肮脏地区。

队伍的状态良好，最佳的精神支配着他们。看到最圆满的融洽存在于两位领导之间，艾默里和佐恩感到十分高兴。两位领导好像已经忘记了一次国际纠纷使他们破裂。

“我亲受的威廉，”有一天佐恩向他年轻的朋友说，“我希望当我们回到欧洲时，会看到英国和俄国已缔结和约，因此我们就会有权力像在非洲这里一样依旧是朋友。”

“我想的和你一样，我亲爱的朋友，”艾默里答道，“现代战争不会持续很长时间，一、两次战役之后就会签署条约。这倒霉的战争已经开始了一年了，和您一样，我希望返回欧洲时，两国会缔结和约。”

“但您的愿意，威廉，不是要返回开普敦吗？”佐恩问道，“天文台并没迫切要求您回去，我希望您能到俄国为我们基辅天文台带来荣耀！”

“是的，我的朋友，”艾默里答道，“我会和您回欧洲的，在没有经过俄国之前，我不会返回非洲的。但是有一天你也要去开普敦拜访我，难道不是真的吗？您将会迷失在南半球漂亮的星座中，将会看到多么丰富多彩的天穹，可以从中吸取多大的快乐啊！但不是用手抓的，而是用眼睛看的。噢，如果您愿意，我们将一起把半人马座的日星分成两份！我向您许诺，没有您我不会做的。”

“说定了？威廉。”

“说定了，米歇尔。我为您保留着时日，作为补偿，我要去基辅推算一颗你们的星云。”

勇敢的年轻人！好像天空是属于他们的！的确，如果不是属于这些直看到其深处的敏锐的科学家，它又能属于谁呢？

“但是无论如何，”佐恩又说，“战争必须结束。”

“会的，米歇尔。用大炮作为武器的战役要比用星辰作武器的争吵持续时间短！俄国和英国会赶在埃弗雷特上校与斯特吕克斯之前达成和解。”

“在共同经受了那么多的考验之后，你不相信他们这种真诚的和解吗？”佐恩问道。

“我不相信，”艾默里答道，想想吧，科学家的竞争，而且是显赫科学家的竞争！”

“那么，我们不要显赫，我亲爱的威廉。”佐恩答道，“我们永远是好朋友！”

自从“狒狒事件”以来，又过了11天，这时，探险队来到了离赞比西瀑

布不远的地方，看到了一片方圆数英里的平原，这片土地非常适合底边的直接测量。在平原的边缘，坐落着一个仅包括几间茅屋的村庄，人口顶多由数十个无害的土著居民构成，他们热情欢迎欧洲人。对于上校的队伍来说，这是很幸运的，因为没有四轮车、帐篷，甚至没有营地材料，他们很难以足够的手段建立居住点。然而底边的测量要持续一个月，这一个月，他们只能在露天树叶下度过。

科学委员会于是住在茅屋里，这些茅屋很适合他们使用，科学家们成了很容易满足的人。唯一让他们操心的事情是：对前面工作的检验。这项检验要通过对新底边的直接测量，即最后一个三角形的最后一条边的测量来进行。实际上，按照计算，这条边的长度已经被精确确定了，直接测量的数值越近计算数值，经线的测定就可以被看作更完美。

天文学家们立即着手开始测量。支架和白金尺被相继摆到了平整的土地上，他们采取了所有用于基础底边的细致措施，考虑到了全部的大气情况，温度变化、仪器的水平度，等等。总之，在这最后的测量中，什么都不能疏忽。科学家们只活在这唯一的事情中。

这项工作从4月10日开始，直到5月15日才结束，这项棘手的工作共用了5个星期，巴朗德尔和艾默里立即计算结果。

真的，当宣布结果时，科学家们心跳得很厉害。如果工作的全面检验结果能够使之无可指责地传给后代，这对于他们的疲劳、他们的艰难该是多大的补偿啊！

当尼古拉·巴朗德尔和威廉·艾默里把已知长度演算为用平均海平面和华氏  $61^{\circ}$  ( $16^{\circ} 11^{\circ} \text{C}$ ) 标示的弧时，两人把下面的数字呈现到同事们面前：

已测知新底边 .....	5075 <sup>t</sup> , 25
由整个三角形系列和基础底边推算出 .....	5075, 11
计算与观测的差距 .....	0 <sup>t</sup> , 14

只有 14/100 图瓦兹，也就是说不到 10 法寸，两条底边相距 600 英里！

当法国进行的经线测量在敦刻尔克与佩皮尼扬之间完成时，莫兰底边与佩皮尼扬底边的差是 11 法寸。英俄委员会取得了更加杰出的“一致”性，在困难的条件下，在非洲沙漠中，在各种各样的艰难和危险中，他们完成了迄今为止在大地测量领域最圆满的工作。

他们对这惊人的结果连声欢呼了三次，这在科学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现在，对于地球椭球的这一部分，1 纬度的经线是多长呢？按照巴朗德尔的推算，是 57037 图瓦兹，这与拉卡伊 1752 年在好望角取得的数值相同。相隔一个世纪之后，法国天文学家与英俄委员会的成员们在这个近似值上相遇了。

至于“米”的数值，要等到在北半球进行的实验结果出来之后，才能推演出来，这个数值应该是 1/4 地球经线的 1/100000。按照以前的计算，考虑到地球扁率为 1/499.15 情况下，那 1/4 包括 10000856 米，这样得出来的长度是 0<sup>t</sup>.513074，或者说 3 法尺 211.096 法寸，这个数字是真实的吗？这将是英俄委员会以后的工作要得出的结果吗？

大地测量工作全面完成了，天文学家们已经完成了任务，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沿着利文斯通博士第二次旅行的路线，而不是朝着与他当时相反的方向，到达赞比西河口。



5月25日，在一片江河纵横地区走过了一段比较艰难的行程之后，他们到达了地理上称之为维多利亚瀑布的地方。

这些壮丽的瀑布证实了它们意为“振耳欲聋的烟”的土著名字。这些水帘宽1英里，从比尼亚加拉瀑布高两倍的高处冲下来，顶部笼罩着三道虹，从巨大的玄武岩裂缝里冲出来的激流产生的滚动相当于20吨同时暴发的力。

在瀑布的下游，河流水面变得很平静。通过赞比西河下游15天之前就到达的汽船在等待它的乘客。所有的人都到了，都坐在船上去了。

两个人留在岸上——布希曼人和福尔洛贝尔。莫库姆不再仅仅是个忠心的向导，而是英国人，主要约翰阁下留在非洲大陆上的朋友。约翰阁下向莫库姆表示愿意带他去欧洲，只要后者喜欢，在那里逗留多长时间他都会接待。然而莫库姆还有别的约定坚持要去履行，因为他要陪果敢的利文斯通博士沿赞比西河进行第二次旅行，他不想食言。

布希曼人因此留下了，得到了很高的报酬——他认为这有点太赏识他了——被这些如此感激他的人弄得局促不安。汽船驶离岸，驶进了河中央，约翰阁下最后挥挥手向他的布希曼朋友告别。

他们乘着快速的汽船沿这条非洲大河顺流而下，穿过遍布两岸的众多村镇，既没有感到疲劳，也没有碰到意外。土著人怀着迷信的赞叹看着这条被看不见的机械在赞比西河水上推动的冒烟的小船，他们丝毫没有阻碍它的前进。

欧洲人关心的第一件事就是向英国领事们打听关于战争的消息。

战争没有结束，塞瓦斯托波尔依旧在抵抗英法军队。

对于这些现在团结在相同的科学利益周围的欧洲人来说，这消息是令人失望的，然而他们没有作任何反应，准备出发。

一艘奥地利商船，“诺瓦拉”准备驶往苏伊士，委员会的成员们打算搭乘这条船。

6月18日，在上船时，埃弗雷特上校把同事们召集在一起，他以平静的语气向他们说道：

“先生们，在18个月里，我们共同生活，共同经历了许多考验，但是我们完成了一项将要被科学欧洲所赞许的事业。我还要说，这种共同的生活应该使我们之间产生不可动摇的友谊。”

斯特吕克斯微微地欠了一下身，没有回答。

“然而，”上校又说道，“令我们感到非常遗憾的是，英俄两国之间的战争仍在继续。他们仍在塞瓦斯托波尔前战斗，直到这个城市落到我们手中……”

“它不会落到你们手中的！”斯特吕克斯说道，“虽然法国……”

“未来会告诉我们的，先生。”上校冷冷地说道，“直到战争结束之前，我认为我们应该彼此把对方看作敌人……”

“我正要向您提出这一点。”布洛科瓦的天文学家简单地说道。

形势很快被描绘出来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委员会的成员们登上了“诺瓦拉”号。

几天后，他们到达了苏伊士，分别的时刻，威廉·艾默里握着米歇尔·佐恩的手说：

“我们永远是朋友？米歇尔。”

“是的。我亲爱的威廉，永远是，不管怎样！”

# 黑印度

[法]儒勒·凡尔纳著

赵家鹤译

## 第一章 前后矛盾的两封信

爱丁堡  
坎农门 30 号  
工程师 J·R·史塔尔先生

“詹姆斯·史塔尔明天如愿光临阿柏福伊尔煤矿多查特煤仓的耶鲁矿井，他将获悉一件令他感兴趣的有关大自然的情报。

“前任工头西蒙·福特之子哈利·福特整个白天都会在卡兰德火车站恭候詹姆斯·史塔尔先生。

“务请对这一邀请保密。”

以上是 18...年 12 月 3 日那天首次邮班为詹姆斯·史塔尔带来的信——信封上盖着苏格兰斯特林郡阿柏福伊尔邮局的邮戳。

工程师的好奇心被激起了。他甚至不考虑这封信是否潜藏着某个骗局。他认识西蒙·福特已有多年，他是阿柏福伊尔矿的前任工头之一，而他，詹姆斯·史塔尔，曾当过 20 年该矿的领导——在英国煤矿里人们将这职位称为“观众”。

詹姆斯·史塔尔体魄结实，55 岁的年纪看上去犹似 40。他出身于爱丁堡的一个古老家庭并是该家庭的最杰出成员之一。他的业绩为这些蚕食着联合王国地下碳层的工程师们组成的可敬的同业工会带来了荣誉，他们不仅在苏格兰低地的一些郡，而且在卡迪夫和纽卡斯尔开采。然而，使史塔尔的名字尤其受到普遍尊敬的，是阿柏福伊尔的那些神秘的煤矿的井下，这些煤矿和阿洛厄矿毗邻并占据着斯特林郡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詹姆斯·史塔尔还是苏格兰考古学家协会成员并担任该协会的主席。在“皇家协会”最活跃的成员中他也算是一个，《爱丁堡杂志》经常发表由他署名的惹人注目的文章。在公众心目中，这是一个讲求实际的学者，英国的繁荣有赖于这些人。他在苏格兰的这个古老的首府名列前茅，不仅从物质的角度看是如此，从智力的角度看，他更堪称“北方的雅典娜”。

众所周知，英国人为他们辽阔的煤田起了一个意义深长的总的称呼。他们极准确地称之为“黑印度”，而这些印度，对增长联合王国的惊人财富所作的贡献，可能更甚于东方的印度。在那儿，确实，整个一支矿工大军在日以继夜地工作着，从不列颠的地下采掘着煤这一工业生活不可或缺的珍贵的可燃元素。

在那个时代，那些专业人士所确定的煤矿采尽的时间界限还非常遥远，不必为短期的缺煤惊惶。新旧两个大陆的碳层足可大范围地开采。工厂的多种使用，火车头、移动式内燃机、轮船、煤气的使用等，并未到很快紧缺这种可燃的矿石的程度。只是近些年来，由于消耗增加得太快，某些矿床被采掘得只剩下贫瘠的矿脉了。这些如今已报废的矿，以它们那被遗弃的矿井和荒废的平巷在地面上留下了毫无用处的坑坑沟沟。

阿柏福伊尔的煤矿的确现状就是如此。

十年前，最后的一个抓斗搬走了这个矿层的最后一吨煤。“井下\_\_”的设备，那些由机械在平巷的轨道上牵引的机器，由矿车组成的地下列车，地下有轨电车，通向采掘井的楼梯井，开动钻岩机的压缩空气的管道——总而言之，所有的采煤设备都被从煤仓的深处搬了出来并被丢弃在地面上。被挖空了的煤矿犹如一个体积巨大的庞然大物的尸体，被人们从体内取走了各种

生命的器官，只剩下骨头架子了。

工程结束后，那些设备中只留下了通过耶鲁井——现在唯一能进入多查特煤仓下层平巷的通道——的长长的竹梯。

在外面，那些依然标示着上述煤仓挖掘位置的以前用于掩蔽“露天”工程的建筑物，此时已同别的煤仓以前曾有过的一样，它的一切构成了阿柏福伊尔煤矿的全貌。

这是个凄凉的日子，当矿工们最后一次离开他们曾生活于其中那么多年的煤矿时。

工程师詹姆斯·史塔尔把几千名工人召集到了一起，这是一群勤劳勇敢的煤矿工人。采煤工、矿车推运工、司机、填土工、矿井坑道支架的装设工、养路工、售票员、卸车工、铁匠、木匠，所有的人，妇女、孩子、老人、井下工人和露天工人，他们被集中到昔日装满了煤的多查特煤仓的巨大的院子里。

这些即将失去生计的勇敢的人们——多少年来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阿柏福伊尔——在他们永远离开这里之前等着和工程师道别。公司以额外报酬的名义向他们分发了本年度的红利。只有一点点，因为从矿脉上的收益实际上只略微超过开采成本，可这些钱必须维持到他们被招工，或去邻近煤矿，或去农场或郡里的工厂。

詹姆斯·史塔尔站在宽敞的单坡层顶门口，在这层顶底下，采掘井的那些功率强大的蒸气机曾开动过那么长的时间。

多查特煤仓的工头西蒙·福特那时 55 岁，他和工程的另几个指挥者围在他的身边。

詹姆斯·史塔尔出现了。矿工们取下帽子，深深地保持着沉默。

这道别的一幕有着一种感人的色彩，又不失庄重。

“朋友们，”工程师说，“我们道别的时刻到了。阿柏福伊尔的煤矿，那么多年来我们曾在这里共同劳动，现在已被开采完了。我们未能找到新的矿脉，而最后的一块煤，刚刚从多查特煤仓挖下！”

为了证实他的话，詹姆斯·史塔尔指给矿工们看留在一个抓斗底部的一堆煤。

“这块煤，朋友们，”詹姆斯·史塔尔接着说，“就像流动在煤矿的血管里的最后一粒血细胞！我们将把它保存起来，就像我们保存着 150 年前从阿柏福伊尔的矿床挖下的第一块煤一样。在这两块煤之间，许多代的工人在我们的煤仓里交接着。现在，这结束了！你们的工程师对你们说的最后的话是道别的话。你们曾经靠矿生活，它在你们的手下被挖空了。工作曾是艰巨的，但对你们来说并非没有收益。我们这个大家庭即将散开。散开了的成员们今后永不可能再聚到一起。但是，请不要忘了我们曾长期生活在一起，不要忘了在阿柏福伊尔的矿工中间，相互帮助是个责任。你们以前的头头们也不会忘了这点。曾经一起工作过的人们是不会互相视为陌生人的。我们将关心着你们，而且，你们作为正派人走到哪里，我们的推荐就跟你们到哪里。再见吧，朋友们，愿上苍保佑你们。”

讲完之后，詹姆斯·史塔尔抱住了矿上最年长的工人，泪水润湿了他的眼睛。接着，不同煤仓的工头们上来和工程师握手，与此同时，矿工们挥舞着帽子喊着：

“再见，詹姆斯·史塔尔，我们的头和朋友！”

这一告别将在这一颗颗勇敢的心里留下难以磨灭的回忆。但是，这群人不得不悲伤地渐渐离开这巨大的院子。詹姆斯·史塔尔感到周围空荡荡的。通向多查特煤仓的那些小路上的黑土在矿工们的脚下最后一次发出了声响，寂静接替了直到那时还充满着阿柏福伊尔煤矿的那种欢乐的嘈杂。

只有一个人留在詹姆斯·史塔尔身边。

那是工头西蒙·福特。在他身边站着一个小15岁的小伙子，他的儿子哈利，他被雇用在井下工程已经好几年了。

詹姆斯·史塔尔和西蒙·福特相互了解，因为相互了解，都很器重对方。

“别了，西蒙，”工程师说。

“别了，詹姆斯先生，”工头说，“更确切些，让我加上一句：再见！”

“是的，再见，西蒙！”詹姆斯·史塔尔接着说，“您知道，我将永远为能和您重聚并和您谈我们这老阿柏福伊尔过去而感到幸福！”

“我知道，詹姆斯先生。”

“我在爱丁堡的家向您敞开着！”

“太远了，爱丁堡！”工头摇着头答道，“是的，离多查特煤仓太远！”

“远，西蒙，您打算住哪儿？”

“就在这儿，詹姆斯先生！我们不会丢下矿，我们这年事已高的哺育者，就因为它的奶干了！我妻子，我儿子和我，我们会继续忠于它的！”

“那就别了，西蒙，”工程师答道，嗓音中抑止不住激动。

“不，我再对您说一遍：再见，詹姆斯先生！”工头回答说，“而不是别了！西蒙·福特保证，阿柏福伊尔会再次见到您的！”

工程师不愿夺走工头这最后的幻想。他拥抱了年轻的哈利，他正用他激动的大眼睛看着他。他最后一次握了握西蒙·福特的手，一去不返地离开了煤矿。

这是10年前发生的事了，然而，尽管工头表示过在什么时候来看看他的愿望，詹姆斯·史塔尔却再也没得到他的消息。

这是在分别10年之后，西蒙·福特给他来了这封信，邀请他即刻回到以前的阿柏福伊尔煤矿去。

一件令他感兴趣的有关大自然的情报，那会是什么呢？多查特煤仓，耶鲁矿井！这些名字唤醒了他心头对往昔的何等样的回忆啊！是的，那是个好时光，工作的时光，战斗的时光——他的工程师生涯中最好的时光！

詹姆斯·史塔尔重读了信。他从各个角度反复推敲这封信，确实，他为西蒙·福特未多加一笔感到遗憾。他抱怨他竟会如此简扼。

老工头会不会发现了某个可开采的新的矿脉？不会的！

詹姆斯·史塔尔记得，阿柏福伊尔的煤矿在工程最终结束前曾被何等细微地勘探。他亲自作了最后一次探测，可在这块因开采过度而毁坏了的土地中未发现任何新的矿床。人们甚至想试试地层底下是否有煤地，而这些地层，如泥盆纪的红砂岩，通常是处于煤层下面的，然而一无所获。詹姆斯·史塔尔因此对放弃这个不再有任何一块可燃物的矿绝对有把握。

“不会的，”他一再对自己说，“不会的！怎么可能逃过了我的搜索却被西蒙·福特找到了呢？可是，老工头应该很清楚，在这世界上只有一件事能使我感兴趣，而我必须保密的这个邀请却要我去多查特煤仓！……”

詹姆斯·史塔尔总是回想到这一点上。

另一方面，工程师所了解的西蒙·福特是个干练的矿工，尤其具有职业

的本能。自从放弃了对阿柏福伊尔的开采后，他再也没见过他。他甚至不知道老工头如今变成了什么样。他不清楚他在干些什么。他所知道的一切，就是他的他去耶鲁矿井，西蒙·福特的儿子明天一整天在卡兰德火车站等他。显然这涉及游览多查特煤仓。

“我要去，我要去！”詹姆斯·史塔尔说，随着时间往前，他越来越感到极度激动。

这位可敬的工程师属于那类充满激情的人，他们的脑子总是骚动着，就像一把放在旺火上的开水壶。他是那种念头在其中沸滚着的开水壶，在别的开水壶里，念头是用文火平静地煨着。而那一天，詹姆斯·史塔尔的念头在旺火上沸滚着。

但就在那时，发生了一起极难预料的事情。这是一滴冷水，它将暂时冷凝这个脑子里的所有蒸气。

原来，将近晚上6点钟时，詹姆斯·史塔尔的仆人从第三次邮班取来了第二封信。

这信封装在一只大信封里，信封上的地址是由一只训练极少的手用羽笔书写的。

詹姆斯·史塔尔撕开信封。里面只有一张因时间久远已发黄的纸片，似乎是从一本不再使用的练习本上撕下来的。

纸上仅一句话，内容如下：

“工程师詹姆斯·史塔尔放下手头的事已无意义——因为西蒙·福特的信现已没有指向。”

没有署名。

## 第二章 途中

当詹姆斯·史塔尔读了跟第一封信意思相反的第二封信后，他那些奔腾着的念头突然止住了。

“这是什么意思？”他寻思着。

詹姆斯·史塔尔再次拿起了被撕破了一半的信封。跟那封信一样，信封上盖的是阿柏福伊尔邮局的邮戳。因此，信是从斯特林郡的同一个地点寄出的。信不是老矿工写的——显而易见。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第二封信的作者了解工头的秘密，因为他明确地撤销了要工程师去耶鲁矿井的邀请。

第一个通知现在真的已无所指？是有人想阻止詹姆斯·史塔尔前往，不管有用还是无效？说得更确切些，会不会是恶意阻挠西蒙·福特的计划？

这就是詹姆斯·史塔尔在一番深思熟虑后所想到的。两封信之间的这种矛盾在他心里只是激起了他更强烈的前往多查特煤仓的愿望。何况，如果在这一切中只有一个是骗局，最好是去查证一下。但詹姆斯·史塔尔觉得似乎更该相信第一封而不是第二封信——也就是说，相信像西蒙·福特这样的人的邀请，而不是他的匿名反对者的这一通知。

“确实，既然有人试图影响我作出决定，”他想，“那西蒙·福特的这一通知必然极其重要！明天，我就按指定的地点和约定的时间赴约！”

当晚，詹姆斯·史塔尔让人为他准备好旅行用品。由于可能得离开好几天，他写了封信，将他无法参加协会的下一次会议事先通知“皇家协会”主席W·埃尔菲斯顿爵士。他还推掉了这一周内可能要他做的两三件事。然后，在吩咐了仆人准备好一个旅行包后，他上了床，怀着比这一事件可能带给他的更为激动的心情。

次日，5点钟，詹姆斯·史塔尔跳下床，穿得暖暖的——因为下着寒冷的雨——离开了他在坎农门的家，去格兰顿码头搭汽船，汽船将溯沃斯河而上，3个小时可抵达斯特林。

可能是第一次，詹姆斯·史塔尔在穿过坎农门时没有回头望圣十字架这座苏格兰古代统治者的宫殿。他不去看穿着古代苏格兰服装，绿布衬裙，方格花呢长巾，长毛山羊皮袋悬在大腿上的宫殿暗道前的卫兵们。尽管他和古老的喀里多尼亚运河的所有真正子孙一样，是瓦尔特·司各脱的狂热崇拜者，工程师却同以前从未忘了那么做一样，甚至看也不看威夫利下榻的那家客栈，在那儿，裁缝曾为他送来那套著名的，博得弗洛哈特寡妇那么天真地赞赏的格子花呢战服。他也不向小广场致意，山民们在王位觊觎者获胜之后，曾在那儿冒着击中弗罗拉·马克·伊沃的危险开枪。监狱那口钟将它被破坏的钟面伸到了街中心，他朝钟看了看，只是为了证实他绝未错过开船时间。还得承认，在奈尔荷弯道，他的目光都不扫一下伟大的改革家约翰·诺克斯那所房子，他是玛丽·斯图亚特唯一不能用微笑诱惑的男人。但，在从高街走上被小说《修道院院长》那么细微地描绘的人民街后，他向济街的那座连接着爱丁堡三个山岗的宏伟的桥冲去。

几分钟后，詹姆斯·史塔尔到了“干线铁路”火车站，火车在半小时后把他载到了新港，这是一个美丽的渔村，距爱丁堡的港口莱恩一里路。上涨的潮水那时再一次淹没了岸边黑黝黝的碎石颇多的海滩。那些防栅浸浴在最前面的波浪中，那是一种以链子作承荷的防波堤。左边，船行于沃斯河上爱丁堡和斯特林之间的船舶中，有一艘正停泊在格兰顿码头。



这时，“德·加勒王子号”的烟囱吐出了滚滚黑烟，船上的锅炉发出了沉闷的声音。随着钟响，“地”只敲了几下，迟到的旅客们赶忙奔跑起来。在那些人中，有商人、农民、部长们，后者的短裤、长礼服和围在他们脖子上的白色薄绦带很容易让人辨认。

詹姆斯·史塔尔不是最后一个上船。他轻捷地跳到“德·加勒王子号”的甲板上。尽管雨下得很猛，旅客中没有一人想到去汽船的大厅中躲避。所有的人都留在原地不动，裹在他们的旅行服装里，有几个人不时从他们的酒瓶里喝杜松子酒或威士忌取暖——他们称之为“体内穿衣”。最后一下钟声响起，缆绳松开了，“德·加勒王子号”为驶出小小的锚地变换着位置，这锚地掩蔽它避开北海的海浪。

沃斯的弗斯，这是人们为在北面的菲弗海岸和南面的林利尔格郡，爱丁堡郡及哈丁顿郡海岸之间挖掘的海湾取的名字。它形成了沃斯河的小港湾，一条不太重要的河流，类似水深流急的泰晤士河或默西塞河，它从本·柔梦西侧的坡上下来，在金卡丁投入大海。

从格兰顿码头到这个海湾尽头的路并不长，如果中途不需要在河两岸的不同码头停靠就不必绕许多弯。城市、乡村、村舍展现在沃斯河岸肥沃的田野上的树丛之中。詹姆斯·史塔尔躲在从鼓形柱段间伸出来的宽大的跳板底下，并不打算透过这被纤细的雨丝划得一道道的景色发现什么东西。他更关心的，是他有没有引起某个旅客的特别注意。确实，第二封信的匿名作者可能就在这条船上。然而，工程师未能当场发现任何可疑的目光。

“德·加勒王子号”在离开格兰顿码头时，方向是朝着夹在南一

女王渡口和北一女王渡口两端之间的狭窄的海峡，从海峡再往前，沃斯河形成了一个可通行百吨船只的湖泊。在阴雨天短暂的晴朗中，远处的云雾间露出了格兰皮恩峰的积雪山顶。

很快，汽船就远离了阿柏都尔的乡村，柯尔姆岛，在那岛的顶上是一处12世纪的隐修院遗迹，彭布格城堡的废墟，接下来是多尼布里索，摄政者牟雷的女婿就是在那儿被杀害的，接着是筑有防御工事的卡维小岛。汽船通过了王后渡口的海峡，把罗西思城堡留在了它的左侧，在那儿，以前曾居住过和克伦威尔的母亲有着姻亲的斯图亚特王族中的一个支系，汽船驶过根据联邦条约的一项条款始终筑着防御工事的黑色城堡后，沿着查尔斯顿小港的码头行驶，爱尔兰勋爵的驯马场的石灰就是从这码头运出去的。最后，“德·加勒王子号”的钟声提醒大家克隆比岬码头到了。那会儿，天气极其恶劣，雨，在强风猛击下，被如龙卷风般扫过的咆哮着的狂风粉碎成了水雾。

詹姆斯·史塔尔有点担心。西蒙·福特的儿子会如约前来吗？他凭经验知道：习惯了煤矿的宁静沉寂的矿工们，不像工人和农民那样乐意面对这种有不少麻烦的环境。从卡兰德到多查特煤仓，再到耶鲁矿井，距离该有4里。在某种程度上，老工头的儿子要是迟到，原因就在此。尽管如此，工程师想得更多的还是，第一封信定下的这个约会却被第二封信撤销了——说实话，这是他最大的担心。

不管怎样，如果哈利·福特在火车到卡兰德时未来接站，詹姆斯·史塔尔决意独自前往多查特煤仓，如果必须，甚至径直去阿柏福伊尔的乡村。在那儿，他肯定能得到西蒙·福特的消息，他将打听到老工头目前住在哪儿。

这时，“德·加勒王子号”在桨叶的推动下又卷起了重重巨浪。河的两岸什么也看不见，无论是克隆比的乡村、托列本·托列建筑、新磨坊、卡里

登建筑、科克农庄，还是在右岸的那个晒盐池。波尼斯的小港，挖在克里德运河口上的农庄嘴港口，都在潮湿的雾气中消失了。古老的镇喀尔洛斯和它的西多修道院的废墟，汽船在那儿作了中途停靠的金卡丁和它的建筑工地，艾尔特古堡及其 13 世纪的方形钟楼，克拉克玛兰和它那由罗伯特·布鲁斯建筑的城堡，甚至透过斜飘的雨丝都无法看见。

“德·加勒王子号”停在阿洛厄码头并下了几个客。詹姆斯·史塔尔想到离开 10 年之后又走近了这座小城，这养育着多少劳动者的重要采煤基地，他的心揪紧了。他的想象把他带到了这儿的地下，矿工们的镐依旧在采掘着巨额的利润，这些几乎和阿柏福伊尔的矿毗连的阿洛厄的矿继续在为郡里增加财富，然而，和它相邻的那些矿层，在被挖空多年后再也没有一个工人了。

汽船离开阿洛厄后，驶进了一段有 19 里路的由沃斯河形成的许多河湾的深处。船在两岸大树间迅速行驶着。有一刻，开了一会儿，建于 12 世纪的坎勃斯金尼修道院的废墟露出来了。接着，到了斯特林的城堡和以这名字命名的王家镇，在那儿，沃斯河上架越着两座桥，离桅船无法再往前行驶了。

“德·加勒王子号”一靠岸，工程师就轻捷地跳上了码头。5 分钟后，他到了斯特林火车站。一小时后，他在泰石左岸的大村庄卡兰德下了车。

在那儿，一个年轻人守候在火车站的对面，他立刻向工程师迎来。

他是哈利，西蒙·福特的儿子。

### 第三章 联合王国的地底下

为使大家理解这个故事，得用几句话回顾一下煤矿的起源。

地质时期，当地球这一回转椭球体正在形成时，它是被一层饱含着水蒸气并浸透了碳酸的厚厚的大气环绕着的。这些蒸气渐渐地冷凝成了暴雨，犹似从成亿成万个汽水瓶的瓶颈中喷溅而下。这实际上是一种含有碳酸的液体，它湍急地流到一块粘糊糊的极不坚实的土地上，这土地由于太阳的热和地球内部物质的热的共同作用，突然地或缓慢地变形，形成了那种半流动的状态。由于内部的热尚未积储到地心，不太厚的未完全硬化的地壳便任由它们从它的孔里溢出。由此，产生了一种植物现象——毫无疑问，这样的现象也可能在维纳斯或墨丘利这些比这发光的星球的地面更为近似的内行星的表面产生。

还很不稳定的大陆的土地上因此覆盖着一望无际的森林。那时适于植物界的发展的碳酸极为丰富。所以，植物以乔木的形式发展起来了。没有一株草本植物。到处都是大片大片的树木，没有花、没有树木、一副单调的面目，因此远远不能养育任何生命。地球还没有为动物界的出现作好准备。

这就是挪亚时代大洪水以前的森林的构成。在那儿占统治地位的是维管的隐花植物阶级。芦木，各种乔木木贼、鳞木、高达 25 或 30 米、底部有 1 米宽的各种巨大石松、蕨，在圣埃迪埃纳矿发现过它们的印模的比率巨大的封印木——只有在人类居住的地球上的最下等的样品中才认得出那时各种雄伟的植物的类似物——品种极少，但长得又高又大，那个时代的森林就是仅以这些植物组成的。

那些树木的根那时都浸在一种被淡水和海水的混合物弄得稀湿的无边无际的环礁湖里。它们贪婪地吸取被它们从大气中一点点倾析出来的碳，仍无法适应生命的运作，可以说，它们是注定了要以煤的形式被储藏于地球内部本身。

实际上，那是个地震频繁的年代，那些由于内部的波动和深层的作用引起的地震，突然之间改变了地球表层尚不稳定的轮廓。这儿，膨胀起来的地方成了山脉；那儿，一个个深坑被大洋或大海占满了。那时，整片整片的森林陷入地球硬壳，穿过不断运动的地层，直至找到一个支撑点，就这样形成了花岗状岩石的远古时期的土壤，或通过下沉，组成了极其坚实的一块。

地球内部的地质构成实际上按这样的顺序：远古的地层之上是由古生代的地层组成的新增的地层，接着是中生代地层，其中煤床处于下层，然后是第三纪地层，而在上面则是古代和现代的冲积地层。

在那个时代，还没有一个河床能留住地球上到处都产生的冷凝水，这些水在奔腾中从勉强才成形的岩石中夺走了片岩、砂岩、钙质岩的组成物。水流到了泥炭质森林的上面，把这些将迭合成煤田的土壤的成分留了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数以百万年计的阶段——这些土壤变硬了，层层迭起，并把陷下去的整片整片森林封闭在由圆砾岩、片岩，密集的或易碎的砂岩、石砾、碎石构成的厚厚的地质之下。

在这口在几个不同的深处堆积着植物材料的巨大的熔锅内发生了什么呢？一项真正的化学操作，一种蒸馏。这些植物内所含的碳全都粘结住了，在巨大的压力和那时离它那么近的内部的热产生的高温的双重作用下，一点一点地形成了煤。

就这样，在这种缓慢但不可抑制的反应下，一个王国取代了另一个王国。植物变成了矿石。那些最初靠有活力的汁液，以植物性的生命生存着的植物全都石化了。封闭在这本巨大的植物志内的某些未完全变化的物质，将它们的印迹留在了更迅速地矿石化的别的生成物上，就像以难以估量的强大液压压在了它们上面。

与此同时，一些被水卷走的贝壳，一些植形动物类，例如海星、珊瑚骨、石燕，直至鱼类，直至蜥蜴，也在依旧柔软的煤上留下了它们清晰的印模，犹如“划下了令人赞叹的一笔。”

在含碳地层的形成中，压力似乎起着一种重要的作用。实际上，工业中所使用的不同品种的煤都来自压力的强度。所以，在煤矿的最底下的几层，开出来的是无烟煤，在这种煤里，挥发性的物质几乎全没有了，含碳量是最大的。在最高的几层中，正好相反，开出来的是褐煤和化石木，是含碳量最少的物质。在这两层之间，根据地层承受压力的程度，会见到石墨的矿脉，肥煤或贫煤，甚至可以断言，由于缺乏足够的压力，含泥炭的沼泽地层并未完全变化。

因此，在业已发现的地球上的几个地方的煤矿的起源是这样的：地质时期，大批的森林被吞没在地壳内，然后，在压力和热的影响下，在碳酸的作用下，伴随着时间完成了矿石化。

然而，通常总是那么慷慨的大自然，却没有吞下足以供几千年消耗的森林。总有一天煤会短缺——这是肯定的。如果某种新的燃料不取代煤炭，全世界的机器将不得不面临一个除茬期。要不是在格陵兰，在巴芬岛海的周围有一片永恒的冰层覆盖着含碳矿层，或早或晚就不会再有含碳矿层，而在那些地方进行开采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无法避免的命运。至今尚极为丰富的美国的煤田，咸湖煤田，奥杰隆煤田，加利福尼亚煤田，总有一天会供不应求。布列东和圣-劳伦的煤矿，阿勒格尼、宾夕法尼亚、弗吉尼亚、伊利诺斯、印第安纳、密苏里的矿床也将会这样。尽管北美洲的含碳矿层 10 倍地可观于全世界的所有矿床，不出 10 个世纪，长着工业成百万张嘴的那头巨兽就将吞下地球上的最后一块煤。

众所周知，旧大陆会更快地感到缺煤。在阿比西尼、在尼纳塔尔、在赞比西河、在莫桑比克、在马达加斯加，存在着许多可燃矿层，但对它们进行有规律的开采极其困难。缅甸、中国、交趾支那、日本、中亚，那儿的可燃矿层很快就会被采尽。英国人肯定会在联合王国缺煤之前先挖光相当丰富的储藏澳大利亚地底下的煤炭产品。那时，已被挖空的欧洲的含碳矿脉早被废弃了。

让我们通过自第一批煤床被发现以来煤消耗量的数字作一估算。俄罗斯、萨克森和巴伐利亚的煤田有 60 万公顷；西班牙为 15 万；波希米亚和奥地利为 15 万。长 40 里宽 3 里的比利时煤田也有 15 万公顷，这批煤田绵延于列日、那慕尔、蒙斯和查尔王的地底下。在法国，煤田位于卢瓦尔河和罗纳河之间，吉埃河岸、圣艾蒂安、纪伏、厄比纳尔、勃朗齐、克勒佐——加尔、阿莱、格朗—孔勃的开采地——从阿维隆到奥班的开采地——卡莫、巴萨克，格雷斯萨克的煤仓——北方的昂赞、伐朗西安、朗斯、贝杜恩约有 35 万公顷。

毋庸置疑，煤最丰富的国家就是联合王国。除去几乎绝对缺乏可燃矿物的爱尔兰，联合王国拥有巨大的含碳财富——但跟一切别的财富一样，它是

会耗尽的。在各类煤田中，最重要的是纽卡斯尔煤田，位于诺森勃兰郡的地下，年产煤达三千万吨，也就是接近英国耗煤量的三分之一，法国产煤量的两倍还多。在矿工集中于卡迪夫、天鹅海、新港的斯威士地区的煤田，每年生产以该名字命名的如此珍贵的煤一千万吨。在中部，约克郡、兰开夏郡、德比郡、斯塔福德郡的煤田都在开采中，产量较少，但也很可观。最后，在爱丁堡和格拉斯哥之间的苏格兰的这一部分，在这被海浪冲得如此凹陷的两个大海之间，绵延着联合王国最大的矿脉之一。这些不同的煤田的总数，不会少于 160 万顷，这种黑色燃料年产量可达 1 亿吨。

但这算不了什么！要满足工业和商业的需求，煤的耗量将会增加到把这些财富完全耗尽。不必等到基督纪元的第三个一千年结束。在欧洲，矿工的手就将掏空那些根据一种合理的想象将古时候的太阳的热集中在内的仓库

而就在这故事发生的年代，苏格兰的最重要煤田之一，由于开采过速被挖空了。实际上，阿柏福伊尔的煤矿开采地就在这一区域，伸展在爱丁堡和格拉斯哥之间，在一块 10 到 12 里的中等大小的土地底下，工程师詹姆斯·史塔尔曾那么久地领导着那里的工程。

而 10 年来，这些矿不得不被丢下了。尽管勘探曾深入到 1500 甚至 2000 英尺的深处，却未能找到新的矿脉，当詹姆斯·史塔尔离开时，他确信，连最贫瘠的矿脉也被挖完了。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在英国地下深处发现一个新的煤田，显然将是个引人注目的事件。西蒙·福特宣布的情报会不会是关于这类性质的事？这既是詹姆斯·史塔尔寻思着的，也是他所希望的。

总之，这片富饶的黑印度上是不是有另一个角要召他来再次征服？他愿意这么认为。

关于这一点，那第二封信曾一度迷糊了他的思路，但现在他不再考虑它了。何况，老工头的儿子就在那儿，按照约定等候着他。因此，匿名信不再有任何价值了。

工程师刚踏上码头，那个年轻人就朝他走来。

“你是哈利·福特？”詹姆斯·史塔尔开门见山地急急问他。

“是的，史塔尔先生。”

“我都认不出你了，孩子！啊！10 年过去，你成了大人了！”

“我，我认出了您，”年轻的矿工答道，帽子拿在手中，“您没变，先生。您还是分别那天在多查特煤仓拥抱我的您！这是忘不了的，这些事！”

“把帽子戴上，哈利，”工程师说，“雨很大，礼貌不应该造成感冒。”

“您愿意我们去躲会雨吗，史塔尔先生？”哈利·福特问。

“不，哈利。没时间了。这雨会下一整天，我很急。走吧。”

“听您吩咐，”年轻人回答说。

“跟我说说，哈利，父亲好吗？”

“好极了，史塔尔先生。”

“那母亲呢？……”

“母亲也很好。”

“是你父亲给我写的信，约我去耶鲁矿井？”

“不，是我。”

“可西蒙·福特是不是因此给我寄了第二封信，要取消这次约会？”工程师急急地问。

“没有啊，史塔尔先生，”年轻的矿工回答说。

“行！”詹姆斯·史塔尔答道，不再提那封匿名信。

接着，又说：

“那你能否告诉我老西蒙要我干什么？”他问年轻人。

“史塔尔先生，我父亲执意要亲自对您说。”

“可你知道那事？……”

“我知道。”

“好吧，哈利，我不问你了。上路吧，因为我急着想跟西蒙·福特聊聊——对啦，他现在住在哪儿？”

“在矿里。”

“怎么！在多查特煤仓？”

“是的，史塔尔先生。”哈利·福特答道。

“怎么！工程结束后你们家没离开过老矿？”

“一天也没，史塔尔先生。您了解父亲。他是在那儿出生的，他要死在那儿！”

“我懂，哈利……，我懂！他的故乡的煤矿！他不愿丢下它！那你们在那儿快乐吗？……”

“是的，史塔尔先生，”年轻的矿工答道，“因为我们彼此真诚地爱着，我们没有太多的需要！”

“那好，哈利，”工程师说，“上路吧！”

于是，詹姆斯·史塔尔跟随着年轻人穿过了卡兰德的街道。

10分钟后，两人离开了这个城市。黑印度

## 第四章 多查特煤仓

哈利·福特是个身材高大的小伙子，25岁，精力充沛，体格健美。他的相貌有点严肃，几乎总是一副沉思的姿态，这使他从孩提时起就极容易从矿上的伙伴们中被认出来。他的五官很端正，眼睛深邃而温和，头发相当粗硬，金黄色中偏呈着栗色，他身上的那种天然的魅力完全适于使他成为罗兰德的完美典型，即大平原上的苏格兰人的绝妙样本。由于几乎从很小起就在煤矿劳动，使他成了一个既身强力壮又有着勇敢善良的性格的伙伴。在父亲的引导下，在自身本能的推动下，他很早就参加工作并培养自己，在别人还只是学徒的那个年龄，他已把自己塑造成了某种人物——在他这种地位上的第一流中的一个——这是在一个无知者不被重视的国家里，因为它倾尽全力消除无知。如果说，在青少年时代的最初几个年头十字镐不曾离开过哈利·福特的双手，但这个青年矿工并未耽误学到足够的知识以使自己在煤矿的等级制度中获得晋升，要不是矿被废弃，他早就继承他父亲的工头身份了。

詹姆斯·史塔尔依然步履矫健，然而，仍不易赶上他的向导，如果他不是放慢了脚步的话。

雨那时已不太猛。大颗的雨点尚未落到地面就碎了。确切地说，这是一阵阵被一股带着凉气的风卷起，在空中奔驰着的潮湿的狂风。

哈利·福特和詹姆斯·史塔尔——年轻人提着工程师的轻便行李——沿着河的左岸走了约一里路。在走完了弯弯曲曲的河滩后，他们上了一条通向田地的路，路上的大树水淋淋的。宽阔的牧场围着孤零零的农村，从一头伸向另一头。几群牲口安静地吃着下苏格兰草原上的那种长青草。那是一些没有角的母牛，或是长着丝一般羊毛的小羊，就像孩子们的羊舍中的羊那样。没见到一个牧童，肯定是躲到某个树洞里避雨去了，但“苏格兰牧羊犬”在绕着牧场转来转去，这是联合王国这一地区特有的狗并以其警惕著称。

耶鲁矿井距卡兰德约4里路。詹姆斯·史塔尔边走边克制着感情。自阿柏福伊尔的最后一吨煤倒进格拉斯哥的铁路车厢那天起，他再也没见过这地方。农业生活现在取代了一贯更为喧闹更为活跃的工业生活。冬日的田野因为停止了劳作使得这一反差更为强烈。但以前一年四季，矿工大军给这块土地的地上地下贯注着活力。装煤的大车那时日夜奔忙。现在被遗弃在腐烂的枕木上的铁轨那时被车厢的重量压得吱嘎作响。眼下，石子路和泥巴路渐渐代替了以前的开采地的铁路。詹姆斯·史塔尔觉得是在穿过一片荒漠。

工程师悲伤地看着四周。他略停了一下喘口气。他倾听着。空中现在不再有远远的汽笛声和机器喘息的轰隆声了。在地平线上，没有一团工业家们喜欢见到的那种跟大块的云混在一起的带黑色的蒸气。没有一根在进食了矿层自身后吐出烟来的高大的圆筒形或棱柱形烟囱，没有一根声嘶力竭地吹出它那白色的蒸气的排气管。以前被煤灰弄脏了的土地，现在有着一副干净的外貌，詹姆斯·史塔尔的眼睛都感到不再习惯了。

工程师停下时，哈利·福特也止了步。年轻的矿工默默地等在一旁。他完全能感觉到他的同伴心里在想些什么，他强烈地有着同感——他，煤矿里的一个孩子，他的一生就是在这地下的深处度过的。

“是啊，哈利，所有这一切都改变了，”詹姆斯·史塔尔说，“然而，由于在这儿的采掘，珍贵的煤必然有一天会竭尽的！你在为那段时光遗憾着！”

“我遗憾、史塔尔先生，”哈利回答说，“工作是艰巨的，但有意思，像一场战斗。”

“一点不错，孩子！每时每刻都有战斗，塌方的危险，火灾，水淹，雷击般袭来的瓦斯爆炸！那时必须避开这些危险！你说得好！这是战斗，也正因为此，生活是动人的！”

“阿洛厄的那些矿工要比阿柏福伊尔的矿工们幸运，史塔尔先生？”

“是的，哈利，”工程师答道。

“事实上，”年轻人叫道，“该遗憾的，是整个地下世界不是单一地由煤组成的！否则就可开采几亿年了！”

“毫无疑问，哈利，但必须承认，在那其间，大自然显示出了它的远见，在组成我们这回转椭圆球体时，用得更多的是砂岩、钙质岩、花岗岩，火没法把它们烧毁！”

“您想说，史塔尔先生，人类最终将以烧毁他们的地球而毁灭？”

“是的！完完全全地，我的孩子，”工程师回答，“地球将把它的最后一块扔进火车头、移动式内燃机、汽轮、煤气工厂的锅炉里，而且，必然地，我们这世界就是这样地在某一天将被毁掉！”

“这不必再担心，史塔尔先生，此外，煤矿的采尽无疑要比统计表上确定的更为迅速！”

“会有那么一天的，哈利，据我看，英国用自己的燃料去换取别的民族的金子，这是个错误！”

“确实，”哈利回答。

“我知道，”工程师补充说，“无论水力，无论电力，都还没到衰竭的时候，总有一天人们会充分地利用这两种动力。但这管什么用！煤的使用是极方便的，而且随时都可满足工业的不同需求！”

208——不幸的是，人无法凭自己的意愿生产煤！如果地面上的森林在热和水的作用下能不断地重新长出，地底下的森林，它们，是无法重新长出的，地球永远都不可能在必须的条件下重新造出它们！”

詹姆斯·史塔尔和他的向导一面交谈着，一面重又快步走起来。在离开卡兰德一个小时后，他们到了多查特煤仓。

即使是一个漠不关心的人，面对被遗弃的设施呈现出的那副凄凉面目，也会感到触目惊心。那就像是以前曾那么生气勃勃的人所剩下的一副骨头架子。

几株枯瘦的树围着一块宽阔的地，土壤被一层可燃矿石的黑色尘土覆盖着，但再也看不到未烧尽的煤屑，大块的煤，也不见一块煤的碎片。所有的一切早已被拿走，被用掉了。

在一片不太高的山丘上，显现着一个被阳光和雨水缓慢地侵蚀着的硕大的构架的倒影。构架顶上是一个宽大的支腿或生铁轮子，稍下一些，圆鼓鼓的是那些粗大的滚筒，昔日，把罐笼吊上地面的缆索就一圈圈的统在这些滚筒上。

在下面那层，可以辨认出破败不堪的机器房，那些用钢或铜铸造的机械部件以前是那样的闪闪发亮。几面墙的构架倒在地上，由于潮湿，樑的中央已经破裂并变成了绿色。几块绞接排水泵杆的摆的残件，一些破碎的或沾满了油污的轴承，几个断了牙齿的齿轮，一些推倒在地的起重机械，几个钉在支架上的梯级看过去就像鱼龙的脊柱，几段仍被两三个摇摇晃晃的桩基支撑



着的架在断裂的枕木上的铁轨，一些再也拉不动一节空的翻斗车重量的有轨电车——这就是多查特煤仓的荒凉景象。

石头已被磨破的矿井的石井栏被盖设在厚厚的青苔底下。这儿可以发现某个罐笼的残余部分，那儿可以认出按质量和体积拣煤的储煤处的残迹。总之，这吊着一段链子的大木桶的碎片，这巨大的支架的断片，这被捅破的大锅的板材，这扭曲了的活塞，这俯向着泵井井口的长摆，这在风中摇晃的跳板，这在脚下抖动的单跨桥，这有裂缝的围墙，这俯临着被隔开的砖砌烟囱的崩塌了一半的屋顶，那些烟囱就像在炮台上装置了圆环的现代大炮，这所有的一切使人强烈地感到，即使石头古堡的废墟和被拆毁的堡垒的残迹都不可能有的那种废弃，那种悲惨，那种凄凉。

“这是场浩劫，”詹姆斯·史塔尔说，望着年轻人，他没有回答。

于是两人在遮蔽着耶鲁矿井井口的单坡屋顶下走出去，井口的那些梯级至今仍能通达煤仓下面的平巷。

工程师向井口俯下身去。

以前，那里面一股股地涌出着被通风机抽出的强大气流，此时却是个静悄悄的深渊。好像来到了某个被堵住了的火山口。

詹姆斯·史塔尔和哈利·福特踏上第一个楼梯平台。

在开采时期，阿柏福伊尔的某些矿井由灵巧的机械互相连通，机械化程度很高；装着自动防坠器的罐笼，钩在木头的滑槽上，被称做“机器人”的摆动梯子，通过一个简单的摆动动作，就可让矿工毫无危险地下来或毫不费劲地上去。

但自从工程结束后，这些完善的机械全被拿走了。在耶鲁矿井只剩下了长长一串被 50 平方英尺的狭窄的楼梯平台隔开的梯子。有 30 架这样的梯子首尾相接，可让矿工一直下到下层平巷的地槛上。这是多查特煤仓底部与地面之间的唯一通道。至于通风，耶鲁矿井的平巷连通着另一个井口开得较高的矿井——热空气通过这种逆向的呼吸自然地散发出去。

“我跟着你走，孩子，”工程师说，朝年轻人做了个请他先行的手势。

“听您吩咐，史塔尔先生。”

“你有灯吗？”

“有，但愿这仍是我们以前使用的那个安全灯！”

“确实，”詹姆斯·史塔尔答道，“现在再也不用害怕瓦斯爆炸了！”

哈利只带了个一般的油灯，他点燃了灯芯。在挖光了煤的煤矿里，不会发生原生碳化氢气体泄漏。所以不必担心任何爆炸，不需要在火焰和周围的空气之间放置那种不让火点燃外面的煤气的金属纱网。当年那么完善的大卫灯在这里再也用不上了。但如果说不存在危险，那是由于引起危险的因素消失了，而这种可燃因素过去曾造就了多查特煤仓的财富。

哈利走下上面那架梯子的最初几级梯级。詹姆斯·史塔尔尾随着他。不一会两人到了只有灯的光亮的黑暗深处。年轻人将灯举过头顶以便同伴看得清楚些。

工程师和他的向导以矿工惯有的那种谨慎步子走完了 12 级梯级。梯级还很坚实。

詹姆斯·史塔尔好奇地观察着微弱的灯光所允许他看得见的深暗的矿井内壁，一个半腐烂的木头井壁装置还罩在那上面。

到了第 15 个楼梯平台，即一半路走完后，他们歇了一下。

“显而易见，我的腿不如你，孩子，”工程师久久地喘息着说，“但不管怎样，还能走。”

“您挺棒，史塔尔先生，”哈利回答说，“这是由于，您知道，曾长期在矿里生活过。”

“你说得对，哈利。以前，20 岁时，我一口气就能下去。走吧，上路！”

然而，正当两人要离开平台时，矿井深处远远地传来了一个声音。那声音就像渐渐膨胀的声波那样变得越来越清晰。

“啊！谁在那儿？”工程师拉住哈利问。

“我不知道，”年轻的矿工答道。

“不会是你的老父亲？……”

“他！史塔尔先生，不会的。”

“是哪个邻居，嗯？……”

“在煤仓井下我们没有邻居，”哈利答道，“只有我们，就只有我们。”

“那好！让这擅入者过去，詹姆斯·史塔尔说，“往下走的人要让往上走的人。”

两人等候着。

这时，声音宏亮地响着，就像通过一个巨大的传声筒传过来似的，不一会，一首苏格兰歌的几句歌词清晰地进了年轻的矿工耳朵里。

“湖之歌，”哈利叫道，“啊！如果不是从杰克·瑞恩而是从别人嘴里唱出这支歌，我准会大吃一惊。”

“他是谁，这个杰克·瑞恩，唱得这么好？”詹姆斯·史塔尔问。

“煤矿里以前的一个伙伴，”哈利答道。

然后，伏到楼梯平台上：

“嗨！杰克！”他喊着。

“是你吗，哈利？”他回答，“等着我，我就到了。”

歌声重又更美妙地响起来。

过了一会，一个身材高大的 25 岁小伙子出现在他提着的灯射出的圆锥形的光亮深处，一张快乐的脸，微笑着的眼睛，高兴的嘴，火红色的头发，他把脚踏上第 15 架梯子的楼梯平台。

他的第一个动作是用力握住哈利刚向他伸出的手。

“很高兴遇见你，”他叫道，“但圣蒙果保佑我！要是我知道今天你会回来，就免得我下耶鲁矿井了。”

“詹姆斯·史塔尔先生，”哈利这时说，一面把灯转向仍站在阴影中的工程师。

“史塔尔先生！”杰克·瑞恩答道，“啊！工程师先生！我认不出您了。自从离开了煤仓，我这双眼睛不再像以前那样习惯于在黑暗中看了。”

“而我，我现在想起来了一个总是唱着歌的小淘气。这整整有 10 年了，孩子！是你，没错吧？”

“正是我，史塔尔先生，职业变了，性情未改，您已看见了？啊！我想，笑和唱总要比哭和呻吟更值得。”

“毫无疑问，杰克·瑞恩——你离开煤矿后在干什么？”

“我在伦夫鲁郡靠近伊尔文的梅洛斯农庄干活，离这儿有 40 里。啊！这

没法跟我们的阿柏福伊尔的煤矿比！十字镐在我手里要比铲子或戳牛用的刺棒好使得多！再说，老煤仓里有些角落会发出声响，快乐的回声高兴地将您的歌声送回，而在那儿！……但您是去拜访老西蒙的吧，史塔尔先生？”

“是的，杰克，”工程师答道。

“那我不耽误您……”

“告诉我，杰克，”哈利问，“你今天怎么到村舍来了？”

“想看看你，伙计，”杰克·瑞恩回答，“并请你参加伊尔文的氏族节日。你知道，我是当地的‘吹笛者\_\_’！会有唱歌，跳舞！”

“谢谢，杰克，但我没法去。”

“没法去？”

“是的，史塔尔先生的游览可能会延长，我得陪他去卡兰德。”

“嗨！哈利，伊尔文的氏族节日要在8天后，那时，我想史塔尔先生的游览已经结束了，不会再有任何事把你留在村舍了。”

“确实，哈利，”詹姆斯·史塔尔答道，“别放弃你的伙伴杰克对你的邀请！”

“好吧，我接受了，杰克，”哈利说，“8天后，我们在伊尔文的节日上见。”

“8天后，这说定了，”杰克·瑞恩答道，“再见，哈利！向您致敬，史塔尔先生！看见您回来我太高兴了！我会把您的消息告诉朋友们。谁也没忘了您，工程师先生。”

“我也没忘任何人，”詹姆斯·史塔尔说。

“为大家感谢您，先生，”杰克·瑞恩回答。

“再见，杰克！”哈利说，最后一次握了握他的伙伴的手。

杰克·瑞恩重又唱起歌，很快消失在被他灯光模糊地照着的矿井高处。

一刻钟后，詹姆斯·史塔尔和哈利下到了最后一架梯子，踏上了煤仓最下一层的地面。

耶鲁矿井井下的圆形空地幅射出用于开采矿里最后一片含碳矿脉的各种平巷。这些插进片岩和砂岩岩体内的平巷，有的被马马虎虎弄成方形的粗大的梁的梯面支撑着，另一些加了一个厚厚的石头保护层。到处都是用于充填被挖空的矿层的废石。用采于邻近采石场的石头做的人造坑本现在正支撑着双重地面，即以前靠在矿床上的第三层地面和第四层地面。平巷里现在一片黑暗，过去，不是用矿灯就是用电灯照明，最后几年里还把电灯的使用引入了煤仓。但黑暗的隧道里现在再也没有了翻斗车在轨道上行驶时的吱嘎声，没有了通风门猛地关上的声音，没有了矿车推运工的哈哈大笑，没有了使用崩落开采法炸开岩石的巨响。

“您是否要休息一会，史塔尔先生？”年轻人问。

“不用了，孩子，”工程师答道，“因为我想快些抵达老西蒙的村舍。”

“请随我来，史塔尔先生，我来给您带路，不过我敢肯定，在平巷这个黑暗的迷宫里，您完全认得出路。”

“是的，肯定的！我脑子里还有着老煤仓的整个交通图。”

哈利举起灯以照得更亮些，引导工程师走进一条类似大教堂的外殿的高的平巷。两人的脚还是撞上了开采时期用于架铁轨的枕木。

但还未走上50步，一块巨石掉到了詹姆斯·史塔尔的脚下。

“小心，史塔尔先生！”哈利叫着，抓住工程师的胳膊。

“一块石头，哈利！啊！这些旧拱顶再也靠不住了，毫无疑问“史塔尔先生，”哈利·福特答道，“我觉得这块石头是扔过来的……被人的一只手扔过来的！……”

“扔过来的！”詹姆斯·史塔尔叫起来，“你想说什么，孩子？”

“没什么，没什么……史塔尔先生，”哈利支吾着回答，他的目光变得严峻起来，想穿透那些厚厚的岩壁，“接着走吧，请抓住我的胳膊，我请求您，不要担心踩错步子。”

“行，哈利！”

两人朝前走，哈利一面看着身后，用矿灯照射平巷深处。

“我们快到了吧？”工程师问。

“最多 10 分钟后。”

“好。”

“不过，”哈利低声说，“这事不那么简单。我还是第一次遇上这样的事。那块石头肯定在我们正好走过时掉下来的！……”

“哈利，那只是个巧合！”

“巧合……”年轻人摇着头答道，“是的，一个巧合……”

哈利停下脚步，听着。

“怎么了，哈利？”工程师问。

“我好像听到有人在我们后面走，”年轻的矿工边答边更专注地竖起了耳朵。

接着：

“不！我可能弄错了，”他说，“请尽管靠在我胳膊上，史塔尔先生，您就把我当一根拐杖……”

“一根结实的拐杖，哈利，”詹姆斯·史塔尔答道，“再也没有比你更棒的勇敢的小伙子了！”

两人继续默默地穿越阴暗的外殿。

哈利显然有心事，时常回转身，想突然发现或是远处的一个声音，或是远处的几缕光亮。

但在他身前身后只是一片静寂和黑暗。

## 第五章 福特一家

10 分钟后，詹姆斯·史塔尔和哈利终于走出了主平巷。

年轻的矿工和他的伙伴到了一块林中空地的底部——如果这个词可用来指一个宽大黑暗的洞穴的话。但这个洞穴并非绝无光亮。几缕光线通过一口废井的井口，穿过上面的地层射到此处。多查特煤仓的空气流通就是经由这个管道。里面的热空气由于密度小被吸往耶鲁矿井。

所以，少量的空气和光亮时时穿过了片岩厚厚的拱顶直至这片林中空地。

就在那儿，西蒙·福特和他的家人居住了 10 年，那是个在片岩岩体中挖出来的地下居所，就位于那些功力强大的机器以前操纵多查特煤仓的牵引设备的地方。

老工头住的——他很高兴把它称之为“村舍”——就是这样的居所。由于工作多年，西蒙·福特生活相当宽裕，他本可住在太阳底下，大树之间的王国的任何一个城市，但他的家人和他，想法一致，兴趣一致，更喜欢留在他们过得很幸福的煤矿里。是的！隐匿在苏格兰地下 1500 英尺处的这个村舍令他们快乐。别的好处中，有一项是不必担心那些税务机关的公务人员，那些负责征税的“大嗓门们”从不会来此跟这儿的房主纠缠不清！

多查特煤仓的前任工头西蒙·福特此时 65 岁，身板硬朗。他因身材高大、健壮、匀称曾被视为当地最出众的“锯子”之一，这一地区曾为苏格兰高地兵团提供了那么多的美男子。

西蒙·福特来自一古老的矿工世家，其家谱可上溯至苏格兰的含碳矿脉刚被开采时。

我们不从考古学上研究希腊人和罗马人使用煤，中国人利用煤矿是否远远早于基督纪元，不去讨论这种可燃矿石的名称是否真的来自生活在 12 世纪比利时的那个马蹄铁匠乌由，可以肯定的是，大不列颠的煤田是第一位的，其开采也是有规律的。11 世纪时，征服者吉尤姆就在他的战友之中分得了纽卡斯尔煤田的产品。13 世纪，亨利三世曾特许过一份开采“海煤”的许可证。最后，在该世纪快结束时，他提到了苏格兰和威尔士地区的煤床。

西蒙·福特的祖先就是将近这个时期进入了喀里多尼亚的地下，祖祖辈辈一直呆在那里。他们只是一般的工人。他们如苦役犯般干活，采掘珍贵的燃料。人们甚至以为煤矿工人如同那个时代的制盐工人一样，在当时是名符其实的奴隶。确实，这一观念在 18 世纪的苏格兰是那样的牢固，以致在觊觎王位的战争中曾担心过纽卡斯尔的两万名矿工会不会起义争取自由——因为他们认为没有自由。

不管怎样，西蒙·福特为属于苏格兰煤矿工人这一大家庭感到自豪。他用他的双手在他的祖先们挥舞十字镐、铁撬棒、掏槽镐和鹤嘴镐的同一个地方干活。30 岁时，他已是阿柏福伊尔的煤矿中最重要的多查特煤仓的工头。他对他的职业充满感情。在漫长的岁月中他勤奋地履行着他的职责。他唯一的痛苦就是眼看着煤层在变得贫瘠并预感到矿脉被采尽的那一刻已经不远了。

也就在那时，他一头扎进阿柏福伊尔的一个个煤仓里寻找新的矿脉，这些矿脉在地底下是连通的。在开采的最后阶段他曾幸运地找到过几处矿脉。他的矿工直觉给了他很大帮助，工程师詹姆斯·史塔尔对他很器重。甚至可

以说，他在煤矿深处勘探矿脉，就像一个地下水勘探者勘探地面下的水源一样。

但人们所说的煤矿里不再有任何可燃物质的那一刻到了。探测再也没带来任何成果。含碳矿脉显然已被采尽。开采停止。矿工们退了出来。

人们怎么想呢？大多数人感到的是一种绝望。凡是明白人在井下都喜欢受这份苦的人不会对此感到惊奇。毫无疑问，西蒙·福特受的打击最大。他是矿工的杰出典型，他的生活已和矿里的生活不可分隔地联系在一起。自他出生起，他一直住在那儿，工程放弃后他还是想住在那儿。他因此留了下来。他的儿子哈利担负起地下居所的给养，至于他，10年来他不曾上过地面10次。

“去那上面！有什么好处？”他一再地说，他不离开他黑暗的领地。

何况，在这极有益于健康的地方，老工头在永远适中的温度下过惯了，既不知夏日的炎热，也不知冬天的寒冷。他的家人身体都很好。他还祈求什么呢？

在井下，他确是很伤感。他惋惜那么勤劳地被开采的煤仓中的那种勃勃生气，那种活动，昔日的那种生活。然而，他被一个信念支撑着。

“不！不！煤矿未被采尽！”他一再地说。

对老阿柏福伊尔能否有朝一日在死矿中复活的怀疑使西蒙·福特感到痛苦。因此，他决不放弃发现某个新矿层并使矿重现昔日辉煌的希望。是的，如果有必要，他早就乐意地重新拿起矿工的镐，他的依旧结实的老胳膊早就有力地向岩石发起攻击了。他因此穿越着那些黑暗的平巷，有时一个人，有时和他儿子一起观察着，寻找着，以至每天回到村舍时筋疲力尽，但决不绝望。

麦德琪是西蒙·福特的可敬的伴侣，她身材高大、健壮，用苏格兰人的话来说，是一个“好妻子”、“好老婆”。麦德琪跟她丈夫一样，不愿离开多查特煤仓。她在这一点上分享着他所有的希望和遗憾。她鼓励他，推他向前，她带着某种庄严和他说话，使老工头的心重又热起来。

“阿柏福伊尔只是睡着了，西蒙，”她对他说，“还是你说得对，这只不过是个休息，这不是死亡！”

麦德琪而且善于放弃外部世界并善于将这一家三口的幸福集中在这昏暗的村舍里。

詹姆斯·史塔尔来到的就是那儿。

早就盼着工程师了。西蒙·福特站在家门口，在稍远处，哈利的灯向他宣告他的老“观众”到了，他向他迎过去。

“欢迎，詹姆斯先生！”他向他喊着，声音在片岩的拱顶底下回荡，“欢迎您来到老工头的村舍！虽说是藏在1500英尺的地下，福特一家的好客不会由此减弱！”

“您好吗，善良的西蒙？”詹姆斯·史塔尔问，一面握着主人伸给他的手。

“好极了，史塔尔先生。在这儿能躲开各种坏天气，还有什么说的？您府上的女士们夏天去新港或博托贝罗\_\_休息，还不如在阿柏福伊尔的煤矿过几个月！她们决不会得上什么重感冒，像在旧首府那些潮湿的大街上那样。”

“不是我要驳斥您，西蒙，”詹姆斯·史塔尔答道，很高兴发现工头还是以前那个样！“真的，我在想，为什么我不把我在坎农门的住房换成您家

附近的某个村舍！”

“愿为您效劳，史塔尔先生。我知道，在您以前的矿工中，有一个人将尤其高兴和您只隔开一道分界墙。”

“麦德琪怎么样？……”工程师问。

“老太婆身体比我还好，如果可能的话！”西蒙·福特答道，“她将很高兴看到您出现在她的餐桌上。我想，为了款待您，她会超水平发挥。”

“等着瞧吧，西蒙，等着瞧吧！”工程师说，在长途跋涉后，宣布有一顿美味的午餐不可能使他无动于衷。

“您饿了吧，史塔尔先生？”

“确实饿了。旅行打开了我的食欲。我是在大风大雨中来的！”

“啊！上面在下雨！”西蒙·福特答道，带着一种非常明显的怜悯神情。

“是的，西蒙，沃斯河的水今天汹涌得像海里的水！”

“那么，詹姆斯先生，在这儿，永远不会下雨。但我不需要向您描绘那些您我都一样清楚的好处！您现在到了村舍，这是主要的，我再对您说一遍，欢迎您！”

西蒙·福特，哈利跟在他后面，把詹姆斯·史塔尔请进住所，他来到了一间点着好几盏灯的宽敞的厅堂中央，有一盏灯吊在天花板的上了颜色的小梁上。

餐桌上铺了一块色彩鲜艳亮丽的桌布，就恭候着客人到来，四把填着旧皮的椅子已经放在那里了。

“您好，麦德琪，”工程师说。

“您好，詹姆斯先生，”善良的苏格兰女人答道，站起身来迎接客人。

“很愉快又看见了您，麦德琪。”

“您说得对，詹姆斯先生，因为重又见到一贯善意待人的的人是件愉快的事。”

“汤好了，老婆，”西蒙·福特这时说，“不应该让汤，还有詹姆斯先生等着，他饿得像个矿工，他将看到我们的孩子使得我们在村舍什么都不缺！——对了，哈利，”老工头转向儿子加了句，“杰克·雷恩来看过你。”

“我知道，父亲！我们在耶鲁矿井遇见他了。”

“这是个善良又快活的伙伴，”西蒙·福特说，“但他似乎喜欢上面！这是由于血管里没有真正的矿工血液——请就席，詹姆斯先生，让我们丰盛地吃一顿，因为晚饭可能很晚。”

当工程师和他的主人们准备就席时：

“等一等，西蒙，”詹姆斯·史塔尔说，“您愿不愿意我吃得津津有味？”

“没有比这更使我们感到荣幸的了，詹姆斯先生，”西蒙·福特回答。

“那么，为了做到这一点，就不该有任何牵挂——而我，有两个问题要问您。”

“请讲，詹姆斯先生。”

“您在信上对我提过一个可能使我本能地感兴趣的情报？”

“确实，它非常令人感兴趣。”

“对您来说？……”

“对您也对我，詹姆斯先生，不过我希望吃了饭后在现场再向您报告，不在现场您不一定相信我。”

“西蒙，”工程师接着说，“请看着我……这儿……看着我的眼睛。一

个有趣的情报？……对……行了！……我不问您更多的了，”他加了一句，仿佛他从老工头的目光中读到了他所希望的回答。

“那第二个问题呢？”后者问他。

“您知不知道，西蒙，可能给我写这封信的人是谁？”工程师边答边出示他收到的那封匿名信。

西蒙·福特拿过信，非常仔细地读着。

然后，他把信给儿子看。

“你认不认得这个笔迹？”他问。

“不认得，父亲，”哈利回答。

“这封信是在阿柏福伊尔的邮局盖戳的吗？”西蒙·福特问工程师。

“是的，跟您那封一样，”詹姆斯·史塔尔回答。

“你怎么看这件事，哈利？”西蒙·福特说，额头有一度蒙上了阴影。

“我想，父亲，”哈利答道，“有人出于不论哪一种利益，想阻止詹姆斯·史塔尔先生前来赴您的约。”

“但会是谁呢？”老矿工叫道，“谁可能这么深地闯进我思想中的秘密呢？……”

西蒙·福特沉思着，陷入了某种默想，麦德琪的声音很快把他从默想中拉了出来。

“我们坐下吧，史塔尔先生，”她说，“汤要凉了。这会儿，别再去想那封信！”

在老太太的邀请下，各人坐上了自己的位子——詹姆斯·史塔尔为了表示敬意，面对麦琪坐——父亲则和儿子相对而坐。

这是一顿美味的苏格兰饭食。一开始，吃一种“杂烩”，汤中的肉浸在一种沸滚的水泡中，据老西蒙说，他的老伴做杂烩的手艺还找不到对手。

此外，“韭葱鸡”也是这样，那是一种荤杂烩，用韭葱烹调，无可挑剔。

所有的菜都浇上了上好的淡色啤酒，这酒出自爱丁堡工厂的最好的啤酒酿造槽。

但主菜是一道“哈其司\_\_”，一种民族布丁，用肉和大麦粉做成。这道曾启发诗人彭斯写了她最好的小颂歌之一的著名菜肴有幸被作为这世上的美好事物保存了下来：它就像梦一般的下肚。

麦德琪得到了客人真诚的恭维。

午餐以一道奶酪和“蛋糕”组成的餐后点心结束，那是一种做得很精致的燕麦蛋糕，加上几小杯“红花香威士忌酒”，一种已有25年历史的用谷物酿制的上好烧酒——那正好是哈利的岁数。

这顿饭吃了足足一小时。詹姆斯·史塔尔和西蒙·福特不仅吃得津津有味，也谈得津津有味——主要谈阿柏福伊尔的老煤矿的过去。

哈利更多地是保持沉默。有两次，他离开餐桌甚至离开了家。自从发生石头事件后，他显然感到某种不安，他想侦察一下村舍的周围。那封匿名信同样使他不安。

有一度他出去时，工程师对西蒙·福特和麦德琪说：

“你们有一个正直的孩子，我的朋友！”

“是的，詹姆斯先生，一个善良忠诚的人，”老工头激动地回答。

“他和你们在一起快乐吗，在这村舍？”

“他不愿离开我们。”



“可你们想过给他娶亲没有？”

“给哈利娶亲！”西蒙·福特叫了起来，“娶谁？娶一个上头的姑娘，喜欢节日，跳舞，喜欢她的氏族胜过我们的煤矿！哈利不会要的！”

“西蒙，”麦德琪答道，“可你不能要求我们的哈利永远不娶媳妇……”

“我什么也不要求，”老矿工答道，“但这不着急！谁知道我们是否根本没法为他找到……”

哈利这时回来了，西蒙·福特住了口。

当麦德琪离开餐桌时，大家也跟着离开餐桌，来到村舍门口坐了一会。

“好吧，西蒙，”工程师说，“我听你说。”

“詹姆斯先生，”西蒙·福特答道，“我不需要您的耳朵，但需要您的腿——您休息好了吗？”

“休息好了，恢复得很好，西蒙。我已经作好准备，您愿去哪儿，我就陪您去哪儿。”

“哈利，”西蒙·福特说，转过身来对着儿子，“点亮我们的安全灯。”

“您带安全灯！”詹姆斯·史塔尔叫起来，有点惊讶，因为在一个绝对挖空了煤的煤仓里，没有必要再担心瓦斯爆炸。

“是的，詹姆斯先生，出于谨慎。”

“我正直的西蒙，您是否还要建议我再次穿上一套矿工制服？”

“还没到时候，詹姆斯先生，还没到时候！”老工头回答着，一双眼睛在深凹的眼眶里古怪地亮了起来。

哈利回进村舍，几乎立刻又出来了，带来了三盏安全灯。

哈利给了工程师一个，给了父亲另一个，他自己留下了第三个，挂在左手上，他的右手则拿了一根长棍防御。

“上路吧！”西蒙·福特说，拿起放在村舍门口的一把结实的镐。

“上路！”工程师应道——“再见，麦德琪！”

“上帝保佑你们！”苏格兰女人回答。

“准备一顿好的晚餐，老婆，听见了吧，”西蒙·福特叫着，“我们回来时肚子会好饿的，我们将向晚餐致敬！”

## 第六章 几件难以解释的怪事

众所周知，在苏格兰的高地和低地，人们是多么的迷信。在某些氏族，地主的佃户们为守夜聚在一起时，喜欢翻来复去地讲述从极北的神话宝库中听来的那些无稽之谈。尽管教育已大面积且大量地遍及这个地区，还是无法将这些似乎跟古老的喀里多尼亚大地紧密相连的传说斥为谎言邪说。这依旧是个神灵和鬼魂的地区，妖精和仙女的地区。在那儿，出没着只有花钱才能将它们送走的恶鬼，通过第二视觉预言生死的高地人中的“先知”，以臂上多毛的少女形象显现，向受其威胁的家庭预告灾难的“五月魔拉吉”，宣告丧事的仙女“勃兰西”，将家里的动产托付他们保存的“勃劳尼”，偏爱光顾卡特林湖荒无人烟的狭谷的“乌瑞斯克”——还有那么多的别的。

不言而喻，苏格兰煤矿的居民们将他们的那份传说和奇闻塞进了这一神话宝库中。如果住在高地的山上的是些好幻想的人，不管怎样，阴暗的煤矿直至它们的最深处总该是闹鬼的地方。在狂风暴雨之夜，是谁使矿床抖动，是谁指出了尚未开采的矿脉，是谁点燃了瓦斯并主宰着爆炸，除了某个矿精又会是谁？至少，在苏格兰那些迷信者中，这是广泛流传的通常看法。确实，当涉及的只是纯自然现象时，大部分矿工自觉地相信这是神怪作祟，要使他们醒悟是浪费时间。迷信在什么地方能比在这些深渊的底部更自如地发展呢？

而阿柏福伊尔的煤矿，正因为是在这个充满传说的地区被开采，自然就更适合于一切超自然的事件。

因此，这里的传说极为丰富。还必须指出，某些直到那时都无法解释的想象只可能为公众的迷信提供新的精神食粮。

在多查特煤仓的迷信者中，哈利·福特的朋友杰克·瑞恩是最激进的一个。他是不论什么超自然现象的最狂热的信奉者。他把所有那些鬼故事改成了歌曲，在冬天守夜时，这些歌使他大受欢迎。

但杰克·瑞恩不是表现出迷信的唯一的人。他的伙伴们同样大声地断定，阿柏福伊尔的煤仓里经常闹鬼，某些逮不住的生灵，就像在高地一样，经常在那儿出现。按他们的说法，甚至以前那些不可思议的事，并不是不可思议。确实，还有什么地方能比一个煤矿的阴暗深处更适合让守护神、小妖精、家神和鬼怪剧中的别的演员们嬉戏呢？布景已经搭起，那些超自然的人物为什么不来这儿扮演他们的角色呢？

杰克·瑞恩和他在阿柏福伊尔煤矿的伙伴们就是这样推论的。众所周知，不同的煤仓有周密地安排在矿脉之间的长长的地下平巷相互连通。斯特林郡的地下就有这样一个开了沟，挖了地窖，打了井的庞大的群体，一种地下的建筑，一座地下的迷宫，看上去像个蚁窝。

不同的井下的矿工们因此经常相遇，有时是前往开采工程，有时是从那儿回来。所以，交换话题以及从一个煤仓向另一个煤仓传播有关煤矿的故事极为经常。那些叙述在口口相传、加油添醋下很快就改变了面目。

但是，有两个人，受的教育比别人多，个性也较他人稳定，总能顶得住这种冲动。他们绝不容许小妖精、守护神或仙女的介入。

那就是西蒙·福特和他的儿子，在多查特煤仓被放弃后，他们继续住在阴暗的地下城内以表明他们的态度。麦德琪可能和所有住在高地的苏格兰女人一样，有点倾向于超自然现象。但这些显灵的故事她是限于对她自己讲——

—再说，她之所以这样是为了绝不丢失古老的传统。

即使西蒙和哈利·福特跟他们的伙伴们同样迷信，他们也不会把煤矿让给守护神或仙女。对发现新矿脉抱着的希望，使他们无视虚构的那群小妖精。他们并不轻信，他们的信仰只基于一点：他们不能姑且地认为阿柏福伊尔的含碳矿脉已全部被采尽。西蒙·福特和他儿子的这种“诚朴人的朴实信仰”可以说有几分正确，这种对上帝的信仰是任何事物所无法动摇的。

这就是为什么 10 年来父子俩一天不漏地，固执又信心坚定地拿着他们的镐，他们的棍，他们的灯。就这样，它们俩寻找、摸索，在岩石上迅猛地一击，听着是否响起一个令人喜欢的声音。

只要还未测到古生代地面的花岗岩，西蒙和哈利·福特便意见一致地认为，今天找不到了，明天可能会找到，明天必须再来探测。他们度过的整个时光，便是力图使阿柏福伊尔的煤矿重现昔日的繁荣。如果在成功之前父亲可能死去，儿子将一个人继续完成任务。

与此同时，这两个激情满怀的煤矿卫士，从保住煤矿这一角度对煤矿进行检查。他们加固了垫石和拱顶。他们仔细寻找有否令人担心的塌方以及是否会突然堵死煤仓的某些部分。他们检查是否有高处的水渗透的痕迹，将这些水分流，为之开通渠道让水流入排污水渗井。总之，他们乐意自命为这个不出产品的领域的保护者和看守者，从那儿，曾挖出过那么多的财富，现在却都化为烟了。

在这些远足中，有几次，尤其是哈科，遇到了几件他无法解释的怪事。

这样的情况有过好几次，当他顺着某条逆向平巷走时，他似乎听到了一些声音，就像在用镐猛击垫高的岩壁。

对哈利来说，超自然现象也好，自然现象也好，都不能使他害怕，他加快脚步，想突然发现这神秘的劳动的由来。

地道内空无一人。年轻的矿工的灯光在岩壁上移动着，未照出铁撬棒或十字镐的敲击留下的任何新痕迹。哈利因此心想，是不是受了一种幻听的愚弄，受了某种离奇古怪的回声的愚弄。

另有几次，在突然把明亮的灯光射向一个可疑的弯道时，他觉得看见一个影子跑了过去。他冲了上去……什么也没有，当时甚至没有任何出路可以让一个人摆脱他的追赶。

一个月来，有那么两次，哈利在检查煤仓西部时，清晰地听到了远远的爆炸声，就好像有什么矿工在引爆烈性硝干炸药筒。

最近的那次，在经过细微寻找后，他找到了一根刚被炸裂的坑木。

借着灯光，哈利仔细地检查被炸的岩壁。这岩壁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石头充填物，而是整个一块插入矿床深处的页岩。爆炸的目的是想发现一处新矿脉？是有人想在煤矿的这一部分造成塌方？哈利心里这么想，而当他把这告诉父亲时，无论老工头还是他，都无法满意地解答这个问题。

“这真古怪，”哈利反复想着。一个陌生人出现在矿里，这似乎不可能，可对此又无法怀疑！另一个人和我们一样，因此想寻找有否可开采的矿脉，或确切些说，他不会试图毁掉阿柏福伊尔的煤矿的残留部分吧？可出于什么目的呢？“我会弄清楚的，即使为此得付出生命！”

在哈利·福特带领工程师穿越多查特煤仓的迷宫前两个星期，他以为自己马上要找到他所搜寻的目标了。

他跑遍了煤矿西南部的最偏远处，手里拿了一盏很亮的提灯。

突然，他似乎感到一道光亮刚熄灭，就在他眼前几百尺远的地方，在一条歪斜地从高地中穿过的狭窄的溜槽的尽头。他向可疑的光亮奔去……

寻找毫无结果。因为哈利不愿对自然的事物作超自然的解释，他因此得出结论，肯定有一个陌生人在煤仓里游荡。但是，不管他怎么做，极其仔细地搜寻，探索平巷内最小的凹处，仍是白费精力，不能得出任何结论。

哈利因此毫无目标地重又搜寻，想为自己揭开这个谜。越走越远，他又看见了光亮，从一边飞到另一边，就像圣埃尔姆火那样。但这光亮一闪即逝，他只得放弃寻究个中原因。

如果是杰克·瑞恩和矿上别的迷信者见到这令人惊异的闪光，肯定不会忘了大声叫嚷超自然现象！

但哈利甚至想都未往这上头想。老西蒙也一样。当两人谈到这些显然是由于某个纯自然原因引起的怪事时：

“孩子，”老工头答道，“等着吧，总有一天这一切会得到解释的！”

然而，必须注意的是，直到那时，无论哈利还是他父亲都从未被某个暴力行为当作目标。

如果当天掉在詹姆斯·史塔尔脚下的石头是被一个作恶者的手扔下来的，那这就是这类罪恶的第一幕。

詹姆斯·史塔尔被问及时认为这块石头是从平巷的拱顶上脱落下来的。但哈利不同意如此简单的一个解释。据他推测，石头并非落下而是扔下的。如果它不曾被一种外来的推动力所驱使，除非弹跳起来，它决不可能划出一道轨迹。

哈利因而看到了一种直接针对他和他父亲甚至针对工程师的图谋。总而言之，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这一点。

## 第七章 西蒙·福特的一次经历

房间里的旧木钟敲响正午 12 点时，詹姆斯·史塔尔和他的两个伙伴离开了村舍。

从通风井透进来的光线，模糊地照着林中空地。哈利手里的灯那时还用不上，但很快就会派上用场，因为老工头将带工程师去的是多查特煤仓的最边缘处。

顺着主平巷走了两里路后，三位探险家——大家将看到这将涉及一次勘探——来到一条狭窄的地道口。它有点像个教堂的侧殿，它那被一层发白的苔藓盖着的拱顶撑在一根坑道支架上。它几乎是顺着在它上方 1500 尺高处的沃斯河上游的河道的路线。

詹姆斯·史塔尔对多查特煤仓的迷宫已不如以前那么熟悉，西蒙·福特将总的平面图的布局和地面的地理线作着比较以唤起他的回忆。

故而詹姆斯·史塔尔和西蒙·福特边走边聊着天。

哈利在前面照路。他突然地将强烈的光线照到阴暗的凹处，想发现什么可疑的阴影。

“我们要这样走多远吗，老西蒙？”工程师问。

“还有半里路，詹姆斯先生！以前，我们是坐矿车走这条路，在用牵引机拉的有轨电车上！可那些日子已经遥遥远去了！”

“那我们是去最后一处矿脉的最边缘处？”詹姆斯·史塔尔问。

“是的！我看您对矿还相当熟悉。”

“嗨！西蒙，”工程师答道，“如果我没有记错，再朝前，路就难走了？”

“正是这样，詹姆斯先生。就在那儿，我们的掏槽镐挖下了矿床的最后一块煤！我想起这情景就像又回到了那时！是我，挖了这最后一镐，那一镐的声音，在我心里比在岩石上更要强烈！那时，我们周围就只剩下砂岩或板岩了，当翻斗车向采掘井驶去时，我望着它，百感交集，就像望着一支穷人的送殡行列！我觉得，被它带走的，是这矿的灵魂！”

老工头说这些话时的那种严肃，强烈地感动了工程师，他几乎也体验到了这种感受。这是海员放弃失事后无法操纵的船时的感受，这是地主看见祖先的房子倒塌时的感受！

詹姆斯·史塔尔先已握过了西蒙·福特的手。但后者也上前抓住工程师的手，紧紧地握住它：

“那天，我们都受了骗，”他说，“不！老煤矿没有死！矿工们那时准备放弃的不是一具尸首，我敢肯定，詹姆斯先生，它的心脏还在跳动！”

“说下去，西蒙！您找到了一个新的矿脉？”工程师叫道，“您的信不可能是指别的事！有一份情报给我，而这是指多查特煤仓！除了发现含碳矿层，别的发现能使我感兴趣吗？……”

“詹姆斯先生，”西蒙·福特答道，“我不愿通知您别的，除了您“您干得好，西蒙！但告诉我您是怎样，通过什么探测确证的？”

“听我说，詹姆斯先生，”西蒙·福特答道，“我发现的不是一个矿脉……”

“那是什么？”

“那只是这个矿脉存在的物质证明。”

“那这个证明？”

“您能否接受这样的事，瓦斯从地下深处漏出来，却没有煤在那儿制造

它？”

“不能，决不能，”工程师答道，“没有煤，就没有瓦斯！没有毫无来由的结果……”

“就像没有无火的烟！”

“您再一次查实了原生的碳化氧的存在？”

“一个老矿工在这上头是不会被愚弄的，”西蒙·福特答道，“我在那儿认出了我们的宿敌，瓦斯！”

“可要是这是另一种气体！”詹姆斯·史塔尔说，“瓦斯几乎没有气味，它是没有颜色的！只有爆炸才能真的暴露它的存在！……”

“詹姆斯先生，”西蒙·福特答道，“您能否允许我向您叙述我做了什么……以及我怎么做的……以我的叙述方式，并原谅我的罗唆？”

詹姆斯·史塔尔了解老工头，知道最好的办法是由他去做。

“詹姆斯先生，”西蒙·福特接着说，“10年来，从没一天哈利和我想着使煤矿恢复以往的繁荣——是的，没有一天！如果还存在着什么矿层，我们定要发现它。用什么方法？钻探？这对我们来说不可能，但我们有矿工的本能，经常，人是通过本能而不是通过理性更直接地达到目标——至少，我这么认为……”

“我对这没有异议，”工程师回答。

“然而，哈利在他长途跋涉去煤矿西部时，有一二次观察到这样的现象。一些火，几次穿过矿层尽头的板岩或填方出现，又突然熄灭。那些火怎么会燃烧的？我那时没法，现在也没法说清。但不管怎样，这些火显然是因为有瓦斯存在才会出现，而对我来说，瓦斯，这就是煤的矿脉。”

“这些火没引起任何爆炸？”工程师急急地问。

“是的，一些小的局部爆炸，”！西蒙·福特回答，“我曾经亲自诱发这样的爆炸，当我想验证这种瓦斯的的存在时。您是否记得，在我们善良的天才亨弗利·大卫发明他的安全灯之前，过去是想什么办法预防矿里的爆炸的？”

“记得，”詹姆斯·史塔尔答道，“您是想说‘苦修修士’？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行使职责。”

“确实，詹姆斯先生，尽管您55岁了，要见到这还太年轻。可我，我比您大10岁，我见过煤矿的最后一名苦修修士行使职责。之所以这么称呼他，是因为他穿着一件宽大的道袍。他的真名是‘消防队员’，救火的人。在那个年代，人们没有别的办法消灭危险的气体，只能在它们因为轻而在平巷顶部聚到很多之前将它们分解成小的爆炸。这就是为什么苦修修士，脸上戴着面具，头上戴着厚厚的仅有两孔露出眼睛的风帽，全身紧缩在棕色粗呢道袍内，在地上匍匐而行。他在矿层低处呼吸，那儿的空气清洁，他用右手移动着一个高举过他的头的火把。当瓦斯散布于空气中形成了一种爆鸣混合气体时，爆炸就在没有伤亡的情况下发生了，通过经常重复这种操作，就可预防灾难。有时候，苦修修士在操劳中因瓦斯爆炸而死。另一个就接替上去。就这样直到所有的煤矿都采用了大卫灯。但我了解这种方法，我就是用这种方法确认了瓦斯的的存在，因而，多查特煤仓有新的含碳矿层存在。”

老工头讲的关于苦修修士的一切都绝对确切。以前的煤矿里，为了清洁平巷里的空气就是这么做的。

瓦斯，另一种叫法是原生碳化氢或沼气，没有颜色，几乎没有气味，照明能力不强，绝对不宜吸进人体。矿工不能生活在一个充满这种有害气体的中央——和人不能生活在一个充满照明煤气的煤气储气罐中央一样。此外，正如后者来自乙烯，一旦空气进入里面达到百分之八甚至仅仅达到百分之五时，瓦斯就形成了一种爆鸣混合气体。随便什么原因都能引起这种混合气体燃烧，发生爆炸后，几乎总是跟着可怕的火灾。

大卫的器械就是为了避开这种危险，它将灯的火焰隔离在一个金属纱网管内，在管内燃烧煤气，绝不让燃烧蔓延到外面。这种安全灯曾用 20 种方式改进。如果灯打碎了，灯就熄灭了。如果矿工不顾正式的禁令想打开它，灯也会熄灭。为什么会发生爆炸？这是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防止一个工人仍然不谨慎地点燃他的烟斗，或者防止因工具的碰撞引发的火花。

并非所有的煤矿都受到瓦斯的污染。在未产生瓦斯的煤矿里，准许使用普通的灯。其中，昂赞矿的梯耶斯煤仓就是这种情况。但是，当被采掘的矿床的煤是肥煤时，它会有一定数量的挥发性物质，瓦斯可能大量外逸。只有安全灯既能防止更可怕的爆炸，又可防止未受到瓦斯直接袭击的矿工们因置身于充满燃烧后形成的有毒气体，即充满碳酸的平巷里，而蒙受瞬间窒息的危险。

一路上，西蒙·福特告诉工程师，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他是怎样做的，他如何证实了在煤仓西部，平巷的尽头有瓦斯泄漏，他用什么方法在片岩的薄层纹的露头上引爆了几次局部爆炸，或说得更确切些，引发了某些燃烧，这使得煤气的性质已确证无疑，虽然煤气逸出量不大，但却长泄不断。

离开村舍一小时后，詹姆斯·史塔尔和他的两个伙伴已经走了四里路。工程师由于满怀渴望和希望，走完了这段行程一点也不觉得长。他思考着老矿工对他说的一切。他默默地想着后者为了证实他的论断向他提出的种种论据。他和他一样相信，这种原生碳化氢的持续释出绝对表明存在着一个新的含磷矿层。如果这只是充满着煤气的某种矿囊，就像他有几次在薄层纹之间见到的那样，那矿囊很快就会变空，燃烧现象就不会再发生。但根本不是这样。据西蒙·福特所说，氢气不断地逸出，可以由此断定有某个重要的矿脉存在。依此，多查特煤仓的财富尚未全部耗尽。不过，这涉及的是某一个产量不太可观的矿层，还是一个拥有一大层煤田的矿床？这可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大问题。

走在父亲和工程师前面的哈利停住了脚步。

“我们到了！”老矿工喊道，“感谢上帝，詹姆斯先生，您终于到了这儿，我们将知道……”

老工头的嗓音如此的坚定，略带着颤抖。

“我的正直的西蒙，”工程师对他说，“镇定些！我和您一样激动，但不该浪费时间！”

在这块地方，煤仓的平巷末端通过放大口子形成了一个黑暗的洞穴。没有一口矿井曾开凿到群岩的这一部分，而在地下深处深辟出的这条平巷和斯特林郡的地面没有直接的交通线。

极感兴趣的詹姆斯·史塔尔神色凝重地检查着他所在的这块地方。

在这洞穴末端的岩壁上还能见到镐的最后的开挖印迹，甚至还有开采快结束时用于炸开岩石的几个放爆破筒的洞。这种板岩的物质极其坚硬，不需要充垫那些凹陷的地皮，工程当时就是在凹陷的底部不得不停止的。确实，

含碳矿脉是在那儿，在板岩和砂岩之间被采尽的。在这儿，就在这个地方，采掘了多查特煤仓的最后一块燃料。

“就在这儿，詹姆斯先生，”西蒙·福特举起手中的镐说，“我们将在这儿向矿脉断裂缝  发起进攻，因为在这块岩壁后的一定深处，肯定有我断言的新的矿脉。”

“是不是在这些岩石的表面，”詹姆斯·史塔尔问，“您验证了瓦斯的存在？”

“就是那儿，詹姆斯先生，”西蒙·福特回答，“我只是把灯靠近薄层纹的露头，就把它点燃了。哈利也照我这么做了。”

“在什么高度？”詹姆斯·史塔尔问。

“离地面 10 英尺，”哈利回答。

詹姆斯·史塔尔坐到一块岩石上，在嗅了嗅洞穴里的空气后，他望着两个矿工，可以说就好像他突然怀疑他们的话了，竟然话说得那么肯定。

这是因为原生碳化氢事实上并非绝无气味，首先使工程师惊讶的是，他的鼻子很灵，却未嗅到有爆炸性气体的存在。不管怎样，如果这种气体混和在周围的空气中，那只是少量的。因此，没有爆炸要担心，可以毫无危险地打开安全灯，照老矿工曾经做的那样进行尝试。

詹姆斯·史塔尔这时担心的，并不是空气中杂有太多的煤气，而是怕煤气不够——甚至没有。

“他们会弄错吗？”他悄声说，“不！他们是懂行的人！可是！”

他因此不无某种焦虑地等待着西蒙·福特指出的奇异现象在他面前实现。但就在这时，他刚才观察到的，即并不存在瓦斯的特殊气味，似乎也被哈利注意到了，因为他声调都变了，说：

“父亲，好像煤气不再从板岩的薄层纹中漏出来了！”

“不再漏了！……”老矿工叫起来。

西蒙·福特，狠狠咬了咬嘴唇，用鼻子深呼吸了几次。

然后，突地，他做了个粗暴的动作：

“把你的灯给我，哈利！”他说。

西蒙·福特焦躁激动的用一只手拿着灯。他拆开围住灯芯的金属纱网罩，火焰在流通的空气中燃烧着。

如同他们预计的那样，没有发生任何爆炸，但更为严重的是，甚至没有显示瓦斯微量存在的轻微的爆裂声。

西蒙·福特拿来哈利手里的棍子，把灯缚在棍子顶端上，他将灯举起到空气的上层，在那儿，根据煤气轻盈的特性，在如此少量的情况下，应该更为集中。

灯的火焰，垂直并呈白色，未显示任何原生碳化氢的痕迹。

“放到岩壁上！”工程师说。

“是！”西蒙·福特回答，将灯放到岩壁的那一部分上，隔天他和儿子曾验证过有煤气从那儿渗漏出来。

老矿工的胳膊发着抖，仍竭力将灯在板岩的薄层纹的裂缝处移来移去。

“来替换我，哈利。”他说。

哈利拿着棍子，连续地将灯放在薄层纹似乎裂成了两半的岩壁的不同的小洞上……但他摇摇头，因为泄漏的瓦斯独有的那种轻微的劈啪声没有传到他的耳里。



没有燃烧。因此显然没有任何煤气分子穿过岩壁渗漏出来。

“什么也没有！”西蒙·福特嚷着，握紧了拳头，给人的印象，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沮丧。

这时哈利嘴里发出一声呼喊。

“你怎么啦？”詹姆斯·史塔尔急急问。

“有人堵住了板岩的裂缝！”

“你说的是真的？”老矿工叫道。

“您看，父亲！”

哈利并没弄错。灯光下可以清楚地看到裂缝被堵住了。一种新近堵上去的用石灰做的封泥在岩壁上留下了一条被一层煤灰拙劣地掩盖住的长长的白色痕迹。

“是他！”哈利叫道，“只可能是他！”

“他！”詹姆斯·史塔尔重说一遍。

“是的！”年轻人回答，“这个神秘的人常来我们这儿，就是他，我多次监视着他却未能追上他，史塔尔先生，某个时候以来，他就是想阻挠您来赴我父亲约的那封信的作者，最后，是他，在耶鲁矿井的平巷里向我们扔了那块石头！啊！不必再有任何怀疑了！这一切都来自某个人的手！”

哈利说得那么有力，顿时使工程师深信不疑。至于老工头，已不再需要说服。何况，他们面对的是一件无可辩驳的事实：裂缝被堵，而隔天，煤气还从这些裂缝中没有阻碍地向外逸出。

“拿起你的镐，哈利，”西蒙·福特叫道，“站到我肩膀上来，孩子！我的身体还结实得足以承得起你！”

哈利领会了。他父亲靠在岩壁上。哈利在他肩上站起来，使他的镐能够着封泥的显而易见的印迹。然后，他开始用镐猛击被封泥堵住的那部分板岩。

立刻，响起了轻轻的劈啪声，就像香槟酒从瓶里溢出时发生的劈啪声——在英国的煤矿里，这种声音以像声词“puff”而著称。

这时，哈利抓住他的灯，将它靠近裂缝……

发出了一声轻微的爆炸，一团小小的红色火焰，边缘有一点蓝色，在岩壁上飞来飞去，就像圣埃尔姆发出的一团鬼火。

哈利立刻跳到地上，而老工头则止不住满心快乐，抓住工程师的手叫道：

“乌拉！乌拉！乌拉！詹姆斯先生！瓦斯燃烧了！因此，矿脉就在那儿！”

## 第八章 一次炸药爆炸

老工头预告的试验成功了。众所周知，原生碳化氢只可能在煤矿矿层里得到发展。因此，毫无疑问地存在着一条含有宝贵的燃料的矿脉。其重要性和质量究竟如何？日后会有定论的。

这就是工程师从他刚才观察到的现象中推断出的结论。这些结论和西蒙·福特早已经得出的结论完全一致。

“是的，”詹姆斯·史塔尔想，“在这个岩壁后延伸着一片我们的探测未能抵达的含碳矿层！这叫人恼火，因为矿上所有的工具都已废弃了10年，现在得重做了！我们找到了人们原以为已经尽竭了的矿脉，这一回，我们要将它开采到底！”

“那么，詹姆斯先生，”西蒙·福特问，“您对我们的发现有何感想？我对您的打搅，错了吧？您对这最后一次访问多查特煤仓感到遗憾吗？”

“不，不，我的老伙伴！”詹姆斯·史塔尔答道，“我们不曾浪费我们的时间，但我们现在会浪费，如果我们不立即回到村舍。明天，我们再回这儿来。我们将用炸药炸开这个岩壁。我们要让新的矿脉的露头显露出来，然后，在作了一系列探测后，如果矿层看来有它的重要性，我将重建一个新的阿柏福伊尔公司，最大程度地使老股东们满意！在三个月之内，第一批铲斗必须从新的矿层采出煤来！”

“说得真好！詹姆斯先生！”西蒙·福特叫道，“老煤矿要就此恢复青春了，就像一个寡妇重又结婚了！随着鹤嘴镐的动作，十字镐的动作，矿的爆破，货车的行驶，马的嘶鸣，铲斗的吱嘎作响，机器的轰鸣，昔日的繁忙景象又将开始了！我，我会看到这一切的！——我希望，詹姆斯先生，您别把我看得太老而不让我重负起我的工头职责？”

“不会，勇敢的西蒙，不会，绝不会的！您仍比我年轻，我的老伙计！”

“那就让圣蒙果保佑我们！您仍将是我们的‘观众’！但愿新的开采能持续许多年，上帝保佑，在我死的时候还未采完，那就是我的安慰了！”

老矿工的快乐溢于言表。詹姆斯·史塔尔分享着他的全部欢乐，不过他让西蒙·福特为两人一起兴奋。

只有哈利继续沉思着。在他的记忆中又出现了围绕着新的矿层的发现连续出现的奇怪的、无法解释的情况。这些事并不使他对未来担忧。

一小时后，詹姆斯·史塔尔和他的两个伙伴回到了村舍。

工程师吃晚饭时胃口极好，点着头赞同着老工头详述的所有计划，真巴不得现在就是明天，他从未像在这宁静极了的村舍中睡得这么好过。

第二天，吃了一顿营养丰富的午饭后，詹姆斯·史塔尔、西蒙·福特、哈利，再加上麦德琪，重又走上隔天已走过的那条路。所有的人都像真正的矿工那样走向那儿。他们带着各种工具和用来炸开最末端的岩壁的炸药筒。哈利除了拿了盏很亮的提灯外，还带了盏可以点燃12个小时的硕大的安全灯。这样，来回的路上，包括勘探时作几次必要的休息都足以照明了，——如果要作一次勘探的话。

“干活，”西蒙叫道，他和他的伙伴们已到达了平巷的尽头。

他手里拿了根沉重的撬棒，他正有力地挥舞着它。

“等一等，”这时，詹姆斯·史塔尔说，“让我们检查一下是不是一点没有变化，瓦斯是不是始终在从岩壁的薄层纹中漏出来。”

“您说得对，史塔尔先生，”哈利回答，“昨天被堵住的地方很可能今天又被堵住了！”

坐在一块岩石上的麦德琪正仔细地观察着洞穴和要爆破的岩壁。

经观察，情况还是他们离开时的那个样子。薄层纹上的裂缝没有经受任何改变。原生碳化氢仍在渗漏，但量很少。毫无疑问这是因为昨夜以来它找到了一条可以自由逸出的通道。不过，这种扩散太微弱了，不可能和洞内的空气一起形成一种爆炸性的混合气体。詹姆斯·史塔尔和他的伙伴们因此可以绝对安全地行事。何况，这儿的空气到了多查特煤仓的高层后，一点点变得纯净，而瓦斯消失于这样的环境里，已不可能造成任何爆炸。

“干活吧！”西蒙·福特又一次说。

不一会，在他有力地拨弄的撬棒下，岩石很快成了飞进的碎片。

这个矿脉断裂缝跟通常见到的含碳矿脉的露头一样，主要由介于砂岩和板岩之间的圆砾岩组成。

詹姆斯·史塔尔把被工具敲击下来的碎片收集起来，仔细检查，希望从中发现一些碳的迹象。

这第一步工作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由此可知显然是在岩壁尽头相当深的地方。

詹姆斯·史塔尔于是选择可以打矿洞的位置，靠着哈利手里的钎头和大锤，这工作很快就完成了。炸药筒被塞进了这些洞里。他们刚在里面放进了一个安全引信的涂了柏油的长药线，就在贴近地面的地方将它点燃了，药线的尽头是一个雷管。詹姆斯·史塔尔和他的伙伴们躲了起来。

“啊！詹姆斯先生，”西蒙·福特说，实在激动得无法掩饰，“从来没有，不，我这颗老心脏从没有跳得这么快过！我已经想向矿脉发动进攻了！”

“耐心些，西蒙，”工程师答道，“您不奢望在这岩壁后面发现一条完全打开的平巷吗？”

“原谅我，詹姆斯先生，”老工头回答，“我抱着一切可能的奢望！如果幸运曾使我和哈利发现了这个矿层，为什么这运气不继续到底呢？”

炸药爆炸了。一阵沉闷的轰鸣穿越过地下的平巷网向四处扩散。

詹姆斯·史塔尔、麦德琪、哈利和西蒙·福特立刻重新往洞穴的岩壁走。

“詹姆斯先生！詹姆斯先生！”老工头喊叫着，“您瞧！门打通了！……”

西蒙·福特的这个比喻被出现的一个洞穴证实了，无法估计这洞穴有多深。

哈利准备从洞口钻进去……

工程师极为吃惊地发现这儿有着一个洞穴，拉住了年轻的矿工。

“等一下，让里面的空气变得纯净些，”他说。

“对！当心碳酸喷气！”西蒙·福特喊道。

在焦急不安中等了一刻钟。于是，把绑在一根棍子顶端的提灯伸进了洞穴，那灯继续燃烧着，亮度也没改变。

“去吧，哈利，”詹姆斯·史塔尔说，“我们跟在你后面。”

被炸药炸开的洞口完全足以让一个人通过。

哈利手里拿着提灯，毫不犹豫地钻了进去，消失在黑暗之中。

詹姆斯·史塔尔、西蒙·福特和麦德琪一动不动地等待着。

一分钟——对他们来说长极了——过去了。哈利没有再出现，没有喊叫。詹姆斯·史塔尔走近口子，甚至不再看见他的灯光，这灯光本来应该照亮这

黑暗的洞穴的。

会不会哈利脚下的地面突然坍塌？年轻的矿工是否跌进了某个坑洼？他的声音再也传不到他的伙伴耳边？

老工头什么也不想听，准备也从洞口钻进去，这时，出现了一线光亮，先是暗淡的，渐渐地亮了起来，哈利的声音也响了起来：

“ 来吧，史塔尔先生！来吧，父亲！新的阿柏福伊尔的路已经开通了。 ”

## 第九章 新一阿柏福伊尔

如果，以某种超人的力量，一些工程师得以整块地，将厚达 1000 英尺的支撑着斯特林郡、敦巴顿郡和伦夫鲁郡的湖泊、河流、海湾和沿河土地的地壳的这一部分搬走，他们将发现，在这个巨大的盖子下有一个一望无际的洞，这洞大得在这世界上只有另一个可以和它相比——肯塔基州的著名的猛犸山洞。

这个山洞由几百个形状各异，大小不一的腔区组成。几乎可说是一个蜂箱，有着任意安排的许多层巢房，但这是个在比例尺上比例极大的巢房，而且居住的不是蜜蜂，而是足以让地质时期所有的鱼类、大懒兽和翼手龙在此安家！

这是个地道的迷宫，有些比最高的大教堂的拱顶还高，另一些则像教堂的回廊，狭窄又曲折，后者顺着地平线延伸，前者则向各个方向攀登或沉降——将这些洞穴会聚在一起并在它们之间留出畅通的交通线。

支撑这些拱顶的柱石，其曲线千姿百态，厚厚的墙，结实地坐落在平巷之间，在中生代地层的这一层中，那些殿堂本身是由砂岩和板岩组成的。但是，在这些不能利用的地层之间，伸展着被地层压得紧紧的数量可观的煤碳矿脉，就像是这奇特的煤矿的黑色血液穿过它们那错综复杂的网流淌着。这些矿床从北至南延伸 40 里，甚至深陷在北运河的底下。这块煤田的重要性只能在探测之后才能作出估价，但它的价值应该超过威尔士地区的卡迪夫的含碳矿层和诺森伯兰郡的纽卡斯尔矿床。

还应该指出，对这个煤矿的采掘将特别容易，因为，由于中生代地层的奇特布局，由于固化这种岩群的地质时期的矿物质的一种无法解释的回缩，大自然早已增殖了新一阿柏福伊尔的平巷和隧道。

是的，只有大自然能这样！我们甚至可能相信，一开始，被废弃了几个世纪的某块开采地曾被发现过。没有这回事。不会有人放弃这样一笔财富。人类的白蚁从来不曾啃过苏格兰的地下的这一部分，是大自然造就了这些事物。但可以再说一遍，没有一处埃及时代的地下宫殿，没有一处罗马时代的地下墓地可以和它相比——如果不是指著名的猛犸山洞，它，在长达 20 多里的范围内，有 226 条大路，11 个湖泊，7 条河流，8 个瀑布，32 个深不可测的井和 57 个穹丘，其中有一些悬挂在超过 450 英尺的高处。

这些洞穴就是这样，新一阿柏福伊尔不是人类的杰作，而是造物主的杰作。

这就是这个新的领地，有着无可比拟的财富，这笔财富的发现属于老工头本人。在老煤矿的 10 年居住，对探索的罕有的执拗，一旦下定了决心，就靠矿工的不可思议的本能支撑着，他必须把所有这些条件集聚一身才可能获得成功，在这一点上，有多少别的人会失败而退。为什么在采掘的最后几年里，由詹姆斯·史塔尔领导的探测，正好停止在这个界限上，甚至可以说在新矿的边界上？这是出于偶然，在这类探寻中，探测的面是巨大的。

不管怎样，在苏格兰的地下，有着一种地下的郡，要住在那里，只缺少阳光，或者，在没有阳光时，缺少特设的星球的光亮。

水在那儿积贮在某些洼地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池塘，或甚至可说一个个比正好在它们上面的卡特林更大的湖泊。毫无疑问，这些湖水是不流动的，没有水流，没有激浪。它们没有某些哥特式古堡的倒影。没有桦树

也没有栎树向湖泊的岩边倾侧，群山未把它们巨大的阴影拉长到湖面上，汽船不在湖面上犁出条条水沟，没有任何光亮在水面上反射，太阳不把它那明亮的光线浸润在水里，月亮永远不会从地平线上升起。但是，这些微风不能吹皱它们的镜面的深深的湖泊，在某种电力星球的光照下，并非一无魅力，它们被一条运河的索带连在一起，美妙地补全了这一奇特领域的地理著作。

尽管它不适宜种植各种蔬菜，但这片地下可供整个人群居住。而且谁又知道，如果在这和纽卡斯尔，阿洛厄或卡迪夫的煤矿一样好的，阿柏福伊尔的这些煤矿的气温恒定的地下深处，当它们的矿床被采尽时——谁知道某一天联合王国的贫穷阶层不会把这当作庇护所呢？

## 第十章 往返途中

听到哈利的声音，詹姆斯·史塔尔、麦德琪和西蒙·福特钻入了通向发现了新煤矿的多查特煤仓的洞口。

于是，他们到了一个相当大的平巷的入口。人们真会以为，这条平巷是由人工凿穿，是为了开采一个新矿床而用十字镐和鹤嘴镐挖成的。勘探者们不由得想，是否出于一个奇特的偶然，他们被带到了——一个连郡里最老的矿工都绝不知其存在的昔日的煤矿。

不！是中生代地层下沉时期的地质层“储蓄”了这条平巷。可能是，当高处的水要掺入陷于泥潭的植物时，曾有某条急流以前流经此处，但它现在就像在它底下几千英尺处的被开凿的花岗状岩石层一样干燥。与此同时，这里的空气流动自如——这表明有一把天然的“生火用的扇子”在使它和外面的大气流通。

工程师的这一观察是正确的，在这新矿内，可感到通风非常地好。至于那种不久前曾穿过岩壁上的板岩逸出的瓦斯，似乎被装进了一个简单的“口袋”里，现在已经退出，平巷的空气里肯定已没有任何瓦斯留下。然而，出于谨慎，哈利只带上安全灯，这灯能为他保证 12 小时照明。

詹姆斯·史塔尔和他的伙伴们此时感到一种完完全全的快乐，因为他们的希望完完全全地得到了满足。在他们的周围，除了煤，还是煤。某种激动，使得他们都说不出话来。西蒙·福特也克制着，他的快乐不是通过长篇大论，而是通过短短的感叹词往外冒出。

对他们来说，这么深入地进入这一地下城，可能是不谨慎的。嗨！他们不太想到往回走。平巷是畅通的，很少曲折。没有任何裂缝使通道中断，没有任何“生成物”散发出有害的气体。所以，没有任何理由停步不前，詹姆斯·史塔尔、麦德琪、哈利和西蒙·福特就这样走了一个小时，没有任何标记可为他们指明这条陌生的隧道的正确方向。

他们无疑本会走得更远，如果不是来到了他们自进入平巷后就走着的这条大路的尽头。

平巷的尽头是一个硕大的洞穴，无法估量这洞究竟有多高，有多深。这洞的拱顶究竟在什么高度连成了圆形，和拱顶相对应的岩壁究竟往后退了多远？洞穴内的一片黑暗使他们无法看清。但是，借着灯光，勘探者们可以观察到，洞穴的拱顶之下是一片伸展得极其宽阔的死水——池塘或湖泊——湖的四岸风景如画，起伏不平地耸立着高高的岩石，隐没于黑暗之中。

“停步！”西蒙·福特叫起来，突然停止了脚步，“再往前走一步，我们或许会滚入某个深渊！”

“那我们就休息一下，朋友们，”工程师答道，“况且，该考虑回村舍了。”

“我们的灯还能为我们照明 10 个小时，史塔尔先生。”哈利说。

“好吧，休息一会，”詹姆斯·史塔尔接口说，“我承认，我这两条腿要休息了！——您呢，麦德琪、您走了同样长的这段路不觉得累吗？”

“不是很累，詹姆斯先生，”健壮的苏格兰妇人答道，“我们已习惯了整天整天地探测阿柏福伊尔的老矿。”

“唔！”西蒙·福特补充说，“如果有必要的话，麦德琪可以走 10 倍这样的路！不过，我还是想问一下，詹姆斯先生，我的情报值不值得为您所用？”

您尽管说不，詹姆斯先生，您尽管说不！”

“嗨！我的老伙计，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快乐了！”工程师答道，“我们勘探的这个出色的煤矿的一小部分似乎表明，这个矿面积极为可观，至少从长度上看。”

“宽度上和深度上也一样，詹姆斯先生！”西蒙·福特反驳说。

“这个，以后我们会知道的。”

“而我，我可以担保！请相信我的老矿工的直觉。我的直觉从未欺骗过我！”

“我愿意相信您，西蒙，”工程师微笑着回答，“但是说到底，通过这次短暂的勘探，我可以作出判断的是，我们拥有的可开采的元素，可供我们开采几个世纪！”

“几个世纪！”西蒙·福特叫起来，“我完全相信，詹姆斯先生！它将经历一千年还要多，直到最后一块煤从我们的新矿里被开采出来！”

“上帝在听着您！”詹姆斯·史塔尔答道，“至于露出在这些岩壁上的煤的质量……”

“绝妙的，詹姆斯先生，绝妙的！”西蒙·福特回答说，“您自己看看这个！”

说着，他一镐采下了一块黑色的岩石。

“您瞧！您瞧！”他反复说着，将煤凑到灯下，“这块煤的表面闪闪发光！我们将在这儿采到肥煤，富含沥青物质的煤！而且它们将以大块煤分割开来，几乎没有煤灰！啊！詹姆斯先生，20年了，终于有了一块可以有力地跟天鹅海和卡迪夫竞争的矿床！好吧，那些司炉还将对此竞争，而如果采矿花费不多，卖到外面去就不会更贵了！”

“确实，”麦德琪说，她已拿过了煤块，很内行地审察着，“这是优质炭——把它带走，西蒙，把它带到村舍去！我希望这第一块煤在我们的开水壶下燃烧！”

“说得好，老婆！”老工头回答说，“你将看到我并没有上当。”

“史塔尔先生，”哈利这时间，“您对我们进入新煤矿后就一直走的这条长长的平巷的大致方位有什么想法吗？”

“没有，孩子，”工程师答道，“有一个罗盘，我或许能确定它的大致方向。可是，没有罗盘，我在这里就像一个水手在大海上，在迷雾之中，在没有太阳时就没法测定方位。”

“毫无疑问，詹姆斯先生，”西蒙·福特反驳说，“但是，我请求您，别把我们的位置同海员的位置比，他们的脚下永远并且到处都是深渊，我们是在坚实的土地上，在这儿，我们永远都不必担心沉没！”

“我不会引起您这种不快，老西蒙，”詹姆斯·史塔尔回答，“我远远没有想到以一种不正确的比较来贬低阿柏福伊尔的新煤矿的价值！我只想谈一件事，这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哪儿。”

“我们在斯特林郡的地下，詹姆斯先生，”西蒙·福特答道，“这一点，我肯定得就好像……”

“听！”哈利说，打断了老工头的话。

所有的人都像年轻的矿工那样竖起了耳朵。他的听觉神经训练有素，突然发现有一种沉闷的声音，就好像是来自远处的低语。詹姆斯·史塔尔、西蒙和麦德琪，他们很快也听到了。这声音来自岩群的高层，一种隆隆声，可



以清晰地感觉到那声音连续不断地“渐强”和“渐弱”，尽管很轻。

四个人竖着耳朵听了几分钟，都一言不发。

接着，突然地，西蒙·福特叫起来：

“嗨！以圣蒙果起誓！难道是翻斗车已经在新的阿柏福伊尔的轨道上行驶了？”

“父亲，”哈利回答说，“我更觉得这是水在一片沿海地带上翻滚所发出的声音。”

“那我们不是在海底下了！”老工头叫起来。

“不，”工程师答道，“但不是不可能我们正在卡特林湖的湖床底下。”

“那这个地方的拱顶可能不厚，因为水声都听得到？”

“不厚，正是这样，”詹姆斯·史塔尔回答，“这也使得这个洞穴这么巨大。”

“您可能说得有理，史塔尔先生，”哈利说。

“再说，外面的天气这么糟，”詹姆斯·史塔尔接着说，“湖水可能像沃斯湾的水那样涨了起来。”

“嗨！那有什么，毕竟，”西蒙·福特答道，“含碳矿层伸展在一个湖的底下不会比那更糟！这不会是第一次人们去大洋底下找煤！当我们必须开采北运河的所有深处和最深处时，有什么坏处？”

“说得好，西蒙，”工程师叫道，他看着兴奋的工头，忍不住微微一笑，“我们就在海水底下推进我们的壕沟！把大西洋的洋底挖得满是窟窿！用镐从大洋底下挖过去，去和我们的美国兄弟们会合！如果必要，就一直挖到地球的中心，从它身上挖出它的最后一块煤来！”

“您认为是开玩笑，詹姆斯先生？”老工头问，神情略带嘲弄。

“我，开玩笑！老西蒙！不！可您是这么兴奋，使我也情不自禁了！听着，让我们回到现实中，现实已经美丽了。我们的镐就留在那儿，过一天再来拿，回村舍去吧！”

暂时没有别的事要做。再过些时，工程师将在一队矿工的陪同下，带着灯和必需的工具，再次勘探新—阿柏福伊尔。但是，得赶紧回到多查特煤仓。况且，路很好走。这条平巷几乎笔直地穿过岩群直到被炸药炸开的洞口。因此，根本不必担心迷路。

但正当詹姆斯·史塔尔朝平巷走时，西蒙·福特叫住了他。“詹姆斯先生，”他对他说，“你瞧见了这巨大的洞，这洞底下的地下湖泊，这水浸着我们脚的沙滩？那么，就在这儿，我要把家搬来，就在这儿，我要建起一座新的村舍，如果有几个勇敢的伙伴愿意学我的样，不到一年，在我们古老的英国的岩群中就有不止一个乡镇了！”

詹姆斯·史塔尔用一个微笑赞许西蒙·福特的设想，握了握他的手，三个人走在麦德琪的前头，进入平巷深处，以回到多查特煤仓。

走第一里路时，没有任何意外发生。哈利走在前头，将灯高举过头顶。他仔细地顺着主平巷走，一次也没误入向左向右辐射出去的那些狭窄的隧道。因此，回去的路似乎和来时的路应该同样容易好走，这时，一个令人恼火的复杂情况突然而至，使得勘探者们的处境极为严峻。

由于，在某一刻，哈利举着灯时一阵猛烈的气流吹来，那气流就像是由一双看不见的翅膀拍击产生的。被吹歪了的灯从哈利手上滑脱，掉到平巷的岩石地上打碎了。

詹姆斯·史塔尔和他的伙伴们立刻陷入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由于灯里的油已溅出，不能再用了。

“好吧，哈利，”西蒙·福特叫道，“你是要我们折断脖子回村舍去吧？”

哈利没回答。他在寻思。在这最新的意外事件背后他大概又看见了一个神秘的人物的手吗？在这样的深处难道有一个敌人、他那难以解释的敌对会不会在某一天制造严峻的困难？是否有人有意要禁止对新的含碳矿层的一切开采意图？事实上，这是荒谬的，但事实本身已在说话了，一件件事实已使单纯的怀疑变成肯定了。

在等待中，勘探者们的处境相当不妙。他们必须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沿着通向多查特煤仓的平巷走大约5里路。然后，在抵达村舍前，他们还得走一个小时路。

“继续走，”西蒙·福特说，“我们没有一刻可以浪费。我们将像瞎子那样摸索着前进。不可能迷路。通向我们这条路的隧道只是一些鼯鼠洞般的真正小巷，顺着主平巷走，我们必然会到达为我们打开通道的洞口。其次，这是个老煤矿。我们对它熟悉，哈利或我，我们不是第一次在这里处于黑暗中。况且，在那儿我们能找到我们留下的灯。上路吧！——哈利，你打头走，詹姆斯先生，您跟着他，麦德琪，你在后面走，我呢，我殿后。特别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要分开，脚跟着脚，要不，胳膊拉着胳膊！”

只能顺从老工头的指导。正如他所说，摸索着走不易迷失方向。只须用手代替眼睛，并信任这种本能，在老工头和他儿子身上，这种本能成了一种第二本性。

因此，詹姆斯·史塔尔和他的伙伴们按照指定的次序往前走着。他们不说话，但不是由于缺乏思想。他们有着一个对手已是显而易见。但他是谁，怎样才能应付准备得如此神秘的袭击呢？这些极其令人不安的念头从他们脑子里冒了出来。但是，这不是气馁的时候。

哈利伸展着手臂，以坚定的步伐朝前走着。他不断地从平巷的这一处岩壁走到那一处岩壁。遇到坑洼，遇到侧口时，他通过用手摸索知道不能入内，尽管坑洼很浅，尽管口子很窄，他就这样一直走在正确的路上。

在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因为极暗极暗，这艰难的回程走了约两个小时。通过对时间的推算，考虑到前进速度不可能快，詹姆斯·史塔尔估计他和他的伙伴们可能很快就到出口了。

确实，几乎立刻，哈利停了下来。

“我们是不是终于走到平巷尽头了？”西蒙·福特问。“是的，”年轻的矿工回答。

“那么，你应该又找到连通新一阿柏福伊尔和多查特煤仓的口子了？”

“不，”哈利答道，他那卷缩的手摸到的只是一处岩壁的踏踏实实的表面。

老工头上前几步，亲自来摸板岩。

他发出一声呼叫。

不是勘探者在回程中迷了路，就是炸药在岩壁上炸开的那个狭小的口子新近被堵上了！

不管是哪种情况，詹姆斯·史塔尔和他的伙伴们被囚禁在新一阿柏福伊尔了！

## 第十一章 灯塔夫人

上述事件之后 8 天，詹姆斯·史塔尔的朋友们异常焦急。工程师失踪了，毫无缘由。经询问他的仆人，知道他在格兰顿码头上的船，从“德·加勒王子号”汽轮船长处获悉，他在斯特林下的船。但自那以后，再也没有詹姆斯·史塔尔的踪迹。西蒙·福特曾在信上嘱他保密，他对他前往阿柏福伊尔的煤矿只字未提。

在爱丁堡谈论的因而都是工程师这无法解释的失踪。“皇家协会”主席 W·埃尔菲斯顿爵士向他的同事们出示了詹姆斯·史塔尔写给他的信，他在信上为他无法参加协会的下一次会议请求原谅。另有两三个人也出示了类似的信件。但是，如果这些文件证实了詹姆斯·史塔尔业已离开爱丁堡——这已很清楚——却丝毫说明不了他现在的情况。然而，这样的一个人物的这种反常失踪，首先引起的必然是吃惊，然后是不安，因为失踪在持续着。

工程师的朋友中没人会料到 he 去了阿柏福伊尔的煤矿。大家都知道他绝不会喜欢再次看见他以前的工作场所。从最后那个铲斗被搬上地面那天起，他永远都不会再把脚踏上那里了。可是，因为汽轮把他放在了斯特林的码头上，就朝那个方向作了些搜寻。

搜寻一无结果。没人记得起曾在这个地方见过工程师。只有杰克·瑞恩可以满足公众的关注，他曾在耶鲁矿井的一个平台上遇见他和哈利在一起。但诸位知道，这个快乐的小伙子正在 40 里外的伦夫鲁郡西南部的梅洛斯农庄干活，他不太可能会想到公众对詹姆斯·史塔尔的失踪已焦急到了这种程度。因此，在他访问了村舍 8 天后，在伊尔文氏族的守夜中，他照旧比以前更快地唱着歌——虽然他有理由强烈地感到不安，这他以后会明白的。

詹姆斯·史塔尔不仅在城里，而且在整个苏格兰都是个重要且被人敬重的人物，以至有关他的事不可能不被人知。行政长官、爱丁堡首席法官、大法官们、大部分参议员，都是工程师的朋友，他们下令开始尽一切办法找他。一些警察被派往乡下，但一无所获。

所以，不得不在联合王国的一些主要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关于工程师詹姆斯·史塔尔的启事，提供他的体貌特征，指出他离开爱丁堡的日期，只能等待了。这一来引起了很大惊惶。英国的知识界几乎相信他们最杰出的成员之一已最终地消失了。

在人们为詹姆斯·史塔尔这个人物如此焦虑不安时，哈利这个人物同样焦急地被人挂念着，老工头的儿子倒不是引起了公众舆论的关注，而只是扰乱了他的朋友杰克·瑞恩的愉快情绪。

诸位一定记得，他们俩在耶鲁矿井相遇时，杰克·瑞恩曾邀哈利 8 天后来参加伊尔文氏族的节日。哈利接受了邀请并正式许诺前往这一庆典。杰克·瑞恩曾多次观察到 he 这位伙伴是个讲信用的人。和他打交道，有诺必应。

然而，在伊尔文的庆典上，什么都不缺，不缺唱歌，不缺跳舞，不缺各种欢庆，什么都不缺——如果不是指哈利·福特。

杰克·瑞恩一开始对他很生气，因为他的朋友的缺席影响了他的愉快情绪。他甚至在一支歌唱到一半时忘了词，他第一次在跳一支快步舞时突然呆住，而这舞通常会为他赢得掌声。

这里必须说一下，发表在报纸上的有关詹姆斯·史塔尔的启事，杰克·瑞恩还没有看到。这位勇敢的小伙子因此只记挂着哈利的缺席，心想只有某个

严重情况才可能阻止他履行自己的诺言。所以，伊尔文节日的第二天，杰克·瑞恩曾打算乘火车从格拉斯哥去多查特煤仓，他本来会去的——如果不是被一桩差点要了他的命的意外事件阻住的话。

12月12日夜里出了这样一件事。确实，这一事件可以使所有超自然现象的信奉者认为获得了支持，而在梅洛斯农庄，这样的人为数不少。

拥有大约7000居民的伊尔文是伦夫鲁郡的一个海滨小城，建立在由苏格兰海岸意外地造成的海湾上，几乎就位于克利德海湾的入口上。它那不受外海风侵袭的港口被一个极大的灯塔照得通亮，因此，一个谨慎的海员不可能在此迷航。正是由于这，在海滨的这一部分遇难的船员很少，那些沿海航行的船只或长途邮船，想驶进克利德海湾去格拉斯哥也好，想驶入伊尔文的海湾也好，行驶时都不会有危险，即使是在漆黑的夜里。

当一个城市有着英勇的过去，不管这过去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当它的城堡过去曾属于某个罗伯特·斯图亚特，那就必然会留下某些遗迹。

而在苏格兰，所有的遗迹都经常有鬼神出没——至少，高地和低地人都这么认为。

最古老的遗迹，同时也是海滨这一段最最声名狼藉的遗迹，正好就是命名为唐纳德古堡的罗伯特·斯图亚特的这座城堡的遗迹。

在那个年代，唐纳德的城堡作为当地所有游荡的小妖精的庇护所，肯定是最阒无人迹之处。极少有人在距城两里的高出于海面的巨岩上参观这古堡。可能有些外国人仍想查考这些古老的历史遗迹，但他们是独自去那儿的。伊尔文的居民们绝不会带他们去那儿，不管是出什么价钱。事实上，有一些虚构的故事在传播着经常出没于这座古老的城堡的某些“灯塔夫人”的数目。

最最迷信的人断言曾看见过，亲眼见过这些荒诞的创造物。自然，杰克·瑞恩属于这一行列。

实际情况是，时而有长久的光亮出现，有时在一堵坍塌了一半的墙面上，有时在俯卧着唐纳德城堡的整个废墟的塔楼顶上。

这些光亮是否像人们断言的那样具有人形？它们是否配得上海滨的苏格兰人给它们取的“灯塔夫人”这个名字？显然，这仅仅是由于迷信而在脑子里形成的一种幻像，科学应该按自然法则解释这一现象。

不管那是什么，灯塔夫人在所有的地方都一致被说成经常出没于这座古堡的废墟，有时还在那儿古怪地狂舞乱跳，尤其是在漆黑的夜里。杰克·瑞恩，不管他是个多么有勇气的舞伴，绝不敢大着胆随着他那位吹号角的女人的乐声陪它们跳舞。

“有老尼克应付它们就够了，”他说，“他并不需要我去补足他那地狱似的乐队！”

可以想象，这些古怪的幽灵幻影不可避免地成了守夜时的故事内容。杰克·瑞恩因为有着整套关于灯塔夫人的传说，当讲到它们的故事时，决不会不知道说什么好！

因此，在最近的这次守夜时，喝够了作为伊尔文氏族节日的最后一个节目的淡色啤酒、白兰地和威士忌后，杰克·瑞恩没有忘记再次说起这个他心爱的主题，说得他的听众非常高兴也可能非常害怕。

守夜是在梅洛斯的农庄的一个硕大的谷仓里进行，就在海滨的边界线上。人群中央，在一个巨大的铁皮三角支架上旺旺地燃烧着炭火。

外面的天气很糟。厚厚的云在波涛上翻卷着，因为一股强劲的西南风从

远离海岸的洋面上猛袭过来。这是一个漆黑的夜，云层间没有一隙光亮处，大地、天空和海水在深深的黑暗中融在一起，这使得要驶近伊尔文的海湾十分困难，如果有什么船敢在这股从侧面袭来的大风中冒这样的险的话。

伊尔文的小海港进出的船只不算多——至少对具有某些吨级的船员来说。扬着风帆或使用蒸气的商船想驶进克利德海湾时，都是在稍北一些的地方靠岸的。

可是那天晚上，某个在岸边耽搁了的渔夫不无惊讶地发现有一艘船在朝海岸驶来。如果天突然亮了，那他就不是惊讶而是惊骇了，因为他看到的那条船正顺着风，张开了所有的帆行驶着。海湾没有入口，在海滨巨大的岩石之间没有任何避让处。如果这条不谨慎的船仍执意靠近，它将如何跃过呢？

守夜即将以杰克·瑞恩讲的最后一个故事结束。那些被他带进了神怪世界的听众，要是遇上这样的事，肯定会轻易相信。

突然，外面响起了叫喊声。

杰克·瑞恩立刻中断了他的故事，所有的人都急忙离开谷仓。

夜漆黑一片。一阵阵狂风暴雨长长地掠过沙滩的地面。

两三个渔夫正用力把身体靠近一块峭壁以更好地抵挡风的袭击，一面大声呼喊着。

杰克·瑞恩和伙伴们向他们奔去。

这些呼喊并不是朝农场的居民们而发，而是朝着正一无所知地奔向灭亡的一船船员。

确实，在几里外的海面上模糊地现出一块阴暗的东西。那是一艘船，从它灯光的位置很容易可以辨认出来，因为它的前桅桅楼上挂着一盏白色的灯，右舷上有一盏绿色的灯，左舷上有一盏红色的灯。因此，从船头可以看到这艘船正在全速驶向海岸。

“一条遇险的船？”杰克·瑞恩叫了起来。

“是的，”一个渔夫答道，“现在它想掉头也来不及了！”

“发信号，发信号！”一个苏格兰人叫道。

“什么信号？”那渔夫反驳说，“在这样的狂风中，没法使火把不被吹熄！”

就在迅速地交换这些话语时，喊声又响了起来。但在这样的暴风雨中怎么可能听得见？船上的全体船员再也没有任何机会逃得脱失事的危险了。

“为什么这样驾驶？”一个水手叫道。

“它是想搁浅吧？”另一个答道。

“难道船长不认得伊尔文的灯塔？”杰克·瑞恩问。

“应该信赖灯塔，”一个渔夫答道，“至少不至于被什么弄糊涂渔夫的话还没说完，杰克·瑞恩发出了一声惊怖的呼喊。船员能听得到吗？不管怎样，那艘商船想要在黑暗中变得发白的那排岩礁上抬起船身已经为时太晚。

但是，这并不是，如人们本会以为的那样，是杰克·瑞恩试图通知失事的船而发出的一声最后的警告。杰克·瑞恩那时已背向大海。他的伙伴们也都转过了身，看着海滩后半里远的地方的一个点。

那是唐纳德古堡。一道长长的光在古老的塔楼顶上的狂风中扭来扭去。

“灯塔夫人！”这些迷信的苏格兰人都极度惊恐地叫了起来。

坦率地说，必须有极好的想象力才能从这道光中认出一个人的外形。它就如在风中挥舞着的一面发出光亮的信号旗，有时似乎要从塔楼顶上飞起，

就像立刻就要熄灭似的，不一会，它那近蓝色的尖端重又回到了那儿。

“灯塔夫人！灯塔夫人！”吓坏了的渔民们和农民们叫了起来。

这时，一切都明白了。在大雾中迷失了方向的这艘船显然是驶错了航道，把唐纳德古堡顶上亮起的这道光当成了伊尔文的灯塔。它以为这是在此以北10里外的海湾入口，以为它在朝没有陆地的方向行驶，它却无法给它任何庇护！

怎么做才能救这条船，如果时间还来得及？可能一定得爬上废墟，试着熄灭那道光，使它无法再和伊尔文港的灯塔混淆！

毫无疑问，这么做是恰当的，不能耽误。可是，在这些苏格兰人中有哪一个会想到这，而且，即使想到了，又有谁敢对抗灯塔夫人？可能杰克·瑞恩有这个胆，因为他勇敢，尽管他是那么迷信，却不能阻止他投入一个高尚的行动。

太迟了。一阵可怕的折裂声在船体的撞击声中响了起来。

船尾的龙骨刚刚触碰到了海底。船上的方位灯熄灭了。拍岸浪的呈白色的外形似乎在顷刻间粉碎了。触了礁的船侧卧着，支离破碎地躺在礁石之间。

也就在这一瞬间，由于一个纯属偶然的巧合，那道长长的光就仿佛被一股强劲的狂风扯掉了似的，消失了。大海、天空、沙滩立刻再一次陷入漆黑之中。

“灯塔夫人！”杰克·瑞恩面对着他和他的伙伴们以为出现的超自然现象的突然遁去，最后喊了一声。

不过，这些迷信的苏格兰人虽无勇气去面对一个虚幻的危险，面对着一个现实的危险，现在是涉及救他们的同类，他们又有了勇气。大自然的暴力并不能使他们却步。他们把绳索扔进波涛中——英勇地，他们刚才曾同样迷信地——投入了对失事的船的营救。

幸好，他们成功了，有几个人——大胆的杰克·瑞恩是其中之一——冒着生命危险到了岩石上，而那条船的船长和全体8个船员却被安全地带到了沙滩上。

这条船是条挪威的双桅横帆船，名叫“摩塔拉”，装载着北方的木材前往格拉斯哥。

一点不错，船长被唐纳德古堡塔楼上亮起的那道光迷惑了，未驶入克利德海湾，却撞到了一片海滩上。

此刻，“摩塔拉”只剩下了少量的残骸，拍岸浪也结束了对海滨岩石上这些残骸的碎片的猛击。

## 第十二章 杰克·瑞恩的功劳

杰克·瑞恩和三个同他一样也受了伤的伙伴被抬到了梅洛斯农庄的一个房间里，他们在那儿立即得到了精心治疗。

杰克·瑞恩的伤势最重，因为当他腰上系了绳索跳进大海时，汹涌的波涛把他猛地卷到了礁石上。甚至，在他的伙伴们把他带回岸上时，他几乎都没命了。

勇敢的小伙子因此不得不卧床了好几天——这使他烦躁极了。不过，当他被允许想唱多久就可以唱多久时，他把疼痛忍住了，梅洛斯农庄成天响着他那快乐嘹亮的歌声。然而杰克·瑞恩从这次冒险中唯一吸取到的是，更加害怕这些鬼怪和别的小妖精了，它们以跟这可怜的世界捣蛋作为消遣，“摩塔拉”的灾难就是它们造成的。很难使杰克·瑞恩确信灯塔夫人并不存在，以及在废墟间如此突然地射出的这道光只能归因于某种物理现象。任何说理都没法使他信服。他那些伙伴们在迷信上比他还要固执。按他们的说法，灯塔夫人中有一个怀着恶意把“摩塔拉”引向了海岸。至于若想以此惩罚它，那得对暴风雨同样处罚！法官们可以发出他们认为恰当的一切追捕令。没法做到把一道光关进监狱，用链子锁住一个触摸不到的家伙。而且，如果必须这么说，今后所作的搜寻，似乎——至少在表面上——将使这种以迷信的方式对事物作出解释成为合情合理。

果然，负责侦查有关“摩塔拉”失事事件的法官来询问这场灾难的不同见证者了。所有的人都众口一词地认为船舶遇难是由于在唐纳德古堡的废墟上不可思议地出现了灯塔夫人。

大家可以想象，法院不可能要自己接受类似的理由。这是在这些废墟上产生的一个纯物理现象，在这方面无可怀疑。可是，这是出于偶然还是恶意？这是法官必须力求证实的。

“恶意”这词不能滥用。不需要为了从阿莫列克的历史中找到证据而追溯历史。布列塔尼海滨有许多偷盗无主财物的人都干这一营生，他们把船舶诱向海岸以瓜分船上的遗物。有时是在夜里点燃一丛含树脂的树，诱导一艘船进入再也出不来的某些航道。有时用一个火把，缚在一条公牛的角上，让火把随这畜牲任意行走，欺骗一般船员跟在它的后面。这些诡计导致船舶不可避免地遇难，抢劫者则从中捞取好处。为了摧毁这些野蛮的习俗，曾不得不依靠司法部门的干预和严厉的儆戒。这次情况的出现，会不会是一只罪恶的手在重新仿效古老的抢掠船上遗物的传统？

这就是警方所考虑的，不管杰克·瑞恩和他的伙伴们的想法是什么。后者听说了侦查后分成了两派，一些人只是耸耸肩膀，另一些人更为胆怯，宣布说，这样必将惹恼超自然的生灵，会招来新的灾祸。

然而，侦查做得非常仔细，警方前往唐纳德古堡，他们进行了最严密的搜寻。

法官首先想查清的，是地上是否留有能将其归于别的脚，而不是妖精们的脚脚。无法将最浅的足迹恢复原样，不管是旧的还是新的。不过，隔夜下了雨，地还相当湿，保留着少量的足迹。

“妖怪的脚印！”杰克·瑞恩叫起来，当他发现初步搜寻一无所获时，“能在沼泽的水面上找到一个家神的脚印也好！”

侦查的这第一部分因此一无所获。第二部分可能也不会有更多收获。

确实，这涉及火是怎样在古老的塔楼顶上点燃的，是哪些物质提供了燃烧，最后一点是，这次燃烧留下了什么残迹。

关于第一点，什么也没有，既无火柴残梗，也没有可用于点燃随便什么火焰的破旧纸片。

关于第二点，也是什么也没有。既找不到枯草，也找不到木片，可夜里这火烧得这么旺，必须向其大量提供枯草和木片。

至于第三点，无法进一步澄清。什么灰烬都没有，随便什么燃料的残留物都没有，甚至都无法找到火焰所在的大致地点。没有一个地方变黑，无论是地上还是岩石上。是否该因此得出结论，火焰是被某个罪犯拿在手上？这简直难以置信，因为，据证人所说，火光展开得极大，以致，“摩塔拉”的船员透过大雾，在几里外的外海都能看到。

“好！”杰克·瑞恩叫道，“灯塔夫人能够不用火柴！她吹气，这足以使她周围的空气燃烧，她的火从不会留下灰烬！”

他从这一切中得出结论，法官们在这上头白费心血了，一个新的传说加到了那么多别的传说之中——这传说将使“摩塔拉”的灾难永远被人记住并更无可争辩地再次证实灯塔夫人的显灵。

然而，杰克·瑞恩这样一个勇敢的小伙子，有着这样强壮的体格，不可能长期卧病在床。一些轻微的挫伤和脱臼对卧床来说同样不适合。他没有时间生病。而没有了生病时间，在低地的这些有益于健康的地区，人就很少生病了。

杰克·瑞恩因此迅速恢复了健康。他刚下床，在重新在梅洛斯农庄干活之前，他想将某些计划付诸实施。这涉及去探望他的伙伴哈利，以弄清为何后者在伊尔文氏族的节日上失约。就哈利这样的男人来说，他从来都是说到做到，这次失约难以解释。何况，老工头的儿子没有听说报纸详细报道“摩塔拉”的灾难令人难以置信。他应该知道杰克·瑞恩参加了救援和他因此发生的这些事，从哈利这方面来说，不来到农庄握一握他的朋友杰克·瑞恩的手，显得太冷淡了。

如果哈利没有来，那是他来不了。杰克·瑞恩宁愿否定灯塔夫人的存在，也不愿相信哈利对他的冷淡。

因此，发生灾难两天后，杰克·瑞恩离开了农庄，高高兴兴地，就像个根本不觉得伤痛的身体结实的小伙子。他大声唱着一支有迭句的歌曲，使得崖壁发出了阵阵回声，一面前往经过格拉斯哥去斯特林和卡兰德的火车站。

在那儿，当他在火车站里等车时，他的目光一开始就被大量复制后贴在墙上的一张布告吸引住，告示内容如下：

“今年12月4日，爱丁堡的詹姆斯·史塔尔工程师在格兰顿码头登上了‘德·加勒王子号’。同一天，他在斯特林下了船。自那时以来，再也没得到他的消息。

“凡有关于他的信息，敬请告知爱丁堡的皇家协会主席。”

杰克·瑞恩停留在一张这样的布告前，将它读了两遍，露出极其吃惊的神情。

“史塔尔先生！是他吗？可12月4日那天我正好在耶鲁矿井的梯子上遇见他和哈利在一起！那次相遇至今有10天了！可是，从那时起，他没再露面！这能不能解释为什么我那位伙伴未来伊尔文的节日？”

于是，没花时间写信向皇家协会主席报告他想知道的有关詹姆斯·史塔



尔的消息，勇敢的小伙子跳上了火车，决意先去耶鲁矿井。到了那里后，如果有必要，他将直下多查特煤仓井下去找到哈利，还有和他在一起的工程师詹姆斯·史塔尔。

三小时后，他在卡兰德火车站下了火车，迅速前往耶鲁矿井。

“他们没再露面，”他在心里想，“为什么？是某种阻挠挡住了他们？是某件工作重要得仍把他们留在煤矿井下？我会弄清楚的！”

于是杰克·瑞恩加大步伐，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耶鲁矿井。

从外面看，没有任何变化。包括煤仓周围的寂静无声。在这荒芜的地方没有一个生物。

杰克·瑞恩穿过遮着井口的坍塌的单坡屋顶。他放眼朝这竖井洞内看……什么也没看见。他用耳朵听……什么也没听见。

“我的灯呢！”他叫起来，“怎么不在老地方了？”

杰克·瑞恩在煤仓巡视时用的那盏灯通常放在一个角落里，靠近上面的梯子的楼梯平台。

这盏灯不见了。

“一开始就这么错综复杂！”杰克·瑞恩想，他开始变得非常不安了。

然后，毫不犹豫地，尽管他非常迷信。

“我要去，”他说，“即使煤仓里比地狱最深处还要黑！”

于是他开始走下消失于阴暗的矿井的一长串梯子。

要冒这样的险，杰克·瑞恩必须一点都没丢失他以前的矿工经验并极其熟悉多查特煤仓。何况，他是谨慎地住下走着。他用脚探测每一个梯级，有些梯级已经被虫蛀蚀了。在这 1500 尺的空处，任何一下失足都会摔死。杰克·瑞恩因此数着他为了走到下面一层而不断地离开的一个个平台。他知道得走过第 30 个平台他的脚才能踏上煤仓的地槛。一旦到了那儿，他想，他就能放开脚步找到村舍了，诸位都知道，那村舍建在主平巷的尽头。

杰克·瑞恩就这样下到了第 26 个平台，所以，他这时距井底最多只有 200 英尺了。

在这儿，他放下腿去寻找第 27 架梯子的第一个梯级。但他的腿在空中荡来荡去却碰不到任何一个落脚点。

杰克·瑞恩在平台上跪下来。他想用手抓住梯子顶端……毫无结果。

显然，第 27 架梯子未在原位，也就是说，它被抽走了。

“老尼克准是从这儿经过了！”他想，不由感到一种恐惧。

杰克站起身来，双臂交叉，仍希望能突破这难以通过的黑暗，他等待着。接着，他想到，如果他没法下去，居住在煤矿里的人，他们也不能上来。事实上，该郡的地面和煤仓的深处之间不再有任何通道。如果耶鲁矿井下面的那些梯子是在他最后一次游览村舍后被拿走的，西蒙·福特、他的妻子、他的儿子和工程师会怎么样呢？显然，詹姆斯·史塔尔的继续失踪证明，自从那天杰克·瑞恩和他在耶鲁矿井相遇以来，他没有离开过煤仓。从那时起，村舍是怎样得到给养的呢？这些可怜的人被囚禁在地下 1500 英尺，不会短缺生活必需品吗？

所有这些念头掠过了杰克·瑞恩的脑际。他很明白，靠他自己是绝对到不了村舍的。将通道切断，这件事是否怀着恶意？他并不觉得这值得怀疑。不管怎样，法官们会看出来的，但必须尽快地通知他们。

杰克·瑞恩俯在平台上。

“哈利！哈利！”他扯开响亮的嗓门叫着。

哈利的名字回荡了好几次，最后消失于耶鲁矿井的最深处。

杰克·瑞恩迅速地往回登上上面的梯子，他又见到了阳光。他一刻都不耽搁。不停顿地重又来到卡兰登火车站。他只须等待几分钟就来了通往爱丁堡的快车。于是，下午3点钟他到大法官家里拜访。

在那儿，他得到了通报。他提供的确切细节使其真实性无可怀疑。皇家协会主席W·埃尔菲斯顿爵士不仅是詹姆斯·史塔尔的同事，而且是他的私人朋友，他立刻得到了通知并要求领导即将对多查特煤仓进行的刻不容缓的搜索。派了几个警察在他手下，他们配备了灯、十字镐、长长的绳梯，也没忘了带生活必需品和活血药。然后，在杰克·瑞恩的带领下，全体人马急急赶往阿柏福伊尔的煤矿。

当天晚上，W·埃尔菲斯顿爵士、杰克·瑞恩和警察到了耶鲁矿井井口，他们一直下到第27个平台，几个小时前，杰克·瑞恩就是在这个平台上停下的。

他们把灯系在长绳的一端，放入矿井深处，这时，可以看到缺了最后的四架梯子。

毫无疑问，多查特煤仓的整个内外通道是被有意识地截断的。

“我们还等什么，先生？”杰克·瑞恩不耐烦地问。

“我们等这些灯重新回上来，我的小伙子，”W·埃尔菲斯顿爵士答道，“然后，我们一直下到最后一个平巷的地面，你就带我们“去村舍，”杰克·瑞恩叫道，“如果有必要，一直到煤仓的最深的深渊！”

那些灯刚拉上来，警察就将绳梯系牢在平台上，绳梯在矿井里展了开来。下面那些平台也是这样。可以从一个平台下到另一个平台。

这么做并无太大困难。杰克·瑞恩第一个悬在这些颤悠悠的梯子上，而且，第一个到达煤矿的井下。

W·埃尔菲斯顿爵士和警察们很快和他会合在一起。

耶鲁矿井井下形成的圆形空地上一片荒凉，但W·埃尔菲斯顿爵士不无吃惊地听到杰克·瑞恩叫道：

“这里有几截梯子，这是被烧掉了一半的碎块！”

“烧掉！”W·埃尔菲斯顿爵士重复着，“果然，那些是些冷却了很久的灰烬！”

“您是否认为，先生，”杰克·瑞恩问，“詹姆斯·史塔尔工程师有兴趣焚烧这些梯子并切断和外面的交通线？”

“不，”W·埃尔菲斯顿爵士回答，依然沉思着，“走，小伙子，去村舍！在那儿我们将知道真相。”

杰克·瑞恩不太相信地摇摇头。但他从警察手里拿过一盏灯，迅速地顺着多查特煤仓的主平巷往前走。

大家跟在他的后面。

一刻钟后，W·埃尔菲斯顿爵士和他的同伴们到了那个洞，在最靠里的地方建着西蒙·福特的村舍。村舍的窗户上没有一点灯光。

杰克·瑞恩急忙朝门奔去，用力推开门。

村舍里空无一人。

他们检查阴暗的住所里的一间间房间。房里没有任何暴力的痕迹。所有的东西都整整齐齐，就好像老麦德琪仍在那儿。储存的生活必需品甚至很丰

富，足以让福特一家吃上几天。

因此，村舍的主人的失踪令人费解。但有什么确切的方法可看出他们是什么时候离开村舍的？——有了，因为在这不分黑夜白天的地方，麦德琪习惯在日历上的每一天标上一个十字。

这日历挂在客厅的墙上。而最后一个十字是12月6日画上去的，这就是说詹姆斯·史塔尔抵达的第二天——这一点杰克·瑞恩能够断定。

因此，事实证明西蒙·福特、他的妻子、他的儿子和他的客人自12月6日以来，即10天前就离开了村舍。

由工程师着手进行的对煤仓的一次新的勘探能作为这么长时间的失踪的理由吗？显然不能。

W·埃尔菲斯顿爵士至少是这么想的。在仔细检查了村舍后，他为该怎么办感到非常棘手。

一片漆黑。警察手里摇晃着的灯光只能在这无法穿越的黑暗中划出一道道光。

突然，杰克·瑞恩发出一声呼喊。

“那儿！那儿！”他说。

他的手指指着一道较强的光，这光在平巷远处的黑暗中晃动着。

“朋友们，去追这道光！”W·埃尔菲斯顿爵士应道。

“这是鬼火！”杰克·瑞恩叫道，“有什么用？我们永远都追不上它。”

皇家协会主席和警察们不太迷信，朝那移动的光亮方向奔去。杰克·瑞恩勇敢地参加了追逐，并未掉在最后一个。

这是一次长时间的累人的追逐。发光的风灯似乎被一个个子小小的但特别灵活的人携带着。每一次都是刹那间，这人消失于某堵路堤之后，接着重见他在一条横向的平巷的深处。迅速的急转弯又使他离开了视线。他似乎最终地消失了，可是，突然，他那盏风灯的光又射出了强烈的光。总之，很难赢他，杰克·瑞恩坚持认为追不上他并不是没有理由。

在一个小时的这种毫无意义的追逐中，W·埃尔菲斯顿爵士和他的同伴们深入到了多查特煤仓的西南段。他们也终于想着他们是否在跟某个抓不住的家神打交道了。

可是，就在这时，那家神和力图追上他的人们间的距离似乎缩小了。是逃跑中的这个不知什么人累了，还是这人想把W·埃尔菲斯顿爵士和他的伙伴们引到可能那些村舍的居民也曾被引到的地方？这个问题很不容易解答。

尽管如此，那些警察见缩短了距离便加大了劲。那光亮，曾一直在他们前方200多步处闪耀，现在则不到50步了。这间隔还在缩小。拿着风灯的人更能看得见了。有几次，当他回头时，可以模糊地认出一张人脸的侧面，而且，一个小妖精至少不会是这样的脸形，杰克·瑞恩不得不承认这跟一个超自然的生灵根本没有关系。

于是，他加快了奔跑：

“加油，朋友们！”他叫道，“他累了！我们马上就能赶上他，而且，如果他说话和他逃跑一样棒，他将能告诉我们好多事！”

然而，这时追逐变得更困难了。确实，在煤仓最深处的中间，一些狭窄的地道就像一座迷宫的小道那样交叉着。在这座迷宫里，拿着风灯的人可以轻易地甩掉警察。他只须熄掉他的灯，冲入边上某个黑暗的庇护地的深处。

“可是，关于这一点，”W·埃尔菲斯顿爵士想，“如果他想甩掉我们，

为什么他不这么做？”

这个抓不住的家伙直到那时还没这么做，但是，正当这个念头掠过 W·埃尔菲斯顿爵士脑际时，灯光突然熄灭，而那些继续追赶着的警察几乎立刻来到了一个狭窄的洞口跟前，这洞口夹在板岩的中间，在一条狭窄的坑道的末端。

穿过这条坑道，重新点亮他们的灯，钻过朝他们开着的这个洞口，这对 W·埃尔菲斯顿爵士、杰克·瑞恩和他们的伙伴们来说，只是瞬间的事。

但他们还没走满百步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平巷，更宽更高，他们突然停了下来。

在那儿，靠近岩壁处，四具身体躺在地上，——或许是四具尸体！

“詹姆斯·史塔尔！” W·埃尔菲斯顿爵士说。

“哈利！哈利！” 杰克·瑞恩叫着，急忙扑到他的朋友身上。

确实，这是工程师、麦德琪、西蒙和哈利·福特，他们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

但，这时，这些身体中的一个竖了起来，只听见老麦德琪用衰竭的声音喃喃说着这几个字：

“水！水，先要水！”

W·埃尔菲斯顿爵士、杰克·瑞恩和那些警察试着使工程师和他的伙伴们恢复知觉，让他们吞下了几滴活血药。药几乎立刻在他们身上奏效了。这些倒霉的人，在新一阿柏福伊尔关了 10 天，快饿死了。

然而之所以他们在这么长时间的囚禁中没有死——詹姆斯·史塔尔告诉 W·埃尔菲斯顿爵士——那是因为他们曾三次在他们身边找到一块面包和一罐水！毋庸置疑，使他们得以继续活着的那位救人者没法做得更多！……

W·埃尔菲斯顿爵士在心里想，这会不会是刚才正好把他们引到詹姆斯·史塔尔和他的伙伴们躺着的地方的那个家神所干的事。

不管怎样，工程师、麦德琪、西蒙和哈利·福特获救了。他们再次经过那个拿风灯的人似乎有意指点给 W·埃尔菲斯顿爵士的那个狭窄的出口，被带回到村舍里。

而詹姆斯·史塔尔和他的伙伴们之所以没能重新找到炸药为他们打开的那个平巷的出口，那是因为这个出口被重重迭迭的岩石结实堵住了，以致在这一片漆黑中他们既无法辨认出，也无法将它拆除。

所以，当他们在勘探这庞大的地下城时，连接新老阿柏福伊尔的所有通道都被一只敌对的手故意关闭了！

### 第十三章 煤城

刚才叙述的事件之后三年，向导尤纳或穆雷，以“极吸引人”，建议浏览斯特林郡的众多观光者，花几个小时参观新一阿柏福伊尔的煤矿。

无论在新大陆或旧大陆的哪一个国家，没有一个矿，能呈现出更为稀奇的面貌。

首先，参观者们被安全又毫不劳累地带到郡地面以下 1500 英尺处的采掘面。

事实上，在卡兰德西南七公里处，一条歪斜的地道，以一个宏伟的入口为装饰，配着小塔，齿形装饰和突廊，和作业面相平。这条地道，坡度较缓，挖空得很宽，直接通到苏格兰高地里面的这个如此奇特地挖掘的地下城。

一条双行铁路，其车厢由一种液动力驱动，每隔一小时停在这个建于郡的地下的乡村，乡村的名字或许有点野心勃勃，“煤城”，即煤的城市。

参观者抵达煤城后，置身于一个中心，在那儿，电作为热和光的原动力，起着首要作用。

事实上，通风井，尽管数量很多，不可能将足够的阳光掺入新一阿柏福伊尔的深深的黑暗之中。与此同时，一种强烈的光填满了这黑暗的中心，在那儿，许许多多电轮代替了日轮。悬吊于拱顶的拱腹面之下，挂靠在天然的柱石上，由电—磁机器产生的电流连续供电——一些是太阳，另一些是星星——它们大面积地照亮了这一领域。当休息时间到了，一个开关就足以在煤矿的这些极深的深渊里制造出人造的夜晚。

所有这些设备，大大小小，都在真空中运作，也就是说，它们的发光的电弧，绝不接触周围的空气。以致，空气中混杂进的瓦斯到了发爆的比例时，不必担心任何爆炸。电的原动力同样不变地用于工业生活和家庭生活的一切需要，在煤城的房屋里和在新一阿柏福伊尔的采掘巷里都是一样。

首先，必须说一下，工程师詹姆斯·史塔尔的预见——关于新煤矿的开采——完全实现了。含碳矿脉之丰富难以计量。在地下城的西面，距煤城四分之一英里处，矿工们的十字镐对第一批矿脉进行了开采。工人住宅区因此不占据开采的中心。井下工程通过通风井和采掘井直接连到地面工程，使得不同的矿层都和地面连通。使用液动力牵引的铁路线的大隧道只用于运送煤城的居民。

大家还记得老工头和他的伙伴们第一次勘探时曾被囚禁在里面的这个庞大的洞穴的奇特构造。在那儿，在他们的头顶上是一个成圆形的曲度尖的穹丘。支撑穹丘的柱石在 300 英尺的高度消失于板岩的拱顶中——这高度几乎相等于肯塔基的岩洞的“猛犸穹丘”的高度。

众所周知，这庞大的敞厅——美国的地下建筑中最大的——可以轻松容纳 5000 人。在新一阿柏福伊尔的这一部分，比例一样，布局也一样。但是，在这里，见到的不是那个著名的洞穴里那些奇妙的钟乳石，而是隆起的含碳矿脉，它们就像在片状的矿脉断裂缝的压力下，从所有的岩壁中冒了出来。甚至可以说某些煤精的圆雕中的片状物在阳光下都会燃烧起来。

在这穹丘的下面延伸着一个湖泊，其延伸度可以和“猛犸地下城”的死海相比——深深的湖泊中透明的水里满是没有眼睛的鱼。工程师给这湖泊起名为马尔科姆湖。

就在那儿，在那巨大的天然洞穴里，西蒙·福待建起了他的新的村舍，

他不会把它和爱丁堡王子街上最漂亮的公馆交换。这所住宅坐落在湖畔，它的五个窗户朝着一望无际地伸展开的黑暗的水。

两个月后，第二幢住宅矗立在西蒙·福特的村舍的邻近。那是詹姆斯·史塔尔的住宅。工程师全身心地投入了新一阿柏福伊尔。他同样乐意住在那儿，他若是同意再次上到外面去，那准是他的事务专横地迫使他这么做。确实，他在那儿是生活在他那矿工社会之中。

自从发现了新的矿层，老煤矿所有的工人都急忙丢下犁和钉齿耙，重新拿起了十字镐和鹤嘴镐。由于确信他们将永不会失去工作，以及开采的兴旺将使劳动力得到高工资，他们放弃了地上来到地下，住在煤矿里，煤矿那天然的布局适合于这样的定居。

这些砖砌的矿工住房，以别致的方式一点儿一点儿地排列着，有的坐落在马尔科姆湖岸，有的坐落在那些像是用来抵挡拱推力的类似教堂墙垛那样的拱形物底下。锤击岩石的采煤工、运煤的矿车推运工、工程的驾驶员、用支柱支撑平巷的矿井坑道支架的装设工、负责修路的养路工，在被开采的部分用石块替代煤的填土工，总之，所有这些较多地从事井下的工作的工人们，都把他们的家安在新一阿柏福伊尔，渐渐地在斯特林郡的北方，形成了位于卡特林湖东岬头底下的煤城。

因此，这是一种弗朗德勒式的乡村，矗立在马尔科姆湖沿岸。一个为祈求圣吉斯保佑而建立的小教堂，以一块巨型悬岩俯卧这一切，其底部浸在这地下海的水中。

当这个地下村镇被那些悬吊在穹丘的柱石上或侧殿的拱形物上的圆盘投射的强光照亮时，它在有点神奇的外貌下呈现出一种奇特的效果，证实了向导穆雷或尤纳的推荐。这就是为什么观光者大批涌来。

如果说煤城的居民们为他们的定居流露出骄傲，那是不消说的。他们也很少离开他们的工人住宅区，在这方面模仿西蒙·福特，他是从不愿从这儿出去的。老工头断言“那上头”一直在下雨，而且，在说了联合王国的气候后，必须承认他绝不会说错。新一阿柏福伊尔的家庭因此兴旺起来。三年来，这些家庭达到了某种小康，以至它们决不想上郡的地面。在工程重新开始时出生的许多婴儿还从没有呼吸过外面的空气。

杰克·瑞恩因而止不住说：

“他们断奶都 18 个月了，然而，他们却还未见过阳光！”

关于这一点，必须注意到，杰克·瑞恩是应工程师之召第一批赶来的人中的一个。这个快乐的伙伴把重操旧业当作一项责任。梅洛斯农庄因此失去了他的歌唱家和常任的风笛手。但这不是说杰克·瑞恩不再唱了。相反，新一阿柏福伊尔的响亮的回声用它们的石头肺和他应和着。

杰克·瑞恩在西蒙·福特的新的村舍安了家。他们向他提供了一间住房，他是个单纯坦率的人，也不客套就接受了。麦德琪老太太喜欢他这善良的性格和愉快的性情。对他说的煤矿里常会有神怪出没的想法，她或多或少有着同感，于是，当只有他们两人的时候，他们便互相讲着令人毛发悚然的故事，这些故事足以使极北的神话大为增色。

杰克·瑞恩因此成了村舍的欢乐。何况，这是一个好人，一个强有力的工人，在工程重新开始六个月后，他当了井下工程的一个队的队长。

“这一切就像是精心加工过的，福特先生，”他说，他正在几天前安了家，“您发现了一个新的矿脉，而且，如果说您为了这一发现差点送了命，

那么，这代价并不太贵！”

“不，杰克，这甚至是我们在那儿做的一笔好买卖！”老工头回答说，“但无论史塔尔先生还是我，我们不会忘了我们的命是你救的！”

“不，”杰克·瑞恩接着说，“是您的儿子哈利救的，因为他曾打算接受我的邀请参加伊尔文的节日……”

“却没有去那儿，是吗？”哈利握着他的朋友的手，反驳说，“不，杰克，是你，你的伤口刚刚恢复，是你，没有浪费一天，一个小时，使我们在煤矿里被找到时还活着！”

“好了，别这么说！”固执的小伙子迅速地反驳，“我不会让你说根本没有的事！我能这么赶紧，是想弄清你究竟怎么了，哈利，就这些。但是，为了使大家知道该感激谁，我要补充说，如果没有那个抓不住的小妖精……”

“啊！我们想到一起了，”西蒙·福特叫道，“一个小妖精！”

“一个小妖精，一个鬼怪，一个仙女的儿子，”杰克·瑞恩反复说，“一个灯塔夫人的孙子，一个乌瑞斯克。总之，随便您怎么说！一点不假，没有他，我们怎么也不会走入你们那时再也无法从那儿出来的那个平巷！”

“毫无疑问，杰克，”哈利答道，“还得弄清的是，这个人是否像你相信的那样超自然。”

“超自然！”杰克·瑞恩叫起来，“可他就像一个家神一样超自然，看见他拿着风灯奔跑，想追上他，他像一个空气中的精灵那样躲开你们，又像一个影子那样消失！别着急，哈利，总有一天会再次看见他的！”

“好吧，杰克，”西蒙·福特说，“管他是不是家神，我们将尽力找到他，而你，必须在这件事上帮助我们。”

“您会做一笔亏本买卖的，福特先生！”杰克·瑞恩答道。

“行！等着瞧吧，杰克！”

大家不难想象，新一阿柏福伊尔这块地方怎样很快地被福特一家所熟悉，尤其是被哈利所熟悉。后者熟悉了那儿最最神秘的弯道。他甚至可以说出地面上的某一点正好是煤矿的这一点或那一点。他知道在这片煤层上面伸展着克利德海湾，在那儿，展延着柔梦湖或卡特林湖。这些柱石，是它们支撑着的格兰皮恩峰的一道山梁分支。这个拱顶，是敦巴顿的基岩。在这宽大的池塘顶上通着巴劳契的铁路。在那儿，是苏格兰海岸的终点。那儿，是大海的起点，在春分或秋分的大风暴中，可以清晰地听到轰隆轰隆的声音。哈利简直可说是这些天然的地下墓穴的出色的“向导”，而且，阿尔卑斯山雪顶上的向导在充足的光线下所做的事，他以一种无与伦比的出自本能的准确，在漆黑一片的煤矿里都能做到。

所以他爱它，这新一阿柏福伊尔！多少次，他帽子上带着灯，冒险深入新一阿柏福伊尔最深最深的地方。他灵巧地驾着一条小船勘探它那些池塘。他甚至打针尾鸭、沙锥、海番鸭，因为许多野鸟飞进了这地下室，它们以鱼为食，这些黑水里挤满了鱼。哈利的眼睛似乎是为这黑暗的空间生就的，就像海员的眼睛是为远处的地平线生就的。

然而，在这样的奔跑中，哈利像是被找到那个神秘的人的希望不可抗拒地牵引着，这人的介入，说实在话，不止是救了他还救了所有别的人，他的家人们和他。他能找到他吗？能，如果他相信自己的预感，深信不疑。不能，如果他必须从直到那时他的寻找仍收效甚微得出结论。

至于在新一阿柏福伊尔被发现前，那些指向老工头一家的袭击，未见重

演。

在这奇特的领域内事情就是这样的。

不要以为，即使在煤城的草图刚刚画就时，一切娱乐都和这地下城市无缘，在那里的生活枯燥单调。

绝不是那样。这群居民，有着同样的兴趣，同样的爱好，几乎同样富裕，实际上组成了一个大家庭。人们互相熟悉，互相接触，极少感到需要去外面寻找什么娱乐。

何况，每个星期天，在煤矿里散步，在湖上和池塘上郊游，同样是愉快的消遣。

在马尔科姆湖岸上还常常响起风笛声。苏格兰人在他们的民族乐器的召唤下赶了来。人们跳着舞，而那天，穿着高地人服装的杰克·瑞恩是节日之王。

总之，从这一切中可以得出，按西蒙·福特的说法，煤城已经能和苏格兰的首府一争短长，那个城市冬天受严寒之苦，夏日受酷暑之苦，由于恶劣的气候天时不正，空气被工厂里的烟污染，再确切不过地证实了它的绰号“老烟囱\_\_”。



## 第十四章 千钧一发

生活这样的环境中，最珍贵的愿望得到了满足，西蒙·福特一家很幸福。然而，可以看到，性格已经有点阴郁的哈利，如麦德琪所说，正变得越来越“内向”。杰克·瑞恩，尽管他那愉快的情绪那么具有感染力，却未能使他变得“外向”。

一个星期天——那是六月份——两个朋友在马尔科姆湖畔散步。煤城停工休息。在外面，正下着暴风雨。猛烈的雨点使地上冒出热的水气。在郡的地面上人们都透不过气来。

电盘射出一种令不列颠的太阳也必定羡慕的光，被浓雾笼罩的太阳不适宜当星期天的太阳。

杰克·瑞恩提醒他的朋友哈利注意那嘈杂地聚集在一起的观光者。但后者似乎对他的话不太在意。

“瞧啊，哈利！”杰克·瑞恩叫了起来，“那么热忱地来看我们！我们去，我的朋友！驱散一点你那忧伤的念头以更好地为我们这地方争光！你这样会使所有这些上面的人想到，有人可能在羡慕他们的命运！”

“杰克，”哈利答道，“别管我！你快乐就是两个人快乐，这就够了！”

“让魔鬼把我带走！”杰克·瑞恩迅速反驳，“如果你的忧郁不以感染我而告终！我的眼睛在变得阴郁，我的嘴也在绷紧，笑声留在我的喉咙深处，记忆里的歌离我而去！说吧，哈利，你怎么了？”

“你知道的，杰克。”

“总是那个念头？”

“总是。”

“啊！我可怜的哈利！”杰克·瑞恩耸耸肩膀回答，“如果，像我一样，你把这一切算到矿里的小妖精的帐上，你心里就平静些了！”

“你很清楚，杰克，小妖精只存在于你的想象中，再说，自从工程恢复以来，在新一阿柏福伊尔再也没见到一个。”

“但愿如此，哈利！但是，如果鬼怪不再出现，我觉得你想把所有这些非常事件归因于他们的那些人更不会出现！”

“我会找到他们的，杰克！”

“啊！哈利！哈利！新一阿柏福伊尔的那些精灵可不是容易被突然发现的！”

“我会找到他们，你所谓的那些精灵！”哈利以满怀信心的语气接着说。

“所以，你想要惩罚？……”

“惩罚和报答，杰克。如果有一只手曾把我们关在这条平巷里，我不会忘了另一只手曾救了我们！不！我决不会忘了他！”

“唉！哈利！”杰克·瑞恩答道，“你完全有把握那两只手不是属于同一个身体吗？”

“为什么，杰克？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当然罗……你知道……哈利！那些生活在深渊里的人……跟我们长得不一样！”

“他们长得跟我们一样，杰克！”

“啊不！哈利……不……再说，能不能设想有什么疯子钻了进来……”

“一个疯子！”哈利答道，“一个思想这么连贯的疯子！一个疯子，这

坏蛋从他弄断耶鲁矿井的梯子那天起，没有停止过伤害我们！”

“但他不再伤害了，哈利。三年来，没再次发生任何恶意的行为，无论是对你还是对你的家人！”

“这又算什么，杰克，”哈利答道，“我有预感，这个坏家伙，不管他是谁，没有放弃他的计划。我凭什么对你这么说，这我说不上。同样，杰克，为了新开采地的利益，我要弄清他是谁以及他从哪里来的。”

“为了新开采地的利益？……”杰克·瑞恩问，相当吃惊。

“是的，杰克，”哈利接着说，“我不知道我是否弄错，但从这整个事件中我看出有一种与我们相反的利益。我经常想这个问题，而且我不相信我会弄错。你回想一下这一连串难以解释的事件，一桩桩都是有逻辑地连在一起的。那封和我父亲意思相反的匿名信，一开始就证明有一个人知道我们的计划并希望阻止这一计划的实现。史塔尔先生来多查特煤仓看我们。我刚带他进矿就有一块巨石投向我们，而且立即弄断了耶鲁矿井的梯子以切断所有的通道。我们的勘探开始了。一次可能显示有新矿层存在的实验却由于板岩的裂缝被堵死而无法进行。尽管这样，还是作了验证，矿脉被发现了。我们顺原路回来。空气中起了一股强大的气流。我们的灯跌破了。在我们周围漆黑一片。但我们还能顺着黑暗的平巷走……再也找不到出口走出去。出口被堵塞了。我们被囚禁起来。好吧，杰克，在这一切中你没看见有一个邪恶念头？是的，有一个人躲在煤矿里，至今未被抓住，但不是超自然现象，如你固执地认为的那样。他力图阻挠我们进入煤矿，出于一种我无法理解的动机。他曾经在那儿……某种预感告诉我他依旧在那儿，而且谁知道他会不会准备什么可怕的打击！——那么，杰克，即使必须以我的生命去冒险，我也要发现他！”

哈利说得满怀信心，深深地震动了他的朋友。

杰克·瑞恩深感哈利说得有理——至少就过去那些事而言。

不管这些非常事件的起因是自然的还是超自然的，这些事件是不容置疑的。

不过，勇敢的小伙子没有放弃他对这些事件的解释方式。但他明白哈利决不会认可是某个小精灵介入了这些事件，他把话题突然转向那个似乎跟敌视福特一家互相矛盾的小插曲。

“好吧，哈利，”他说，“如果我必须在某几点上对你说明理由，难道你不和我一样认为，有一个行善的鬼怪在送面包和水给你们时，可能救了你们的……”

“杰克，”哈利打断他的话，答道，“那个你打算把他说成是超自然生灵的救人者，和刚才提到的那个坏蛋一样，都确实存在，而且，这两个人我都要找，一直找到煤矿里最远最深的地方。”

“可你有什么能指点你去寻找的迹象呢？”杰克·瑞恩问。

“可能有，”哈利回答，“你听我说，在新一阿柏福伊尔以西5英里处，在托着柔梦湖的那段地基底下，有一口天然井，竖直地隐没于矿层腹部本身。8天前，我想测探它的深度。然而，当我把测深器放下去时，那时我正俯在那井口上，我觉得空气在里面起伏，就像是被翅膀在猛烈地拍击。”

“那是什么迷路的鸟进了煤矿下面的平巷，”杰克答道。

“还不止这些，杰克，”哈利接着说，“就在今天早上，我又回到那口井，并在那儿，竖起耳朵听，我相信突然听到了某种呻吟似的声音……”

“一阵呻吟！”杰克叫起来，“你听错了，哈利！那是空气被一下推动……如果不是一个小妖精……”

“明天，杰克，”哈利接着说，“我会知道该怎么对付。”

“明天？”杰克望着他的朋友问。

“对！明天，我将下到那个深渊里。”

“哈利，这是冒险，这么做！”

“不，杰克，我将祈求上帝帮助我下去。明天，我们俩和几个朋友一起去那口井。带一根长的绳索，我将把自己缚在绳上，你要答应通过一个合适的信号把我放下去并把我拉上来——我能信任你吗。杰克？”

“哈利，”杰克·瑞恩摇着头回答，“我会按你的要求去做，可是，我再对你说一遍，你错了。”

“错总比后悔没干好，”哈利语气坚决地说，“好吧，明天早上，6点钟，还要悄悄地！再见，杰克！”

于是，为了不再让杰克·瑞恩仍力图制止他的计划继续往下说，哈利突然离开他的朋友回村舍去了。

但是，应该承认杰克的忧虑一点也未夸张。如果某个怀着敌意的人威胁哈利，如果他正在年轻的矿工去探索的那口井的井下，哈利就危险了。然而，他有没有可能会那样呢？

“而且，”杰克·瑞恩又想，“为了解释一连串事件为什么要这样自找苦吃，那些事，用矿里的精灵的超自然的干预，就那么容易可以得到解释？”

不管他是怎么想的，第二天，杰克·瑞恩和他队里的三个矿工陪着哈利来到了那口受怀疑的井的井口。

哈利对他的计划什么也没说，既未告诉詹姆斯·史塔尔，也未告诉老工头。杰克·瑞恩那方面也很谨慎，什么也没说。别的矿工见他们出发，以为那只是顺着矿层的竖切面对矿层作一次简单的勘探。

哈利带了一根长绳，有200英尺长。这根绳并不粗，但很结实。哈利不必靠腕力爬上爬下，只需绳子结实得足以承得起他的重量。帮他滑入竖井洞的任务落在他的伙伴们身上，把他从竖井洞里拉出来也靠他们。使绳摇动一下，作为他们和他之间的信号。

井相当宽，井口的直径有12英尺。一根梁像一座桥那样横放着，使得绳在滑过它的表面时，得以保持在井的轴线上。采取了必需的预防措施，使哈利在下滑时不致撞到侧壁上。

哈利准备好了。

“你仍坚持要探索这个深渊？”杰克·瑞恩低声问他。

“是的，杰克，”哈利回答。

绳索先绕着哈利的腰系上，然后系在他的腋下，使他的身体不致翻倒。

保持这样的状态，哈利的两只手就可自由活动了。他在皮带上吊了一盏安全灯，身边带了一把那些苏格兰宽刀，插在一个皮鞘里。

哈利朝前走到横梁中央，绳子已绕过了横梁。

然后，他的伙伴们将他滑下去，他慢慢地深入井里。由于绳子微微地转着，他的灯光依次地照着井壁的每一个点，于是哈利得以仔细地察看着井壁。

这些井壁由片状煤组成，井壁滑得无法在上面攀登。

哈利算出他在以中等的速度下滑——每秒钟大约一英尺。他因而能看得很清楚，便于准备着对付一切事件。

两分钟后，也就是说大约在 120 英尺的深处，下滑过程中未发生任何事件。井壁上未见任何侧向的平巷，井壁呈漏斗形地渐渐收缩。但哈利觉得从下面上来的空气更清新了——他因此断定井的最下面和地下城下层的某个小巷连通。

绳索始终在滑着。一片漆黑。而且一片寂静。如果一个活人，不管是谁，曾在这神秘又深邃的深渊躲避，他此时并不在这儿，没有任何活动暴露他的存在。

哈利越下滑越不放心，从套子里抽出了刀，把刀握在右手中。

在 148 英尺深处，哈利感到抵达了下面的地面，因为绳子松了，不再展开。

哈利喘了口气。他的担心之一并没发生，即在他下滑时，绳索在他上面被割断。此外，他没发现井壁上有任何可以隐匿什么人的凹处，井的下端极其狭窄。

哈利取下腰带上的灯，将灯光在地面上移动着。他的推测并没有错。

一条狭窄的小巷侧向地隐没于矿床的下层。必须弯下腰才能钻进去，而且必须用手爬行才能顺着小巷前进。

哈利想看一看这条平巷朝哪个方向分支，是否通到某个深渊。

他躺在地面上开始爬行。但几乎立刻有一个障碍物挡住了他。

他觉得从触觉中感到这个障碍物是一个封住了通道的身体。

哈利由于某种强烈的反感先朝后退，接着又回了过来。

他的感觉没有欺骗他。刚才拦住他的，确实是一个身体。他抓住他，发现他冻僵了，但还没有完全变冷。

他把他拉向他，把他带回井下，将灯光朝他照去，不消说，这只是一会儿的功夫。

“一个孩子！”哈利叫了起来。

在这深渊的底下发现的这个孩子还有呼吸，但他的呼吸那么弱，哈利都以为快要停止了。因此必须刻不容缓地把这可怜的小孩带回井口，并把他带到村舍，在那儿，麦德琪会不遗余力地照料她。

哈利忘了别的一切担心，再次整了整系在他腰带上的绳子，把灯吊在腰带上，抱起孩子，用左臂将他贴在自己胸上，并腾出右臂来作为武装。他发出约定的信号，使得绳子缓缓地向上拉。

绳子拉紧了，并开始不快不慢地往上拉。

哈利倍加注意地看着他的周围。现在他不再是一个人在冒着危险。

上行的第一分钟一切顺利，似乎没有任何事件会突然发生，就在这时，哈利觉得听到一阵强风，它使井下深处那几层空气挪动了。他往他身下看，在昏暗中瞥见一个物体在一点点上来，飞过时差点碰到了他。

那是一头巨鸟，他认不出是哪一种，正猛然振翼朝上飞着。

巨大的飞禽停住了，滑翔了一下，接着极其凶猛地扑向哈利。

哈利只有右臂可以用来挡开那头动物的可怕的喙的袭击。

哈利因而抵挡着，一面竭力保护着孩子。但那鸟攻击的不是孩子，而是他。由于受绳索旋转的限制，他没法致命地朝它砍。

战斗持续着，哈利用力大叫，希望他的喊叫能被上面听到。

喊叫被听到了，因为绳子立刻上升得快了。

还剩下 80 英尺的高度要攀越。这时那鸟更凶猛地扑向哈利。后者一刀砍

去，砍伤了它的翅膀，那鸟发出一声刺耳的鸣叫，消失于井的深处。

但情况骇人，哈利在挥刀向鸟砍去时，划破了绳索，有一股绳现在已经断了。

哈利的头发都直竖起来。

绳索在一点一点折断，这是在距深渊底部一百多英尺的高处！

哈利绝望地喊了一声。

第二股绳由于割断了一半的绳索承载着双倍的负荷撑不住了。

哈利丢了刀，就在绳索将断开的一瞬间，他以一股超人的力量，用右手抓住了上半截绳。但是，尽管他的手腕铁一般有力，他感到绳索在一点一点从他指间滑走。

他本可以牺牲他用一条胳膊抱着的孩子，用两只手再次抓住这根绳……他甚至想都不愿想这样做。

但是，杰克·瑞恩和他的伙伴们，在哈利的喊叫的过渡刺激下，更拚命地拉。

哈利觉得他没法支撑到重新上到井口了。他脸上充血，有一瞬间闭上眼睛，等着掉入深渊，然后他又睁开眼睛……

然而，就在他将松开绳索，他因衰竭到了极点再也抓不住时，他被抓住了，并连同孩子被放在地上。

哈利这时才反应过来，他倒在他的朋友们的臂弯里失去了知觉。

## 第十五章 耐儿在村舍

两小时后,尚未立即恢复知觉的哈利,还有那奄奄一息的孩子,在杰克·瑞恩和他的伙伴们的帮助下到了村舍。

在那儿,向老工头讲了这些事件,而麦德琪则不遗余力地照料着她儿子刚刚救起的那可怜的人。

哈利曾以为他从深渊里带出来的是个孩子……那是个少女,最多十五六岁。她的眼神模糊,充满恐惧。她的脸瘦削,在苦难中拉长了,她那长着金黄色头发的脸上的颜色,似乎从未浸浴于光亮,她的身材单薄瘦小,所有这一切使这个人显得既异样又娇媚。杰克·瑞恩把她比作一个外貌有点超自然的精灵,并非一无理由。由于环境特殊,这姑娘可能直到那时都生活在一个异常的中心,她显得只有一半属于人类。她的面部表情是奇特的。她的被村舍的灯光弄倦了的眼睛茫然地望着,似乎所有的一切在她眼里都是新奇的。

对这奇特的人,那时正躺在麦德琪的床上,仿佛刚从一次长长的睡眠中走了出来重又回到了生活中,苏格兰老太太首先向她发话。

“你叫什么名字?”她问她。

“耐儿\_\_,”少女回答。

“耐儿,”麦德琪接着说,“你不舒服吗?”

“我饿,”耐儿回答,“我没吃东西,从……从……”

从她说的这少量的词可以感到,耐儿不习惯说话,她使用的语言是那种老的盖耳语,是西蒙·福特和他的家人经常用的那种语言。

作为对少女的回答,麦德琪立刻为她拿来一些食品。耐儿快饿死了。她在这口井的井下已呆了多久?没人能说得上。

“你在那里过了多少天,姑娘?”麦德琪。

耐儿没回答。她似乎听不懂问她的问题。

“多少天?……”麦德琪又问。

“天?……”耐儿回答,这词似乎对她没有任何意义。

接着,她像一个听不懂问话的人那样摇摇头。

麦德琪拿起耐儿的手,爱抚着,表示对她完全信任:

“你几岁了,姑娘?”她问,眼睛和善地、使她安心地望着她。

耐儿作出同样的否定信号。

“是的,是的,”麦德琪接着说,“多少年?”

“年?……”耐儿答道。

这个词,对年轻的姑娘来说,并不比“天”这个词具有更多的意义。

西蒙·福特、哈利、杰克·瑞恩和他的伙伴们既怜悯又同悄地望着她。她穿着一件破烂的粗布上衣的苦怜的人的状况,简直像个囚犯。

哈利,比所有别的人更不可抗拒地感到被耐儿的奇特本身所吸引。

他这时走向前去。他拿起麦德琪刚放下的她的手。他面对面地仔细看着耐儿,她的嘴唇开始露出一丝微笑,于是他对她说道:

“耐儿……那边……在煤矿里……你是不是一个人?”

“一个人!一个人!”少女挺起身叫了起来。

这时她的面部表情露出了恐怖。刚才在年轻人的注视下变得柔和了的她那双眼睛,重又变得充满野性。

“一个人!一个人!”她反复说着,她重又倒在麦德琪的床上,就好像

她已筋疲力尽了。

“这可怜的孩子还太虚弱，没法回答我们的话，”麦德琪在重新让姑娘躺好后说，“休息几个小时，吃点好的东西，会恢复她的力气。来，西蒙！来，哈利！都过来，朋友们，让她睡个觉！”

在麦德琪的建议下，耐儿被单独留下了，可以肯定，用不了多久，她就会深深地入睡的。

这件事并非未引起震动，不仅在煤矿，而且在斯特林郡，而且，不久后在整个联合王国。耐儿的奇特的名声由此扩大着。人们以为被关闭在页岩里的一个少女，就像一个挪亚时代大洪水以前的人一样，一镐挖下就把她从页岩的脉石中解救了出来，因此这事并没获得更多的光彩。

耐儿并不知情，她变得非常时髦。那些迷信的人在她身上为他们的传奇故事找到了一个新的题目。他们乐意想象耐儿是新一阿柏福伊尔的精灵，当杰克·瑞恩把这告诉他的朋友哈利时：

“也好，”年轻人答道，“作为结论。也好，杰克！不过，不管怎样，这是个善良的精灵！是它救了我们，给我们送来面包和水，当我们被囚禁在煤矿里时！那只能是它！至于那个坏精灵，如果它还在矿里，我们就该在某一天发现它！”

诸位可以料到，工程师詹姆斯·史塔尔首先被告知所发生的这一事件。

年轻的姑娘到村舍的第二天就恢复了体力，被他极其关切地询问着。他觉得她对生活中大多数事都不知道。但她很聪敏，大家很快发现了这一点。不过，她缺乏某些基本的概念：时间概念，就是其中之一。人们发现她不习惯把时间分成小时，分成天，这些词本身对她就是陌生的。此外，她的眼睛习惯了夜晚，在电盘的光亮下很不适应。但是，在黑暗中，她的视力有一种非凡的锐敏度，而她的瞳孔扩得大大的，使她在漆黑中都能看得见。同样确实的是，她的脑子从未对外部世界留下印象，她的视野就只有煤矿这么大，对她来说整个人类都被容纳在这地下城里。这可怜的姑娘，她是否知道有一个太阳和星星，有城市和乡村，有着在其中聚集着万物的宇宙？人们不得不因此怀疑在她还不知道某些单词的情况下，她的脑子里能否装进一个确切的意义。

至于要弄清耐儿是否一个人生活在新一阿柏福伊尔的深处，詹姆斯·史塔尔不得不放弃对这一问题的解答。确实，有关这个问题的一切暗示都在这奇特的天性中激起恐怖。或者是耐儿不能，或许是她不愿回答。但是，肯定的是，在那儿存在着她能揭示的某个秘密。

“你想不想留在我们这儿？你想不想回到你原来呆的地方去？”詹姆斯·史塔尔问她。对这两个问题中的第一个：“啊，是的！”少女说。对第二个问题，她只是发出一声恐怖的叫声作为回答，但仅此而已。

在这固执的缄默面前，詹姆斯·史塔尔还有和他在一起的西蒙和哈利·福特不由感到某种忧虑。他们无法忘记伴随煤矿的发现曾发生的那些难以解释的事件。然而，尽管三年来没有任何新的事件出现，他们一直等着来自他们那个看不见的敌人的某种新的袭击。他们也想勘探那口神秘的井。他们去了，武装得很好，带着很多人。但他们未找到任何可疑的痕迹。那口井和地下城在含碳矿层中挖出的下面几层相连通。

詹姆斯·史塔尔、西蒙和哈利经常谈起这些事。是否有一个或几个坏家伙躲在煤矿里，他们是否在设下什么圈套。或许耐儿可以说出来，但她不说。

对少女的过去作最小的暗示都会引起恐慌，似乎以绝不强求为好。随着时间的流逝，她的秘密无疑会泄露出来。

耐儿来到村舍两星期后，她成了麦德琪老人的最聪敏和最勤快的帮手。显然，永不再离开曾那么好心地接待了她的这个家，她觉得是极自然的事，可能甚至不曾想到她今后可能生活在别的地方。福特一家对她来说已足够了，更不要说，在这些善良的人们心目中，自耐儿进入村舍那一刻起，她就成了他们收养的孩子。

确实，耐儿很可爱。她的新生活使她变美了。毫无疑问这是她一生中第一次过上好日子。她的心里充满了对有恩于她的这些人的感激。麦德琪对耐儿产生了一种完全母性的同情，接着老工头很快也迷恋上了这种感情。此外，所有的人都爱她。朋友杰克·瑞恩只后悔一件事：那就是他没有亲自救她。他常来村舍。他唱着歌，而耐儿，她从未听过唱歌，觉得这美极了。但可以看出年轻的姑娘喜欢哈利的更为严肃的谈话甚于杰克·瑞恩的歌，他一点一点地教她她尚不知道的外部世界的一些事物。

应该说，自从耐儿以自然的形像出现后，杰克·瑞恩发现自己不得不承认他对小妖精的信仰在某种程度上减弱了。此外，两个月后，他的迷信受到了一次新的打击。

确实，将近那个时期，哈利有了一个相当出乎意料的发现，但这一发现部分解释了在伊尔文的唐纳德古堡的废墟上出现的灯塔夫人。

有一天，在煤矿南部作了长时间勘探之后——已经持续了几天的勘探穿过了这个庞大的地下建筑的最后几条平巷——哈利费力地登上了一条狭窄的平巷，这平巷是在板岩的间距中被镂空的。突然，他大吃一惊地处在露天了。那条平巷，在歪歪斜斜地攀上地面后，其终点正好是唐纳德城堡的废墟。因而，在新一阿柏福伊尔和被古堡覆盖的山丘之间存在着一条秘密的通道。从外部是无法发现这条平巷上面的出口的，因为它被石块和荆棘堵得那么严密。所以，法官们在侦查时不可能走进里面去。

几天后，詹姆斯·史塔尔在哈利的带领下，亲自来察看煤矿矿床的这一天然的布局。

“这件事，”他说，“可用来说服矿里那些迷信的人。再见吧，那些鬼怪、小妖精和灯塔夫人！”

“我不认为，史塔尔先生，”哈利回答说，“我们有理由为此感到庆幸！它们的后继者不会比它们更好而且可能更糟，肯定的！”

“确实，哈利，”工程师接着说，“可在这个问题上该怎么做呢？很显然，藏在矿里的不管是些什么样的人，是通过这条平巷和地面连通的。毫无疑问，就是他们，在那个暴风雨的夜晚，手持火把，引诱‘摩塔拉’撞到海岸上，而且，跟以前的灾后遗物抢劫者一样，他们本来早就偷走了那些残物，如果那时杰克·瑞恩和他的伙伴们不在那儿！不管是因为什么，总之，一切都解释清楚了。巢穴的出口就在那儿！至于住在那儿的人，不知现在是否还住在那儿。”

“还在那儿，因为耐儿一听到人家向她谈起这就发抖！”哈利确信地回答，“是的，因为耐儿不愿或不敢讲这件事！”

哈利可能是对的。如果煤矿的神秘客人已经离开了那儿，或者死了，年轻的姑娘有什么理由要保持沉默呢？

然而，詹姆斯·史塔尔坚决坚持要深入了解这个秘密。他顶感到今后的



新的采掘可能将取决于这。大家因此重新采取最最严格的预防措施。通知了法官。警察秘密地占领了唐纳德城堡的废墟。哈利亲自在密布于那座山丘的荆棘丛中埋伏了几个晚上。什么也没发现。没有一个人穿过那个出口出现。

很快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那些坏蛋可能最终离开了新一阿柏福伊尔，还有，关于耐儿，他们可能以为她已死在他们将她弃于的那口井的井下。在开采之前，煤矿可能曾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庇护所，躲开了一切搜查。但是，从那以后，环境再也不像以前那样了。要隐藏这个窝变得困难了。因此，人们有理由希望不必再对未来感到惊惶不安。然而，詹姆斯·史塔尔并不完全放心，哈利，也一样，无法让步，于是他经常反复说着：

“耐儿显然曾掺和在这整个秘密中。如果她没有任何东西要害怕，为什么她保持着沉默？不必怀疑她和我们在一起是否幸福！她爱我们每一个人！她崇拜我母亲！如果她对她的过去，对那些能使我们将来不再担心的事保持沉默，那是有某个可怕的！她的意识禁止她揭穿的秘密压在她的心上！也可能，更多的是为我们的利益而不是为她的利益，她认为应该把自己关闭在这难以解释的缄默之中！”

经过了各种斟酌后，大家一致同意，以回避一切可能唤起年轻的姑娘回忆过去的那些谈话为宜。

然而，有一天，哈利不得不教耐儿认识詹姆斯·史塔尔、他父亲、他母亲和他本人认为应该让她知道的那些东西。

那是个节日。在地下和在斯特林郡的地面上一样不干活。散步的人不多。在新一阿柏福伊尔声学功能良好的拱顶下，有20个地方在响着歌声。

哈利和耐儿离开了村舍，慢慢地沿着马尔科姆湖的左岸前进。在那儿，电灯光投射得不太强，而且在支撑穹丘的几块风景如画的峭壁的角落里，光束碎成了各种各样的形状。这种半明半暗更适宜耐儿的眼睛，这双眼睛极不适应光亮。

走了一个多小时后，哈利和他的同伴在圣吉尔斯小教堂前停了下来，这小教堂建在一个俯临着湖水的天然的平台。

“你的眼睛，耐儿，还不习惯阳光，”哈利说，“而且肯定，它们承受不了太阳的光芒。”

“不能，毫无疑问，”少女回答说，“如果太阳像你对我描绘的那样，哈利。”

“耐儿，”哈利接着说，“在我告诉你时，我无法让你对你的眼睛从未观察过的这个宇宙的光辉和美丽有一个确切的概念——但，告诉我，从你在煤矿深处出生那天起，你从来没有登上过地面，这可能吗？”

“从来没有，哈利，”耐儿回答说，“而且我并不认为，即使是小时候，有一个父亲或一个母亲曾抱我到外面去过。我肯定会对外面留下一点记忆的！”

“我相信这一点，”哈利答道，“再说，在那个时候，耐儿，很多别人跟你一样从不离开矿。到外面去的路很难走，我知道不止一个小伙子或姑娘，他们在你这个年龄还不知道你所不知道的地面上的一切事物！但现在，几分钟里，大隧道里的铁路就能把我们带到郡的地面上。我因此急于，耐儿，听你对我说：‘来吧，哈利，我的眼睛能承受阳光，我愿意看见太阳！我愿意看见上帝的杰作！’”

“我会对你说的，哈利，”少女回答说，“不会太久，我希望。我将和

你一起去欣赏那外部的世界，不过……”

“你想说什么，耐儿？”哈利急忙问，“你是否有点遗憾离开了那黑暗的深渊，你在那儿度过了你生命的最初岁月，我们把你从那里带出来时你都快死了？”

“不，哈利，”耐儿答道，“我只是想，黑暗也是美的。要是你能学会用习惯于最最黑暗的眼睛看见其中的一切就好了！有一掠而过的大家都喜欢跟着它们飞起来的影子！有时候，是一些在眼前交错的使人再也不愿从里面出来的圈圈！在煤矿的井下，有三个黑洞，充满了模糊的光亮。再说，听得见一些声音在跟你说话！明白吧，哈利，必须曾在那儿生活过才能懂得我所感觉到的，我无法向你表达的那些东西！”

“那你不怕吗，耐儿，当你一个人时？”

“哈利，”年轻的姑娘答道，“我不怕的时候，是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耐儿的嗓音在说这些话时略微有点改变，然而哈利认为应该对她稍加压力，于是他说：

“不过在这些长长的平巷里会迷路的，耐儿，你就不怕在那儿迷路吗？”

“不，哈利。很久以来，我就认得新煤矿的所有的拐弯了！”

“你偶而不从那儿出去吗？”

“是的……偶尔……”少女犹豫着回答，“偶而，我一直来到阿柏福伊尔的老矿。”

“那你认得老的村舍？”

“村舍……是的……不过，只是从很远的地方看见，那些住在村舍的人！”

“那是我父亲和我母亲，”哈利回答说，“那是我！我们永远不愿放弃我们的老家！”

“可能那儿对你们更有好处！……”少女低语着。

“可为什么，耐儿？是不是因为我们固执地不肯离开那儿，使我们发现了新的矿床？而这一发现为整个一群人带来了幸福，他们在这儿通过劳动达到了小康，对你而言，耐儿，获得了生命的你，发现了一些完全属于你的心！”

“对我！”耐儿急急回答，“……是的！不管会发生什么！对别人……谁知道？……”

“你想说什么？”

“没什么……没什么！……但曾有危险潜入，那时候，在新煤矿！是的！极大的危险！哈利！有一天，一些不谨慎的人进入了那些深渊。他们走得远远的，很远很远！他们迷了路……”

“迷了路？”哈利望着耐儿问。

“是的……迷了路……”耐儿回答，嗓音发抖，“他们的灯熄了！他们没法找到路……”

“于是在那儿，”哈利叫道，“被囚禁了漫长的8天，耐儿，他们曾濒临死亡！要不是上帝给他们派来了一个救援的人，可能是一个天使，她悄悄地给他们送来一点吃的，如果没有一个神秘的向导，她，在这之后，把他们的救援者引到他们身边，他们将永远出不了那座坟墓！”

“可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年轻的姑娘问。

“因为那些人，那是詹姆斯·史塔尔……那是我父亲……那是我，耐儿！”

耐儿抬起了头，抓住年轻人的手，她那么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后者都从

心底深处感到局促不安了。

“你！”少女又说了一遍。

“是的！”哈利回答，沉默了一会，“而使我们的生命获救的那个人，是你！耐儿！那只能是你！”

耐儿不由把头埋在两只手中，不作回答。哈利从未见过她这样强烈地感动。

“救了你的那些人，耐儿，”他用激动地嗓音补充说，“已经蒙你救了命，而你以为他们可能忘得了吗？”

## 第十六章 在荡梯上

其时，新一阿柏福伊尔的采掘工程带来了巨额利润，不用说，工程师詹姆斯·史塔尔和西蒙·福特——这富饶的煤田的最早的发现者——大量地分享了这些红利。哈利因此也分得了一份。但他不太想离开村舍。他已经接替了他父亲的工头职务并兢兢业业地监督着那整个矿工阶层。

杰克·瑞恩为这整笔财富归于他的朋友感到骄傲和高兴。他也一样，赚了不少钱。两人经常见面，或是在村舍，或是在井下工程上。杰克·瑞恩并非没有觉察哈利对那少女的感情。哈利不承认。但当他的朋友摇头否认时，杰克·瑞恩便哈哈大笑。

应该说杰克·瑞恩最强烈的愿望之一便是陪同耐儿第一次走上郡的地面观光。他希望看到她面对她从未见过的那个大自然时的那种惊奇，那种赞赏。他很希望哈利在这次游览时把他也拉去。然而，直到那时后者还未向他提出这样的建议——这不由使他有点不安。

有一天，杰克·瑞恩走下一个连通煤矿下层和地面的通风井。他已经抓住了一架荡梯，这些梯子通过接连的振荡升高和降下，可让人上下时毫不费力。器械的20次振荡使他下了约150尺，当他在狭窄的楼梯平台上就位时，他遇到了正上到地面工程去的哈利。

“是你？”杰克说，看着被矿井的电灯光亮照着的他的朋友。

“是的，杰克，”哈利答道，“很高兴看见你。我有一个建议要对你说……”

“我什么也不听，在你告诉我耐儿的消息之前！”杰克·瑞恩叫道。

“耐儿身体很好，杰克，而且好得，在一个月或一个半月后，我希望她……”

“你将要她，哈利？”

“你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杰克！”

“有可能，哈利，但我很清楚我将做什么？”

“你将做什么？”

“我将娶她，我，如果你，你不娶她！”杰克反驳说，一面哈哈大笑，“圣蒙果保佑我！但她讨我喜欢，可爱的耐儿！一个年轻又善良的人，她从未离开过矿，这正是个矿工该娶的妻子！她是孤女，如同我是孤儿，而且，只要你并不真的想她，以及她愿意做你的朋友，哈利！……”

哈利认真地看着杰克。他任他去说，甚至不打算回答他。

“我说的这些不使你嫉妒，哈利？”杰克·瑞恩用多少有点严肃的语调问。

“不，杰克，”哈利平静地回答。

“可是，如果你把耐儿变成你的妻子，你没有意图让她永远做老姑娘？”

“我没有任何意图，”哈利回答。

这时，梯子来了一次振荡，可让两个朋友分手了，一个往下，一个登上矿井。然而，他们未分开。

“哈利，”杰克说，“你以为我刚才对你说的关于耐儿的话是认真说的？”

“不，杰克，”哈利回答。

“那么，我就要这么做了！”

“你，说得严肃点！”

“我善良的哈利，”杰克答道，“我可以给一个朋友一个忠告。”

“说吧，杰克。”“好吧，你听着！你正以耐儿完全配得上的整个爱爱着耐儿，哈利！你父亲老西蒙，你母亲，老麦德琪，也爱她，就像他们是他们的孩子，而且，你几乎不需做什么就能完全使她成为他们的女儿！——为什么你不娶她？”

“你说到了这一步，杰克，”哈利答道，“你知不知道耐儿的感情？”

“没有人不知道，甚至包括你，哈利，”

“而就是因为这使你对我，对别人都绝不嫉妒——可梯子要下去了，而……”

“等一下，杰克，”哈利说，一面留住他的朋友，后者的脚已经离开楼梯平台要往活动的梯级上放。

“好，哈利，”杰克笑着叫道，“你要弄得我不上不下了。”

“严肃地听着，杰克，”哈利答道，“因为，从我来说，我是严肃地说的。”

“我听着……直到下一次振荡，但不能再等！”

“杰克，”哈利接着说，“我绝不隐瞒我爱耐儿。我最强烈的愿望就是使她成为我的妻子……”

“这，说得好。”

“但是，如果她仍是那样，我良心上似乎有一个顾虑去要求她作一个可能是不可改变的决定。”

“你想说什么，哈利？”

“我想说，杰克，耐儿从未离开过煤矿深处，她就生在那儿，毫无疑问。她什么也不知道，她对外界什么也不知道。她都要用眼睛去学，可能还要用心去学。当新的印象在她心里产生，谁知道她会怎么想？她对人世还一无所知，而且我觉得，在她充分了解情况，终于下决心更喜欢完全不同于煤矿的那种生活之前，那么做将是欺骗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杰克？”

“是的……模模糊糊地……我更明白你又要弄得我漏掉下一次振荡了！”

“杰克，”哈利用严肃的声音答道，“即使这些器械永远不再运转，即使这楼梯平台将在我们脚下滑脱，你都得听着我要对你说的话！”

“好极了！哈利。我可真喜欢听人对我说话！——我们是说在娶耐儿前，你要把她送到老烟囱的某所寄宿学校去？”

“不，杰克，”哈利答道，“我完全能亲自给她使她成为我未来的妻子的教育。”

“而这只有更好，哈利！”

“然而，预先，”哈利接着说，“我希望就像我刚才对你说的，耐儿能对外部世界有一个真实的认识。有一个比较，杰克。如果你爱上一个失明的姑娘，而要是有人来对你说：‘一个月后，她将治愈！’你就不等到她治愈后再娶她吗？”

“会的，毫无疑问，会的！”杰克·瑞恩回答说。

“那么，杰克，耐儿还不是瞎子，而，在我娶她为妻前，我希望她完全明白，她更喜欢并接受的是我，是我的生活状况。我希望她的眼睛终于能在阳光下睁开！”

“对，哈利，对，太好了！”杰克·瑞恩叫道，“我现在才明白了你。那什么时候动手术？……”

“一个月后，杰克，”哈利回答说，“耐儿的眼睛正在一点点习惯我们的电盘的光亮。这是一种准备。一个月后，我希望，她将看见大地和它的奇迹，天空和它的光辉！她将知道大自然给予人类的视觉的地平线要远于一个黑暗的煤矿所给的地平线！她将看见宇宙的边界是无限的！”

但是，当哈利任自己的想象驰骋时，杰克·瑞恩离开了楼梯平台，跳到了器械的振荡梯级上。“嗨！杰克，”哈利叫道，“你在哪儿？”

“在你下面，”快乐的伙伴笑着回答说，“当你在无限中上升时，我，我在深渊中下降！”

“再见，杰克，”哈利答道，一面自己也紧紧拉住上升的荡梯，“我要你记住，别把我刚才对你说的话对任何人说！”

“不会对任何人说！”杰克·瑞恩叫道，“但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那就是，在耐儿第一次去游览地球的表面时，让我陪你们俩去！”

“好的，杰克，我答应你，”哈利答道。

器械的一次新的搏动又把两个朋友之间的距离大大拉开了。他们的声音只能极轻地从一方传到另一方。

然而，哈利还能听到杰克在叫：

“而当耐儿看见了星星、月亮和太阳时，你知道比起这些来，她将更喜欢什么吗？”

“不知道，杰克！”

“更喜欢你，我的朋友，依旧是你，永远是你！”

杰克·瑞恩的声音终于在最后一阵“乌拉”声中消失了。

其时，哈利把所有的空余时间用来教育耐儿。他教她读、写——年轻的姑娘在各种学习中都进步迅速。简直可说她是本能地“学会”。从未见过有更强的智力更快地战胜一种同样彻底的无知。在她周围的人都感到吃惊。

西蒙和麦德琪日益感到更离不开他们收养的这个孩子，然而她的过去仍使他们担忧。他们很清楚哈利对耐儿的感情属于什么性质，但这绝没使他们不高兴。

大家还记得在工程师首次访问旧村舍时老工头曾对他说：

“为什么我的儿子将结婚？上面有哪个人适合一个必须在深矿下生活的小伙子！”

好吧，上帝不是似乎给他送了一个唯一能适合他儿子的伴侣来吗？这不就像是上苍对他的一个恩赐吗？

因此，老工头决心，如果这婚礼举行，那一天，在煤城将有一个对新一阿柏福伊尔的矿工们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节日。

老工头没想到他完会说中了！

还得说一下，另一个人同样热切地期望着耐儿和哈利的这一结合。那就是工程师詹姆斯·史塔尔。当然，这两个年轻人的幸福，他同意这高于一切。但某种动机，来自一种更全面的关心，可能也在把他朝这个方向推。

大家知道，詹姆斯·史塔尔仍有某些担心，尽管目前再没有任何迹象在证实这些担心。然而，曾发生的事还可能发生。新煤矿的这个谜，耐儿显然是唯一的知情者。然而，如果在阿柏福伊尔的矿工中将来可能潜有新的危险，在连其原因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如何来预防这些可能性？

“耐儿不愿说，”詹姆斯·史塔尔经常重复着，“但是，直到现在对所

有别的人保持着沉默，总不会对她的丈夫长期保持沉默！那个危险威胁着我们这些人也威胁着哈利。因此，既能使夫妇幸福又能使他们的朋友们安全的婚姻是桩好婚姻，否则就永远不要在人世间发生！”

如此推理，工程师詹姆斯·史塔尔不无某种逻辑。这一推理，他甚至讲给老西蒙听，他对此并非没有感受。因此，似乎没什么会反对哈利成为耐儿的丈夫了。

而谁能反对得了呢？哈利和耐儿相爱着。年老的父母并不想儿子有别的伴侣。哈利的朋友们羡慕他的幸福，并很明白这一幸福完全应该属于他。年轻的姑娘只属于她自己，只要她自己心里同意，不需要取得别的同意。

但是，如果似乎没人能阻挠这桩婚事，为什么，当电盘在休息时熄灭后，当黑夜降临于工人居住区，当煤城的居民们回到了他们的村舍，为什么，从新一阿柏福伊尔的一个最黑暗的角落里，一个神秘的人溜进了黑暗中？是什么本能引导这个幽灵穿越某些人们以为不可能穿越的那么狭窄的平巷？为什么这谜一般的人，其眼睛能穿透最深沉的黑暗，爬行着来到马尔科姆湖的岸上？为什么他如此固执地朝着西蒙·福特的住所前进，而且是如此谨慎地，直至那时都躲过了一切监视？为什么他来把耳朵贴在窗户上，力图通过村舍的护窗板突然听到一些谈话的片断？

而且，当某些话传到他耳里时，为什么他竖起了拳头要威胁那宁静的家？为什么，最后从他那张因愤怒而挛缩的嘴里滑出这几个字：

“她和他，永远休想！”

## 第十七章 一次日出

一个月后——那是8月20日晚上——西蒙·福特和麦德琪向四个准备离开村舍的旅行者致以美好的“祝愿”。

詹姆斯·史塔尔、哈利和杰克·瑞恩将带耐儿走上一块她的脚从未行走过的土地，走进她的眼睛还不认识其光线的光彩夺目的中心。

游览将持续两天，詹姆斯·史塔尔和哈利意见一致，希望在外面度过了48小时后，年轻的姑娘能看见她在黑暗的煤矿里无法看到的一切，即地球的各种面貌，如同城市、平原、山脉、河流、湖泊、海湾、大海的一幅回转画在她眼前展示出来。

然而，在苏格兰的这一部分，包括在爱丁堡和格拉斯哥之间，大自然似乎最精确地把这些人间美景集中在一起，于是，对天空来说，在那儿似乎到处都是，带着它们的变化不已的大块乌云，它们的明朗的或被遮蔽的月亮，它们的光芒四射的太阳，它们的密布着的星星。

游览计划因此以能满足这一节目单的条件而作出安排。

西蒙·福特和麦德琪虽非常高兴陪着耐儿，但是，大家都知道，他们不愿离开村舍，于是，最终他们还是无法下决心离开他们在地下的家，哪怕是一天。

詹姆斯·史塔尔去那儿是以观察家、哲学家的身份，从心理学的观点看，他极渴望观察耐儿的幼稚的感受——甚至可能突然发现一些她的童年曾介入于其中的神秘的事件。

哈利则不无忧虑地思忖，如果是另一个年轻的姑娘，而不是他爱着的和直到那时他了解的这一个，在外部世界的事物对她迅速启蒙时，会不会得到默启。

至于杰克·瑞恩，快乐得像一只在清晨的阳光下飞来飞去的燕雀。他非常希望他的有感染性的快乐传给他的旅伴们。这将对他的欢迎的一种回报方式。

耐儿沉思冥想。

詹姆斯·史塔尔不无理由地决定在晚上出发。确实，最好是让年轻的姑娘不知不觉渐渐从夜晚的黑暗进到白天的光亮中。而且，这样安排就能取得这种效果，因为，从午夜到中午，她将经受黑暗和光亮相继的阶段，她的目光对此将能一点点地习惯。

在离开村舍时，耐儿抓住哈利的手，对他说：

“哈利，我真必须离开我们的煤矿，尽管只是几天？”

“是的，耐儿，”年轻人答道，“必须这样！对你对我都必须这样！”

“可是，哈利，”耐儿接着说，“自从你收留了我，我不可能更幸福了。你给了我教育。这还不够吗？我到那上头去干什么呢？”

哈利望着她没回答。耐儿表达的这些想法几乎就是他的想法。

“我的女儿，”这时詹姆斯·史塔尔说，“我理解你的犹豫，但你和我们一起来是有好处的。你爱的那些人陪伴着你，而且他们将带你回来。在这之后，你愿意继续生活在煤矿里，像老西蒙，像麦德琪，像哈利那样，由你决定。我不怀疑应该这样做，而且我赞成你。但至少，你能比较你所放弃的和你所取得的，并完全自由地行动。来吧！”

“来吧，我亲爱的耐儿，”哈利说。



“哈利，我正要跟你走，”年轻的姑娘答道。

九点钟，隧道的最后一班火车把耐儿和她的同伴们带向郡的地面上。20分钟后，火车把他们带到了通达新一阿柏福伊尔的连通岔于从敦巴顿到斯特林的铁路线的那个小交叉口的车站。

夜色已浓。从地平线到天顶，一些不太密集的蒸气在一股为空气带来凉意的西北风的吹动下，仍在天空高处奔驰着。白天曾是美丽的。夜晚应该同样美丽。

到了斯特林后，耐儿和她的旅伴们不再乘火车，立即从车站出来。

在他们面前，大树之间，伸展着一条通向沃斯河河岸的路。

少女体验到的第一个身体上的感受，是她的肺部贪婪地吸进纯净的空气时的那种感受。

“好好呼吸，耐儿，”詹姆斯·史塔尔说，“呼吸乡下的这种有各种爽人香味的空气！”

“在我们头上奔驰的这些大块的烟是什么？”耐儿问。

“这是云，”哈利答道，“这是一些半冷凝的蒸气在被风朝西推动。”

“啊！”耐儿说，“我多么喜欢感到自己被卷进它们宁静的漩涡中！——那些穿过大块乌云的裂缝发出光辉的闪烁的点是什么？”

“那就是我对你说过的星星，耐儿。有多少个太阳，就有多少个世界的中心，可能跟我们的一样。”

这时，在风的渐渐纯净下，那些星座在蓝黑色的苍穹上呈现得更清晰了。

耐儿看着密布在她头顶上的那成千的发光的星星。

“可是，”她说，“这是些太阳，我的眼睛怎么能受得住它们的光亮？”

“我的女儿，”詹姆斯·史塔尔回答说，“这确实是些太阳，不过是在很远很远的距离外因万有引力移动着的太阳。在这成千的星球中靠得最近的，它的光辉一直照到我们身上的，那就是那个天琴星座，就是你看见的几乎在天顶上的那个，它距我们尚有50万亿里。因此它的光辉不能影响你的目光。但我们的太阳明天在仅离我们3800万里的地方升起时，没有一只人的眼睛能够盯住它看，因为它比大火炉里的火更为灼烈。但来吧，耐儿，来吧！”

大家上了路。詹姆斯·史塔尔用手拉着年轻的姑娘。哈利走在她的身旁。杰克·瑞恩像一条年轻的狗一样来来回回，对它的主人们的慢步感到不耐烦。

路上荒无一人。耐儿看着在阴影中被风吹动着的大树侧影。她很自然地把它当作在做着许多手势的几个巨人。高高的树枝上风声飒飒，风止时便万籁俱寂，当大路穿过一片平原时，那条地平线便变得更明显了，她完全浸润在新鲜的感觉中并在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开始时提了几个问题后，耐儿不再作声，而她的旅伴们则一致地尊重她的沉默。他们绝不愿以话语影响这少女用感觉想象。他们宁愿任她自己在心里产生这些概念。

大约11点半时，他们到了沃斯湾北面的河岸。

詹姆斯·史塔尔租下的一条小船等在那儿。这船将在几个小时里把他和他的旅伴们载到爱丁堡港。

耐儿看见闪着亮光的水在激浪的作用下在她脚下起伏着，就像布满着微微颤抖的星星。

“这是一个湖吗？”她问。

“不，”哈利答道，“这是个宽大的活水海湾，这是一条河的口，这有点像大海的一条胳膊。你用掌心捧起一点这种水来，耐儿，你会发现它不

像马尔科姆湖的水那样是甜的。”

少女俯下身，将手浸在涌上来的波涛里，然后把手放到唇上。

“这水是咸的，”她说。

“对，”哈利答道，“海水一直回流到了这里，因为在涨潮。我们的地球的四分之三被你刚才喝了几滴的这种咸水覆盖着。”

“但如果河里的水只是海里的水，都是由云向它们灌注的，为什么它是甜的？”耐儿问。

“因为水通过蒸发除掉了咸味，”詹姆斯·史塔尔回答，“云只能通过蒸发形成，并以雨的形式把这种甜水灌到海里。”

“哈利，哈利！”这时，年轻的姑娘叫了起来，“燃烧着地平线的这种发红的究竟是什么？是不是一片森林失火了？”

耐儿指着天的一角，在东边着上了颜色的低低的云层之中。

“不，耐儿，”哈利答道，“这是在升起的月亮。”

“是的，月亮！”杰克·瑞恩叫道，“天上的神灵让它在苍穹中行走的一个漂亮的银盘，它搜集了所有的星星硬币！”

“说得对，杰克，”工程师笑着回答说，“我还不知道你有这种大胆独创的比喻的爱好！”

“嗨！史塔尔先生，我的比喻是正确的！您看见了月亮越是前进星星越是消失。我因此推断星星掉到它里面去了！”

“这就是说，杰克，”工程师答道，“是月亮以它六倍大的光亮熄灭了星星，这就是为什么后者在它经过时消失了。”

“这一切真美！”耐儿不断地说，她不再仅仅通过目光生活了，“但我本来以为月亮是圆圆的？”

“它在满月时是圆的，”詹姆斯·史塔尔回答说，“也就是说当它处在太阳对面时。不过今天夜里，月亮进入了它最后的四分之一部分，它已经折断了角，所以我们的朋友杰克的银盘只能是一个剃胡子的盘子了！”

“啊！史塔尔先生，”杰克·瑞恩叫道，“多么不相称的比喻啊！我本来正要把这段赞颂月亮的歌吞下去：

运行的月亮

来爱抚……啊不！现在没法唱了！您的剃胡子的盘子打断了我的灵感！”其时，月亮渐渐地升到了地平线之上。最后的那些蒸气在它前面消失了。在西方的天顶，星星还在浓黑中闪耀着，月亮将使它们一点点变得苍白。耐儿默默地出神地看着这令人赞美的景色，她的目光毫不疲倦的经受着这柔和的银色的光，但她的手在哈利的手中抖着，表达着她要说的话。

“上船吧，朋友们，”詹姆斯·史塔尔说，“我们得在日出之前抵达亚瑟别墅的山坡！”

小船系在河岸上的一根木桥上。一个内河船船员守着它。耐儿和她的旅伴们在船上就座。帆张了起来，被西北风吹得鼓鼓的。

年轻的姑娘这时感到的一种什么样的新印象啊？她在新一阿柏福伊尔的湖上坐过几次船，但被哈利的手搅动的那把桨总是使划桨者的努力失望。在这儿，耐儿第一次感到被一种几乎和气球在空中滑行同样柔和的滑动牵引着。海湾就像一个湖那样平坦。耐儿半躺在船后，任自己摇晃着。不时地，在船突然偏驶时，月光透过沃斯河的河面，于是小船就像行驶在一块闪闪发光的金色桌布上。小小的水波沿着船底包板唱着歌。此情此景令人欣喜若狂。

但这时耐儿的眼睛不由自主地闭了起来。她感到一阵昏昏欲睡。她的头倾斜到哈利胸上，她宁静地睡着了。

哈利想叫醒她，使她一点都不错过这美丽的夜晚的壮丽景色。

“让她睡吧，小伙子，”工程师对他说，“休息两个小时能使她更好地准备经受白天的印象。”

早晨两点钟，小船到了格兰顿码头。船一靠岸，耐儿就醒来“我睡着了？”她问。

“不，我的女儿，”詹姆斯·史塔尔回答说，“你只是梦见你在睡觉，仅此而已。”

这时夜色依然非常明亮。月亮正处在从地平线到天顶的半路上，将月光洒满了天空。

海湾的涌浪轻拍着只能容纳两三条渔船的格兰顿小港。微风随着清晨的临近平息了。扫净了雾气的空气预示着8月份的一个美丽的白天的来临，临近的大海更使之变得美丽。从地平线上散发出某种热的水气，但那样单薄，那样透明，初升的太阳的光芒可能在转瞬间就将它们吞没。年轻的姑娘因而能观察这番海景，她把它和天空的尽头混在一起了。她感到视野开阔了，但当光线似乎把大洋的界限推向无穷远时，她的视力无法承受大西洋所提供的这种奇特感受。

哈利抓住耐儿的手。两人跟随着在他们前面穿越着空无一人的街道的詹姆斯·史塔尔和杰克·瑞恩。在耐儿的思维中，这首府在市郊只不过是一些阴暗的房子的汇集，它使她想起了煤城，唯一不同的是拱顶更高，闪烁着亮晶晶的点点。她步履轻盈地走着，哈利总是不得不要她放慢步子，怕她累了。

“你不累吗？”走了半个小时后，他问她。

“不累，”她回答，“我的脚甚至像没有触到地面！这天空在我们头顶上有这么高，我真想能飞起来，仿佛我有着翅膀！”

“好好记牢！”杰克·瑞恩叫道，“那是值得记的，我们的小耐儿！我也一样，当我有一段时间不出煤矿时，我就体验到这种感受！”

“那是由于，”詹姆斯·史塔尔说，“我们现在不再感到覆盖煤城的那板岩拱顶的紧压！这时苍穹似乎就是一个极深的深渊，人在其中就想朝前冲——你现在是不是就是这种感觉，耐儿？”

“是的，史塔尔先生，”少女答道，“就是那样的。我觉得就像一种眩晕！”

“你会习惯的，耐儿，”哈利答道，“你会习惯外面的世界的这种无边无垠，可能你那时还会忘了我们黑暗的煤矿！”

“决不会，哈利！”少女回答说。

于是她把手遮住眼睛，就好像她想以此在心里重新唤起对她刚才离开的一切的回忆。

在城市的入睡的房屋之间，詹姆斯·史塔尔和他的旅伴们穿过了莱思步行街。他们绕过卡尔顿丘陵，天文台和奈尔生的纪念碑就矗立在那儿的昏暗中。他们顺着瑞琴路走，越过一座桥，拐了一个小弯，到了坎农门的尽头。

城里还没有任何活动。坎农门教堂的哥特式钟敲响了两点钟。

在这个地方，耐儿停了下来。

“这模模糊糊的一大块是什么？”她指着孤零零地竖起在一个小地方深处的一座建筑物。

“那个大块，耐儿，”詹姆斯·史培尔回答说，“那是苏格兰古时候君主的宫殿，神圣的十字架，在那儿，有过多少葬礼！历史学家在那儿可以追念起许多国王的影子，从不幸的玛丽·斯图亚特的影子，直到法兰西老国王查理十世的影子！但是，尽管有这些悲伤的回忆，当白天来临时，耐儿，在这个府第里，你将看不到一种过于凄凉的外貌！神圣的十字架以它四个巨大的筑有稚堞的炮楼，看上去并非不太像某种供消遣的城堡，它的主人对此的意愿保留着它的封建性质！——但我们继续走吧！在那儿，神圣的十字架古时候的修道院的围墙内，耸立着那些萨利斯布里的壮丽的岩石，亚瑟别墅俯临着它们。我们就要爬到那上面去，在它的顶上，耐儿，你的眼睛将看到太阳在海平线上出现。”

他们进了王家公园。然后，在渐渐升高中，他们穿过了维多利亚御道，瓦尔特·斯各特有幸在传奇小说中写过几笔的可通行车辆的壮观的环形道。

亚瑟别墅，说实在话，只是个高750英尺的山丘，孤零零的山顶俯瞰着四周的高地。不到半个小时，詹姆斯·史培尔和他的旅伴们，通过一条攀登方便的弯曲的小径来到了这头狮子的脑门上，当从西面看时，亚瑟别墅就像是一头狮子。

在那儿，四个人坐了下来，詹姆斯·史培尔虽有着丰富的引自这位伟大的苏格兰传奇小说作家的语录，却仅仅说：

“瓦尔特·斯各特在《爱丁堡的监狱》第八章中这样写道：

‘如果要我选择一处地方，从那儿可以最好地观看日出和日落，那就是这个地方。’

“你等着，耐儿。太阳就要出现了，而这是第一次，你将能注视光彩夺目的它。”

少女的视线于是转到了东方。哈利坐在她的身旁，怀着一种焦躁的关注观察着她。最初的阳光给她的印象不会过于强烈吧？所有的人都不作声。杰克·瑞恩也闭住了嘴。

在一片薄雾的深处，地平线上已经划出了一道小小的苍白的线，带着细微的玫瑰色。飘荡于天顶的一团残存的蒸气，遭到了第一缕光亮的攻击。在亚瑟别墅的脚下，在夜的绝对宁静中，还在半睡着的爱丁堡显得模糊了。在这儿和那儿，有几个光点在刺向黑暗。那是旧城里的人点亮的晨星。往后看，在西面，被变幻莫测的侧影切断的地平线，围成了一个高低不平的山区，每道阳光都将在那里头放进一根火的羽饰。

其时，大海的那条向东面的周线标示得更明显了。颜色的系列渐渐地顺着太阳光谱的次序排列着。晨雾的红色将渐变成天顶的紫罗兰色。调色板正逐秒逐秒地用色更为泼辣：玫瑰色成了红色，红色成了火红色。白天在白昼的弓在大海的圆周上确定的交叉点上来临了。

这时，耐儿的目光从山脚下一直伸展到了城市，城里的区域开始一群群地散开。高耸的纪念碑，几座尖尖的钟楼露出在这儿和那儿，这时它们的轮廓更清晰地显示了出来，犹如散布在空间的一种灰白色的光线。终于，第一缕光线触上了少女的眼睛。在早上或晚上，当海平线清彻纯净时，从大海中挣脱出来的，就是这绿色的光。

半分钟后，耐儿挺直身子，把手伸向俯临新城的一个点。

“一团火，”她说。

“不，耐儿，”哈利答道，“那不是一团火，那是太阳画在瓦尔特·斯

各特纪念碑顶上的一笔金色！”

确实，小尖塔的尖顶，高达 200 尺，犹如一座第一流的灯塔闪闪发光。

白昼降临。阳光四溢。它的圆盘似乎仍是湿的，就好像它真是从海水中冒出的。它先通过折射扩大，渐渐地缩小，以成为圆形。它那很快不能忍受的光芒，是一张在天空开了个洞的大火炉嘴里的光。

耐儿不得不几乎立刻闭上了眼睛。在她那太薄的眼皮上，她甚至不得不用手指紧紧盖住。

哈利想让她转向相反的地平线。

“不，哈利，”她说，“我的眼睛应该习惯看你的眼睛能够看的东西。”

透过她的手掌，耐儿仍能感到一缕玫瑰色的光，随着太阳升上了地平线，这光渐渐变白了。她的目光逐步地对此习惯了。接着，她的眼皮抬了起来，于是她的眼睛终于浸透了太阳的光辉。

虔诚的孩子双膝跪下，叫道：

“我的上帝，您的世界是这么的美！”

这时少女低垂下眼睛，看着。在她的脚下展现着爱丁堡的全景：新城的新的、排列整齐的区，奥德—雷基的杂乱的房子堆和希奇古怪的街道网。两块高地，悬在它那玄武岩峭壁上的城堡和卡尔登丘陵，在它的小圆顶上放着一座希腊纪念碑的现代废墟，俯瞰着这一整体。一些漂亮结实的大路从首府向四乡伸展着。在北面，大海的一支手臂，莱思港口面对的沃斯河的海湾，在海岸上深深地开了槽口。在上面，在第三个平面上，伸展着法夫郡的匀你的沿海地带。一条大路，像比雷的大路那样笔直，将这位北方的雅典娜和大海连通。新港和波图—贝洛的美丽的海滩向西延伸，海滩上的沙子把涌上来的第一批波浪染成了黄色。在外海，几条小艇推动着海湾的水，两三艘汽轮则用一股圆锥形的黑烟过分地修饰着天空。再远些，更远些，是一望无际的披上绿装的乡下。朴实的丘陵使平原上到处凹凸不平。在北面，是柔梦丘陵，在西面，本—柔梦和本—莱迪反射着阳光，就像有一些永恒的玻璃覆盖在它们的顶上。

耐儿说不出话。她的嘴唇只是低语着几个听不清的字。她的胳膊颤栗着。她的头感到眩晕。刹那间，她虚脱了。在这如此纯净的空气里，面对这壮观的景色，她突然感到一阵虚脱，失去知觉地倒在已准备好接受她的哈利的臂弯里。

这个姑娘，直到那时她的生命都在地球的深处度过，终于凝望了几乎组成由造物主和人创造的整个宇宙的这些东西。她的目光，在俯览了城市和乡村之后，才第一次在一望无际的大海和天空展开。

## 第十八章 从柔梦湖到卡特林湖

哈利双臂托着耐儿走下亚瑟别墅的斜坡，詹姆斯·史塔尔和杰克·瑞恩跟在他的后面。休息了几个小时又在朗勃雷饭店吃了一顿强身提神的午餐后，他们打算用一次穿越湖泊之国的散步来补足这次游览。

耐儿恢复了体力。她的眼睛从此能在光线下张得大大的了，而她的肺则大量地呼吸着这种爽人又卫生的空气。树的绿色，植物颜色的细微差别，天空的碧蓝色，在她眼前展示着色彩的系列。

在干线铁路车站搭乘的火车把耐儿和她的旅伴们载到了格拉斯哥。在那儿，从架在克利德河上的最后一座桥开始，他们可以欣赏河流希奇的沿海移动。然后，他们在克姆雷的皇家饭店过了夜。

次日，从“爱丁堡和格拉斯哥铁路”火车站，火车将经由敦巴顿和巴劳契，迅速地将他们载到柔梦湖的最南端。

“那是劳勃·劳伊和弗格斯·马克·格雪高尔的故乡！”詹姆斯·史塔尔叫道，“被瓦尔特·斯各特那么诗意地颂扬的领土！——你不了解这地方，杰克？”

“我是通过它的歌曲了解它的，史塔尔先生，”杰克·瑞恩回答说，“当一个地方被这么好地歌唱时，它肯定是骄傲的！”

“是这样，确实，”工程师叫道，“而我们的亲爱的耐儿将对它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跟您这样的向导在一起，史塔尔先生，”哈利答道，“那将得到双倍收获，因为在我们观看时，您将对我们讲述当地的历史。”

“是的，哈利，”工程师说，“我将尽我所记得的讲，但是，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快乐的杰克来当我的助手！当我讲得累了，他就唱歌！”

“不必对我讲第二遍，”杰克·瑞恩回嘴说，一面发了一个颤音，就好像他要把他的嗓子抬高到音域“la”。

搭乘从格拉斯哥到巴劳契的铁路，在苏格兰的商业大都会和柔梦湖的最南端之间，只有大约20里路。

火车经过了敦巴顿，这是皇家市镇和郡的首府，其城堡根据联盟条约永远筑有防御工事，别致又稳当地建在一块巨大的玄武岩峭壁的两个山巅上。

敦巴顿位于克利德河和勒温河的汇合处。关于这个话题，詹姆斯·史塔尔讲了玛丽·斯图亚特的冒险故事的几个特点。确实，她就是从这个市镇出发去和弗朗索瓦二世结婚并成为法兰西王后的。也是在那儿，1815年后，英国内阁筹划拘禁拿破仑，但圣埃莱娜的选择占了优势，这就是为什么英国的这个囚徒后来死于大西洋上的一个岩岛，成为传奇记录利用最多的素材。

不一会，火车在巴劳契停了下来，附近是一个降至湖面的木头障碍栅。

一艘名为“辛克莱号”的汽船在等着游湖的旅客。耐儿和她的旅伴们买了去柔梦湖北端英凡斯奈的船票上了船。

白天一开始就是好太阳，把那些经常遮住太阳的不列颠雾气一扫而光。展开于这段30里航程的风景的任何一处细节都不可能被“辛克莱号”的旅游者们遗漏掉。耐儿坐在船后詹姆斯·史塔尔和哈利的当中，用她的全部感官吸收着由这美丽的苏格兰大自然如此雄浑地铭刻的华丽的诗篇。

杰克·瑞恩在“辛克莱号”的甲板上来回走动，不断地询问工程师，但后者并不需要别人来问。随着劳勃·劳伊的这个故乡在他眼前展开，他热情

洋溢地对它作着描绘。

在柔梦湖最前面的水中，首先出现的是许多岛或小岛。就像播种一样撒开着。“辛克莱号”沿着它们陡峭的河岸走，岛的间隙间，或是呈现一个孤独的山谷，或是呈现一个不正规的咽喉，险峻的岩石林立。

“耐儿，”詹姆斯·史塔尔说，“这些小岛的每一个都有它的传奇，也许是它的歌，湖边这些山也是一样。可以说，若没有过多的奢望，这个地方的历史就将会带着岛和山的宏伟的特点书写了。”

“您是否知道，史塔尔先生，”哈利说，“柔梦湖的这一部分使我想起了什么？”

“它使你想起了什么！哈利？”

“被库柏那么可钦佩地描绘的安大略湖的成千岛屿。你应该和我一样被这种想象所激动，我亲爱的耐儿，因为几天前，我为你念过被人们正确地看成这位美国作家的代表作的这部小说。”

“确实，哈利，”少女答道，“这看上去一模一样，而‘辛克莱号’

在这些岛之间驶过，就像‘淡水杰斯帕’的独桅帆船在安大略湖的岛屿间驶过！”

“好吧，”工程师接着说，“这表明这两处景色同样值得被两位诗人歌唱！我不知道安大略湖上那成千的岛屿，哈利，但我怀疑那些岛的面貌会比柔梦湖的这个群岛看上去更千姿百态。你们看这个景色！这是摩雷岛，上面有列诺克斯的古老的堡垒，阿尔巴尼公爵夫人和她父亲、她丈夫和她的两个儿子被雅克一世下令斩首后就住在这儿。这是克拉岛、克罗岛、托尔岛，有些岛上尽是岩石，荒无人群，看上去没有植物，有些岛上则露出了绿色的圆山的山顶。

这儿，是落叶松和桦树，那儿，是一片黄色的干燥的欧石南。真的！

我都有点难以想象安大略湖的成千岛屿能呈现这么千姿百态的景色！”

“那是什么小港？”耐儿问，她已经转向湖的东岸。

“那是巴尔马哈，它形成了高地的入口，”詹姆斯·史培尔答道，“我们的苏格兰高地就是在那儿开始的。你看见的那些废墟，耐儿，是一个女修院的废墟，而那些散乱的坟墓埋着马克·格雷高尔家族的不同成员，他们的名字在这整个地方还很有名。”

“以这个家族所洒的鲜血和使别人洒的鲜血著名！”哈利指出。

“你说得对，”詹姆斯·史塔尔回答说，“必须承认，由于战斗而成名仍是最能引起轰动的。那些战斗故事已经年代久远了……”

“但它们却以歌曲永远流传，”杰克·瑞恩补充说。

于是，为了证实他的话，勇敢的小伙子唱起一首古老的战歌的第一段，这首歌详述了格朗·史拉伊的亚历山大·马克·格雷高尔攻打卢斯的亨弗利·科尔克阿瓦爵士的战功。

耐儿听着，但她从这些战斗故事中只得到一种凄凉的印象。为什么她觉得无边无垠的这片平原上会洒上那么多的鲜血，可是，在那儿的要塞不该冒犯任何人的？

湖岸估计有三四里长，趋向于接近卢斯的小港的四周。耐儿得以看了一下古堡的老塔楼。接着，“辛克莱号”重新朝北航行，在旅游者的眼前出现了本—柔梦，它高于湖面大约3000尺。

“令人赞赏的山！”耐儿叫道，“而从它顶上看出去，该有多美！”

“是的，耐儿，”詹姆斯·史塔尔答道，“你看，那个山顶多么骄傲地摆脱了铺满山的下部的橡树，落叶松的装点打扮！再远些，可以看见我们古老的喀里多尼亚的三分之二。马克·格雷高尔氏族通常住在那里，在湖的东部。不远处，雅各比特氏族和哈诺弗里恩氏族的争斗血洗了这些被蹂躏的峡谷。在那儿，在那些美丽的夜晚升起了这苍白的月亮，古老的传说称之为‘马克·法尔拉纳的灯笼’。在那儿，回声仍在重复着劳勃·劳伊和马克·格雷高尔·坎贝尔的不朽的名字！”

本—柔梦，格兰皮恩山脉的最后一座山峰，确实无愧于那位伟大的苏格兰传奇小说作家的赞颂。正如詹姆斯·史塔尔指出的，有一些山比它更高，山顶终年积雪，但可能在世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一座山峰比它更具诗意的了。

“而且，”他补充说，“当我想着这本—柔梦整个的属于蒙特罗思公爵时！公爵大人据有一座山，跟伦敦的一个资产者在他的小花园里据有一片草坪一个样。”

这时，“辛克莱号”已经驶抵塔贝乡村，它将把去英弗瑞利的旅游者们的载到湖对面的岸上。从这个地方看，本—柔梦所有的美都展现出来了。它的山坡被那些激流冲出一道道槽，就像一些熔融的银盘闪着光亮。

随着“辛克莱号”沿着山脚行驶，村庄越来越变得陡峭。这里和那里，勉强才有几棵孤零零的树，其中有几棵柳树，树上的细枝以前用来绞死地位低下的人。

“为了节约绞索，”詹姆斯·史塔尔指出。

但是，湖泊在向北延伸时变狭了。两侧的山将它夹得更窄了。汽轮仍沿着几个岛和小岛行驶，殷夫鲁格拉斯，艾莱德一胡，在那儿矗立着属于马克·法尔拉纳家族的一座堡垒的遗迹。最后，两侧湖岸交汇在一起，于是“辛克莱号”在英凡斯奈站停了下来。

在那儿，在等待别人为他们准备午餐时，耐儿和她的旅伴们去参观下船地点附近的一处从相当的高处冲入湖泊的激流。它就像一道布景那样竖在那儿，引起了旅游者们的兴趣。一座颤抖的桥架在汹涌的水上，桥上弥漫着水雾。从这个地方望出去，可以看见柔梦湖的一大部分，而“辛克莱号”就像湖面上的一个点。

午餐后，该考虑去卡特林湖。好几辆饰有勃吕达尔巴纳家族——这个家族以前保障逃跑的劳勃·劳伊木柴和水——纹章的车可供旅游者使用并向他们提供英国式车身的出众的舒适。

哈利依照白天的就座方式让耐儿坐在顶层，他的旅伴们和他坐在他的旁边。一个气宇轩昂的车夫，穿着红色的制服，将他的四匹马的缰绳握在左手，于是套车开始沿着激流的蜿蜒的河道爬坡。

路极陡峭。随着路面的升高，周围山顶的形状似乎改变了。大家看到湖对面的整个一串湖岸傲慢地变大了，而阿罗卡的那些峰顶俯瞰着殷夫鲁格拉斯的山谷。在左面，露出了本—柔梦山，它以它北面的山坡显示出那种粗犷的陡峭。

柔梦湖和卡特林湖之间的这一区域给人一种荒野的印象。山谷起始于一些以阿柏福伊尔的幽谷为终端的狭窄的隘道。这一名字使年轻的姑娘痛苦地忆起那些充满恐怖的深渊，她在那儿的井下度过了她的童年。所以詹姆斯·史塔尔急忙讲故事以分散她的注意。



何况，这地方本有故事可讲。那是在小小的阿德湖畔，劳勃·劳伊经历了他一生的主要事件。在那儿，耸立着的是些外观阴森可怖的钙质岩，也杂着一些在时光和大气的作用下变得硬如水泥的砾石。一些破旧的茅屋，就像兽穴一样——人们将之称为“布劳契”——在废弃的羊舍中央住着人。简直可以问这究竟是让人类居住的，还是让野兽居住的。几个小孩，由于气候失常，头发已经脱色，惊异得目瞪口呆地望着车辆驶过。

“那就是，”詹姆斯·史塔尔说，“人们可以更具体地唤之的劳勃·劳伊的领地。在这儿，出色的大法官尼古拉·贾维，不愧是他父亲六品修干的儿子，被莱诺克思伯爵的军队抓住了。就在这块地方，他被用他的裤子的底布绞死，幸好那是用上好的苏格兰呢绒而不是法国的那些轻薄的羽纱做的！在距本一柔梦的激流为其提供水源的沃斯河的源头不远处，还可以见到这位英雄为了摆脱蒙特洛斯公爵的士兵涉水而过的地方。啊！要是他认得我们的煤矿内那些阴暗的躲避处，他本来能甩掉一切追捕的！要知道，朋友们，在这块有着那么多称号的令人赞叹的地方，每走一步路，都会遇到对过去的这些回忆，瓦尔特·司各脱将征召马克·格雷高尔氏族的军队改写为华丽的诗节时，就是从中得到灵感的！”

“这一切都说得很好，史塔尔先生，”杰克·瑞恩反驳说，“但如果尼古拉·贾维真是被用他的裤子的底布绞死的，我们的谚语‘从来未能从一个苏格兰人身上拿到裤子的人最凶残’，又该怎么理解呢？”

“毫无疑问，杰克，你说得对，”詹姆斯·史塔尔笑着回答说，“而这再简单不过地证实了，那天，我们的大法官没按照他祖先的方式穿衣服！”

“他说得没理，史塔尔先生！”

“我不同意，杰克！”

套车爬完了激流边的陡峭湖岸后，下到了一个山谷里，在那里既无树，也无水，只瘠薄地覆盖着一种欧石南。在一些地方，耸起着几个金字塔形的石头堆。

“那是些克尔特人的石冢，”詹姆斯·史塔尔说，“以前，每个过路人必须在那上面放上一块石头，以向躺在这些坟墓里的英雄们致敬。由此产生了盖耳人的格言：‘经过一个克尔特人的石冢而未放上一块‘最后敬意的石头’的人将遭到不幸！’要是子辈都保持父辈的这一信仰，这些石头堆现在就会是丘陵了。事实上，在这个地方，所有的人都在致力于发挥这一天然地孕育于山民们心里的诗篇！所有的山区都是这样的。想象在那里被那些奇观过份地刺激着，然而，要是希腊人住在一个平原地区，他们决不能臆造出古代的神话来！”

在说着这些话和许多别的事时，车子驶入了一个狭窄的山谷的一条条隘道中，这山谷极适宜让伟大的麦格·梅列里所熟悉的鬼怪们在这里嬉戏。阿克立特的小湖被留在左边，于是出现了一条很陡的路，这条路通向卡特林湖岸上的史屈纳契拉卡的小客栈。

在那儿，在一个细巧的障碍栅的突堤堤首处，摇摆着一条小汽轮，其船名自然是“劳勃·劳伊号”。旅行者们立即上了船，船要开了。

卡特林湖只有10里长，宽决不会超过两里。沿湖地带的最前面的丘陵依然印着某种伟大的特征。

“那就是那个湖，”詹姆斯·史塔尔叫道，“人们很确切地把它比作一枚长针！断言这湖永不结冰。我对此一无所知，不过绝不能忘记的是，它曾

被用作‘湖夫人’的武功的舞台。我相信，如果我们的朋友杰克仔细地观察，他将看到美丽的埃莱娜·道格拉斯的轻盈的影子仍在湖面上滑行！”

“那当然啦，史塔尔先生，”杰克·瑞恩回答说，“为什么我绝不会看到她？为什么这个漂亮的女人在卡特林湖的水面上不能像煤矿里的那些小妖精在马尔特姆湖的水面上那样被看得见？”

就在这时，“劳勃·劳伊号”的船尾响起了风笛的清晰的声音。

在那儿，一个穿着民族服装的高地人正在他的风笛的低音管上调音，最粗的那根发出了“ $S_{01}$ ”，第二根“ $S_i$ ”，最小的那根是最初的那根的第八音级。至于开了8个洞的低音管，他给予“ $S_0$ ”音阶大三度，其中的“ $f_a$ ”为天然音。

那个高地人的迭句是一首简单、柔和和朴实的歌。可以认为，千真万确地，那些民族的旋律不是由任何人作曲，而是一种由风的轻拂，水的低语和树叶的飒飒声的自然的混和。有规律地回到音程的迭句的形式很古怪。它的句子由两次停顿的三个节拍段组成，并以三次停顿的一个节拍段，在弱停顿上结束。与旧时代的歌相反，这首歌是大音程的，可以用不是表示音符而是表示音程的数字语言将其书写如下：

5 1. 2 3 5 2 5 1. 7 6 5 2 2. 2 2  
1. 2 3 5 2 5 1. 7 6 5 1 1. 1 1

有一个人这时确实感到高兴，那是杰克·瑞恩。这首苏格兰湖之歌，他是会唱的。所以，在那个高地人用风笛为他伴奏下，他用他嘹亮的嗓子唱了一首使这古老的喀里多尼亚的传奇诗长盛不衰的赞歌：

波浪沉睡着的美丽的湖，  
永远保持  
您动人的传奇，  
美丽的苏格兰湖！  
在您边上找到的足迹  
来自如此令人痛惜的英雄，  
这些有着高贵血统的后裔，  
我们的瓦尔特曾为你们歌唱！  
这是诡计或巫师们  
准备他们的粗茶淡饭；  
那儿，广阔的欧石南的地头，  
回来了芬卡尔的影子。  
在黑暗的夜间从这里经过  
小妖精们的疯狂的舞。  
那儿，不祥的，在阴影里出现  
老清教徒们的面孔！  
而在狰狞的峭壁之间，  
入夜，尚能听到  
威夫利，他，向您的湖畔，  
拉着弗洛拉·马克·伊伏！湖夫人无疑来了  
骑着她的马在那儿遛达，

而狄安娜，在不远处，  
听着劳勃·劳伊的号角吹响！  
不久前人们不是听到  
弗古斯在他的氏族之中，  
为他的战争的风笛变奏曲起音，  
唤醒了高地的回声。  
距您如此遥远，诗意的湖，  
被命运牵着我们的脚步，  
沟壑，峭壁，古代的岩洞，  
我们的眼睛不会将你们遗忘！  
哦过早地消逝的幻象，  
您能否重回我们身畔！  
向您致敬，古老的喀里多尼亚！  
向您致敬，我们所有的回忆！  
波浪沉睡着的美丽的湖，  
永远保持您动人的传奇，  
美丽的苏格兰湖！

已经是下午3点钟。卡特林湖西面的湖岸，望上去稍显平整些，这时清楚地显现在本·安和本·凡纽的双重背景下。在半里外的地方，狭窄的锚地已经显现出来，“劳勃·劳伊号”将在锚地最靠里的地方让旅游者们下船，他们将经由卡兰德去斯特林。

耐儿就像被精神上的持续紧张弄得疲惫不堪了。每当一个令她惊讶的新的对象进入她的视线时，她的唇间只是吐出一句话：“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她得休息几个小时，如果不是为了把对这么多的奇观的记忆更持续地牢牢记住。

这时，哈利重又握住她的手。他深情地望着少女，对她说：

“耐儿，我亲爱的耐儿，很快我们就能回到我们的黑暗领域！对刚才那几小时里，在白天的充足的光线下你所看到的一切，你一点也不惋惜吗？”

“不，哈利，”年轻的姑娘答道，“我会回忆的，但和你一起回到我们心爱的煤矿，这才是幸福。”

“耐儿，”哈利以抑不住激动的嗓音问，“你愿否让一种神圣的结合，在上帝的面前，在众人面前，把我们永远地结合在一起？您愿不愿意让我做你的丈夫？”

“我愿意，哈利，”耐儿答道，用那么纯洁的眼睛望着他，“我愿意，如果你认为我能使你的人生得到满足……”

耐儿没把这句话说完，在这句话里概括了她要说的哈利的整个未来，这时，一件难以解释的事情发生了。

“劳勃·劳伊号”尽管离岸还有半里，却感到猛的一撞。它的龙骨刚刚撞上了湖底，而它的机器任怎么使劲也无法使船脱出。

而这一意外事件的发生，是因为卡特林湖的西面部分几乎是突然地刚被排空，就像是湖的底部被开了一个无边无垠的口子。几秒钟内，湖就干了，如同春分或秋分的一次大潮退尽后的一块沿海地带。几乎它所有的湖水都穿过地下深处逃走了。

“朋友们，”詹姆斯·史塔尔叫了起来，似乎是这事件的原因一下子被他悟到了，“上帝保佑新—阿柏福伊尔！”

## 第十九章 最后一次威胁

那天，在新一阿柏福伊尔，工程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远处，传来了炸药筒爆炸含碳矿脉的爆裂声。这里，是十字镐和铁撬棒开采煤炭的撞击声；那儿，钻岩机的钻头在砂岩或板岩的断层上吱嘎吱嘎地打着洞。低沉的声音久久地响着。被机器抽进来的空气弥散在通风巷内。木头的门在这猛烈的推动下又猛然被关上了。在下层的隧道里，机械驱动的一列列翻斗车以15公里时速驶过，自动铃通知着工人们躲进安全处。罐笼被装在地面上的机器的庞大的鼓轮牵引着一刻不停地上上下下。供电充足的圆盘亮堂堂地照亮着煤城。

开采在被最积极地指挥着。矿脉散落在翻斗车内，这些翻斗车成百地来到采掘井的井下将矿脉出空在抓斗内。当一部分矿工下夜班休息时，日班的那些队分秒不误地干开了。

西蒙·福特和麦德琪吃了午饭后坐在村舍的院子里。老工头按习惯在作午休。他抽着他那塞满了上好法国烟草的烟斗。两口子在谈着话，谈着耐儿，他们的儿子，詹姆斯·史塔尔和这次地面上的游览。他们现在到了哪儿？这会儿他们在干什么？怎么不思念煤矿，会在外面呆那么久？

就在这时，突然传来了一种响得可怕的轰鸣，使人以为是一场特大暴雨急骤地下进了煤矿里。

西蒙·福特和麦德琪突地站起。

马尔科姆湖的水几乎立刻膨胀了起来。一个高大的浪头，汹涌得就像一股怒潮，浸没了湖岸并涌上前来在村舍的墙前碰得粉碎。

西蒙·福特抓住麦德琪，迅速把她拉到住所的二楼。

与此同时，整个煤城在这突如其来的洪水威胁下响起了一片喊叫。居民们寻找着避水处一直逃到了成泻湖边地带的高高的板岩上。

太可怕了。已经有几个家庭在半疯狂中急急逃向隧道以爬到高处的矿层上去。他们可能在担心海水的泛滥涌进了其平巷一直深入到北运河底下的煤矿。地下城即使再大也会被整个淹没。新一阿柏福伊尔的居民没人能免于死。

但，就在第一批逃跑者抵达隧道入口时，他们面对的是已立刻离开了村舍的西蒙·福特。

“停下，停下，朋友们！”老工头向他们叫道，“如果我们的城市将被淹没，洪水跑得比你们更快，没人能逃得了！但水不再上涨了！看样子所有的危险都被排除了。”

“可我们在井下工程上的伙伴们怎么办？”矿工中有几个叫道。

“根本不必为他们担心，”西蒙·福特答道，“开采是在高于湖床的那一层进行！”

事实将说明老工头说得有理。水是骤然涌入的，但，分布在巨大的煤矿的下层，它造成的后果只是使马尔科姆湖的水平面上涨了几尺。煤城因而未遭损害，人们可以指望，进入了尚未开采的煤矿最底下部分的洪水未造成任何死亡。

至于这股洪水，是由于岩体的下层裂缝渗水，还是地面的某股水流骤然打穿河床直涌入矿的最下几层，西蒙·福特和他的伙伴们还不能断言。至于认为这只是个意外事件，这种情况煤矿里时有发生，没人对此感到怀疑。

然而，当天晚上，大家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该郡的报纸详细报导了这一奇特现象，卡特林湖就是这奇异的现象的舞台。火速赶回村舍的耐儿、哈利、詹姆斯·史塔尔和杰克·瑞恩证实了这一消息，并不无欣慰地获悉新—阿柏福伊尔仅仅遭受了一些物质损害。

结论是，卡特林湖的湖床骤然崩溃。湖水通过一条大的裂缝一直涌到煤矿里。留给那些对这个湖情有独钟的苏格兰小说家的，只是湖夫人那双美丽的脚被弄湿了——至少是在它的整个南部。一个几英亩的池塘，之所以局限于此，因为那儿的底部低于崩塌的那部分。

这古怪的现象引起了多大的轰动啊！毫无疑问，这是第一次，一个湖在一瞬间朝地下深处流空了。现在只需要做的是，在联合王国的地图上涂掉这个湖，直到它重新被灌满水——通过公众捐助——在预先堵住裂缝之后。瓦尔特·司各脱将因绝望而死去——如果他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总之，这个意外事件难以解释。事实上，在那个深洞和湖床之间，由于岩体的某种特殊的地质布局，第二个地层的层面缩成了薄薄的一层。

然而，这一塌方是不是像由自然的原因引起的，詹姆斯·史塔尔、西蒙和哈利·福特思忖着是否不必把这归为恶意。他们心里更强烈地又起怀疑了。那个干坏事的精灵真的将放弃对这个藏量丰富的煤矿的开采的攻击吗？

几天之后，詹姆斯·史塔尔在村舍跟老工头和他的儿子聊着天。

“西蒙，”他说，“依我看来，尽管事情本身已有了解释，我似乎有一种预感，这事和我们正在查找原因的那些事，是一类的！”

“我跟您想得一样，詹姆斯·史塔尔先生，”西蒙·福特回答说，“不过，如果您信得过我，就绝不要把这事散布出去，我将自己去侦查。”

“啊！”工程师叫道，“我已经预先知道侦查的结果了！”

“嗨！什么结果？”

“我们将找到那种恶意的证据，但不是那个恶棍！”

“但他是存在着的！”西蒙·福特答道，“他藏在哪儿呢？一个孤零零的人，不管他是多么邪恶，他怎么会有如此恶毒的念头弄得一个湖崩塌呢？说真的，我将要和杰克·瑞恩一样，最终相信，这是矿里的某个精灵，他恨我们侵入了他的领域！”

不用说，耐儿尽可能地躲着这些秘密交谈。何况，她希望别人因而不对她起任何怀疑。然而，她的举止表明她和收养她的这家人一样在担忧。她那忧郁的脸上流露出使她心神不安的内心斗争。

不管怎样，詹姆斯·史塔尔、西蒙和哈利·福特决定回到塌方的原处去并力求查明其原因。他们未把他们的计划对任何人说。对于不了解作为这一塌方的根由的这整个事件的人来说，詹姆斯·史塔尔和他的朋友们的观点可能绝对不会被接受。

几天后，这三个人登上了一条小船，由哈利驾驶着，前去检查支撑着卡特林湖底部凹塌的那地方的那些天然的柱石。

这一检查证明他们是对的。那些柱石受到过爆破。那些发黑的痕迹依然可见，因为水由于渗透降低了，可以一直走到这地下建筑的底基那儿。穹丘的这块拱顶的坍塌是被预先策划好的，然后由人的手付诸实施。

“没什么可疑的了，”詹姆斯·史塔尔说，“如果塌方引来的不是这个小湖而是一个海的水，谁知道那会是一副什么情景！”

“是的，”老工头满怀骄傲地叫道，“要淹掉我们的阿柏福伊尔，一个

海的水是不够的！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不管是什么人，破坏我们的开采对他有什么好处呢？”

“这令人难以理解，”詹姆斯·史塔尔答道，“这涉及的不是一帮粗俗的坏蛋，他们走出他们躲藏的洞穴，四散在地方上进行偷和抢！像这样的坏事，三年来早就该发生了。这也不涉及，因为我在这个问题上想过几次，走私犯或假钞制造者，将他们的犯罪的行业掩藏在这无边无垠的岩洞的某个尚未为人知晓的幽深处，因此想把我们从这里赶走。没有人制造假钞或走私物品是为着收藏！但很明显，有一个发誓要毁掉新一阿柏福伊尔的死敌，在某个利益的推动下，想尽一切可能的办法来渲泄对我们的仇恨！毫无疑问，要公开于，力量太薄弱，他的诡计是在黑暗中准备的，但他表现出的智力使他成了一个可怕的人。朋友们，他掌握的我们这块领域的秘密要比我们多，因为这么久以来他都逃脱了我们的搜寻！这是个内行，狡猾者中的狡猾者，必定的，西蒙。我们发现的他的行事方式就是一个证明。让我们想一想，您是否曾有过什么私敌值得怀疑？好好想想。有些偏执的仇恨是时间冲淡不了的。如果有必要，就往您一生中最早的时候想。所发生的这一切、都是由一种冷酷和耐心的疯狂造成的，这就要求您在这点上一直回想到您最久远的事情。”

西蒙·福特没有回答。可以看出，这个正派的工头在作出解释前正在老实地回顾他过去的一切。最后，他重又抬起头：

“没有，”他说，“在上帝面前，无论麦德琪，无论我，从未对任何人使过坏。我们不相信我们会有一个敌人，哪怕是一个！”

“啊！”工程师叫道，“如果耐儿愿意开口！”

“史塔尔先生，还有您，我的父亲，”哈利答道，“我求你们了，就让我们这几个人继续保持我们这次侦查的秘密吧！别去问我可怜的耐儿！我已经感到她在焦急不安，备受折磨。我敢肯定她保持着一个压得她气都透不过来的秘密是多么费劲。如果她不开口，或者是由于无话可说，或者是由于她认为不该讲！我们不能怀疑她对我们的情感，对我们所有人的情感！再过些时候，如果她告诉我直到现在她缄口不言的那些事，我立刻会告诉你们的。”

“好吧，哈利，”工程师回答说，“然而，要是耐儿知道什么事，这种沉默真太难以解释了！”

因见哈利又要叫起来。“你放心，”工程师加了一句，“我们什么都不会告诉将成为你妻子的那个人。”

“而这不必再等了，如果您愿意，我的父亲！”

“孩子，”西蒙·福特说，“一个月后，就在这个日子，举行你的婚礼——您来代替耐儿的父亲，詹姆斯先生？”

“请信任我，西蒙，”工程师答道。

詹姆斯·史塔尔和他的两个同伴又回到了村舍。对他们的勘探结果，他们什么也没说，而对煤矿所有的人来，拱顶的塌方仍被视为单纯的意外事故。在苏格兰少了一个湖。

耐儿渐渐地又干起了日常的活。这次上郡的地面游览给她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哈利则以此对她进行教育。但这次在外面的生活启蒙并未给她留下任何遗憾。她仍如这次探险之前一样地热爱这黑暗的领域，她在这里作为孩子和少女居住过之后，她将继续以妻子的身份在这儿生活。

其时，哈利·福特和耐儿即将举行的婚礼轰动了新一阿柏福伊尔。称颂

的话大量涌向村舍。杰克·瑞恩并非不是最后一个前来祝贺的人。人们还撞见他在远处为煤城所有的人都要参加的这一节日准备他最好的歌。

但是，在婚礼前的那个月，新一阿柏福伊尔遭受了它从未有过的苦难。简直可以说，耐儿和哈利的结合的临近惹得灾难接着灾难。那些意外事件主要发生于井下工程，却不知道这些事件的真正起因。

由此，一场火灾吞没了下面一个平巷的装坑道的支架，人们认出了纵火者曾用过的灯。哈利和他的同伴们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去扑灭这场威胁到毁掉矿层的火，他们只是在用上灭火器后才得以把火扑灭，这些灭火器内装满着一种碳酸水，是煤矿出于谨慎准备着的。

另一次，是由于一口矿井的支柱断裂造成的一次塌方，詹姆斯·史塔尔查明这些支柱是事先被锯断的。在这个位置上监视工程的哈利被埋在瓦砾下，只是出于奇迹才免于死。

几天之后，在机械牵引的有轨电车上，哈利搭乘的那列翻斗车猛地撞上一个障碍物翻了身。事后人们辨认出一根梁被横放在路上。

总之，这些事件如此屡屡发生，以至在矿工中爆发出一阵惊惶。必须他们的头在场，才能把他们留在工程上。

“可他们是整整一帮人，这些恶棍！”西蒙·福特反复地说，“而我们却未能逮住一个！”

搜索又开始了。郡里的警察日夜警惕着，但什么也没发现。詹姆斯·史塔尔绝对禁止哈利单独地离开工程的中心去冒险，这种敌意似乎更直接地针对着他。

对耐儿也是这么做，不过，在哈利的迫切请求下，对她隐瞒了所有这些可能使她回忆起过去的罪恶企图。西蒙·福特和麦德琪带着某种严厉，或更确切地说，某种粗暴的关切日夜监护着她。可怜的孩子觉察到了，但未流露出任何意见和抱怨。她是否会在心里想、如果别人这么做，那是为她好？是的，可能的。尽管如此，她似乎也在以她的方式关心着别人，而只有当每个她所爱的人都聚集在村舍时，她才显得放心。晚上，当哈利回来时，她无法抑住一种狂喜的激动，这跟她含蓄多于外露的天性是不太协调的。夜晚一过，她在所有别的人之前就起床。一到早晨，去井下工程的时间到了，她又不安了。

哈利本想，为了使她安宁，他们就举行婚礼。他觉得在这不可挽回的契约面前，那种敌意因变得毫无意义了，将会缓和，而且耐儿也只有在成为他的妻子后才会感到放心。此外，詹姆斯·史塔尔跟西蒙·福特和麦德琪一样地焦急。每个人都在算着日子。

事实上，人人都处在最最不祥的预感的威胁下。这个潜藏的敌人，既不知到哪里去抓他，又不知该如何跟他斗争，大家悄悄他说，关系到耐儿的任何事无疑都不会使他无动于衷。哈利和年轻的姑娘的婚礼这一盛大活动，可能就会被他利用来搞什么新的阴谋以宣泄他的愤怒。

一天早晨，那是在已确定举行仪式的日子之前8天，耐儿显然是被某种不祥的预感所驱动，终于第一个走出村舍，想观察一下村舍的周围。

走到门口时，她发出了一声难以描述的恐怖的呼叫。

这声呼叫整个住所都听到了，一瞬间就把麦德琪、西蒙和哈利引到她的身边。

耐儿像死了般苍白，面容失色，脸上带着无法表述的恐怖。她说不出话



来，她的眼睛死死地望着她刚打开的村舍的门。她的痉挛的手指着夜间写上的使她见了大惊失色的这几行字：

“西蒙·福特，你从我这儿偷走了我们的老煤矿的最后一片矿脉！哈利，你的儿子，从我这儿偷走了耐儿！你们要遭到不幸！所有的人要遭到不幸！新—阿柏福伊尔要遭到不幸！

西尔法克斯”

“西尔法克斯！”西蒙·福特和麦德琪同时叫了起来。

“这人是谁？”哈利问，眼睛轮番地望着他的父亲和年轻的姑娘。

“西尔法克斯！”耐儿绝望地重复说着，“西尔法克斯！”

在喃喃说着这个名字时，她的整个身体颤栗着，麦德琪控制着她，几乎用强力把她拉回她的房间。

詹姆斯·史塔尔赶来了。在读了又再次读了这带有威胁性的句子后：

“写这几行字的手，”他说，“就是给我写了那封和你意思相反的信的那只手。西蒙！这人名叫西尔法克斯！从你的颤栗中我看出你是认得他的！这个西尔法克斯是谁？”

## 第二十章 苦修修士

这名字，老工头万万没有想到。

这是多查特煤仓最后一名“苦修修士”的名字。

过去，在安全灯发明之前，西蒙·福特认识了这个冒着生命危险，天天去诱发瓦斯小量爆炸的粗暴的人。他曾看见这个怪人在矿里游来荡去，总是伴随着一只巨大的雪鸮，那是一种像怪物一般的鸟，在他这危险的职业中帮助西尔法克斯把点燃的火绳衔到他的手够不着的地方。有一天，这老头失踪了，然而，就在他失踪时，一个小孤儿诞生在矿里，她只有他，她的曾祖父当她的父母。这个孩子，显然就是耐儿。15年来，这两个人可能就生活在某个秘密的深深的洞穴里，直到那天耐儿被哈利救出。

老工头怀着怜悯和愤怒的感情对工程师和他儿子讲了见到西尔法克斯这名字后他才想起的这些事。

所有的情况都明朗了。西尔法克斯就是他们在新一阿柏福伊尔的深处徒劳地寻我的那个神秘的人！

“这么说，您是认识他的，西蒙？”工程师问。

“是的，确实，”工头答道，“带雪鸮的人！他已经不再年轻了。他可能比我大15或20岁。一种野蛮人，他不限任何人交往，被看成是个水火不怕的人！他是出于兴趣选择了苦修修士这个职业，对此，他不太在乎。这危险的行当搅乱了他的头脑。人家说他凶恶，而他可能只是个疯子。他力气大得不可思议。没人能像他这样熟悉煤矿，——至少和我一样。人们接受他提供的某种方便。确实，我原以为他已经死了好多年了。”

“可是，”詹姆斯·史塔尔接着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从我这儿偷走了我们的老矿的最后一片矿脉’？”

“啊！这，”西蒙·福特答道，“已经很久了，西尔法克斯，我对你说过他的脑子总是混乱的，以为他对老阿柏福伊尔有些权。所以，随着多查特煤仓——他的煤仓！——的耗尽，他的脾气也变得越来越粗暴。十字镐的每声撞击，就像是从我身上挖走了他的内脏！——你应该记得这事，麦德琪？”

“是的，西蒙，”苏格兰老妇答道。

“这些事，现在我都记起来了，”西蒙·福特接着说，“自从在这扇门上看到了西尔法克斯这个名字之后，但，我再说一遍，我原以为他死了，而且我无法想象我们找得这么苦的这个歹徒，就是多查特煤仓以前的苦修修士！”

“确实，”詹姆斯·史塔尔说，“一切都有了解释。一个偶然事件向西尔法克斯泄露了新矿层的存在。出于疯子的自私自利，他很想自命为新矿层的保卫者。他一个人生活在煤矿里，白天黑夜的到处走，他可能意外地获悉了您的秘密，西蒙，并知道您要求我火速赶到村舍。由此，出现了那封和你的信矛盾的信；由此，在我到达后，大块石头投向哈利以及耶鲁矿井的梯子被破坏；由此，新矿层岩壁上的裂缝被堵塞；由此，最终，我们被关押，接着，获释，被获释全靠来救我们的耐儿，毫无疑问，她是瞒着并不顾这个西尔法克斯的反对！”

“您刚才讲的这些事显然是必定要发生的，詹姆斯先生，”西蒙·福特回答说，“这个老苦修修士肯定是疯了，现在！”

“这样更好，”麦德琪说。

“我不认为，”詹姆斯·史塔尔摇着头接着说，“因为他的疯狂可能是一种骇人的疯狂！啊！我现在明白了耐儿想到他就不能不感到恐怖，而且我还明白了她不愿意告发她的祖父！在这个老头身边她度过了多么悲惨的岁月啊！”

“非常悲惨！”西蒙·福特回答说，“生活在他的野蛮和他的雪鸮之间，那雪鸮的野蛮不会不如他！因为，毫无疑问，它没有死，那只鸟！只可能是它弄熄了我们的灯，是它，差点割断了吊着哈利和耐儿的绳索！……”

“而我明白了，”麦德琪说，“他的孙女和我们的儿子结婚的新闻，似乎激化了西尔法克斯的积恨，加重了他的狂怒！”

“确实，耐儿和被他指控偷了他阿柏福伊尔最后一片矿脉的人的儿子的婚姻，只可能使他的激怒达到顶点！”西蒙·福特接着说。

“可是他完全应该容忍这个结合！”哈利叫道，“不管他在公众的生活中显得多么陌生，人们最终会使他认识到，耐儿的新生活要比他在煤矿的深渊里让她过的那种生活更有价值！我相信，史塔尔先生，如果我们能把手伸给他，我们最终能使他变得理智！”

“跟疯子无理可讲，我可怜的哈利，”工程师回答说，“知道了敌人无疑比一无所知要好，但一切都未结束，因为我们今天知道了他是谁。继续保持我们的警惕，朋友们，而作为开始，哈利，必须询问耐儿！必须这么做！她会明白，是时候了，她的沉默再也没有理由了。为了她祖父的利益，她也是讲出来为好。我们若能使这些凶险的计划化为乌有，对我们和对他同样重要。”

“我不怀疑，史塔尔先生，”哈利答道，“耐儿会以自己的行动来面对您的问题。您现在知道了，是出于良心，出于责任，她才缄默至今。出于责任，出于良心，一旦您要她开口她就会开口。我母亲做得很好，将她带回了她的房里。她极需要静心，不过我会去找她……”

“不必了，哈利。”少女以坚定和清楚的声音说，她正在这一刻回到了村舍的大厅里。

耐儿面色苍白。她的眼睛表明她曾怎样地哭过，但她的光明正大令她在此时走出来的步伐，使人感觉到她的坚决。“耐儿，”哈利喊了一声，向少女迎去。

“哈利，”耐儿答着，用手势止住她的未婚夫，“你父亲、你母亲和你，你们今天必须知道一切。您也不应该不知道，史塔尔先生，关于你们收留后却并不了解以及哈利倒霉地，唉！从深渊里救出来的这个孩子的事。”

“耐儿！”哈利叫了起来。

“让耐儿说，”詹姆斯·史塔尔说，强使哈利安静下来。

“我是老西尔法克斯的孙女，”耐儿接着说，“直到我进入这里之前，我还从来不懂得什么是母亲，”她望着麦德琪补充说。

“但愿这一天受到祝福，我的女儿！”苏格兰老妇回答说。

“在我看见西蒙·福特之前，我还从来不懂得什么是父亲，”耐儿接着说，“及朋友，在哈利的手触到我的手那天之前！我孤零零地在矿里最偏僻最隐蔽的角落和我的祖父一起生活了15年。和他一起，这是往好处说。通过他生活才更确切些。我几乎看不见他。当他从老阿柏福伊尔消失时，他就躲进了只有他才认识的那些深远的地方。按他的方式，他那时待我是好的，

尽管是吓人的。他把他去外面找来的东西给我吃，但我记不清楚了，只记得一开始，当我还很小时，我有一头山羊当奶妈，它的死使我悲痛极了。祖父见我那么悲伤，先是用一头别的动物来代替它——一条狗，他对我说。不幸的是，那条狗是条叫狗，它总叫。祖父不喜欢狗叫。他听见声音就害怕。他教会了我安静，却没能教会狗。那头可怜的动物几乎立刻就消失了。祖父有一头凶恶的鸟作伴，一头雪鸮，它开始时使我害怕，但那头鸟尽管使我反感，却对我深有感情，以致最后我也对它有了感情了。它甚至对我比对它主人更服从，而这使我为它不安。祖父好嫉妒。雪鸮和我，我们尽可能地不让他发现我们在一起！我们明白必须那样！……但对你们讲我讲得太多了！涉及的是你们……”

“不，我的女儿，”詹姆斯·史塔尔答道，“你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我祖父，”耐儿接着说，“总是以一种非常恶毒的眼光看待你们住在煤矿附近。但空间并不缺乏。他为自己选择的隐蔽处离你们很远很远。他讨厌感觉到你们就在那儿。当我问他关于在那上面的人时，他的脸就阴沉下来，他不回答，并像哑巴似的久久不说话。但是，当他意识到再也不能把你们留在老地方，你们似乎要侵占他的领域了，他发怒了。他发誓说，如果你们终于闯进直到那时还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的新的煤矿，你们就得完蛋！尽管他年纪大，但他的力气是超乎常人的，所以他的威胁使我为你们也为他发抖。”

“往下说，耐儿，”西蒙·福特对少女说，她中断了一刻，似乎为着更好地集中她的记忆。

“在你们第一次尝试之后，”耐儿接着说，“祖父一发现你们闯进新一阿柏福伊尔的平巷，他就将出口堵上，把这平巷变成你们的监狱。我只是认得你们的阴影，那是在煤矿的黑暗中模糊地瞥见的，但我无法想象几个基督徒将在这深渊里饿死，于是，冒着被当场抓住的危险，我终于隔上几天给你们送上些水和面包！……我本想领你们出去，但要瞒过我祖父的监视太困难了！你们都快死了！杰克·瑞恩和他的朋友们来了……那天，上帝让我遇上了他们！我把他们一直引到你们那儿。回去时，我祖父当场捉住我。他对我的愤怒可怕极了。我以为我将死在他手里了！从那以后，生活变得使我难以承受。我祖父精神完全失常了。他自我宣布是阴影和火的国王！当他听到你们的十字镐锤击那些他认为他的矿脉时，他都疯了，怒不可遏地打我。我想逃。这不可能，他看我看得那么紧。最后，三个月前，在一阵无法形容的精神错乱的发作中，他把我放下到你们发现我的那个深渊里，而他，在徒劳地召唤了雪鸮之后消失了，它则忠实地暗伴着我。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呆在那里？我不知道！当你来到时，我的哈利，当你将把我救出来时，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我觉得我快死了！然而，你也看到了，老西尔法克斯的孙女不能成为哈利·福特的妻子，因为这关系到你的生命，关系到你们所有人的生命！”

“耐儿！”哈利叫起来。

“不，”少女接着说，“我已决定牺牲。只有一个办法能使你们免于毁灭：那就是我回到我祖父身边去。他在威胁整个新一阿柏福伊尔！……这是一个不会宽恕的人，而且没人能知道复仇的精灵将会对他作什么煽动！我的责任是明确的。如果我迟疑着不去实现，我将是最最卑劣的人！再见，而且谢谢！你们使我懂得了这世上的幸福！不管发生什么，请想着我的整颗心将留在你们中间！”

听到这席话，西蒙·福特、麦德琪，发疯般地痛苦的哈利站了起来。

“什么，耐儿！”他们绝望地叫起来，“你要离开我们！”

詹姆斯·史塔尔用一个富具权威的手势将他们隔开，接着，径直走到耐儿面前，握住她的两只手。

“这很好，我的孩子，”他对她说，“你说了你应该说的，但我们也有话要回答你。我们不会让你走，而且，如果必要，我们将逼迫你留下来。你难道以为我们会这么怯懦地接受你勇敢的奉献吗？老西尔法克斯的威胁是可怕的，好吧！但是，毕竟，一个人只是一个人，而我们将采取预防措施。然而，你能否从西尔法克斯本身利益着想，把他的习惯告诉我们，对我们说他藏在哪儿？我们只想做一件事：使他无法再作恶，或许还要使他恢复理性。”

“您的希望是不可能的，”耐儿回答说，“我祖父到处都在又到处不在。我从不知道他的藏身之处。当他找到什么躲避处时，他就把我单独撇下并消失了。在我下决心时，史塔尔先生，我就知道你们会怎么回答我。相信我吧！只有一个办法能使我祖父变得缓和些，那就是我能再次找到他。他是看不见的，他，但他什么都看得见。你们想一想他怎样发现了你们最秘密的想法，从写给史塔尔先生的那封信，直到我和哈利打算结婚，如果他没有这种难以解释的知晓一切的能力。我祖父，据我看，即使处于疯狂之中，仍是个智力极强的人。以前，他偶而对我说过一些重大事情。他告诉了我上帝，而只是在一点上欺骗了我：那就是当他要煽动我对整个人类的仇恨时，他要使我相信所有的人都是背信弃义的。当哈利把我带到这个村舍时，你们以为我仅仅是愚昧无知！我比那更厉害。我怕极了！啊！原谅我吧！然而，在几天里，我自以为落到了恶人手中，我想躲开你们。是您，麦德琪，把我的思想开始引向真实，不仅以您的话，更以您的生活的场面，当我看到您受到您丈夫和儿子的爱和尊敬时！后来，当我看见那些幸福又善良的劳动者崇敬史塔尔先生，开始时我还以为他们是他的奴隶，当我第一次看见阿柏福伊尔所有的人来到教堂，在那里跪下来，祈求上帝并感谢他无边无垠的恩泽时，我那时对自己说：‘我的祖父欺骗了我！’但今天，通过你们告诉我的这些事，我心明眼亮了，我认为是他在自己骗自己！我因此要再次走上我过去曾陪他走过的那些秘密的路。他会窥伺着我！我将叫他……他将听到我，而谁知道在回到他那儿去时，我是否能把他拉回到真实中来？”

所有的人都任少女说着。人人都觉得，在她高尚的幻想中，她以为她将永远地离开他们时，让她向她的朋友们敞开她的整个心扉，可能对她有好处。但是，当她筋疲力竭，眼睛充满泪水时，她住了嘴，哈利转向他的母亲，说：

“我的母亲，您会怎样看待一个将对您刚才听到的高尚的姑娘弃之不顾的男人？”

“我会认为，”麦德琪回答说，“这个男人是个懦夫，如果他是我的儿子，我将不承认他，我将诅咒他！”

“耐儿，你听见我母亲说的了，”哈利接着说，“你走到哪里，我将跟到哪里。如果你坚持要走，我们一起走……”

“哈利！哈利！”耐儿叫着。

她太激动了。少女的嘴唇变得灰白，倒在了麦德琪的怀里，她请工程师、西蒙和哈利让她单独陪着她。

## 第二十一章 耐儿的婚礼

众人散了，但在这之前商定，村舍的主人们要比以往任何时候倍加警惕。老西尔法克斯的威胁直截了当得出人意料。必须考虑这个前任苦修修士是否有什么可以毁灭整个阿柏福伊尔的可怕的手段。

一些武装的警卫因此被安排在煤矿的不同出口。奉命日夜监视。矿上所有外来人员必须被带到詹姆斯·史塔尔面前，以使他能检查他们的身份。无须担心让煤城的居民们了解威胁来自这个躲在地下的外来人。老西尔法克斯在要塞中没有任何内应，所以不必担心任何背叛。耐儿被告知刚采取的所有安全措施，如果她不完全放心，她可以略为安心。但哈利作出的她去哪儿他就跟往哪儿的决定，比别的一切更促使她答应不再逃走。

在耐儿和哈利婚礼前的那个星期，新一阿柏福伊尔未受任何意外事件骚扰。因此，保持着有组织的警戒的矿工们，从这一几乎传遍了整个开采地的恐慌中恢复了过来。

然而，詹姆斯·史塔尔继续令人搜寻者西尔法克斯。在这个报复心强的老头宣布了耐儿决不能嫁给哈利之后，必须承认，为了阻挠这一婚礼，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会后退。最好是将他的人身控制着又不妨碍他的生活。对新一阿柏福伊尔的搜索又细致地开始了。对平巷的搜索一直搜到了和位于伊尔文的唐纳德城堡的废墟相平的高层。人们不无理由地假设，西尔法克斯是通过这旧城堡和外面联系并为他可怜的生存贮备生活必需品，或是购买，或是偷盗。至于“灯塔夫人”，詹姆斯·史塔尔认为是在煤矿的这一部分产生的瓦斯的某股气流，可能被西尔法克斯点燃了并制造了这一奇异现象。他的推断没错。然而搜查一无所获。

詹姆斯·史塔尔因每时每刻跟一个抓不住的人作这种斗争，却什么也未能揭示出来，成了最不顺利的人。随着婚礼日子的临近，他越来越感到不安，他认为，作为例外，应该把他的不安告诉老工头，后者很快变得比他更为不安。

那一天终于到了。

西尔法克斯毫无还活着的迹象。

一大早，煤城所有的人都起床了。新一阿柏福伊尔的工程已经暂停。头头们和工人们坚持要向老工头和他的儿子表示敬意。这只是向两个使煤矿恢复了昔日的繁荣的勇敢果断和坚毅不拔的人表示他们的感激之情。

11点钟时，矗立于马尔科姆湖湖岸上的圣吉尔斯教堂内，仪式正要进行。

就在上述时刻，人们看见哈利让他母亲挽着胳膊，西蒙·福特让耐儿挽着胳膊从村舍出来。

后面跟着表面上沉着镇静，心里已准备着对付一切的工程师詹姆斯·史塔尔和身穿华美的风笛手服装的杰克·瑞恩。

随后，是矿里的别的工程师，煤城的显要人物，朋友们，老工头的伙伴们，所有组成新一阿柏福伊尔的特殊人群的这个矿工大家庭中的成员。

在外面，这是8月份炎炎酷暑中的一天，在北部地区尤其酷热难挡。猛烈的风一直吹到煤矿深处，那儿的气温异乎寻常地升高了。大气在那里充满着电，穿过通风井和马尔科姆的大隧道。

人们本来可以观察到——少有的奇异现象——气压计在煤城下降的数量

值得考虑。确实，应该想到在组成一望无际的地下城的天空的板岩拱顶之下，是否会有风暴突然发生。

但事实上矿里没有人关心来自外面的大气的威胁。

不用说，人人都穿着最漂亮的与场合相宜的服装。

麦德琪穿着一身令人忆起旧时光的服装。她像从前的主妇一样，戴着一个“玩具”头饰，肩上飘动着“罗克莱”，一种苏格兰妇女挺雅致地戴着的方格头巾。

耐儿决心绝不流露出她内心的烦躁不安。她强抑着心跳，不让她私下的恐慌泄露出去，勇敢的孩子在众人面前的是一张镇静和专注的面孔。

她穿着得很简单，她更喜欢简单而不是鲜艳的搭配，而这种服装的简单更为她本人增添了妩媚。她头上只戴着一个“束发网”，喀里多尼亚少女通常装饰头发的色彩缤纷的缎带。

西蒙·福特穿着一身瓦尔特·司各特笔下的神气十足的大法官尼古拉·贾维也会认可的衣服。

所有这些都向圣吉尔斯小教堂走去，教堂里布置得相当豪华。

在煤城的空中，供电格外充足的那些电盘犹似同样多的太阳光辉四射。整个新一阿柏福伊尔亮堂堂的。

教堂里的电灯投射着同样强烈的光辉，彩绘大玻璃窗闪耀着千变万化的光彩。

主持宗教仪式的是尊敬的神甫威廉·豪普森。他站在圣吉尔斯的门口等待这对夫妇的到来。

一行人雄壮地绕过马尔科姆湖湖岸后走近了。

就在这时，管风琴响了起来，两位新人跟在可敬的神甫豪普森后面朝圣吉尔斯的祭台旁走去。

首先祈求上帝降福于所有与会者，接着仅留下哈利和耐儿站在手捧圣书的牧师面前。

“哈利，”可敬的神甫豪普森问，“您是否愿意娶耐儿为妻并发誓永远爱她？”

“我愿意，”年轻人响亮地回答。

“而您，耐儿，”牧师接着说，“您是否愿意以哈利·福特为丈夫并……”

少女还未来得及回答，外面响起了一声巨响。

在距教堂百步远的地方，那些构成伸向马尔科姆湖湖岸的平台的硕大的悬岩中。有一块刚才未经爆炸突然开裂，就好像它的崩落是事先准备好的。在下面，水猛烈地冲入一个无人知晓其存在的深深的洞穴。

接着，在崩塌的岩石间突然出现了一条小船，一股猛烈的推力将其直送到湖面上。

在这条小船上，站着一个身穿深色带风帽的无袖僧衣的老头，头发竖起，长长的白胡子垂到胸前。

他手里拿着一盏大卫灯，灯里亮着一条火舌，被灯上的金属纱网保护着。

与此同时，老头响亮地叫道：

“瓦斯！瓦斯！灾祸降给所有的人！灾祸！”

这时，一股淡淡的原生碳化氢特征明显的气味在空气中弥散开来。

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悬岩的崩落，为蓄积在巨大的“瓦斯喷气”中的被页岩堵住了出口的大量爆炸性煤气提供了一条通道。瓦斯的气流

以五到六个大气压力向穹丘的拱顶喷射。

老头知道这些瓦斯喷气的存在，他突然把它们释放出来，以使地下城的大气带有爆炸性。

其间，詹姆斯·史塔尔和另几个人匆忙离开教堂，冲向湖岸。

“离开煤矿！离开煤矿！”工程师叫道，他在得知这无法估量的危险后，来到圣吉尔斯门口发出这警告的呼喊。

“瓦斯！瓦斯！”老头反复叫着，一面将小船在湖面上往前驶了些。

“离开煤矿！离开煤矿！”詹姆斯·史塔尔反复叫着。

逃跑是来不及了！老西尔法克斯已经在那儿，准备好了实施他最后的威胁，准备好了阻止耐儿和哈利的婚礼，将煤城的整个人群埋葬在煤矿的废墟底下。

在他的头上是硕大的雪鸮，它那雪白的羽毛上散着黑点。

然而就在那时，一个男人匆忙跳进湖水中，使劲地向小船游去。

那是杰克·瑞恩。他尽力要在这疯子作出这毁灭的行为之前赶上他。

西尔法克斯见他来了。他打碎灯的玻璃，拔出了燃烧着的灯芯，将它空气中来回移动。

死一般的静寂笼罩着所有吓呆了的在场者。

詹姆斯·史塔尔屈从了，他对不可避免的爆炸还未毁掉新一阿柏福伊尔感到吃惊。

西尔法克斯，面孔皱紧，觉察到由于瓦斯太轻，无法停留在低层，在向穹丘的高处聚积。

但就在那时，那只雪鸮按照西尔法克斯的手势，像它以前在多查特煤仓的平巷里做的那样，用它的爪子抓住燃烧着的灯芯，开始飞向老头用手指给它的高高的拱顶。

还有几秒钟，新一阿柏福伊尔完了！……

这时，耐儿挣出哈利臂弯。

镇静又获得灵感的她向湖的岸边奔去，一直奔到水边。“雪鸮！雪鸮！”她用清脆的声音喊叫着，“过来！到我这儿来！”

忠实的鸟吃了一惊，犹豫了一下。但突然，它认出了耐儿的声音，它让燃烧着的灯芯掉进了湖水中，然后，飞了一个大圈，猛扑到少女的脚下。

混进了瓦斯的具有爆炸性的空气高层未被触及。

这时，穹丘底下响起了一声可怕的喊叫，这是老西尔法克斯发出的最后一声喊叫。

就在杰克·瑞恩将把手伸上小船船沿的那一瞬间，老头见他的复仇已经落空，匆忙跳进湖水中。

“救救他！救救他！”耐儿发出凄厉的叫声。

哈利听见了。他也跳入水中游泳，他很快会合了杰克·瑞恩，作了几次潜水。

但他的努力未获结果。

马尔科姆湖的水不肯回归它们的猎物。它们将老西尔法克斯永远地留下了。



## 第二十二章 老西尔法克斯的传奇

这些事件发生之后六个月，曾那么奇特地被中止的哈利·福特和耐儿的婚礼在圣吉尔斯小教堂举行。在可敬的神甫豪普森为他们的结合祝福之后，依然穿着黑衣服的年轻的夫妇回到了村舍。

再也没有任何忧虑的詹姆斯·史塔尔和西蒙·福特快乐地主持了仪式后的庆祝会，庆祝会一直持续到第二天。

在这难忘的情景下，重又穿上他那身风笛手服装的杰克·瑞恩，在对他的风笛的羊皮袋充气之后，在全体与会者的掌声下获得了同时演奏，唱歌和跳舞这三重成果。

而次日，在工程师詹姆斯·史塔尔的领导下，露天工程和井下工程重又开始了。

不用说，哈利和耐儿很幸福。这两颗遭受了那么多苦难的心，在他们的结合中找到了他们应有的幸福。

至于西蒙·福特，这位新一阿柏福伊尔的名誉工头，打算活到庆祝他和善良的麦德琪结婚 50 周年，此外，他别无所求。

“而在这之后呢，为什么不再来一个？”杰克·瑞恩说，“两个 50 周年，对您来说不算多，西蒙先生！”

“你说得对，孩子，”老工头平静地回答，“在新一阿柏福伊尔的气候下，在这从来不知外头气候失常的环境中，人可以活两个 100 岁，这有什么惊奇的？”

煤城的居民们是否有一天会参加这第二次庆典？未来会作出回答。

不管怎样，有一头鸟似乎会特别长寿，那就是老西尔法克斯的雪鸮。它一直在这阴暗的地方经常地飞来飞去。但在老头死后，尽管耐儿试图留住它，几天后它还是逃走了。不仅因为它和它以前的主人一样不喜欢人类社会，而且它似乎对哈利有着一种特别的仇恨，这头嫉妒的鸟总是认为并憎恨他是耐儿的第一个诱拐者，在竖井洞内上升时，它未能夺到耐儿。

从那以后，耐儿要隔很长时间才能看到它在马尔科姆湖的上空翱翔。

它是否想重见它昔日的朋友们？它是否想放眼一直看到深渊底下西尔法克斯被吞没的地方？

两种说法都有理由，因为雪鸮变得带有传奇色彩了，它启发了杰克·瑞恩不止一个虚构的故事。

多亏这位快乐的伙伴，在苏格兰的守夜中，人们至今仍唱着阿柏福伊尔的煤矿的前任苦修修士，老西尔法克斯的那只鸟的传说。

# 圣经故事中的猎人。

# 古希腊长度单位，约合 180 米。

# 即古埃及国王塞索斯特立一世、二世、三世在位时的公元前二十至公元前十九世纪。

# 古希腊君主名。

# 古希腊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哲学家。

# 古希腊哲学家。

# 法国旧长度单位，1 图瓦兹=1.949 米。



# 法国古长度单位，1 法寸 = 27.07 毫米。

# 戴奥德罗（1818—1868）：埃塞俄比亚皇帝，被英国人征服后自杀。

# 1 法分 = 2.25 毫米。

# 采矿分为“井下”工程和“露天”工程：一部分人在里面干活，另一部分人在外面干活。

# 旧爱丁堡的主街和名街。

# 此外，必须注意到，所有那些被发现的留下了印模的植物，都属于地球上赤道地区至今尚存的品种。由此可得出结论，在那个时代，地球上到处都一样炎热，不管这热是由暖流带来的，还是由于地底下的热透过了有孔的硬壳在地球表面造成的感觉。这可以用来解释在地球的所有纬度底下，那些含碳的地层是怎样形成的。

# 法国古里，合 4 公里。未注明的均为英里。

# 考虑到煤的消耗量的增加，以下是所测定的这种可燃烧的矿石在欧洲何时耗尽的最终统计：法国 1140 年后英国 800 年后比利时 750 年后德国 300 年后根据每年 50 亿吨计算，在美国，矿床可提供煤 6000 年。



# 吹笛者是苏格兰演奏风笛的人。

# 锯子是苏格兰人的绰号，如约翰牛是英格兰人的绰号，稻谷是爱尔兰人的绰号。

# 爱丁堡周围的海水治疗养地。

# （苏格兰特有的）将羊杂切碎，加麦片，纳入羊胃中煮成的食物。

# 苏格兰之古称。

# 矿脉断裂缝是岩群中矿脉不足的部分，一般由板岩或砂岩组成。

# 矿工专用的一种锤子。

# 煤矿里的有害气体的名称。



# 矿工所称中等类型的煤。

# 烟臭味的奥德是给旧爱丁堡取的绰号。

# 耐儿是埃莱娜的一种缩写。



